漢代陵墓圖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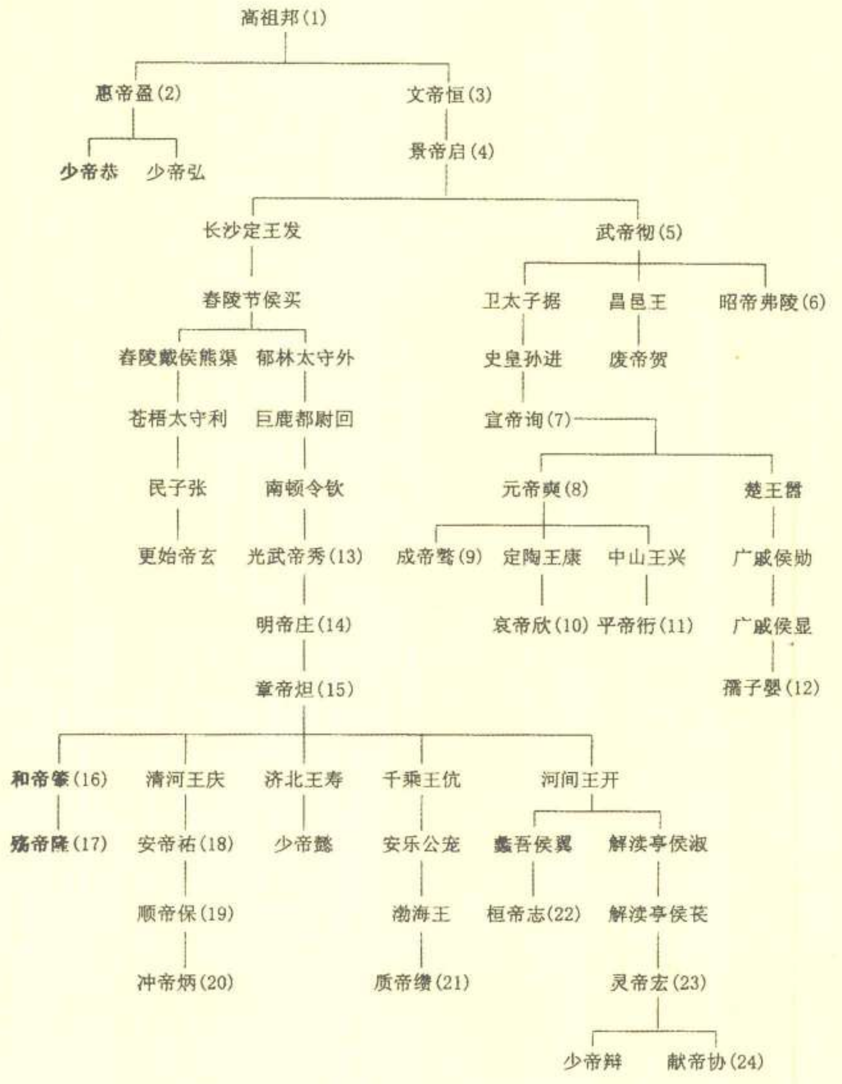
王子云 著

王蔷 任之恭 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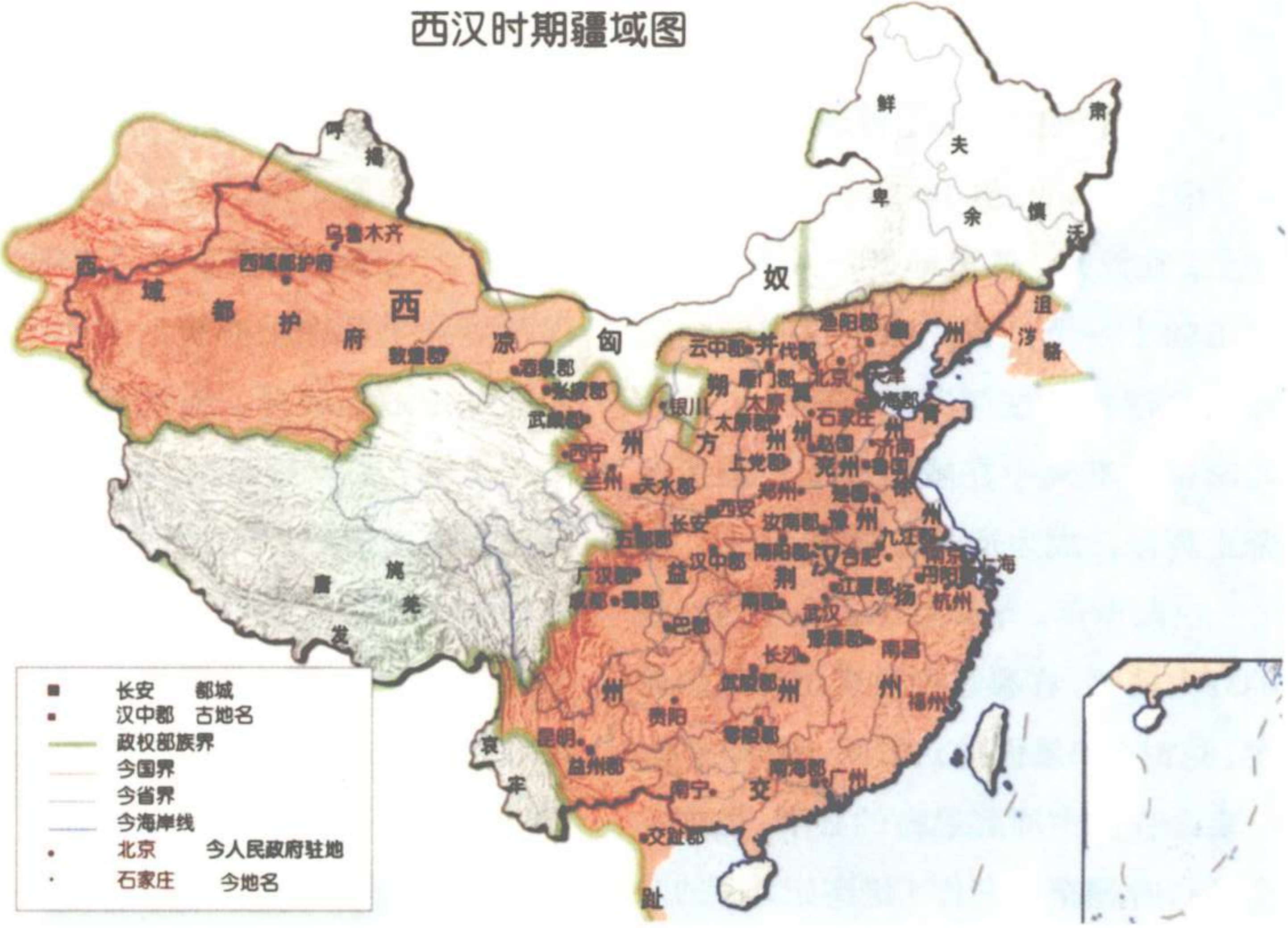
太白文艺出版社

汉高祖刘邦像

汉朝帝王世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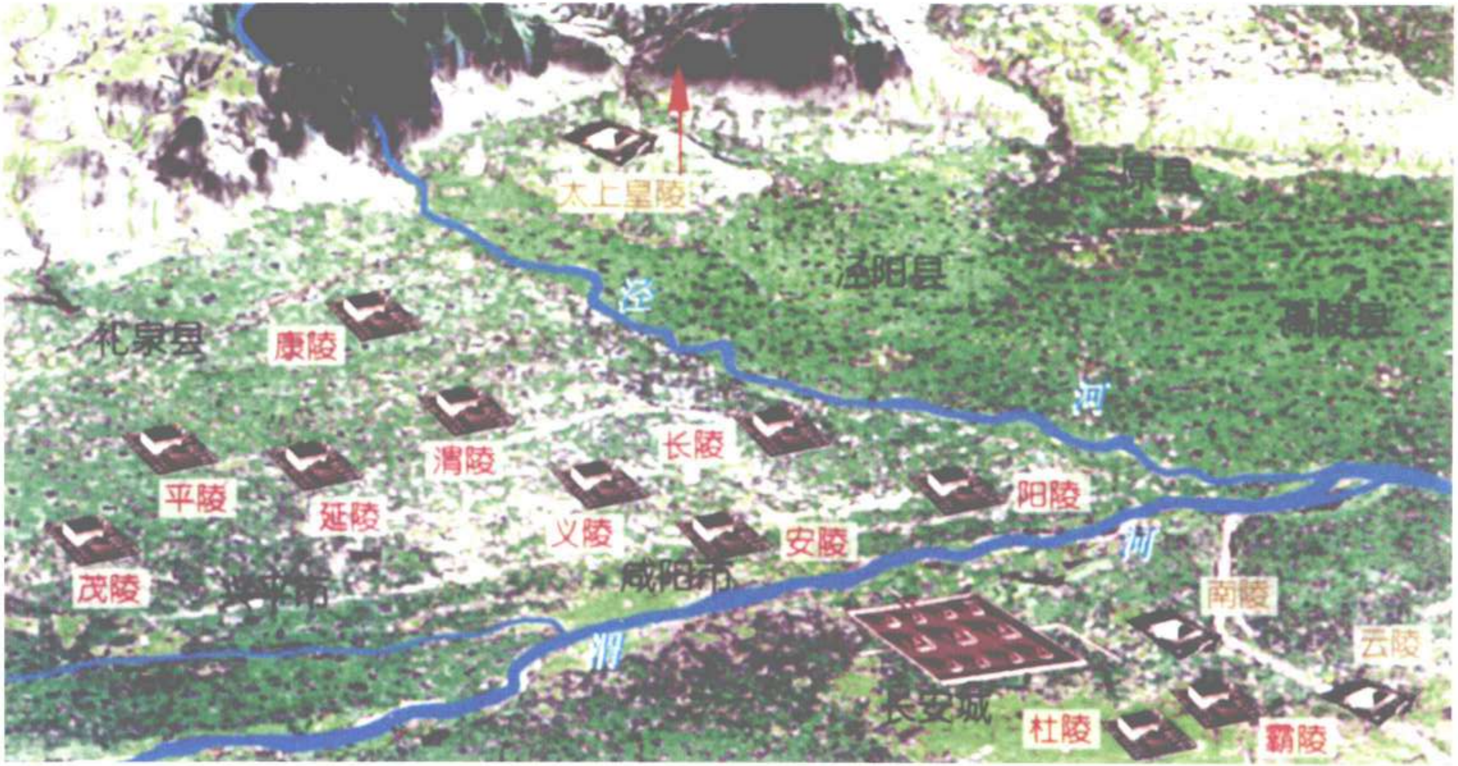


高祖邦(1)
惠帝盈(2)
文帝恒(3)
少帝恭
少帝弘
景帝启(4)
长沙定王发
武帝彻(5)
春陵节侯买
卫太子据
昌邑王
昭帝弗陵(6)
春陵戴侯熊渠
郁林太守外
史皇孙进
废帝贺
苍梧太守利
巨鹿都尉回
宣帝询(7)
民子张
南顿令钦
元帝奭(8)
楚王嚣
更始帝玄
光武帝秀(13)
成帝骜(9)
定陶王康
中山王兴
广戚侯勋
明帝庄(14)
哀帝欣(10)
平帝衎(11)
广戚侯显
章帝炟(15)
孺子婴(12)
和帝肇(16)
清河王庆
济北王寿
千乘王伉
河间王开
殇帝隆(17)
安帝祜(18)
少帝懿
安乐公宠
蠡吾侯翼
解渎亭侯淑
顺帝保(19)
渤海王
桓帝志(22)
解渎亭侯苌
冲帝炳(20)
质帝缵(21)
灵帝宏(23)
少帝辩
献帝协(24)



西汉时期疆域图(采自《中国地理·陕西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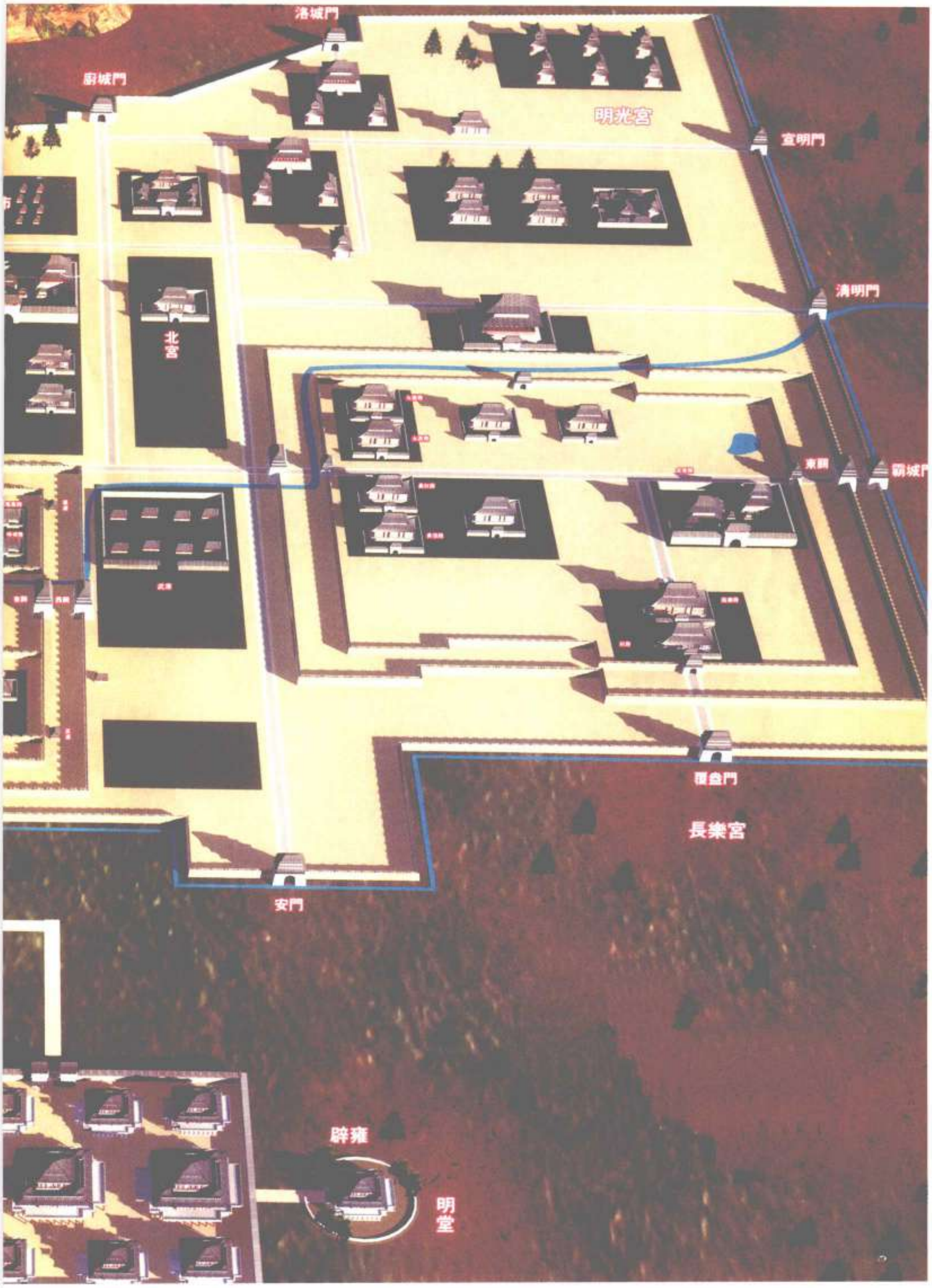
东汉时期疆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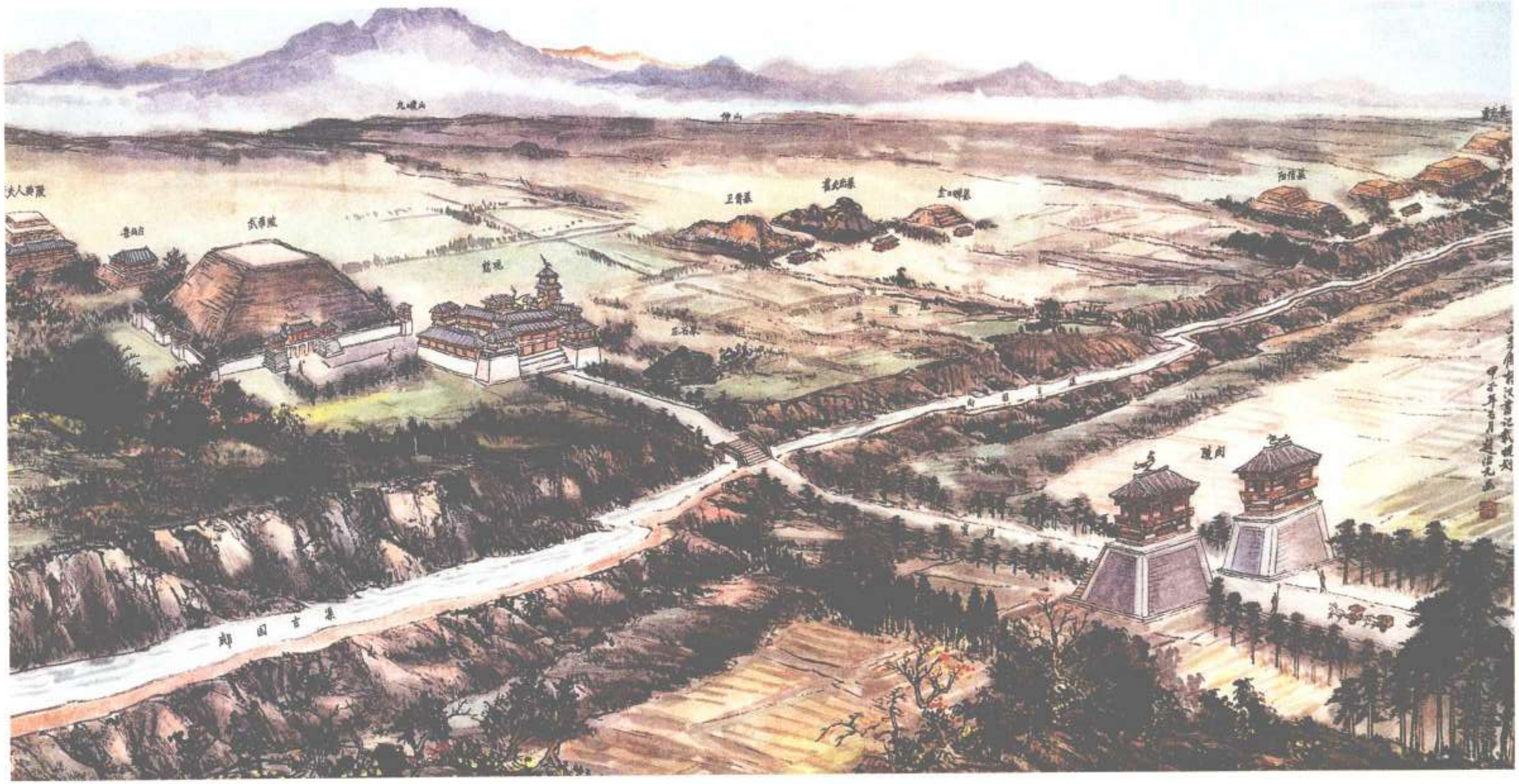
西汉帝陵分布图(采自《中国地理·陕西卷》)

西汉王朝11个皇帝(不包括孺子婴,其被乱兵所杀,不知葬所)均葬于西汉长安城附近。除汉文帝霸陵和汉宣帝杜陵分别位于西安东郊的灞河西岸和西安东南的杜陵原上外,其余9座均分布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咸阳原上的9座帝陵自西向东依次为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惠帝安陵、高祖长陵、景帝阳陵。此外,还有高祖刘邦之父、文帝之母薄太后、昭帝之母钩弋婕妤等以帝、后礼埋葬。分别称为太上皇陵、南陵和云陵,其陵墓形制与帝陵相似,惟规模相对略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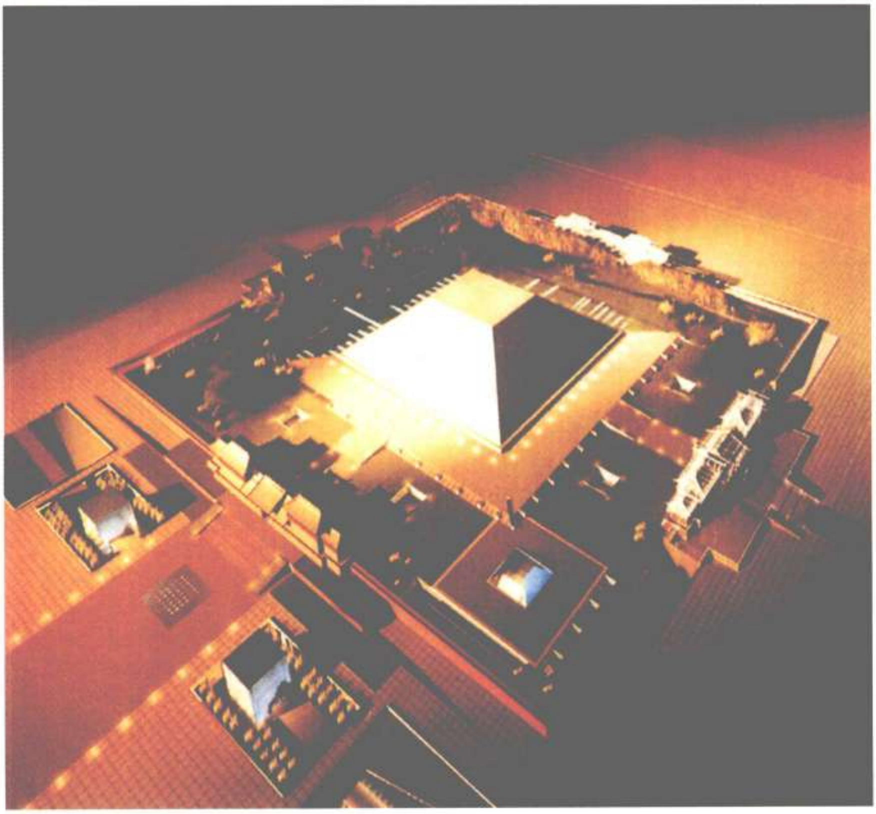
西市
雍門
桂宮
直城門
前殿
章城門
建章宮
西安門
未央宮
社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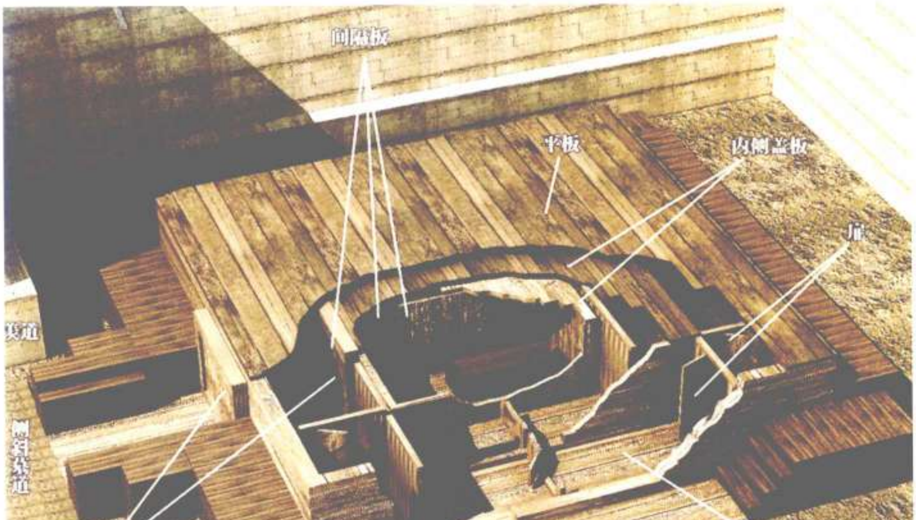
汉长安城复原想象图（采自《中国地理·陕西卷》）



汉武帝茂陵复原想象图（王志杰绘）



汉阳陵复原想象图(采自《国家地理》·陕西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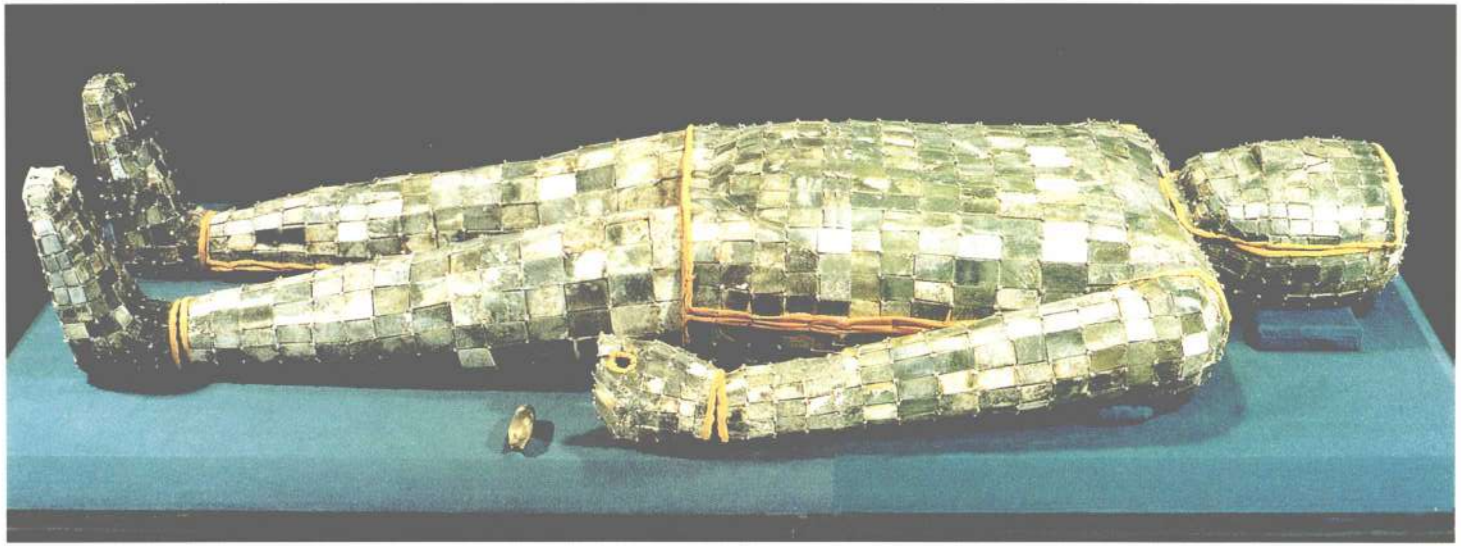


汉帝王墓室结构解剖图(采自《国家地理·陕西卷》)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墓道之一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墓道之二

徐州茅村汉墓墓室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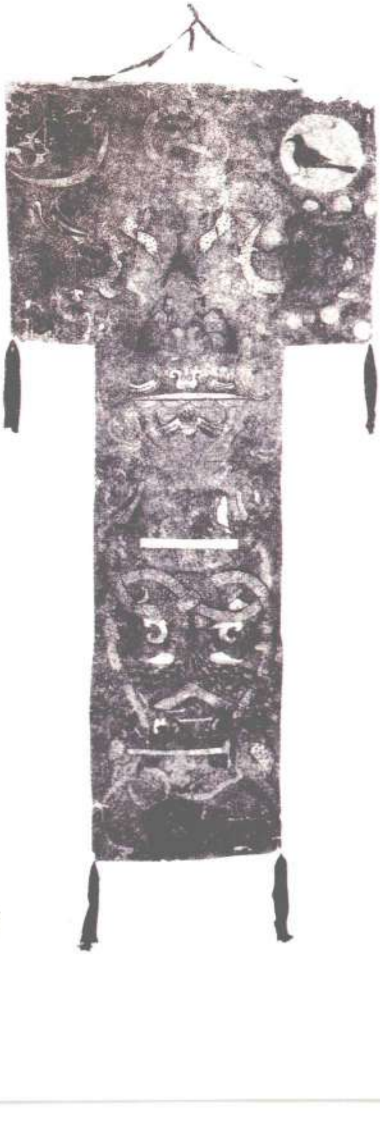
西汉 银缕玉衣

汉阳陵陈列馆复原从葬坑兵马俑

西汉 跽坐女陶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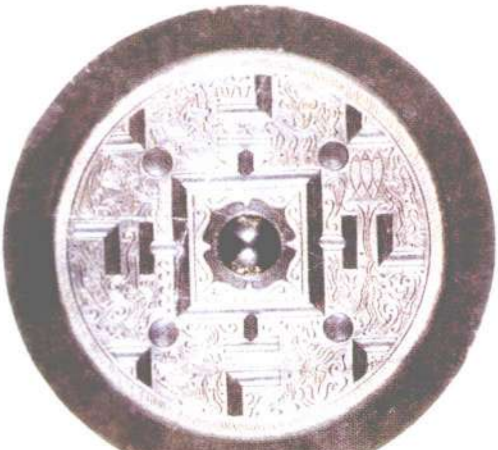
西汉 男立陶俑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棺床前散存的玉璧、玉环等



西汉 T型帛画

偃师杏园村东汉墓壁画——车马出行图



汉 规矩鸟兽纹镜

汉 四乳草叶纹镜

本書由兩位香港資深傳媒人贊助出版,他們和王子雲先生素昧平生……

出版说明

《汉代陵墓图考》《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是王子云先生多部未出版书稿当中的一部分，这两部书稿写作时间约在一九四八年。近六十年前的地理地貌及当时的考古手段与今天的地理地貌及现代化考古手段均不可同日而语，当年所能掌握的资料与今天相比也是天差地别。因此，书中的不足乃至错漏都是在所难免的，但它记载的是历史。为了保持原著原貌，我们在整理时尽量不增不删不改，甚至他当时用目测步量得出的陵墓方位、高低尺寸也不去与今天的研究结论相订正。困难的是图片，书稿中所指的图片大部分已无处可找。为读者考虑，我们不得不用今人拍摄的能对上号的图片来替代，凡此均在图片下用“※”注明。至于卷首图版则全部是从新近出版物上摘取的——这是首先应向读者说明的。

王　蔷　任之恭

序

石兴邦

一

丙戌仲夏，王蔷、任之恭伉俪来到我处，谈及他们整理出版先父子云前辈所著《汉代陵墓图考》一事，他们将一些资料示余，并嘱为之作序，这可能是因我在文博界年龄较长的关系吧。我基于对王子云、何正璜两位老前辈的敬仰和怀念，就不揣浅陋地承担下来，这就勾起了我对二老往事的回忆。

王子云先生是我敬仰的中国艺术界的老前辈，他是我国美术考古的创始者之一，他也是近代最早游学西欧，以现代艺术视野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艺术的功勋卓著的学者，在艺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我初识王老夫妇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安举行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果展览会》期间。在那次展览会上展出了我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的许多精美古代艺术照片、拓本、摹绘以及大师们的活动照片，很吸引人，至今记忆犹新。今年初举办的《文化的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六十周年纪念展》上我再次看到那些图片，感到非常亲切和可贵。

我和王老夫妇两位前辈相识和来往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我当时在北京考古所，但工作长期在西安。王老在西安美院，他的夫人何正璜前辈在碑林博物馆，家也住在那里。我和他们夫妇经常见面，并请教他们考古发现中的一些问题，他们二老都能认真地给以解答。王老特别关心新出土的艺术品，对彩陶、青铜器、壁画、三彩俑以及石质雕刻品等艺术类文物特别感兴趣，甚至是痴迷的，那种神态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至今难忘。

六十年代初，我来到陕西省考古所工作。六二年春，省上组织省内高级知识分子到“陕西社会公学”（校址在小雁塔内）学习，我和王老同编在文化艺术组，学习时间只有三个月。在这期间王老为学习班学员开了一个艺术讲座，共讲了三次。以陕西考古发现的文物艺术品做材料，讲了中国艺术的悠古与涵融、发展与特点，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它的独特性及与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历史文化的联系等等。他讲课时带了不少图片，讲得非常具体生动，知识性和趣味性都很强，大家听得很有兴趣，得到与会学员的高度评价和欢迎。此后，我常去和他

谈论关于古代艺术方面的问题，每次他都很热情，无保留地把他自己所掌握的资料供给我，我也无保留地将我得到的材料提供给他作研究和教学之用。我有关美学方面的知识多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他是我在艺术方面的导师。

一九七六年我又回北京考古所工作，节日假期回到西安，还多次去拜望他。他总是关心考古的发现，特别是有关艺术考古方面的讯息。一九八四年我二返西安，负责陕西考古所工作。当时发掘乾陵的呼声很高，他特别兴奋，但愿能够成为现实。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没有实现，令人感到遗憾。在他离世前，我到他翠华路寓所去看望，他已行动不便，只能用凝视的目光看着我，似乎有很多的话要说，不久就去世了。他一生为祖国的艺术事业跋山涉水、尽心竭力、无怨无悔、鞠躬尽瘁的精神使人感奋，他那凝视的目光好像是期待后来者能有所作为。

说到这里，使我不能不想到与王老陪伴一生、白头偕老的何正璜老前辈。公允地说王老的业绩成就中也含有何老的一份劳绩。他们夫妇是中国艺术晴空中光辉灿烂的一对“双子星座”。二老在专业上都是大师，何老还长于表达，王老重在实地考察和对资料的分析与研究，他们珠联璧合，创造性地在美术、考古以及著述、教学等领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何老在博物馆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不论在事业的创建中或干部的培养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何老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素养，文章写得特别优美，文辞的洗练与意境的深邃，在陕西文博考古界很少有人能够企及。博物馆的展览规划、文字说明多由她主笔，她一个人撑起的不只是半边天。在她的指导和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有为的人才，使文博界后继有人。我记得五十年代初，日本考古代表团来西安（原田淑人率领）访问时，当时我负责接待，特请曾经留学日本的何老出面陪同参观、座谈，她的学养得到日本朋友和学者的尊重和敬佩。她一生的论著和成果，已由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辑出版，作为宝贵文化遗产而承传后世。两位老前辈都是我们文博考古界的先驱和楷模，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刻在陕西文博考古事业的里程碑上，保存在我们的心里。

二

王子云老前辈对我国美术事业的贡献是举世皆知的。他事业的主轴是我国历史遗留的古代艺术和文化史绩。他以毕生的精力用美术家的眼光去审视、挖掘、整理我国辉煌的古代艺术，并且数次对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文物遗迹进行考察研究（最后一次行程数万里的考察是在他年近八十岁时进行的），历尽艰辛，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认真细致地加以整理研究，我们说“他是我国美术考古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是名副其实的。

王老对这样一个生僻领域的执著追索，纯粹是出于对祖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没有任何功利之心。他是个纯粹的学者，是位“苦行僧”，他性格倔强，坚贞不渝地营造着自己的艺术王国。虽然在他人生的旅程中遇到不少的逆境和坎坷，但他始终矢志不渝、痴心不改、无怨无悔地追求他所热爱的事业，在极其简陋、艰苦的环境中埋头著述，直到他九十四岁在书案前溘然长逝。他那高尚的精神和辉煌成就，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我从他那里不仅学到有用的知识，看到不少宝贵的资料，同时他那种坚持不懈、执著追求的品质、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我曾看到过王老写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份写作计划，竟有十四部之多。在他后来约于八十年代的批注中表明大部分已经完成。《中国雕塑艺术史》书稿在“文革”中遗失，洋洋六十余万字，插图七百余幅，他竟在八十岁高龄之后又重写一遍直到出版；又一部不在计划当中的《中外美术考古游记》更是在此后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完成的。同样的六十余万言，六百余幅插图，是在他双手颤抖、几乎不能握笔的情况下一字字写成的。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事业心啊！由于当年强加在王老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辞，他出书相当困难、颇费周折，但直到他逝世前，已出版了十余部著作，可惜仍有十余部未能出版。看看由何老一笔一画誊写的手稿，想想王老的坎坷经历，真让人不忍卒读以至催人泪下。直至今日改革开放，我国政治一片清明，然而王老已辞世十六载矣！现在由海外企业家和著名传媒人催促、资助，由他的大女儿王蔷、大女婿任之恭夫妇把这些书稿找出来一部分给予整理、补遗、出版，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足堪嘉誉。

《汉代陵墓图考》约成书于解放前夕或解放初期，至今已五六十年了，可是直到今天，从考古与美术两个角度统论两汉陵墓及其艺术遗存的专著尚未出现，所以这部书的出版仍然具有特别的意义。

王老写这部著作时的考古成果与他所能掌握的资料与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因而他论述中引用的材料和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影响这部书问世的意义和价值。问题还在于王老遗稿中仅有文字而图片资料几乎全无，经过“文革”，资料遗失是可以想见的，但书名为“图考”，无图就不能成其书，所以补遗工作量就特别大。现在成书情况与原著相比可能还有缺失、遗漏之处，但王蔷、任之恭夫妇俩跑遍有关单位的图书馆、资料室，付了情，用了心，费了千辛万苦，做到现在这个程度真不容易，实在难能可贵。他们继先辈之志，续先辈未竟之事，以彰父辈之功德，其行堪称人子之大孝矣！

——仅以此为之序。

丙戌冬月

凡 例

一、本书编纂之主旨，在供大学研究历史考古方面之参考，并为发扬汉代文化而供给研究者以汉代现存史迹之轮廓。

二、本书对两汉陵墓内外现存之文物制作特别注意介绍，并特别多制图版，务使阅者能于欣赏后体会出汉文化之特有气质，而省却文字之繁复说明。

三、本书取名图考，故内容以图为主，因现代科学以实证为尚。历史考古尤非有实地实物之图形，殊不足以令人获得真正之理解。

四、本书编纂取材完全采取实地调查之资料，不专依据册籍之记载。凡今日无史迹及遗物可证者概不论列。

五、西汉帝陵之错置学术界向少论及，著者特参照古籍记载及实地踏查结果详为辨叙，俾自宋代以来之错误得以订正。

六、本书附载两汉帝王世系简介并后妃皇子公主重臣一并列举，因汉代制度此等关系人多陪葬于帝王陵山之左右，今悉举其名，以便于踏查考证。

七、中国帝王年号始自汉武帝建元元年。本书特附载两汉年号一览表，以便随时检查。

目次

卷首彩版

一、汉高祖刘邦像
二、汉朝帝王世系表
三、西汉时期疆域图
四、东汉时期疆域图
五、西汉帝陵分布图
六、汉长安城复原想象图
七、汉武帝茂陵复原想象图
八、汉阳陵复原想象图
九、汉帝王墓室结构解剖图
十、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墓道之一
十一、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墓道之二
十二、徐州茅村汉墓墓室内景
十三、西汉银缕玉衣
十四、汉阳陵陈列馆复原从葬坑兵马俑
十五、西汉陶俑
十六、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棺床前散存的玉璧、玉环等
十七、西汉T型帛画
十八、偃师杏园村东汉墓壁画——车马出行图
十九、汉规矩鸟兽纹镜
二十、汉四乳草叶纹镜

序

凡例

绪言 1

第一章 两汉帝陵之形势及分布 3

(一)西汉帝陵 5

(二)东汉帝陵 9

第二章 汉代陵墓营建制度 13

第三章 两汉帝王陵墓踏查纪实 27

(一)西汉陵墓 29

甲、茂陵区 29

乙、延陵区 44

丙、长陵区 53

丁、灞陵区 59

(二)东汉陵墓 67

第四章 咸阳原上西汉帝陵正误 77

甲、茂陵区内义康二陵之误置 79

乙、延陵区内平渭两陵之误置及哀帝义陵之所在 80

丙、长陵区内长安阳三陵之误置 82

第五章 汉代陵墓艺术 85

(一)石刻 87

甲、造像 87

乙、墓阙 103

丙、墓祠 127

丁、墓碑 143

戊、墓室及棺椁 191

(二)砖瓦 206

(三)明器 240

附录 267

(一)两汉帝王世系简介 268

(二)两汉帝王年号表 279

整理者附录 281

(一)王子云年表 282

(二)王子云主要著作编写及出版情况一览表 287

后记 289

绪言

中国古代文化之发展以秦汉两代为最盛。在此以前之三代文化乃中国文化之开创时期。至秦汉而文物制度粲然大备，尤以在学术上之建设及国力之开展均称空前。惟秦代立国为时甚暂，始皇陵虽可能巍峨壮观，但尚未开掘，也未有重大发现。就今日论，其成就远不若两汉之宏大完备。故古代文物制作遗留于今日而足称瑰宝者实以两汉为多。汉高祖起于草野，仗剑破秦，遂统一中国。计由高祖元年以至后汉建安二十四年，前后共历四百廿一年。其间学术发达，文物鼎盛，举凡教育农商军政官制以及其他社会制度均有独特之创造发明，使中国文化奠定两千年来之基础。今人之“汉人、汉字、汉语”等称谓，乃至今人之衣食住行无不可溯于汉。而中华民族博大淳厚气魄及对于学术创作之卓越天才，于汉代亦得有充分之表现，且因当时国力扩展，与西域交通频繁，西方文化源源输入，因此更增加中国文化之新元素，而使两汉之文物制作均得有优异之成就。

汉高祖以布衣而有天下，于公元前二〇二年建都长安，开两汉治世之基。文景继之，政绩大著。至武帝而国威远播，文教鼎盛，中国版图且为之一变。宣帝即位，复励精图治、任贤选能，其文治武功亦不可没。至元帝则特别崇尚儒术，对中国之教育制度颇有建树。此后虽外戚专权，王莽篡位，而东汉光武光复汉朝，其气概虽不及高祖，而对文教倡导之功则远过之。明帝更为中兴之主，对汉代之典章文物制度多所创导。此后即入于衰退时期，宦者用事，遂兆东汉灭亡之局。综计汉代四百余年之历史，可为中国古代文明最辉煌之时期。但今日吾人所得见者，仅为长安洛阳两都城附近之高大荒冢。由于此等陵墓之整修巍峨，亦足象征汉代国势之雍盛。且今日吾人所得寓目之两汉文物遗制，非坟墓建筑雕刻之遗留，即为墓内出土之各种明器。故吾人今日如不欲研究汉代文化则已，否则两汉帝王陵墓实为研究汉代文物之惟一对象与绝好资料。

中国人素重慎终之饰，古代对帝王之奉安大典更属隆重。自登位

之次年即始营寿陵,以天下赋收三分之一为之。殚当年之财力人工及匠心,往往修筑数十年,实为当日最大之建筑工程。此事在今日视之或为失当,然以当日之时代背景而言,上自帝王,下至陵工,均系以极严肃之态度出之。故对陵墓外形及内部铺设均极庄严华贵。陵以沙土筑成,历经两千年之风霜侵蚀,而今日犹修整如新,线面分明,即此已可见当日工程之坚固。至其内部构造,吾人迄今虽尚未能从事开凿,但由于载籍所记,知陵内布置有一定之制度,冥宫之规模,明器之种类数量,无不详为规定。如再与近年各地发现之汉墓比证,由于其出土明器数量之多及制作之精美,当可想象汉帝后陵内实为汉代文物蕴藏最丰富之宝库。

对于帝王名臣葬所之重视并非中国独然。远者如埃及之金字塔,罗马古代帝后之大理石雕像巨棺,均极尽瑰丽精美之能事。又如巴黎Panthion之拿破仑墓,印度阿格拉之泰姬陵,日本之明治神宫,以及欧洲各国著名之国葬墓地,莫不庄重与华贵并称。即苏联之列宁墓亦具有庄严之建筑与装饰。凡此足证人类为悼念其敬仰与怀念者之长逝,于哀痛之余,对死者均有装饰其葬所以存永久之心理。故各国博物馆中亦多有著名之建筑及文物遗作属于陵墓性质者。

中国历经变乱,每易朝辄有兵祸。对前代建筑文物肆意破坏。致中国文化盛期之秦汉宫苑、唐宋城郭,今日已无存在。有之仅为荒凉之遗址,除供诗人凭吊外,在实际考证上已无法获得地面以上建筑之满意资料。即当日之民间一般文物制度及服饰用具亦绝少留存。但缘中国自秦汉以后,朝野崇尚厚葬,非仅对陵墓外形之建筑极尽巍峨之能事,而于殉葬服用器物尤一如死者生前仪制,其包括之富且有过于生前者。故吾人如欲搜集有汉一代之文物制作,研究汉代之历史文化,且使之蔚然成为一完整之系统者,可谓仅能求之于陵墓方面。吾人试一体会陵墓内外所遗留之各种汉代制作后,不仅能改正一般漠视坟墓之浅薄观念,且能对汉文化之伟大,中华民族创作天才之卓越,获得深刻之认识。

本书编纂之目的在发扬中国汉代之优美文化,俾于现存陵墓遗制中体会得汉文化之精神与气质。因此著者希望将来国家安定后,政府能以公正之立场,科学之方法,学术之观点,对汉代帝陵择其可资代表者正式开掘一二座。效法埃及金字塔之处理办法,将陵内修以出入道路,内部明器棺椁各置原处,如此无异一汉陵博物馆。使对其中所有既具有亲切之历史价值,复不失其地域性。俾一般研究中国文化者及中外观光西北之人士对于汉代之伟大,可获得深刻之印象。其意义一如医学院之人体解剖,识者当知非骇世之举也。

第一章
两汉帝陵之形势及分布

（一）西汉帝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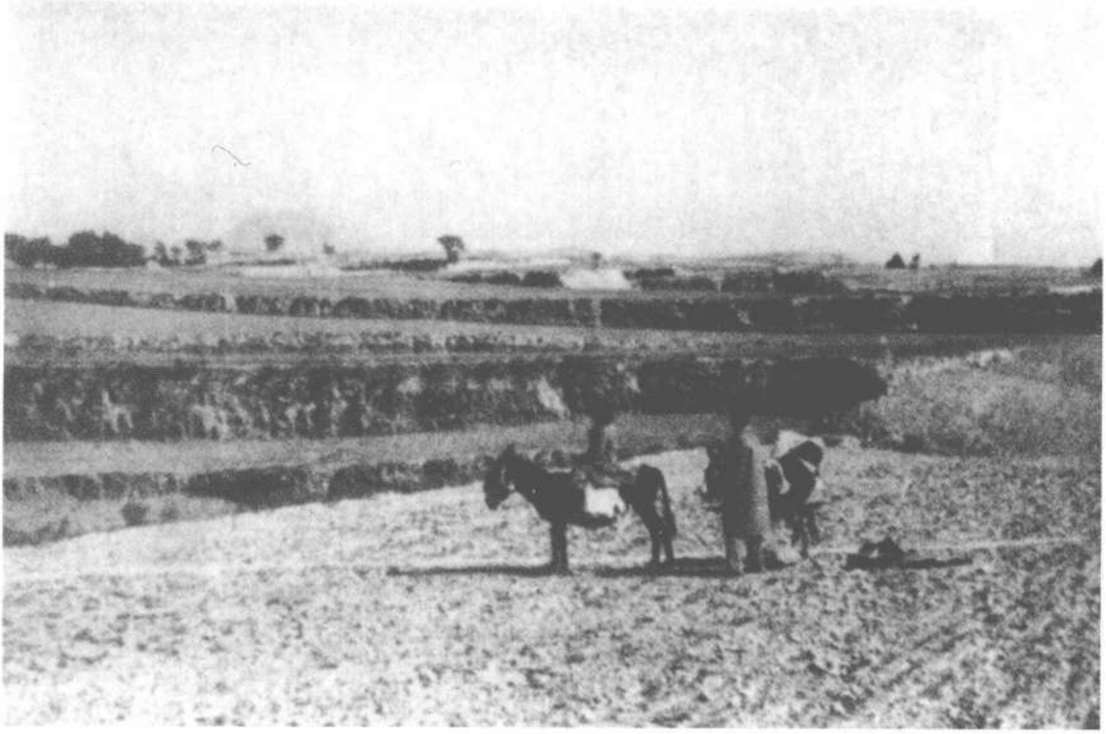
秋色从西来，
苍然满关中，
五陵北原上，
万古青濛濛。
——唐　岑参

箫声咽，
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
年年柳色，
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
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
西风残照，
汉家陵阙。
——唐　李白

中国帝王之盛营山陵始于秦始皇。然秦祚短，除始皇陵外，二世子婴之墓均简芜不足道。其能立有规模制度，处以开朗雄伟之地势而自成一系者，则当首推西汉

四十年代初之咸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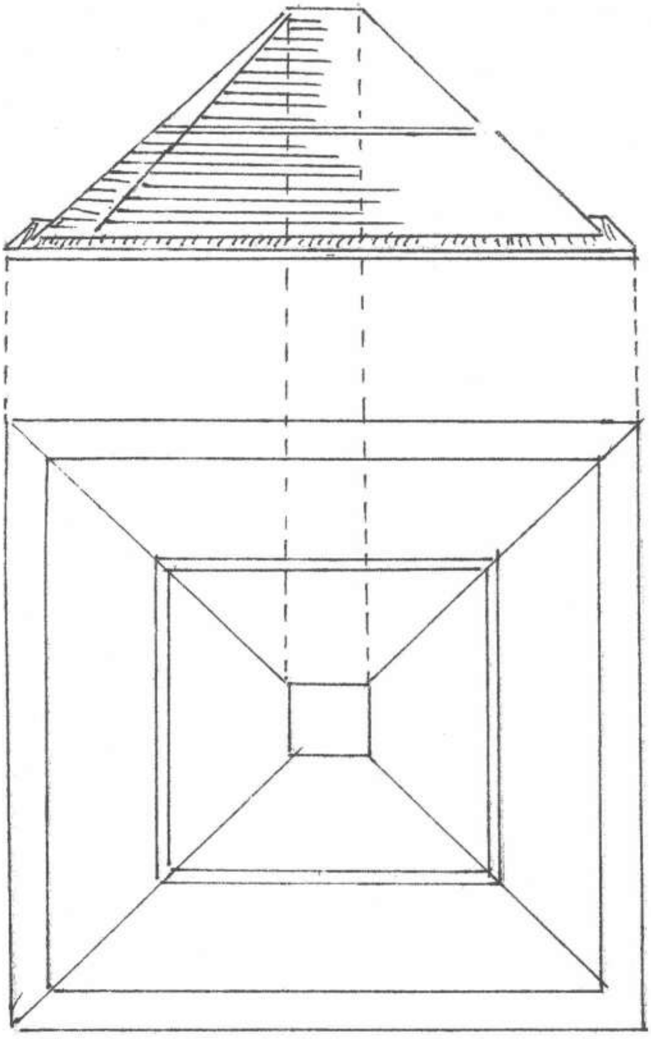
各陵。西汉十一帝均葬于陕西关中咸阳长安一带之高原上，修整巍峨，于百数十里外即可望见。其中除文帝灞陵系就灞水崖岸依山起陵及宣帝杜陵系筑于长安东南之鸿固原上而外，余九帝皆葬于渭水北岸之咸阳原上，面临渭水，遥对终南，气势雄阔，无与伦比。



四十年代初，王子云、何正璜骑毛驴在咸阳原上踏查汉陵

咸阳原一名毕原，又曰毕陌，原为周文王子毕公高之封地。又因周初王季曾都于毕之郢邑，亦曰毕郢。以在咸阳之北，故通称咸阳原或咸阳北阪。为一东西横亘之土原，东起咸阳东北之高陵县境，西达武功东原，绵延百五十余里。原上广阔如平地，满列墓冢如星罗棋布，尽为周秦以来帝王后妃王子公主将相名臣归骨之所。惟以年代悠远，除极少数外，墓前大多已失碑碣标识而不能指出为何人之墓地矣。汉代九帝陵夹立其间，修平高峨，佼然独异，大有俯视群伦，独步千古之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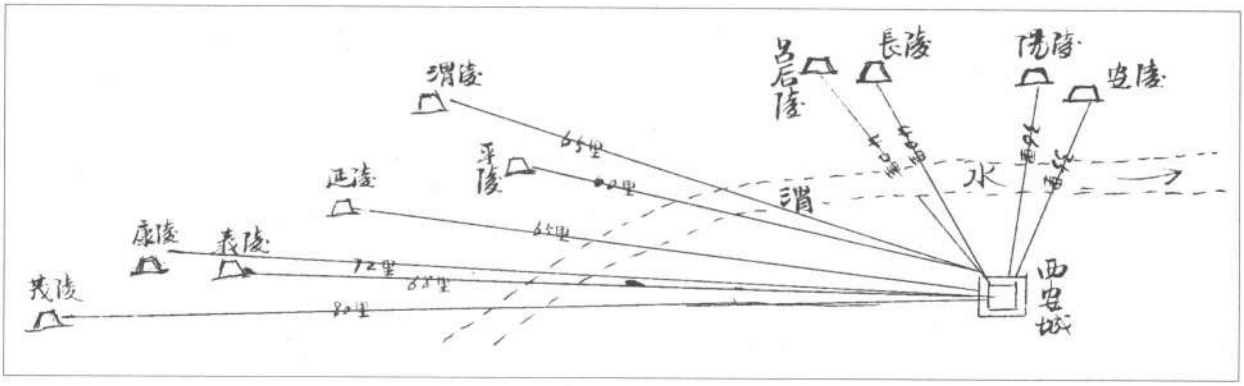
汉代陪葬墓。渭河之北咸阳原上如此汉代墓冢比比皆是，它无声地诉说着汉代的辉煌、主人的英雄与历史的远长。



汉代帝陵之外形及其平面图

古者帝王多尚薄葬，所谓不封不树，率无丘陇可见。孔子曾云：古者墓而不坟。《春秋纬》云："天子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药草。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是周以前之坟制，其形实甚矮小，殷商以前更无论矣。自嬴秦兴起，极务骄奢，养生固求豪华，送死亦极尽奢侈。观其命名天子之墓为"山陵"，可知兴建规模之宏大。虽终秦之世，仅盛营始皇一陵，然帝陵之盛大营造实自秦始。汉继秦后，对帝王山陵之兴筑亦尽极炫耀，当时虽有规定之制度，但今日吾人所见之汉陵，其高大实远过之。陵之外形为正方锥形，似金字塔而无顶，远望如一小山。四周之坡度及棱角，虽经两千年之风霜，犹极修整，足见当日建造工程之坚固。各陵虽筑于平地上，但以其地位多居于高原之巅，故益显其外体之伟大。在咸阳原上之九帝陵中以武帝茂陵之规模最大。其陵约高二十余丈，在相距八十里外之西安城垣上遥望之，犹如一矗立之山丘。

筑于咸阳原上之西汉各帝陵，自西而东，有若行列。其间距离五里至二十里不等。最西者为武帝茂陵，位于兴平县之东北。次为平帝康陵，次为哀帝义陵，位于咸阳之西北。次为成帝延陵及元帝渭陵，位于咸阳正北。次为昭帝平陵，位于延渭二陵之东。再次为高帝长陵，位于咸阳东北。最后为景帝阳陵及惠帝安陵，则位于高陵县之西南。各陵前均有清乾隆间毕沅所立石碑。兹依据《咸阳县志》及日人足立喜六之《长安史迹考》，并参以今日各陵实存情形，图列各陵方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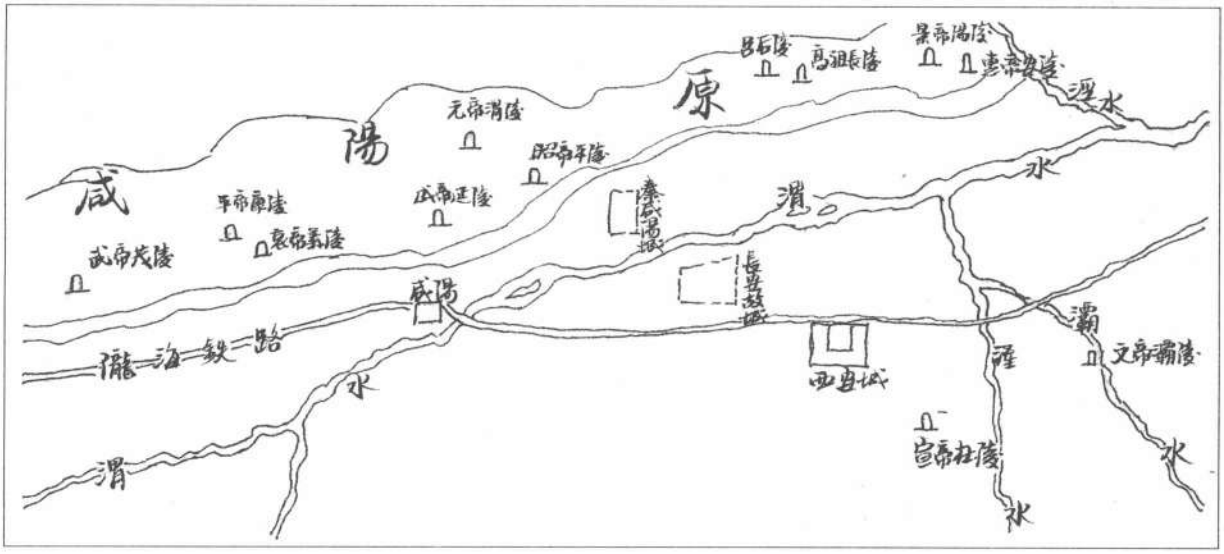


咸阳原上西汉帝陵之分布

兹再依照西汉帝系顺序表列各帝陵之方位如下：

顺序	帝号	陵名	所在地	方　位	备考
1	高祖	长陵	渭水北岸咸阳原上	西安西北四十里咸阳东北四十里	
2	惠帝	安陵	同上	西安北三十里高陵县东南	
3	文帝	霸陵	灞水西岸白鹿原之东北坡	西安城东二十里	
4	景帝	阳陵	咸阳原上	西安城北三十六里	
5	武帝	茂陵	同上	咸阳西北二十八里距西安八十里	
6	昭帝	平陵	同上	咸阳东北十五里西安西北六十里	
7	宣帝	杜陵	杜陵原上	西安东南二十里	
8	元帝	渭陵	咸阳原上	咸阳北十三里西安西北六十五里	
9	成帝	延陵	同上	咸阳西北十二里西安西北六十五里	
10	哀帝	义陵	同上	咸阳西北十八里西安西北六十里	
11	平帝	康陵	同上	咸阳西北二十里西安西北七十二里	

关于各陵方位记载，各书稍有出入。近世考古家对各陵之正误颇为怀疑，其正误辨正亦甚有理，其详见后章。此段乃依照一般公认及毕碑所指者为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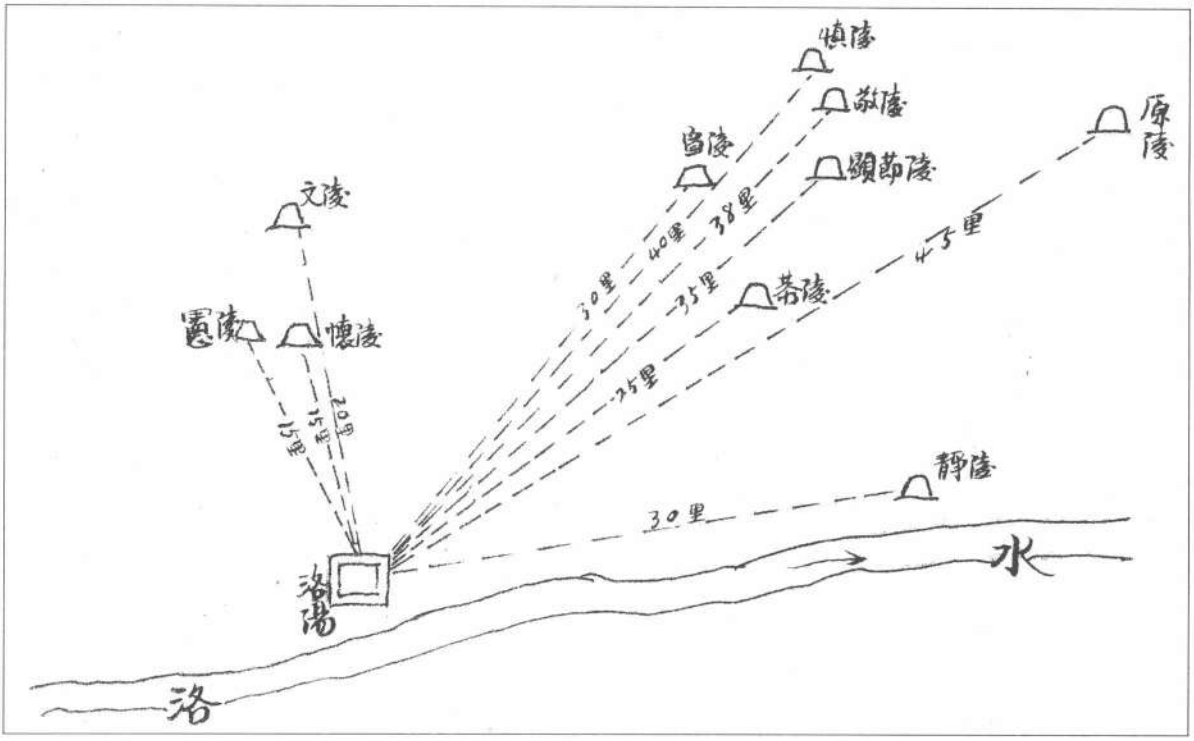


西汉十一帝陵所在地区平面图

（二）东汉帝陵

东汉定都洛阳，故其帝陵亦均在洛阳附近之北邙山。考北邙亦称北亡，因自周秦以来即为帝王将相埋骨之所，故以亡山称之。以在洛阳之北，故称北亡。实际上所谓邙山，亦与关中咸阳原相同，仅为一横亘之高原。东汉诸帝陵亦系筑于高原上之高处，远望亦如山丘，惟观察其现存之外形，其方锥形之棱角，则远不及关中各陵之整齐与显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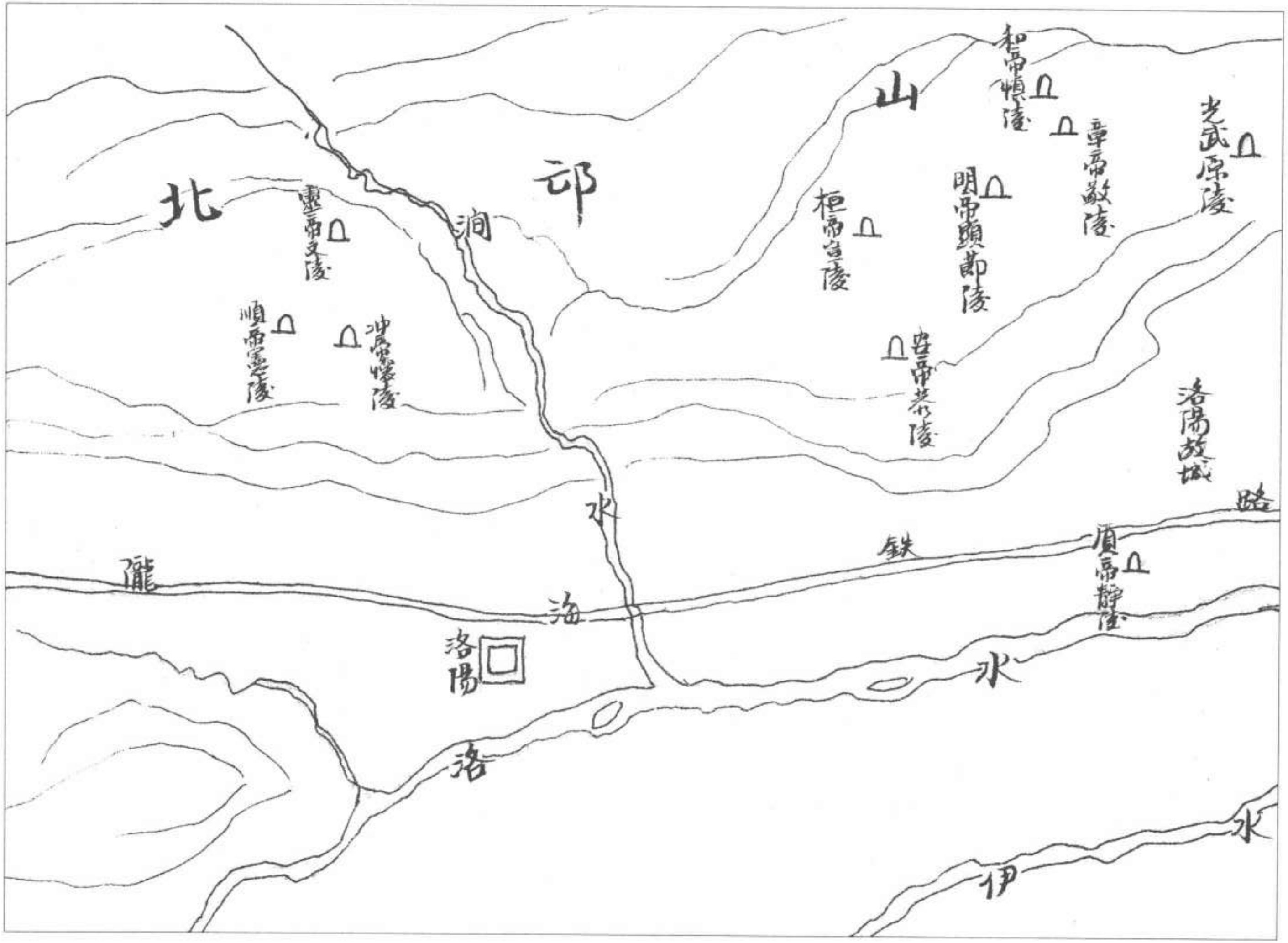
除光武原陵在孟津县境，献帝禅陵在修武县境，殇帝康陵已无陵丘可考而外，余九帝均在洛阳境内，陵前均有乾隆初年洛阳知事龚松林所立石碑。兹以各陵现存情形并参照《洛阳县志》及《汉书·注》所记，以今日洛阳城为中心，图列各陵之位置如下：



洛阳北邙山东汉帝陵之分布

东汉各陵以明帝显节陵最宏伟，而以冲帝怀陵及质帝静陵为最小。其方位各书记载亦颇有谬误。如光武原陵，据《后汉书•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均谓在洛阳西北十五里，但实际位于今洛阳东北四十五里，已属孟津县境。记明帝显节陵谓在洛阳东南三十七里，章帝敬陵在洛阳西北三十九里，实际此二陵固同在洛阳之东北。又谓桓帝宣陵在洛阳东南，而实在洛阳之东北，兹就今日各陵实际情形，依帝序表列如下：

顺序	帝号	陵名	所 在 地	备考
1	光武帝	原　陵	洛阳东北四十五里孟津县境之北邙山	
2	明　帝	显节陵	北邙山 距洛阳东北三十五里	
3	章　帝	敬　陵	北邙山 距洛阳东北三十八里	
4	和　帝	慎　陵	北邙山 洛阳东北四十里	
5	殇　帝	康　陵	北邙山 洛阳东六十里处	陵丘湮没
6	安　帝	恭　陵	北邙山 洛阳东北二十五里	
7	顺　帝	宪　陵	北邙山 洛阳西北十五里	
8	冲　帝	怀　陵	北邙山 洛阳西北十五里	
9	质　帝	静　陵	北邙山 洛阳东三十里	
10	桓　帝	宣　陵	北邙山 洛阳东北三十里	
11	灵　帝	文　陵	北邙山 洛阳西北二十里	
12	献　帝	禅　陵	修武县城北二十五里	



东汉十一帝陵所在地区平面图

第二章
汉代陵墓营建制度

《纬书春秋》云:“天子之坟三仞,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庶人无坟。”是中国古代陵墓之营造自三代即有定制。惟此仅为其外形制度之记载,至墓内之建造规模则自秦以后始见诸载籍,如《水经注》记始皇陵:

“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丽戎之山,斩山凿石,下涸三泉,以铜为椁,旁行周回五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具地理之势,宫观百官,奇器珍宝,充满其中。令匠作机弩,有所穿近,辄射之……坟高五十丈,周回五里余,作者七十万人,积年方成。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运物三十日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

此虽近似无稽,但以始皇生前营建阿房宫及万里长城之规模例之,则自营寿陵之失于奢侈,实极可能。

自秦汉以来,天子即位之次年始即营陵,名曰寿陵。《史记·赵世家》记:“肃侯十五年起寿陵”。此当为中国营建寿陵最早之记载。至秦汉则此风益盛,《后汉书·光武本纪》:“建武……二十六年……初作寿陵。”(注:初作陵,未有名,故号寿陵,盖取久长之义也。汉帝自文以后,皆预作陵)。汉以营天子寿陵视为要务,其建造用费辄以天下赋税之三分之一充之。人力物力消耗至巨。故其外体内藏均极宏伟豪侈,史籍记此较详者如:

1、《后汉书·礼仪志》注:

“汉旧仪略载前汉诸帝寿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已营陵,余地为西园后陵,余地为婕妤以下,次赐亲属功臣’。”

2、宋敏求《长安志》引《关中记》:

“汉诸陵皆高十二丈,方一百二十步,惟茂陵十四丈,方百四十步。”

3、《前汉书·霍光传》如淳注:

“《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内梓棺,次楩梓,柏黄肠题凑。”

4、《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帝王世纪》:

“献帝禅陵不起坟,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角度六尺。”

5、《后汉书·明帝本纪》:

“帝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无得起坟(注:《东观记》曰,陵东北作庑,长三丈五尺,外为小厨,财足祠祀)。”

6、《后汉书·礼仪志》注引《皇览》:

“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足放六马,然后错浑

杂物，杅漆，缯绮，金宝，米谷及埋车马虎豹禽兽，发近郡卒徒，置将军尉侯，以后宫贵幸者皆守园陵。”

7、《前汉书·贡禹传》：

“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藏金银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陵园，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

8、《后汉书·顺帝纪》：

“建康元年……帝崩于玉堂前殿，时年三十，遗诏勿起寝庙，敛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

9、《三辅黄图》：

“长陵周七里，百八十步，因为殿垣，门四出，及便殿掖庭诸官寺皆在垣中。”

“惠帝安陵去长陵十里，有果园鹿苑。”

10、《三辅旧事》：

“武帝于槐里茂乡，徙户一万六千，置茂陵。高十四丈，一百步，茂陵园有鹤观。”

11、《后汉书》引《古今注》：

“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虡，皆在垣内。堤封田十二顷五十七亩八十五步。明帝显节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簴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堤封田七十四顷五亩。”

12、《后汉书·祭祀志》：

“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

13、《文献通考》：

“汉兴，立都长安，徙齐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兼并之家于诸陵，长陵邑万户。”

“奉常属官有诸庙寝园令长丞东园匠令丞主作陵内器物，又有园郎寝郎故事，近臣皆随陵为园郎，园中各有寝便殿。”

14、《关中记》：

“汉帝诸陵徙民置县者凡七，长陵茂陵各万户，余五陵各五千户，陵县属太常下隶郡也。守陵溉树扫除，凡五千人，陵令属官各一人，寝庙令一人，园长一人，门吏三十三人，侯四人。”

“汉帝诸陵，各自立庙，或在城内，或在城外，或在陵旁，又陵下园有寝

室有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

由于以上所举各书之记载，吾人可归纳汉代帝陵营造之规模与制度如下：

1、陵园方七顷，陵山方中（陵基）一顷，或方百步至百四十步。

2、陵高十二丈以至二十丈。

3、玄宫深十三丈，明中高丈七尺，周二丈，堂坛高三丈。

4、明中置梓棺，四围固以柏心，由此通东西南北四门，称四羡，门内藏大车六马，金宝米谷，鸟兽及祭器明器等。

5、棺椁皆以石制，生前所有珠玉玩好，皆得殉葬。

6、玄宫深五丈，前堂方丈八尺，后堂方丈五尺，角广六尺。

7、四羡门皆置剑户，设伏弩伏火，以防盗掘。

8、陵之四周，筑垣四出，为司马门。垣内建石室寝殿，置钟虡，垣外堤封田若干顷。

9、便殿掖诸官寺，皆在陵垣内，更间有果园鹿苑鹤苑之设置。

10、坟丘之外余地为西园后陵，余地为后宫嫔妃。

11、于陵侧另起陵邑，徙天下高赀富人及豪杰兼并之家以实之，其户口有多至二十七万人者。

12、徙将车尉侯及诸功臣之家于陵园，以资保卫。

13、设奉常太常官以管理陵园，以宫女及后宫贵幸者守陵。

14、陵丘之上，设置寝殿，供帝起居衣服，以象生人之具。

吾人对汉陵建造之制度在未能发掘证实以前，仅能就今日所见之外形及各记载以为考证，关于册籍所记已详述于上。兹仅述其实际之外形所见。汉陵陵山多为极整齐之四角锥台形，基部有显明之台座，中部间有阶段一二处，如前之附图所示者。陵周陵垣四门之门址，仍有高阜可见，附近残砖瓦片堆积极厚，由于门址之距离，足以实测其茔地之大小及陵山陵基之长短高下，则与汉书之记载相近。仅陵域面积较大，而陵山之高度反较小者，此乃由于：

一、汉初之营陵固有定制，但实际自武帝以后即流于奢侈，故汉制天子坟高十二丈，而武帝茂陵竟高达二十丈。如此则陵域之面积亦比例加大。

二、汉陵最早者迄今已历两千余年，经两千余年来之风雨剥蚀，其坟丘之高度自当逐渐减少，且汉末黄巾赤眉起义，及唐代安史黄巢之乱，对各陵发掘至惨，此亦当为高度减少之一大原因。

今试将两汉帝陵就其现有面积及体积从事实测，以一公尺合汉建初尺四•三五尺计算，列如下表：

(一)西汉帝陵

顺序	陵名	陵域之一边	陵基之一边	陵　高
1	高祖长陵	陵域湮没	一四〇公尺,六〇九汉尺	二五公尺,一〇九汉尺
2	惠帝安陵	三一二公尺、一三五七汉尺	一三七公尺,五九六汉尺	二五公尺,一〇九汉尺
3	文帝霸陵	依山为陵无从测量		
4	景帝阳陵	三六五公尺,一五八八汉尺	一五〇公尺,六五二汉尺	二八公尺,一二二汉尺
5	武帝茂陵	四三四公尺,一九八八汉尺	二二九公尺,九九六汉尺	三七•四公尺,一六三汉尺
6	昭帝平陵	三六八公尺,一六〇一汉尺	一八一公尺,七八八汉尺	二七•五公尺,一二〇汉尺
7	宣帝杜陵	四八三公尺,三一〇一汉尺	一八七公尺,八一三汉尺	二八•一公尺,一二二汉尺
8	元帝渭陵	陵域湮没	二四二公尺,一〇五三汉尺	二九•七公尺,一二九汉尺
9	成帝延陵	五七三公尺,二四九三汉尺	一八七公尺,八一三汉尺	二六•五公尺,一一五汉尺
10	哀帝义陵	三四九公尺,一五一八汉尺	一六七公尺,七二六汉尺	二一•八公尺
11	平帝康陵	三七九公尺,一六四九汉尺	一八二公尺,七九二汉尺	二七•五公尺,一二〇汉尺

(二)东汉帝陵

顺序	陵名	陵域之一边	陵基之一边	陵　高
1	光武原陵	无陵垣	一〇二公尺、四四三汉尺	一四•五公尺、六三汉尺
2	明帝显节陵	同上	一一〇公尺、四七八汉尺	一六公尺、七〇汉尺
3	章帝敬陵	同上	一〇〇公尺、四三五汉尺	一五•四公尺、六七汉尺
4	和帝慎陵	同上	一〇八公尺、四七〇汉尺	一四公尺、六一汉尺
5	殇帝康陵	同上		
6	安帝恭陵	同上	一二二公尺、五三一汉尺	一五公尺、六五汉尺
7	顺帝宪陵	同上	一二〇公尺、五二二汉尺	一二•八公尺、五五汉尺
8	冲帝怀陵	同上	八七公尺、三七八汉尺	一一•二公尺、四九汉尺
9	质帝静陵	同上	六四公尺、二七八汉尺	一一•二公尺、四九汉尺
10	桓帝宣陵	同上	一一〇公尺、四七八汉尺	一五公尺、六五汉尺
11	灵帝文陵	同上	一二一公尺、五二六汉尺	二二公尺、九六汉尺
12	献帝禅陵	待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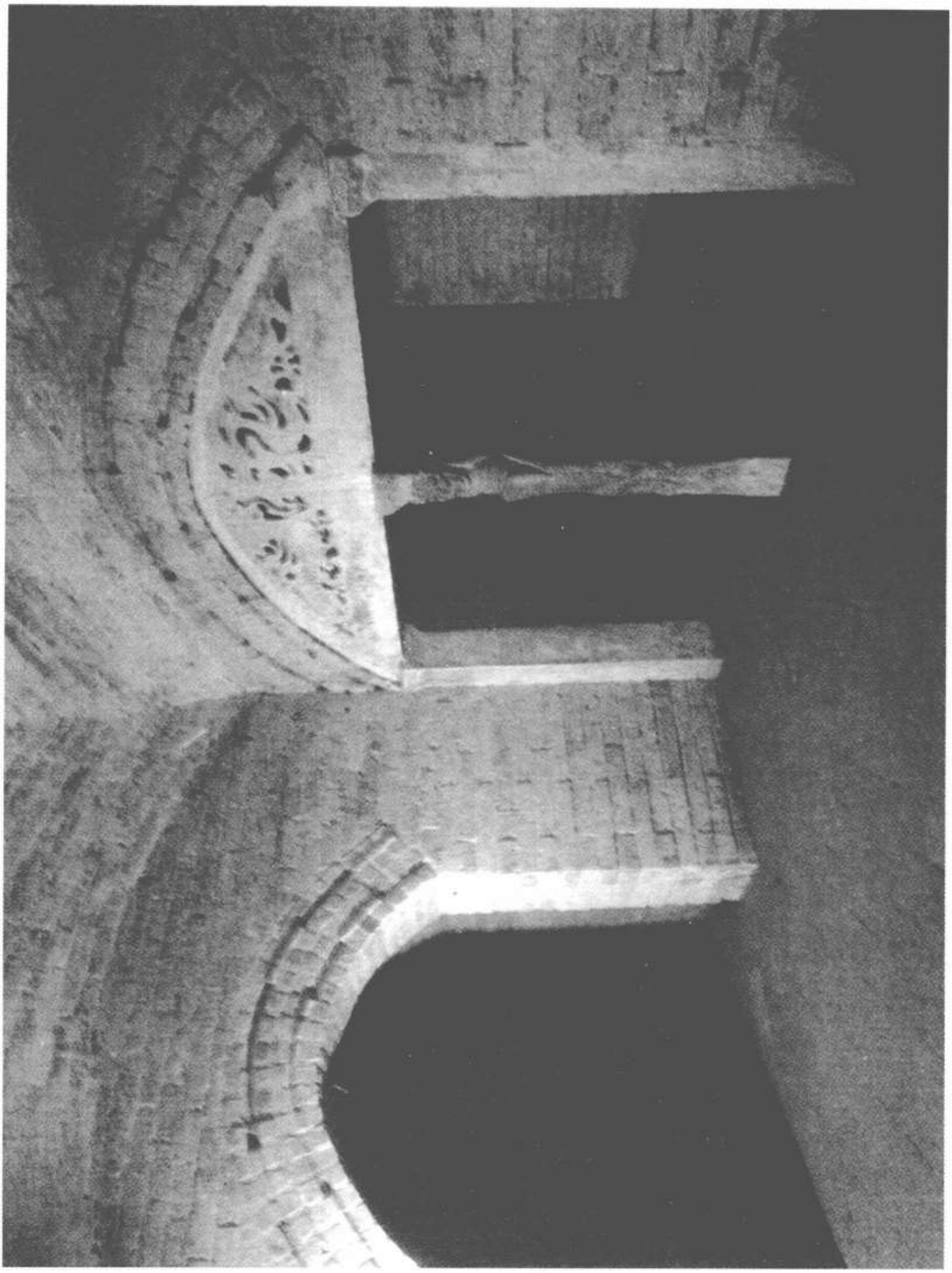
附注：汉田亩之制，广六尺，长六百尺为一亩。广六百尺，长六百尺为一顷。度量之制，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

以上为各陵之外形，其陵内构造及蕴藏，因帝陵尚未能做发掘工作，故不能与记载互证。惟近年来各地发掘汉墓甚多，虽为当时臣民之冢，但亦可窥见汉代营墓制度之一斑，一方面亦可概见汉陵之内容。

汉墓之营造，约可分为砖墓与石墓两种，此盖由地理环境取材之便利而选用者，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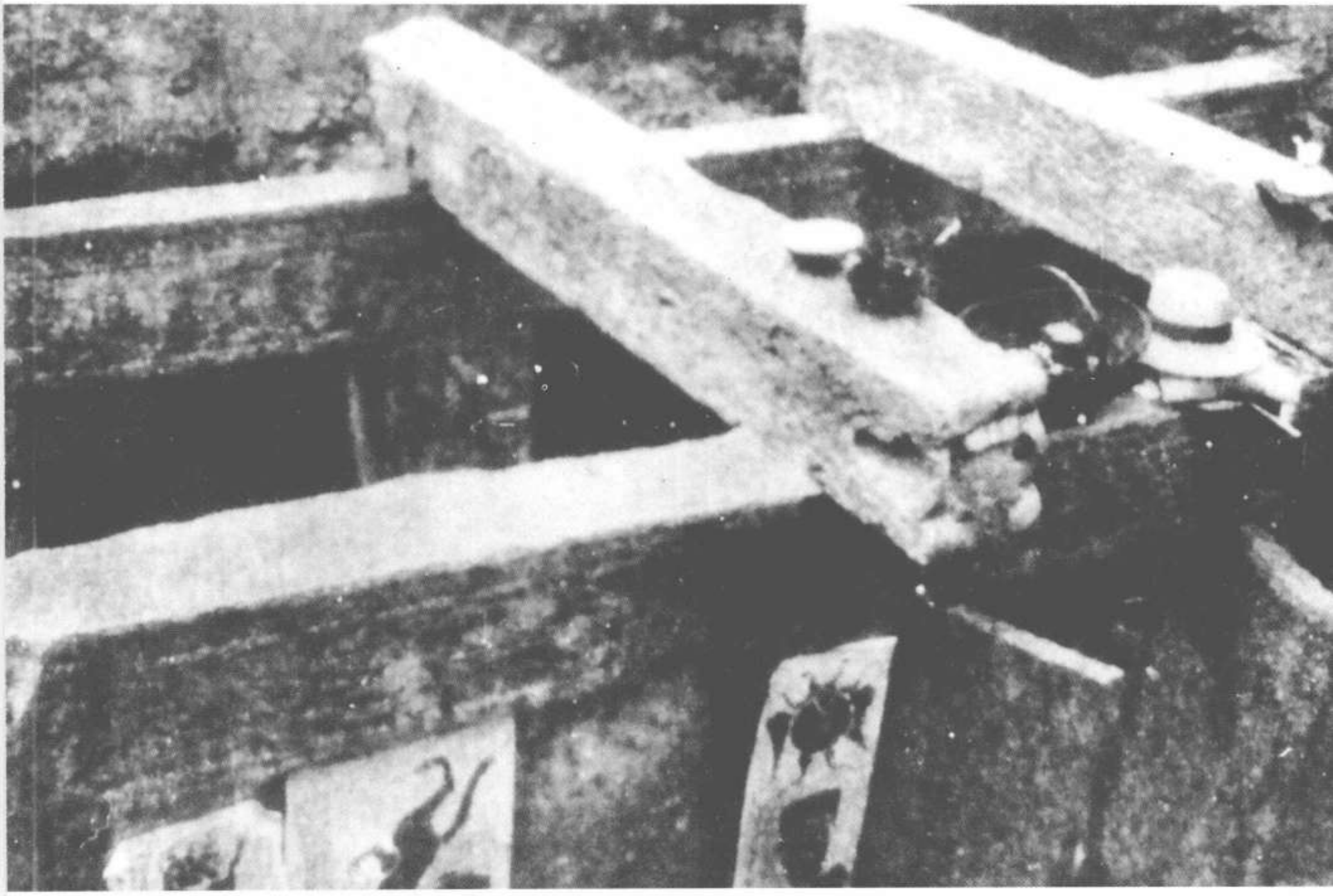
一、陕西关中及河南洛阳出土之汉墓，因无崖壁以资利用，且石料亦少，故几完全为砖基。其砖有大小之分，大砖有长至一公尺以上者，砖面雕饰几何图案之花纹。墓室之顶，亦多为穹窿形，系用特制之拱砖砌成。砖之两端有凸凹接榫，制作颇具匠心。

※ 汉 砖墓



※ 汉 洛阳砖墓墓室

二、河南之叶县南阳一带，近来发现石建汉墓甚多。此等墓室之构造，其应用石材，一如房屋之木架，有门柱角柱横额横梁等，门扇亦多为石制，石上满雕狩猎及乐舞等人物故事，古朴遒美，远在武梁祠石室壁刻之上。此种石墓乃适应环境者，因南阳附近有良好之石料，足以利用，但在此一区内，砖墓亦间有之。



汉 南阳石墓墓室构造

三、四川出土汉墓除通常之砖墓外，更多就山崖天然崖石凿造之墓室，一般人称之为蛮洞，实则为汉代之崖墓。墓内之构造变化甚多，大半入口处有隧道，进而为墓室，为圹穴，间有一墓中分为数圹者数室者。其大小亦不一致，有大至十余丈者，室内置各种明器，室壁雕饰有种种花纹与鸟兽故事等。

※ 汉 四川长宁“七个洞”崖墓远眺

四、四川出土砖墓各地皆有，其构造规模多较崖墓为小且以仅有一穹窿形之圹室者为多。其四壁之砖多带有几何花纹或吉羊文字及年号题识。墓内之棺更多有石制瓦制两种，棺之四周亦多雕饰花纹图案。

兹为更求明了各地汉墓营建之制度，特就陕西砖墓、河南石墓、四川崖墓之构造内容各举一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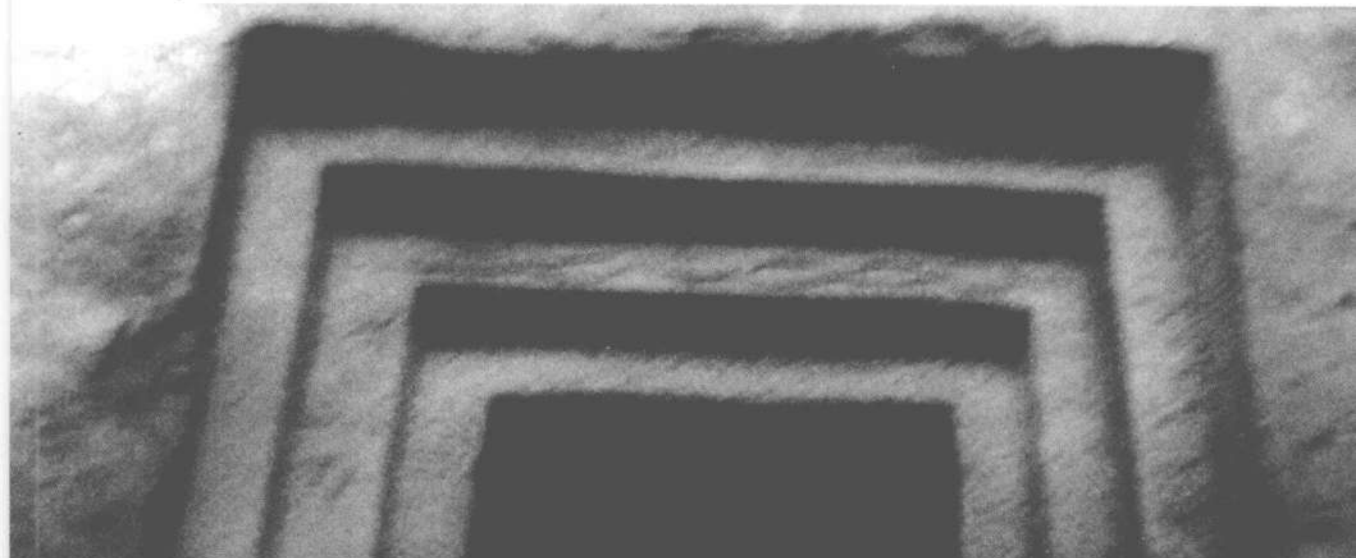
一、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前约五里处，于三十一年秋，曾发现汉代砖墓一处，墓在地面下约三公尺，系用长一•三、厚〇•二、宽〇•五公尺之大型花砖砌成。墓壁高二公尺，顶为穹窿形，亦由巨砖镶成。墓室宽二•二公尺，长三•一公尺，内棺木已化为泥土，仅有明器陶制圆壶二、铜盂一、瓦灶二、瓮四，其一内置五铢钱十余枚。

又三十六年春，西安东关北郭门外窑厂，曾取土掘出汉墓一，作者曾往清查，该墓仅有圹室一，离地面约一•五公尺，系一普通砖墓，惟就殉葬明器之种类推之，当为一富家葬所。圹室作长方形，顶为穹窿式，室宽一•六公尺，长三•六四公尺，壁高一•九五公尺。室之一端有门，门宽一公尺。墓砖大小不同，至大者长〇•三七、宽〇•一九、厚〇•〇九公尺，而拱门用砖，则为长〇•二八公尺之小砖，两端厚度不一，盖专为砌拱用者。墓内满积黑褐色之土，经发掘后，计得明器：瓦瓮二，瓦钵一，蓝釉陶质圆壶一（腹饰有狩猎纹），绿釉陶质博山炉二（环腹饰狩猎纹），蓝釉陶质鼎一，绿釉陶质小壶五，绿釉陶质仓廪四，铜镜二（均饰蟠虬纹），剑一（已断为数段），大小五铢钱十余枚（多残破），陶制圆形糕点十（疑为祭品），残碎铁钉数十（疑为棺木之钉环用）。

二、洛阳自清末民初以来掘墓之风盛行，有专以盗墓为职者。父子相传密不以法示人，据彼辈经验谈，谓汉墓之构造与三代之墓迥不相同。三代墓多仅墓穴一处，棺由穴上下放，上铺石板，再堆土起坟。而汉墓则多有墓室一处，形方而小，由此墓室再向北方掘一圹室，形如窑洞，以石灰涂洞门，棺则由墓室推入圹室，再封闭其门。墓室中杂置明器，室前向南则掘墓道一处，墓室之顶多砌砖，间亦有以石铺者。

至于南阳一带，近年来出土之汉墓则多为石墓，以石为间架，墙壁则砌以花纹砖，其墓室之构造，据孙文青氏之记载："墓中石室多二三楹，室在棺前，两端有耳室，以贮明器。贵者左右各有一室，稍次者仅有其一。贫者即石室亦无之，偶有简单之明器，置于墓道已足，故无需石室耳室矣。至石室之构造，栋梁门楣皆以石制，满刻画像，壁则以砖为常，非至贵鲜有用石壁者……又殉葬明器最简者，仅陶觯一具；稍富则有钟釜仓灶等；奢者加殉陶俑；至贵者始殉铜器，凡殉铜器者，皆有石室"。

三、四川乐山之汉代崖墓，据近人杨枝高氏之调查报告："崖墓之外部，为一照壁形之墓章，高十九尺，宽四十六尺，其有门三道，由此进入冥堂，堂高十尺，宽四十四尺，深十五丈。其后壁有墓穴二，由穴口至穴底，长九十二尺，第二穴门后左侧，有棺室二所，右侧有壁厨灶案及石柜等"。



※ 汉 四川长宁"七个洞"崖墓墓门

关于陵墓前列置石刻，如翁仲华表石兽石马等，虽在两汉以前即已见诸册籍，如春秋晋灵公及吴王阖闾墓前均有石人马，但两汉时代除极少数之功臣将相及地方显宦，墓前偶有石人兽或墓阙外，两汉之帝王陵前绝无石刻遗迹可见，当为汉陵陵园之制度如此。就吾人数年踏查采访所得，西汉仅张骞及霍去病墓前建有石兽。东汉则在四川者墓前多为石阙，在南阳者间有石兽。此等石刻之种类，容另章详述之。

第三章
两汉帝王陵墓踏查纪实

（一）“西汉陵墓”（依毕沅碑为序）

著者于旅居长安之六年间，从事考察咸阳原上之各代陵墓先后有五次之多。对于汉陵尤为注意，因汉陵兴筑高大，所占地势复优于其他各代。即以错落咸阳原上之九汉陵论，均系筑于原上之最高阶段，面临渭水，遥对终南，颇具天然之胜。文帝霸陵与宣帝杜陵虽另在他处，亦各据山水优异之地形，兹为记述便利，特将西汉十一陵分为四地区述之：

甲、茂陵区

此区域包括汉陵三，后陵一，将相墓三，即武帝茂陵，哀帝义陵，平帝康陵，孝武皇后李夫人英陵，骠骑将军霍去病墓，将军卫青墓及重臣霍光墓等。此为册籍上已定名者，其余失名之巨大汉墓在此区域内为数尚多，但已无法考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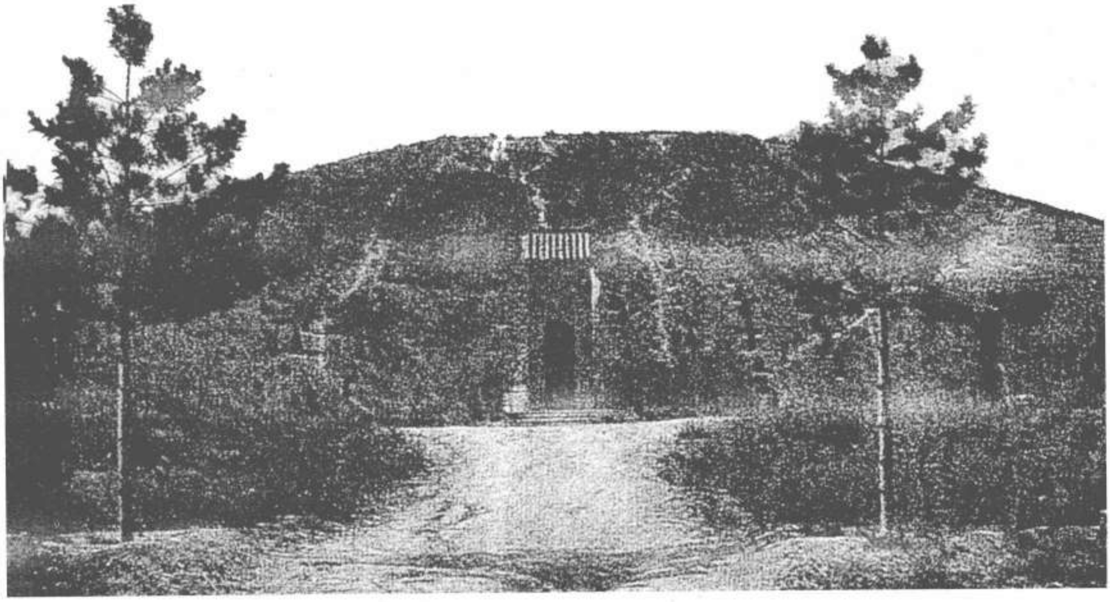
汉茂陵全景图（王子云 绘 1943 年）

由西安前往此区域，如无汽车可以利用，须乘陇海路至茂陵站下车，在此即可遥望茂陵陵山雄峙高原，俨如埃及之金字塔。出站北行一里为马跑泉村，村有泉如井，传为唐王饮马处。过村上原西北行约七里，即达茂陵。陵东一里许为霍去病墓，有茂陵小学可资休息。该小学原为张溥泉氏主西京筹委会时兴办，以资保存汉陵古迹者。该会撤销后即由兴平县接办，校址即建于霍墓墓园内。有附近村堡学生百余人，该校除负此学校之教育使命外，并有保存霍墓石刻及保护此区域内陵园树木之责任，用意实属至善。兹分述区域中各陵墓情形如下：

一、武帝茂陵

武帝为汉代最雄才大略之君主，其勋业不仅冠于西汉且为中国版图之拓订者。登位之年复远长于他帝，陵园规模之宏大亦过于他陵，由霍墓往茂陵，二十分钟即达。陵体高大，四边方尖锥形之棱角亦极修整。仅南门址受乡农历年耕占，遗址没失，而在门址附近云纹瓦片堆积极多，犹可指明其所在。陵前约十二公尺处有清毕沅立“汉孝武帝茂陵”巨碑。陵山基部有颇明显之座阶一层，甚完整，故此四角锥形之陵山，俨若置于台上。由其外形之整齐，可见两千年前筑陵工程之坚固。陵四棱均有小道可登陵顶，由此远眺，俯瞰渭水绕流，仰望终南绵护，颇感形势之崇高伟大。

汉武帝茂陵远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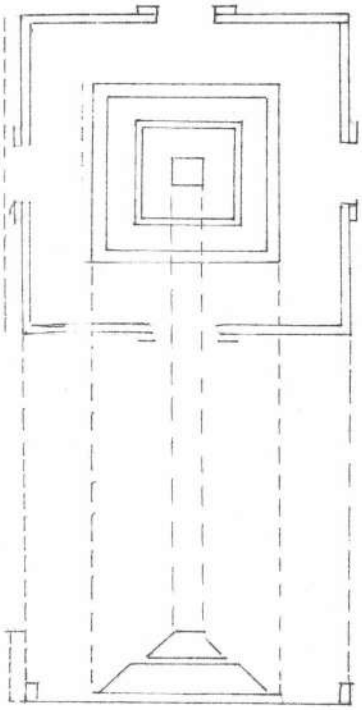
汉武帝茂陵近景

清陕西巡抚毕沅书立墓碑

关于茂陵陵域及陵山高度之实测，已详于前节陵墓制度中，其方锥形之陵山外形，形成为两阶段，陵顶并形成一四方形之小平原，其面积约为三十六平方公尺。如依照《后汉书•祭祀志》：“陵上称寝殿”之说法，则此一平原，当为当日寝殿之建筑所在。

茂陵寝殿陵垣及四门之建筑形制，今已完全毁失，无由考证。仅东西北三面之司马门基址，尚残留约一公尺高之土阜各二座，此土阜虽未经发掘，但已砖瓦高叠，细审砖瓦花纹，知确为汉代遗物。现沿陵垣故址之四周，遍植树木，故陵域虽已桑田数变，而仍可仿佛辨出当日之规模，此当感谢西京筹委会之德政也。

陵垣遗址之外，关于茂陵县址已全无可考，仅能凭《水经注》所记之方位，知故址在茂陵之东。考其书渭水条：“成国故渠，又东遥汉武帝茂陵南，又东遥茂陵县故城南，武帝建元二年置。”



武帝茂陵平面及立面实测图

《汉书本纪》：

“建元二年，夏四月，初置茂陵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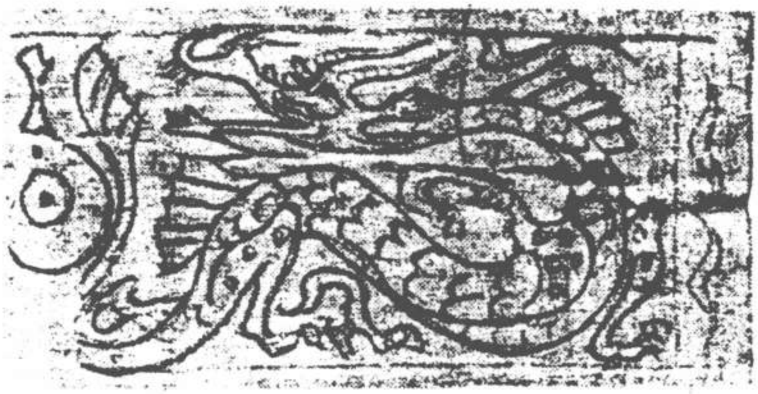
“三年春，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

“元朔二年三月，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西京杂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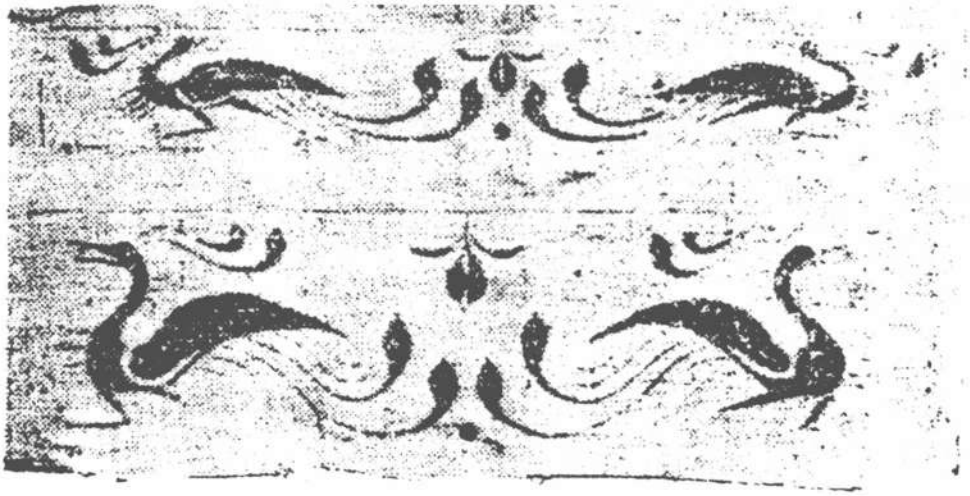
“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咸阳原古名）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兽怪禽，委积其间……奇树异木，靡不具植。屋皆绯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编。”

是茂陵县居民当日之繁华富庶实甲于其他诸陵，“五陵公子争缠头”为有名之豪华记载。所谓五陵乃汉代享祚较长五帝陵邑之徙民。而茂陵又为五陵中豪富之最也。即司马相如晚年亦卜居于茂陵邑。惟时至今日已成平野漫漫，前朝遗迹尽在荒草夕阳中矣。所能留与吾人欣赏者，则为随时出土之巨型花砖（见下图），由于此种花纹砖制作之精致，亦可想见当日建筑之盛况。此类遗物在附近村人门前到处可见，乃考证茂陵邑故址者最佳之佐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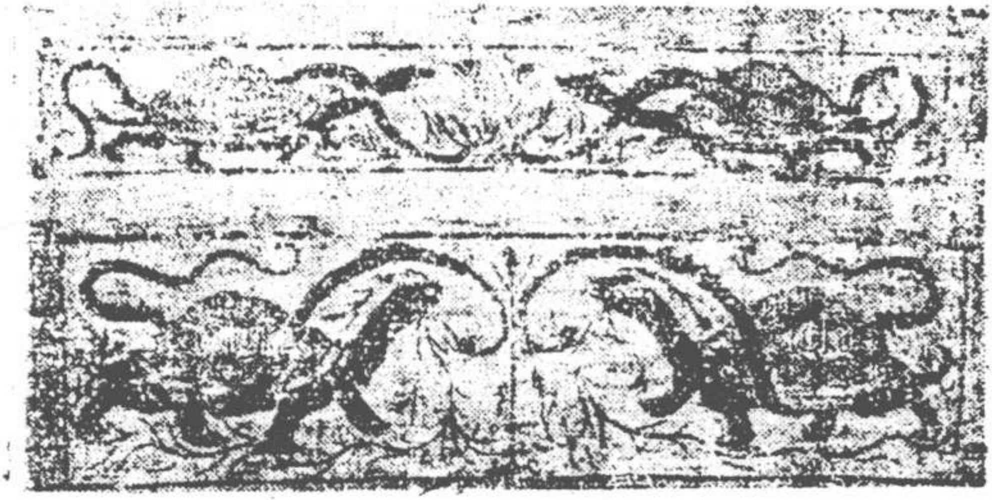


1

2



3



4

※ 1–4 汉 四灵花纹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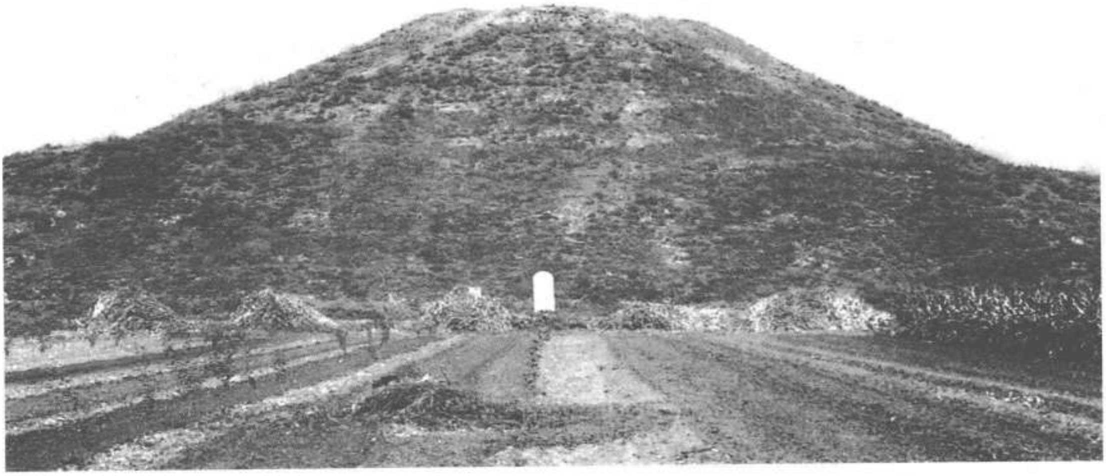
二、李夫人墓

在茂陵西北约半里处有李夫人墓，乃西汉宫帏艳史之主角。武帝原有陈卫二皇后，均因罪坐废，后陪葬茂陵同度千秋者，竟为此“本以倡进”之李夫人，此人事之所难料也。

《汉书·外戚传》："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太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怜悯焉，图画其形于甘泉宫。""初，李夫人病笃，上自临候之，夫人蒙被谢曰：'妾久寝病，形貌毁坏，不可以见帝……愿以王及兄弟为托'。上曰：'夫人病甚，殆将不起，一见我，属托王及兄弟，岂不快哉'。夫人曰：'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见帝'。上曰：'夫人第一见我，将加赐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见'。上复言欲必见之，夫人遂转乡歔欷而不复言。"

"及夫人卒，上以后礼葬焉。"

"上思夫人不已，方士齐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帐帏，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戚，为作诗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 李夫人陵(英陵)。**李夫人美貌倾城倾国，深为武帝宠爱，因病早逝，陪葬在茂陵，追赐尊号曰孝武皇后。**

其后武帝并作长赋以吊之。观此种种，吾人于凭吊此香冢时，对此绝代佳人之身世，更有亲切之感。据乡农告曰："每当新月初上时，自英陵中（李夫人墓），有白色轻烟一缕，袅袅直绕茂陵而没"。是武帝与李夫人于二千年后，尚有情丝未断也。其墓形式一如茂陵，惟远为低小，墓本身作阶段三层。据：

《长安志》："李夫人墓一名习仙台，高三十丈，周一百六十步。"

《**水经注**》:“茂陵西北一里,即李夫人墓,冢形三成,世谓之英陵。”

《**三辅黄图**》:“李夫人墓,在茂陵西北一里,俗名英陵。”

由此可知英陵之真实性。现墓周亦遗有甚多之砖瓦残片，惟无墓垣之遗基，墓前有毕沅所立“汉孝武皇后李夫人墓”石碑,墓前植树两行，中修墓道，直达茂陵。

※ 李夫人墓前之石碑

三、霍去病墓

由茂陵东行一里,即达霍去病墓,墓为一圆锥形。周围矗立巨形青石甚多,盖即所谓像祁连山者。墓前有毕沅立“汉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霍去病墓”石碑。考去病本为武帝卫皇后之甥,母曰少儿即皇后姊也。以此去病得为侍中,继以精骑射,屡建军功,晋封骠骑将军,使西征匈奴大胜,执浑邪王以归。帝嘉其武功,曾为治第令视之,对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由此上益重爱之。及其卒,帝悼之深。为发去病生前所降国之军酋等,衣素执器,由长安列至茂陵奉安,列长八十里,并为起冢像祁连山,以纪念其降匈奴收四郡之功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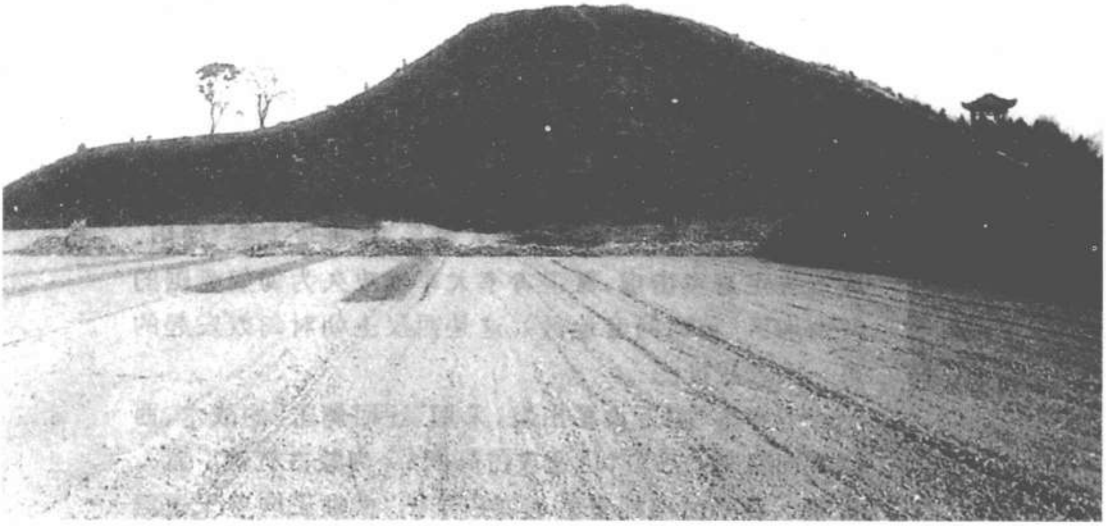
霍去病墓（摄于 1942 年）

在西汉陵墓前，除陕南城固张骞墓前有石兽天禄辟邪之建立外，仅此霍墓遗有珍贵之巨大石刻多种，现均于霍墓前分东西二庑陈列。据云此等石刻多为小学筑垣时在墓之附近掘出者，此当于另章详述之。现墓顶有小庙一，乃后人加筑。

霍去病墓碑

四、卫青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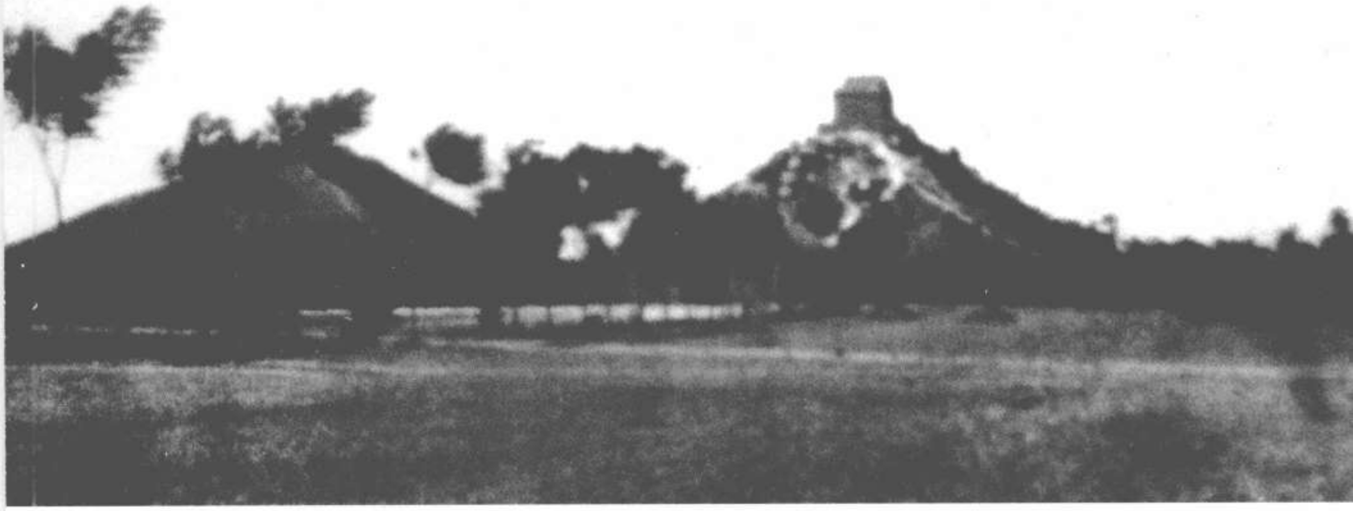
离霍墓十数公尺处，即校垣西壁外，另有一矩形巨墓，墓前有毕沅所立之“汉大司马大将军长平侯卫青之墓”石碑。按卫青亦为武帝后族，《汉书·卫青传》：青父郑季通平阳公主家媪而生青，及青姊卫子夫得幸武帝，遂冒姓卫氏，由此得入为侍中，旋子夫晋为夫人，乃封青为长平侯，继以军功拜为大将军，又以殊功封大司马。武帝元封五年薨，谥曰烈侯，与夫人平阳公主合葬此墓内，冢像西域庐山，盖亦为纪念其军功者。现冢形成一不规则之矩形，高约五丈余，如非谓为像庐山者，几疑非墓冢而为一古建筑物之基址矣。



※ 卫青墓

卫青墓碑

考卫青与霍去病乃以甥舅而同为武帝名将，均出征匈奴建功异域，尤以卫青凡七击匈奴，武功尤盛。惟其墓前除毕沅所立碑外，竟无其他石刻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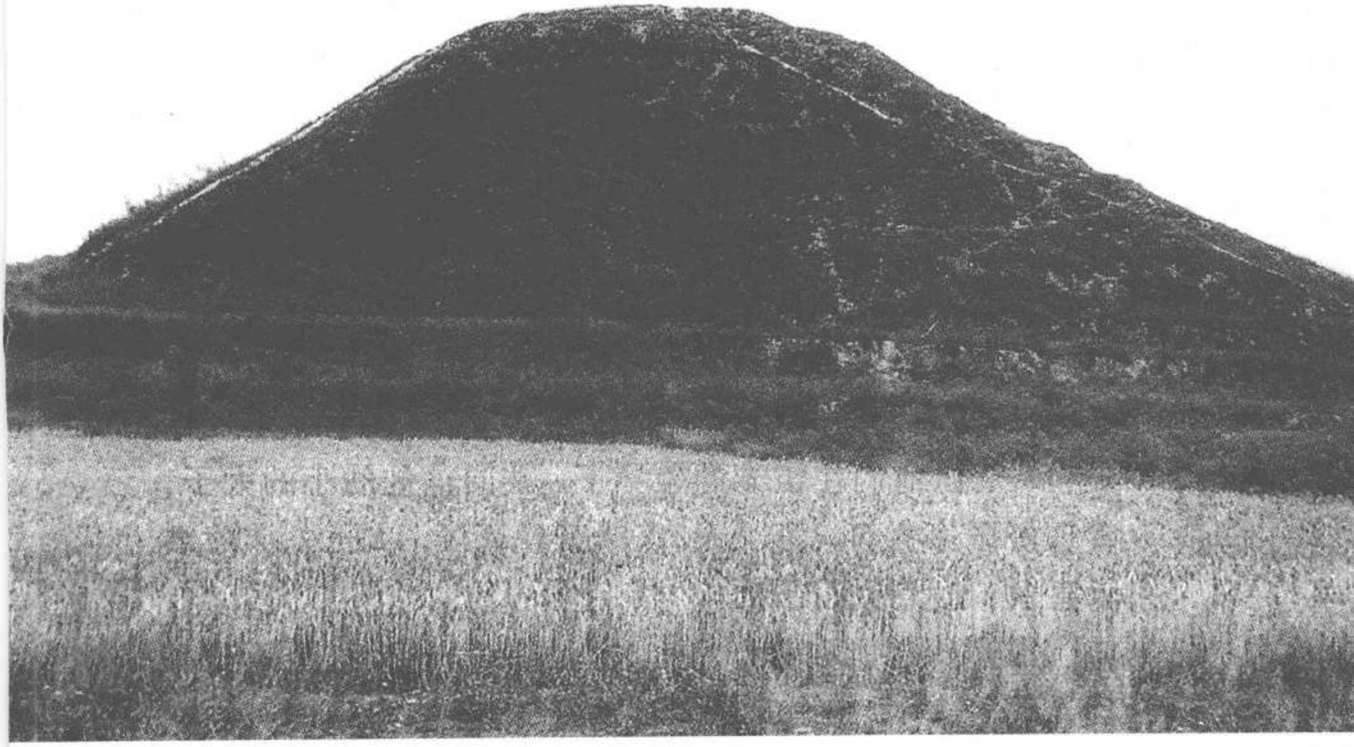
卫青与霍去病均骁勇善战，建功漠北，彪炳史册。二人殁后均陪葬武帝茂陵并为卫起墓像匈奴之奚符庐山（左），为霍起墓像关外祁连山（右）。

五、霍光墓

墓在去病墓东南约三里，墓前亦有毕沅立“汉大司马博陆侯霍光之墓”石碑。惟据近人陈子怡氏之考证，以光墓应为此坟之南方靠近原坡之大冢，因《汉书·霍光传》曾载：“……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阙，筑神道，北临昭灵，南出承恩，盛饰祠室，辇阁通属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

“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丧……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载光尸柩以辒辌车……发三河卒穿复土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家……”

观此二段，知光墓蕴藏既富，宜有巨大体积，并曾改圹，更应为现墓南之大冢为是，特志此以存疑。



※ 霍光墓

光字子孟，汉平阳人，乃去病之异母弟。年少时随去病入京为奉车都尉，颇得武帝亲任。后以宠姬赵婕妤有子，上欲以为嗣，察群臣惟光可属社稷，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光。旋立赵婕妤子为太子，及武帝崩，太子立，是为昭帝，年仅八岁，以霍光辅政。及昭帝崩，乃迎立武帝孙昌邑王贺为帝，旋以多淫行废之，另立潜长民间之宣帝。光为人谨慎，出入禁闱二十余年，未尝有过，三朝重臣，功比萧何。然族党满朝，权倾内外，及卒，宣帝亲政，收霍氏兵权，遂以谋反致夷族之祸，后帝念光功，图形入麒麟阁，但书博陆侯霍氏，而不书其名。

六、公孙弘墓

凡人来谒茂陵者，仅知功臣陪冢中有卫霍诸人，而少有道及公孙弘者，因弘墓离茂陵较远，且墓筑于原之前坡，不在要道，墓碑又已湮没，故知者殊少。毕沅《关中胜迹图志》谓，公孙弘墓在兴平县东北十里，茂陵在县东北十七里，是弘墓距茂陵为七里，登霍去病墓上可遥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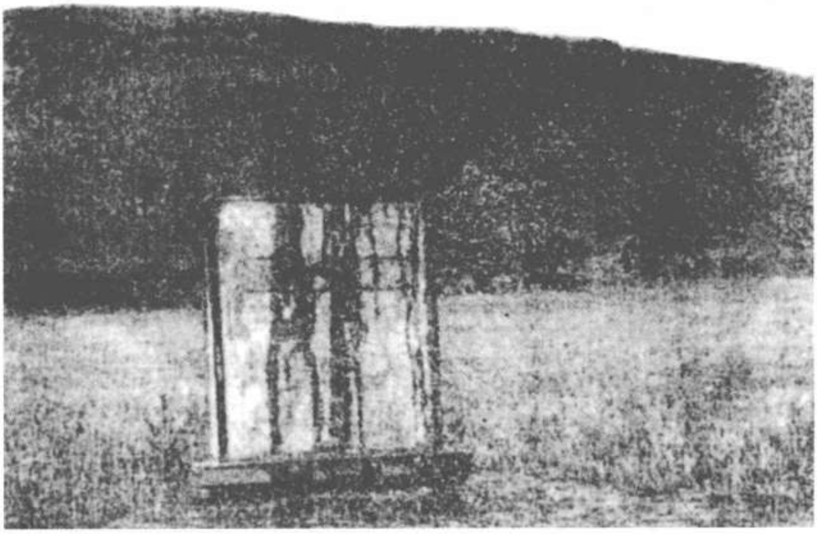
《汉书》本传："弘少家贫，尝为牧儿，年四十始学春秋杂说，武帝初举贤良对策第一，拜博士，元朔中，晋为丞相，封平津侯。乃弘张开东阁以招贤，俸禄皆以给宾客，而已则脱粟布被，由是天子益贤之。"

※ 公孙弘墓

七、哀帝义陵及平帝康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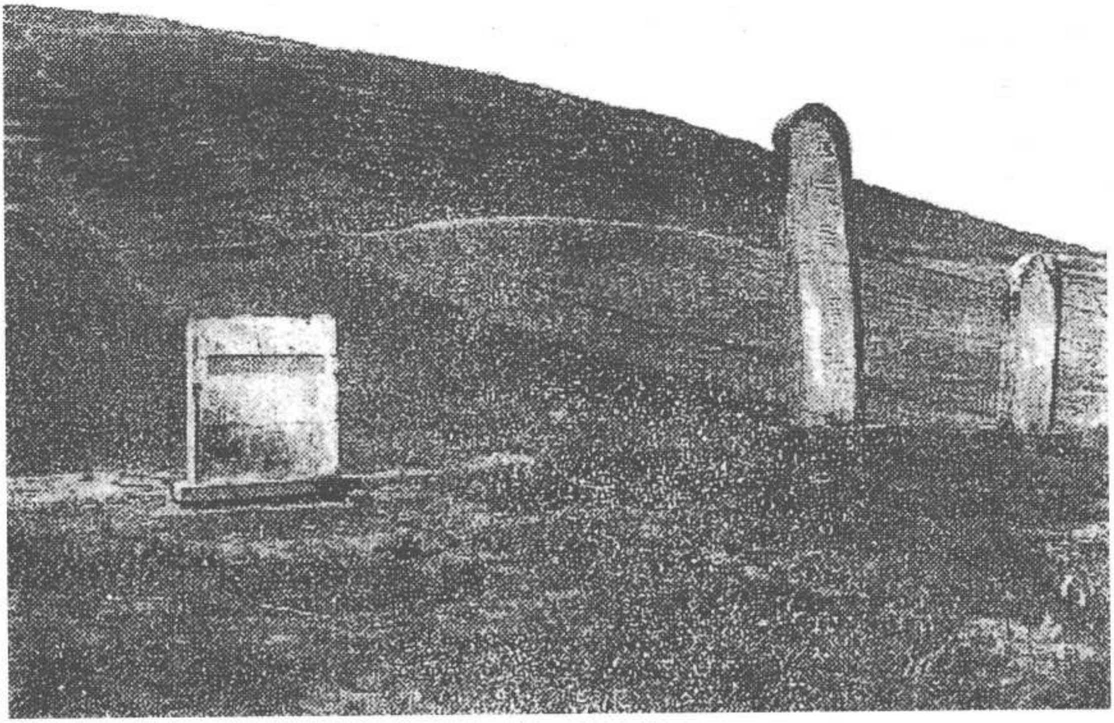
茂陵东约七八里处，有两大冢，东西并列，东者稍偏南，前有"汉哀帝义陵"碑。西者稍北，亦有"汉平帝康陵"碑，均为毕沅立。两陵均远小于茂陵，而义陵更小于康陵。考哀平二帝，居西汉十一帝之最末，享祚享年均短，故陵丘低小。平帝为王莽所弑，为掩饰计特将园陵筑建较优，此为康陵大于义陵之故。至两陵存在现状，则义陵陵垣及四门遗址，均较康陵为显著，惟陵高仅二一•八公尺，当为汉陵中之最小者。陵之正面，有显明缺口一处，或为汉末赤眉盗掘之痕，且在两陵四周，陪冢绝少见，此当为两人在位过短故也。

※ 汉 哀帝义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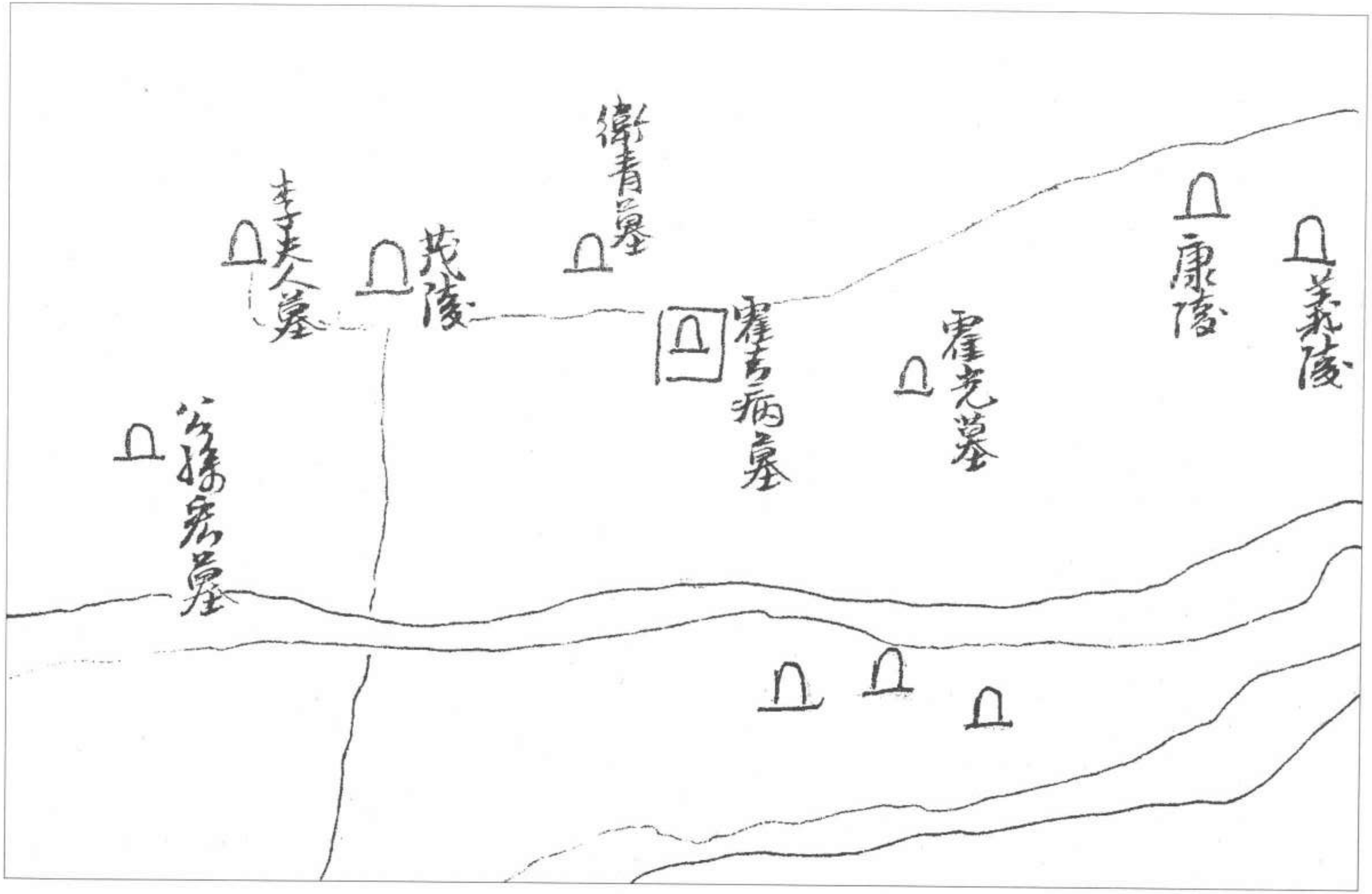


义陵前石碑

※ 汉 平帝康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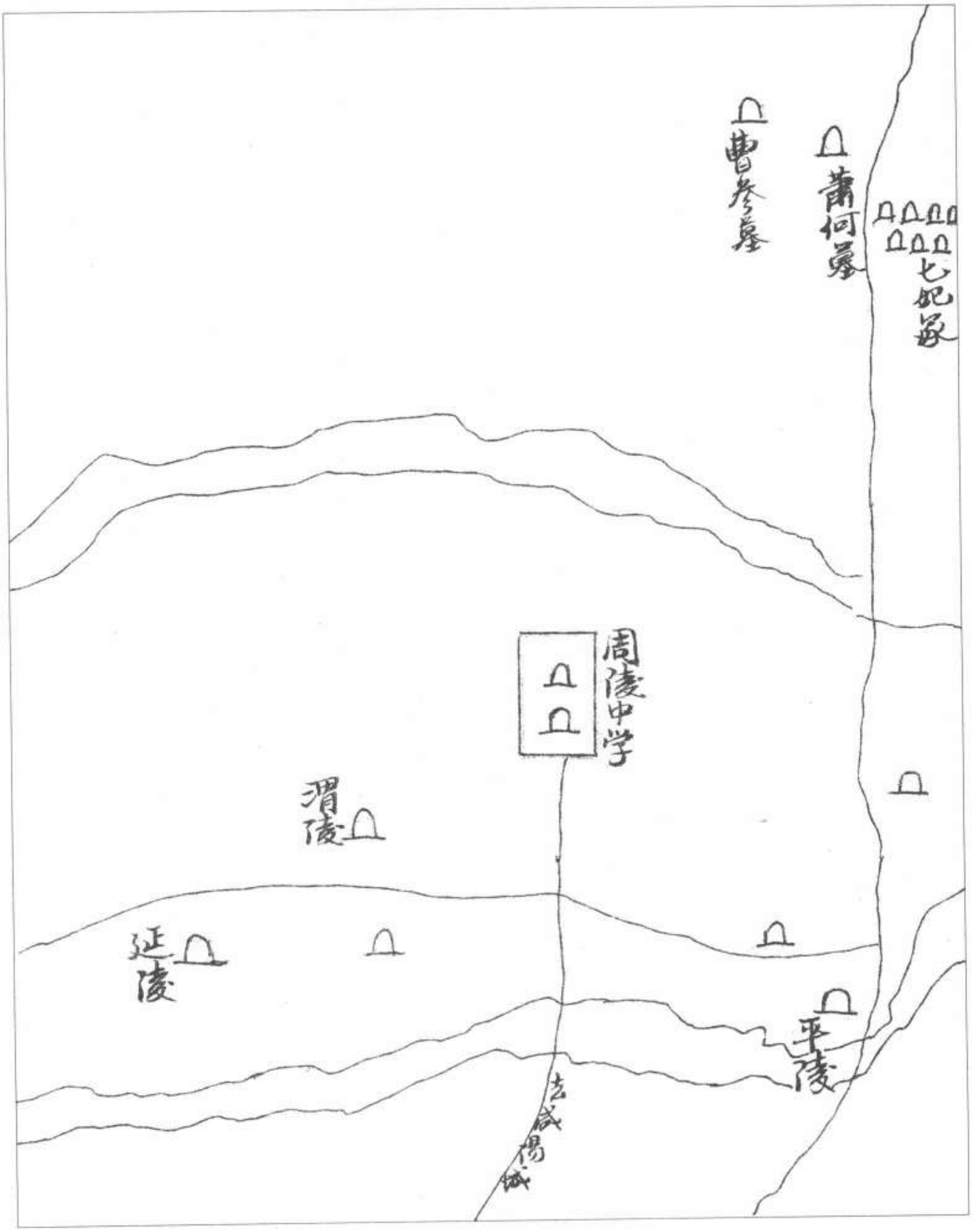
※ 康陵前石碑



茂陵区汉陵位置平面图

乙、延陵区

延陵区包括汉陵三处，陪臣墓两处，即昭帝平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及萧何曹参二墓。游此之中心食宿地为周陵中学。校在咸阳之北，由咸阳车站北行上原约十五里，即达周陵中学，周文武陵即在校门之外。中学系咸阳县立，但因原为本地人王藩城氏所创办，故迄今仍由王氏长校，王对咸阳原上之史迹颇为熟悉，惟于周文武陵误置之说，则坚不承认，此或因其学校之立场，不得不如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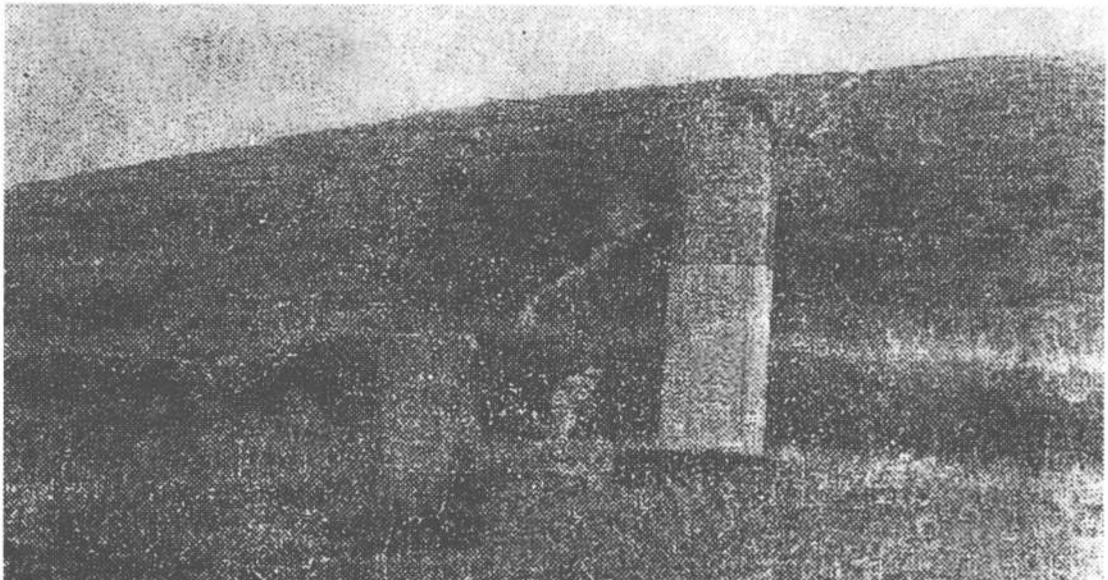
延陵区汉陵位置平面图

考周文武王陵之所以误置，系因渭水南北岸在长安咸阳交界处，有二毕原，在渭北者即各汉陵所在之咸阳原，在渭南者，乃今西安城西南之毕原，与周之丰镐二京遗址相接近。在唐以前之史迹，如《史记》《竹书纪年》《括地志》《皇览》《孟子》及《帝王世纪》等书，均曾谓周陵系在丰镐附近之毕原。即北魏隋唐之祀祭周陵，亦多"祀文王为丰，祀武王于镐"。乃自唐颜师古注《汉书》，以文武周公所葬之毕原误为毕陌，谓"毕陌在今长安西北四十里"（《汉书·刘向传》注）。此后学者多宗颜说，遂致引起宋元以来对于周文武王陵误置之大错。近人康乐山氏《长安毕原访古记》一文，以辟其谬。傅增湘氏著《秦游日录》亦力辩今日周陵之误。以上虽无关汉陵，但汉帝陵之相互误置，亦出于同一情形，故特附及于此，藉为下章辩误汉陵之考证。

在此区域内之汉陵三处，均在周陵中学附近。平陵位于周陵东南约五里，渭陵位于西南三里，延陵又在渭陵西南五里，适成三足鼎立之势。三陵均为严整之方锥形，陵前均有一毕沅所立巨碑。

一、昭帝平陵

陵在周陵之东南方，陵山之大小与茂陵区之平帝康陵相类，高二七·五公尺，陵垣遗址今仍存在，南北西三门门址亦均可见，陵前有毕沅所立碑书"汉昭帝平陵"五字。



※ 昭帝平陵石碑

据《三辅黄图》载："平陵去茂陵十里，帝初作寿陵，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无得起坟，陵东北作庑，长三丈五步，外为小厨，裁足祠祀，万年之后，扫地而祭。"

今平陵陵域及陵山均与其他汉陵相同，未见俭约。考昭帝为武帝幼子，其母为赵婕妤钩弋夫人，武帝晚年杀其母立之。幼年登基，全赖霍光辅政，史誉其为周成王，承武帝奢侈余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颇符称誉，遗令营陵制令流水而已，无得起坟。但死后霍光主事，恐未能从其俭约之遗意也。

※ 汉 昭帝平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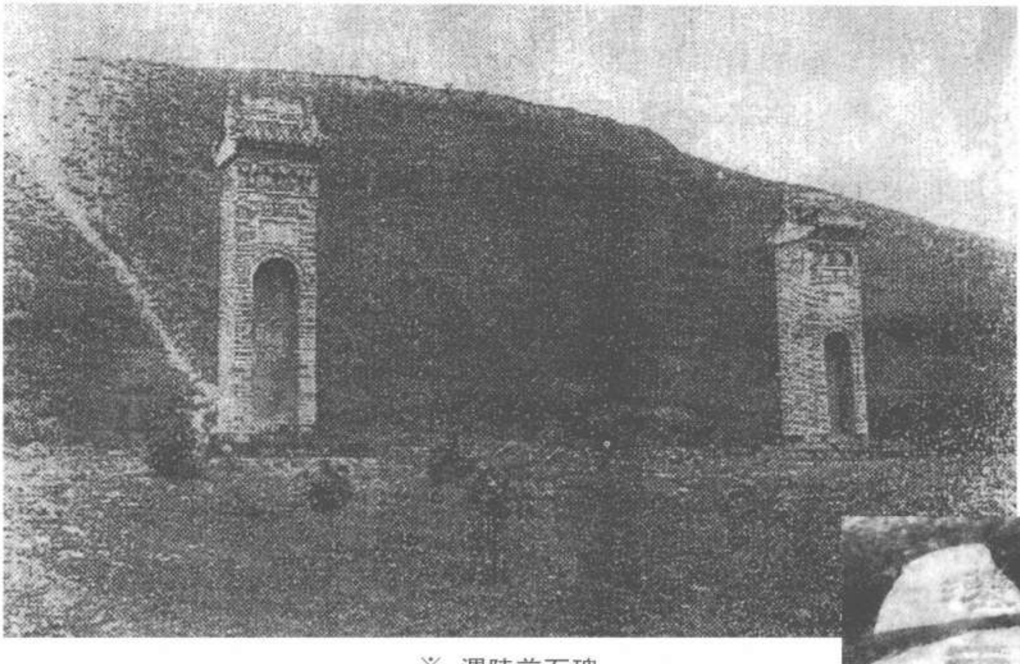
二、元帝渭陵

陵在周陵中学西南，周成王陵之正西，陵远平陵为大，计高二九·七公尺，仅次于茂陵。惟陵园基地及四门遗址均已湮没，致陵域大小已无法测量，陵山四面有显明之三级阶段，亦与茂陵相同，考《汉书·元帝纪》：

"竟宁元年五月元帝崩……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

是元帝之葬亦至俭节，今其陵山反较他陵宏大，令人不解。考元帝为宣帝太子，多才艺，善作篆书，好儒学，且能自度曲，宽宏尽下，号令温雅，为汉代最有儒家风度之帝王。今其陵垣四周，汉砖汉瓦碎片堆积至厚，惟附近不见有一陪冢，陵前有毕沅立碑，刻"汉元帝渭陵"。

※ 汉 元帝渭陵



※ 渭陵前石碑

※ 渭陵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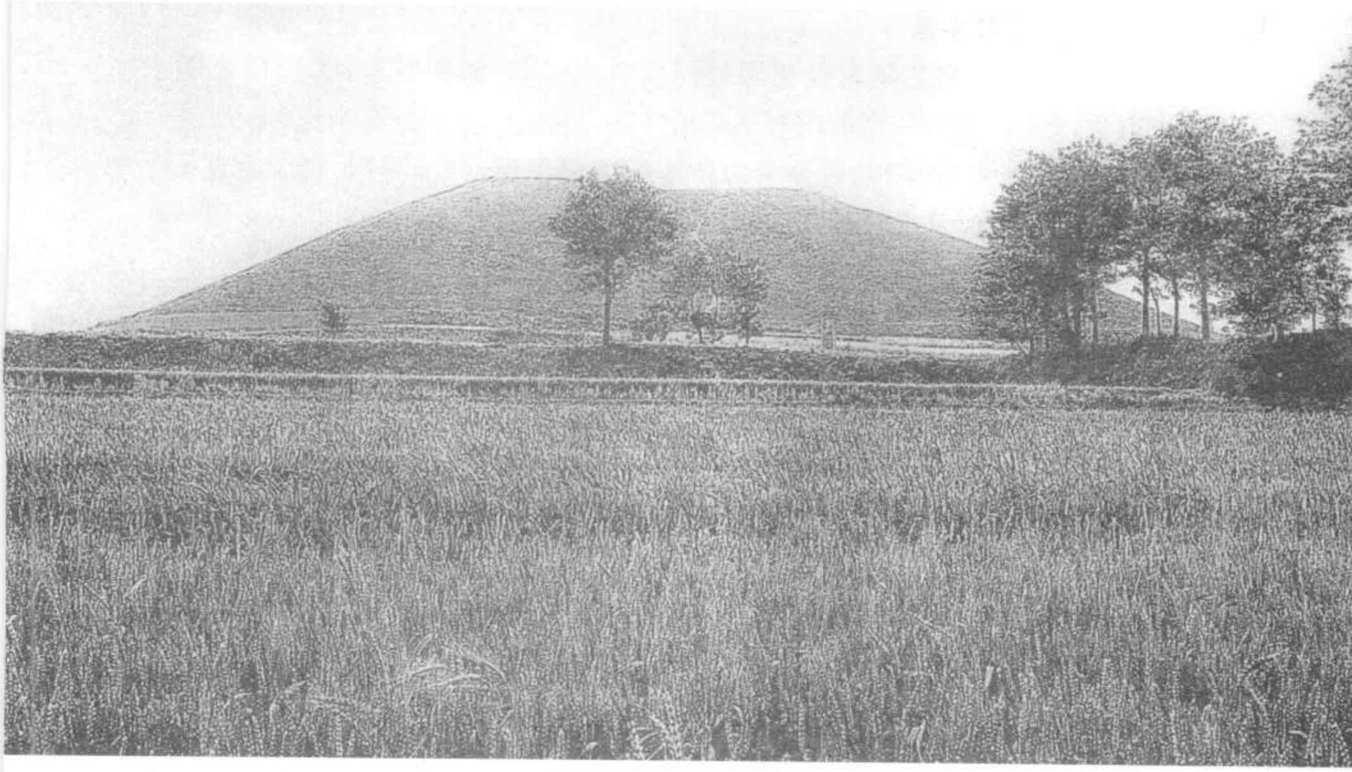
三、成帝延陵

延陵在渭陵之东，乃汉陵中规模最阔大者。考《本纪》："永始元年……秋七月诏曰，朕执德不固，谋不尽下，过听将作大将万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天下虚耗，百姓罢劳，客土疏恶，终不可成。朕惟其难，怛然伤心。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勿有动摇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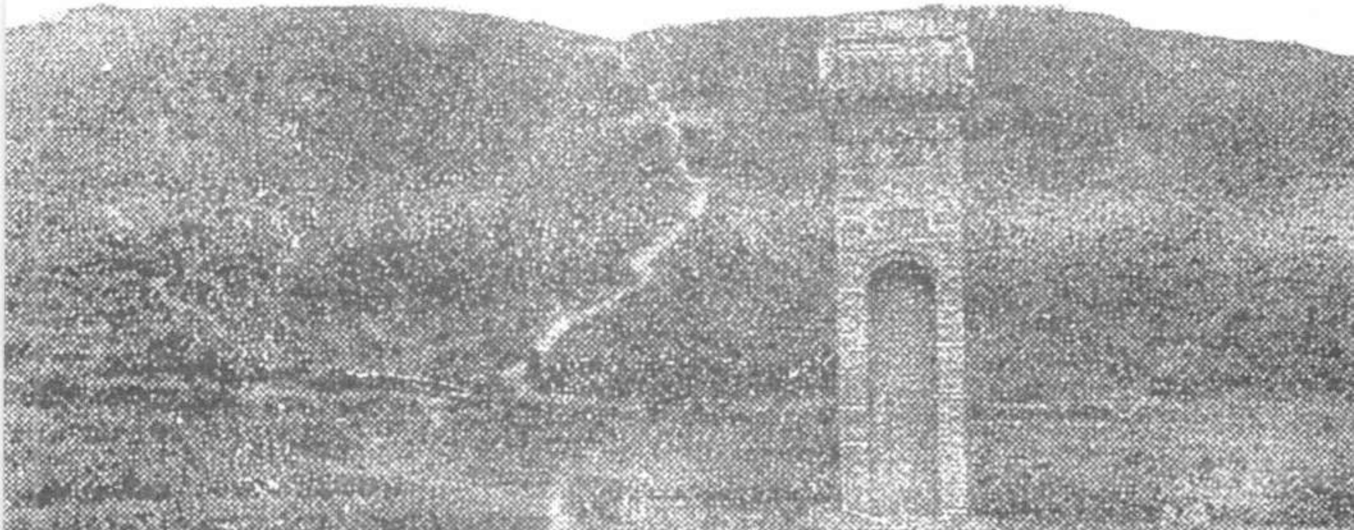
又《汉书·刘向传》：

"成帝营起昌陵，数年不成，后还归延陵，制度泰奢，光禄大夫刘向上疏谏曰：'陛下即位，躬亲俭节，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促，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惽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书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从。"《关中记》："成帝起延陵城邑以成，言事者以为不便，乃更造昌陵，在灞城东二十里，运沙渭滨，取东山土与粟同价，所费巨亿，数年而陵不成。谷永等奏昌陵积土为高山，梓郮犹在实土之上，浮土之下，非永年之基，延乡之地，居高临下，宜还就延乡……宜如永等议，乃徙延陵。"是成帝自营寿陵，初在延陵地，后因故改徙昌陵地，乃因土与粟同价，所费巨亿，以致天下虚耗，百姓罢劳，卒以昌陵工程过大，半途而废，复还归延陵。但又因不能从刘向之谏，以致延陵规模仍大于其他各陵，惟陵山并不过高，且体积亦较小，此或因当日虽不纳谏，无如百姓罢劳，人民不堪其苦，致结果仅陵垣面积宏大而坟丘未能达到预期之规模耳。又陵山之正面中央，即南羡门处，有显然之凹陷一处，是为被后人盗掘之明证。此乃当日不听刘向言"其葬愈厚，丘垄弥高，宫室愈丽，发掘必速"之后果。

在延陵之东南方，有失名之陪冢三，又西南较远处亦有巨冢一，传为王太后墓。《汉书·本纪》：成帝母王太后与元帝合葬渭陵，其冢不当在此。又《水经注》：延陵西南有大将军窦婴冢。因疑其乃窦将军墓。



※ 汉 成帝延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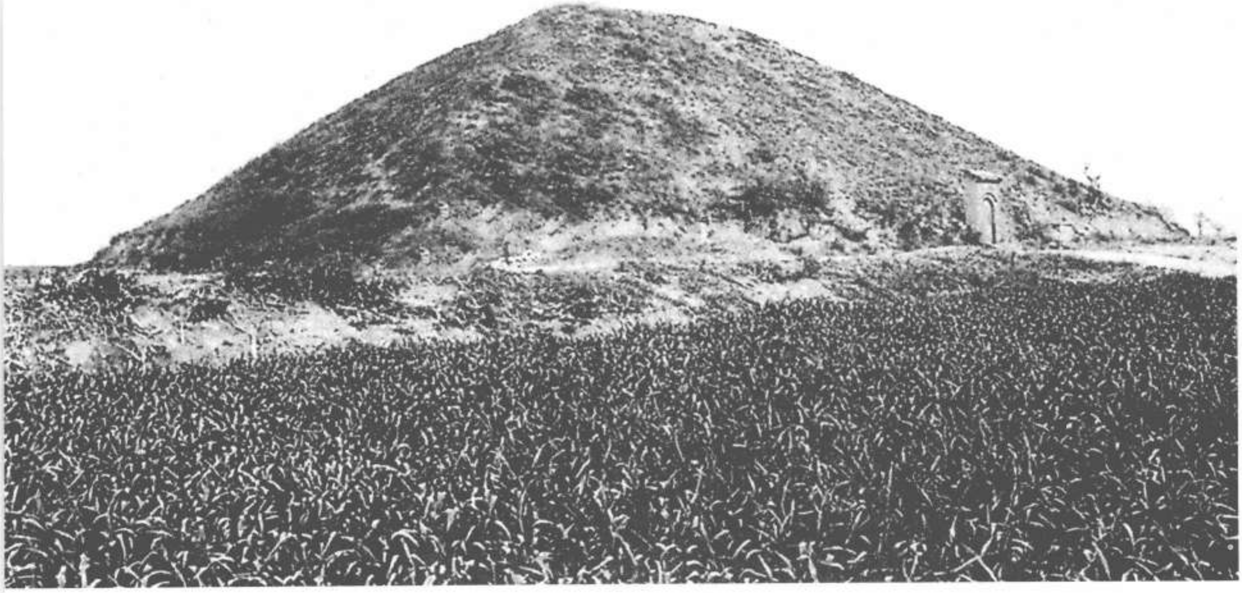


延陵前石碑

四、萧何墓及曹参墓

在此区域内，知名之陪冢仅相国萧何及曹参二墓，相距甚近，离周陵中学东北约十五里，墓高仅丈许，墓前均有毕沅所立碑，惟考《后汉书·明帝纪》：

“永平二年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萧何霍光，帝谒陵园，过式其墓（注《东观汉记》曰，萧何墓在长陵东司马门道北百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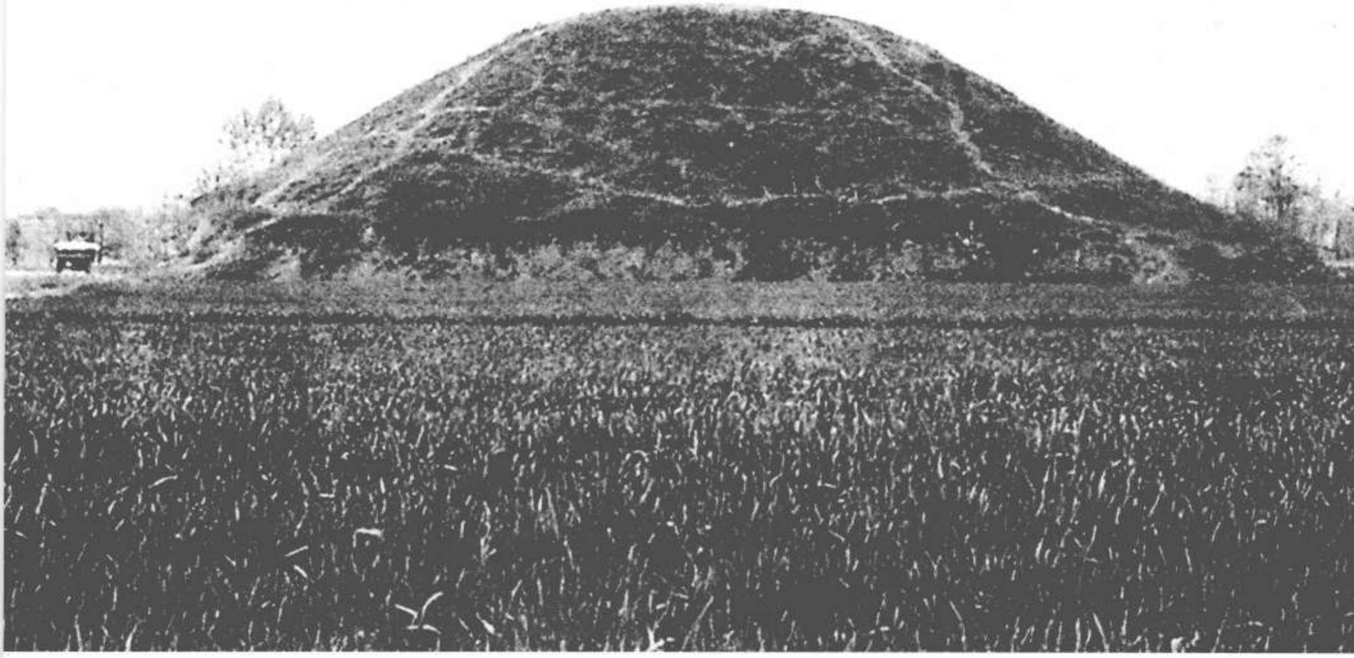


※ 萧何墓

※ 萧何墓墓碑

又《通志》:“长陵亦曰长山……陪葬诸臣萧何张良曹参纪信在其东。”

以理度之亦觉萧曹应陪葬高祖长陵附近,此二墓据以上记载,可知绝非萧曹葬地无疑。至其所由错误,乃因宋敏求《长安志》中咸阳条:“汉萧何墓在县东北三十七里,汉曹参墓在县东北三十五里”,以今之咸阳城计之,其方位适当于此。清毕沅乃据之而将“汉丞相萧何”及“汉平阳侯曹参”二石碑误置于此,谬误可笑。二相国有知,当亦有同感。



※ 曹参墓

五、戚妃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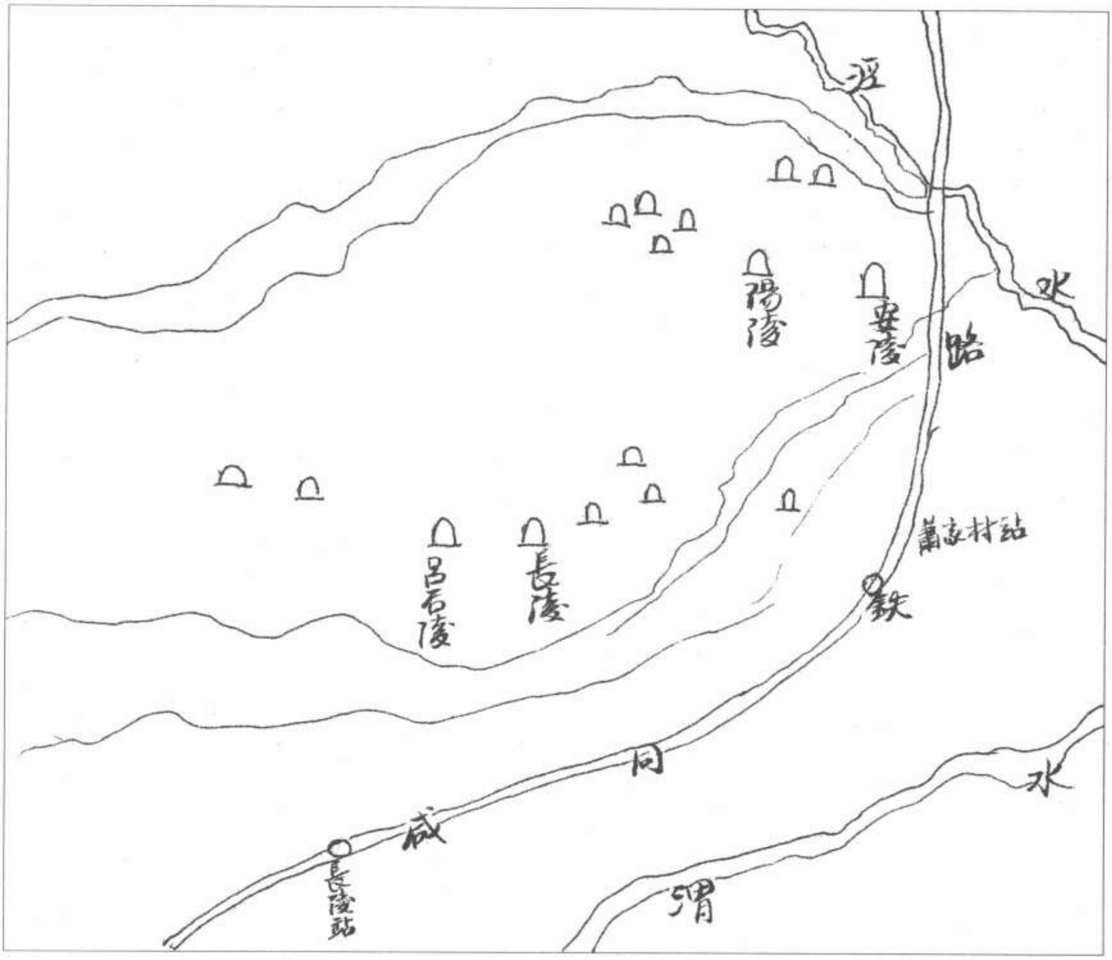
萧墓东南有七冢贯若联珠，俗称七妃冢，并谓为高祖戚夫人之墓，墓前无碑，疑即七戚二音之误。惟因《关中史迹考》上载戚夫人墓在咸阳原，而今失其所在，此冢俗传均认为系戚夫人墓，故亦附志于此以存疑。

※ **戚夫人墓**(位于长陵南今柏家嘴村。戚被吕后所害，原不会将其葬于此。后吕被翦灭，移此似有可能。)

※ 咸阳原上星罗棋布汉墓群

丙、长陵区

此区域已至咸阳原之东尽头，为咸阳高陵二县交界地，离周陵已有四十里之遥。因其间沟渠甚多，交通不便，如由西安前往，可乘咸同路火车至萧家村站下车，则北距长陵仅五里，且一日之间，即可遍访此区中之四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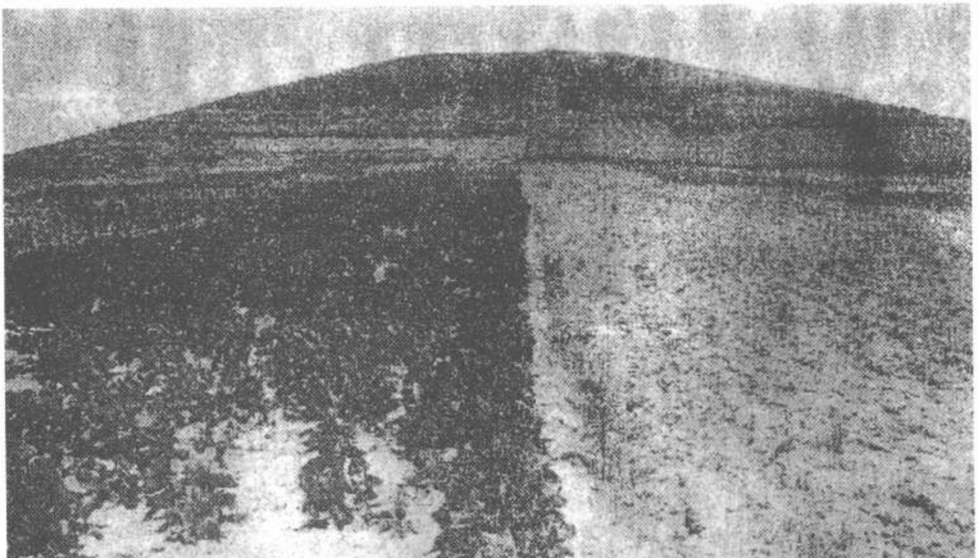
长陵区汉陵位置平面图

一、高祖长陵及吕后陵

长陵位于萧家村西北原上，居高临下，形势雄伟，陵前有毕沅立“汉高祖长陵”碑。陵垣遗址及四门门基均已湮没，无从测知，陵基东西长一四〇公尺，南北约短五分之一，陵高二五公尺，四面均有三级之阶段，惟已不甚明显。陵山据于原之高处，面临渭水，遥对终南，形势甚胜。离毕沅碑前约二十公尺处，有近代建筑之土墙及门址，当亦为毕巡抚之功绩。在长陵西半里，有一巨冢，传为吕后陵，据

闻清末尚有毕沅立碑，今已没失，四周残瓦片堆积尚多。惟因咸阳原上汉陵多有置误，此二陵即为不可靠者，虽绝对为汉帝陵，然实非创业者刘邦之葬地，今依毕碑所指记此，容于后章辨正之。

※ 汉 高祖长陵（左）与吕后陵（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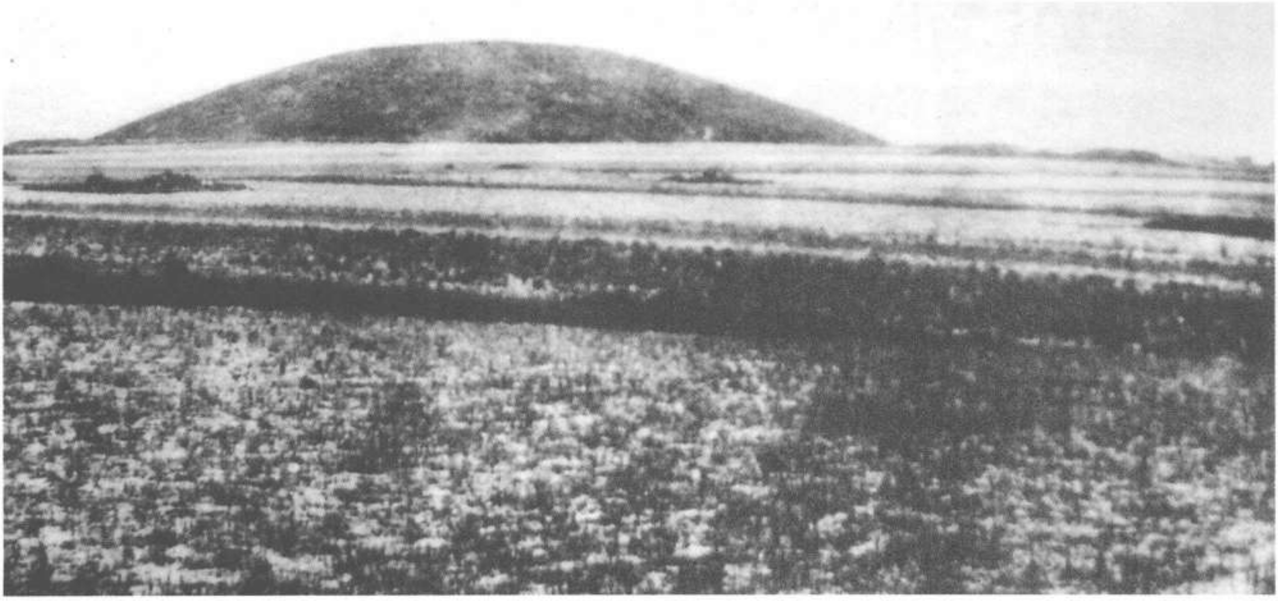


※ 吕后陵

※ 皇后之玺（吕后陵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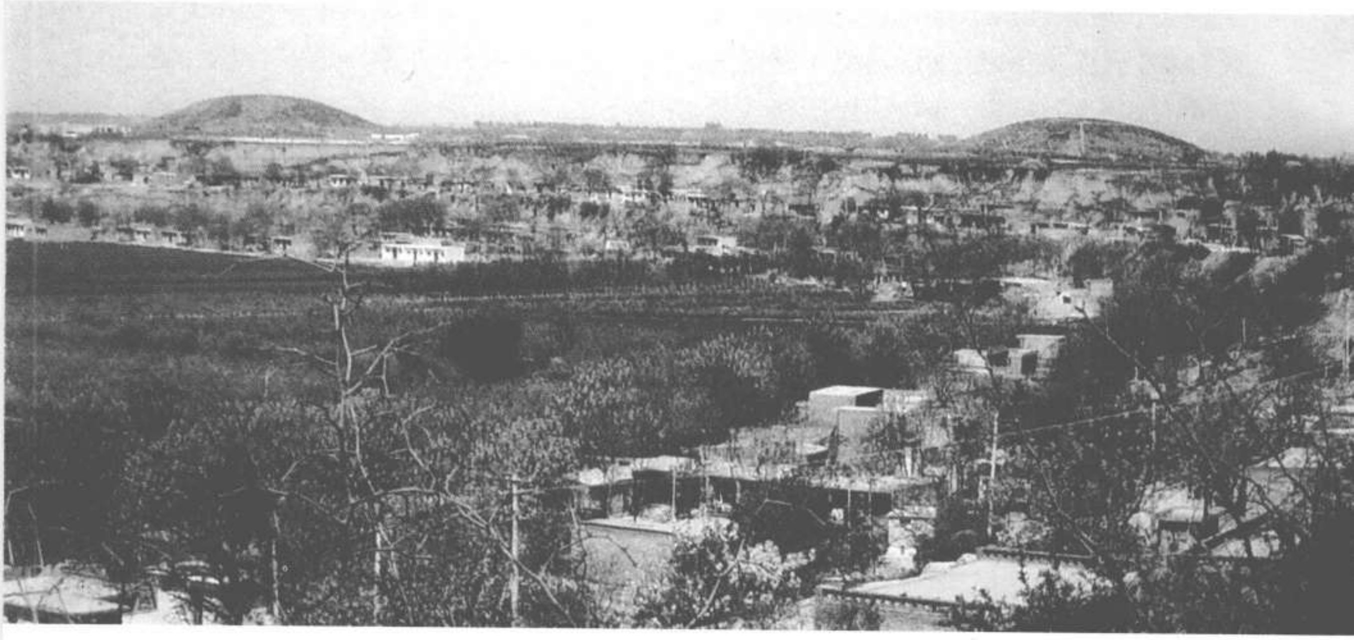
二、安陵及阳陵

去长陵东北约五里，更有东西并列之陵山二，即惠帝安陵及景帝阳陵。由长陵前往，为深渠所阻，须绕道原下始能到达。安陵在东，阳陵在西，相距约一里，陵前均有毕沅所立碑。其陵山以阳陵较大，陵基计长一五〇公尺，高二八公尺，二陵均为极整齐之正方锥形，陵垣四门遗迹均完存，附近汉代花纹砖瓦残片，俯拾即是。惟此二陵亦与长陵等相同，发生位置上之错误，亦详辨于后章。



※ 汉 惠帝安陵

※ 安陵石碑



※ 远眺咸阳原上汉阳陵

※ 汉 景帝阳陵

※ 阳陵前石碑

三、其他冢墓

除以上高祖吕后惠帝景帝四陵外，在此区内汉功臣后妃陪冢甚多，而确知其名者则无。仅据《东观汉记》云：“萧何墓在长陵东司马门道北百步。”《庙记》：“曹参冢在长陵旁道北近萧何冢。”《长安志》：“留侯墓与长陵相去五里”及《关中胜迹图志》：“赵王如意墓在吕后陵西。”《水经注》：“周勃及周亚夫冢均在长陵东。”“灞城西北有元帝傅昭仪墓”等。但因附近现有汉代大墓甚多，何为功臣，何为王子，何为宠姬，实已无从考证矣。

※ 汉 景帝王皇后(武帝之母)陵

※ 汉 景帝宠妃栗姬墓

※ 周勃墓或周亚夫墓（两墓均在长陵东，
今杨家湾村北原上，现一墓被平毁。）

丁、霸陵区

西汉十一帝，其陵在咸阳原上者占其九，仅文帝霸陵及宣帝杜陵在长安城之东南。此二陵不仅各据形势，且其位置毫无可疑，游访更属便利之至。故特详述二陵当日修筑及今日存在情形如下：

一、文帝霸陵

霸陵位于今西安城东二十里之白鹿原东坡，东临灞水，依山起陵，不另起坟，乃崇俭恤民之意。地在今灞桥南约三里，山陵高耸如金字塔，乃西汉帝陵中之别具风格者。

远望汉文帝霸陵（摄于40年代）

据《汉书·本纪》："后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岂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令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椁穿复土属将军武，赐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钱帛各有数，乙巳葬霸陵。"

《水经注·灞水条》：

"昔文帝居霸陵城北临厕，指新丰路示慎夫人曰：此走邯郸道也。因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呼，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蕠漆其间，岂可动哉！'释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文帝曰：'善'。"

"历白鹿原东，即灞川之西……谓之霸上，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陵上为池，池有四出道以泻水，在长安东南卅里。"

《汉书·刘向传》：

"成帝营昌陵，制度泰奢，光禄大夫刘向谏曰：昔孝文帝居霸陵北临厕，凄怆悲怀……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

《文献通考》卷百廿四：

"文帝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后七年帝崩，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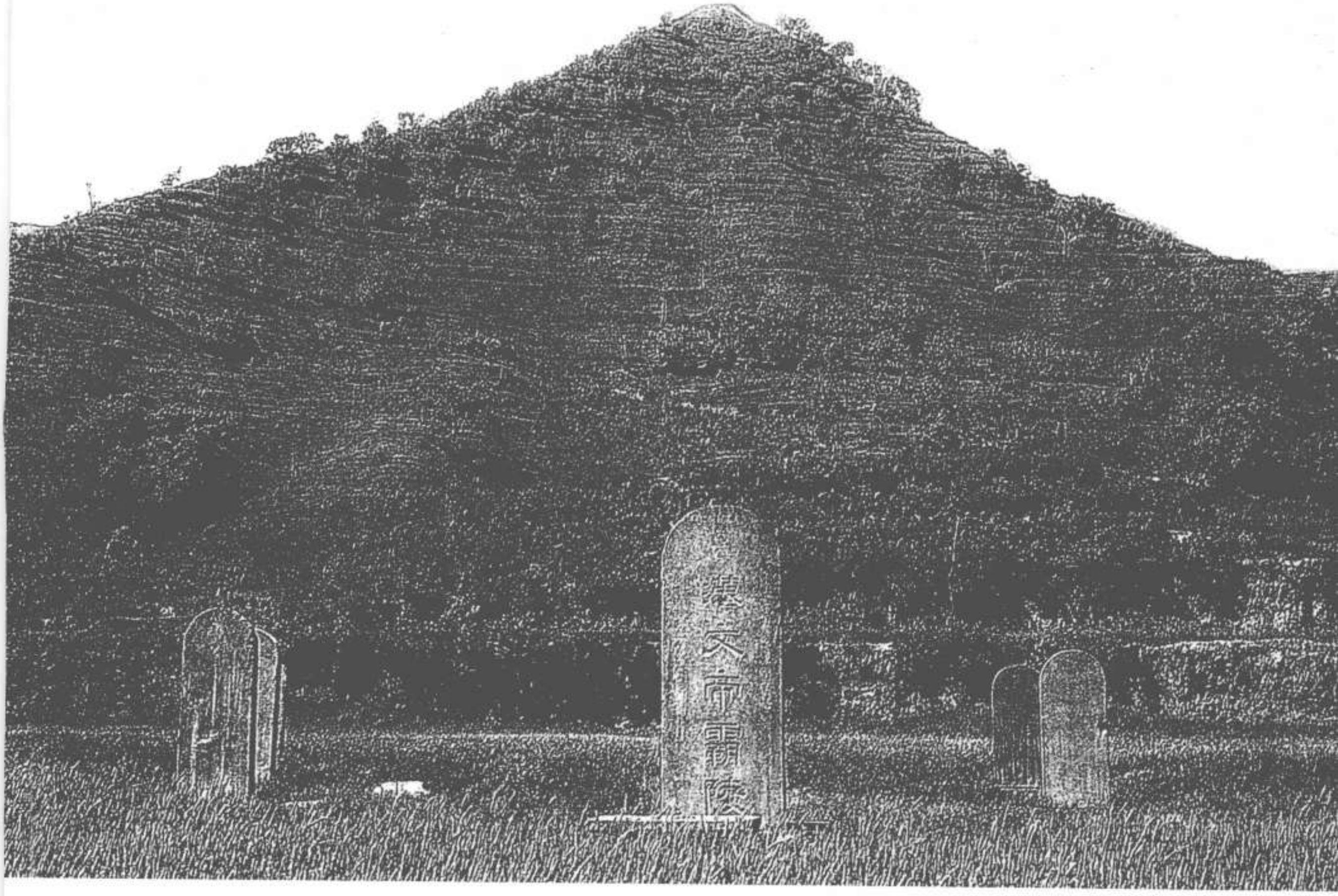
《三辅黄图》：

"文帝霸陵在长安城东，因山为藏，不复起坟，就其水名，因以为陵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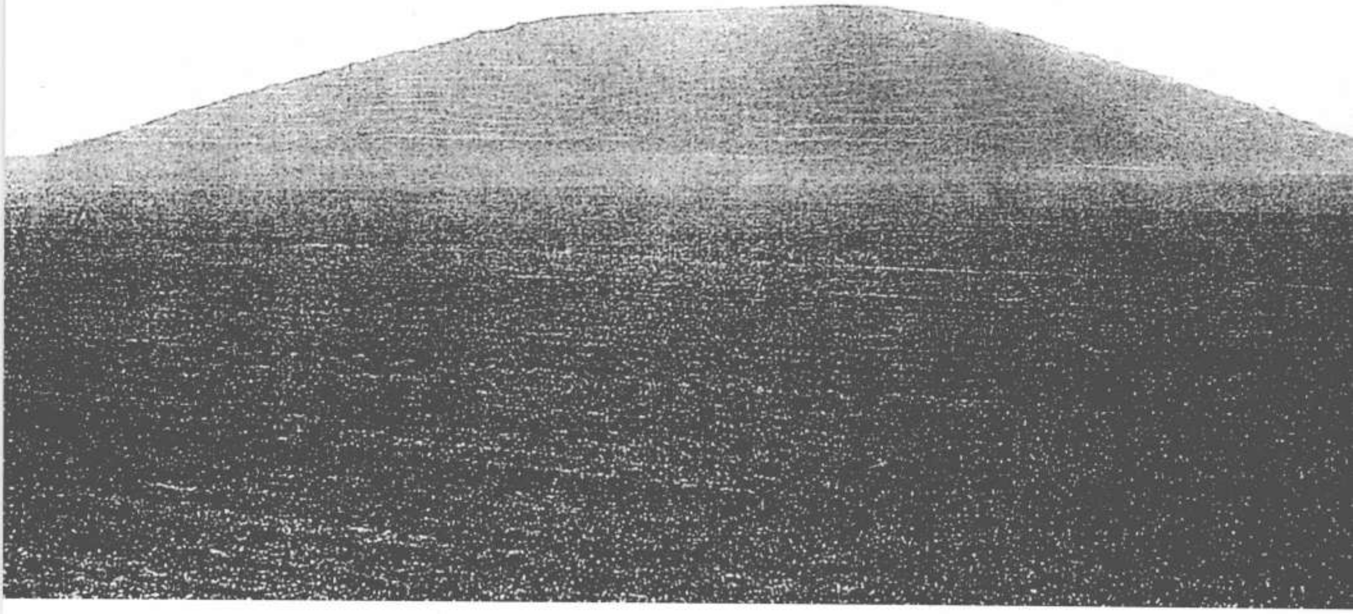
陵在今灞水西岸白鹿原之高阜处，矗瞰灞水，陵前五十公尺处，有古柏数株，树下立有毕沅刻"汉文帝霸陵"石碑。另有明清二代之祭文碑十数座，皆系记载祀典事迹者。原阜高约百余公尺，居高临下，与骊山遥遥相对。是霸陵既不劳民力修筑，而其形势之雄峻则远过于咸阳原上之诸汉陵。且汉陵多遭后人盗掘，惟霸陵独因埋藏之俭而免于祸，《后汉书·光武帝纪》：

"建武……二十六年……初作寿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意，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复，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

又据《汉书·外戚传》，文帝窦皇后合葬霸陵，但今遍觅附近，并无后陵遗址可见。



※ 霸陵及陵前石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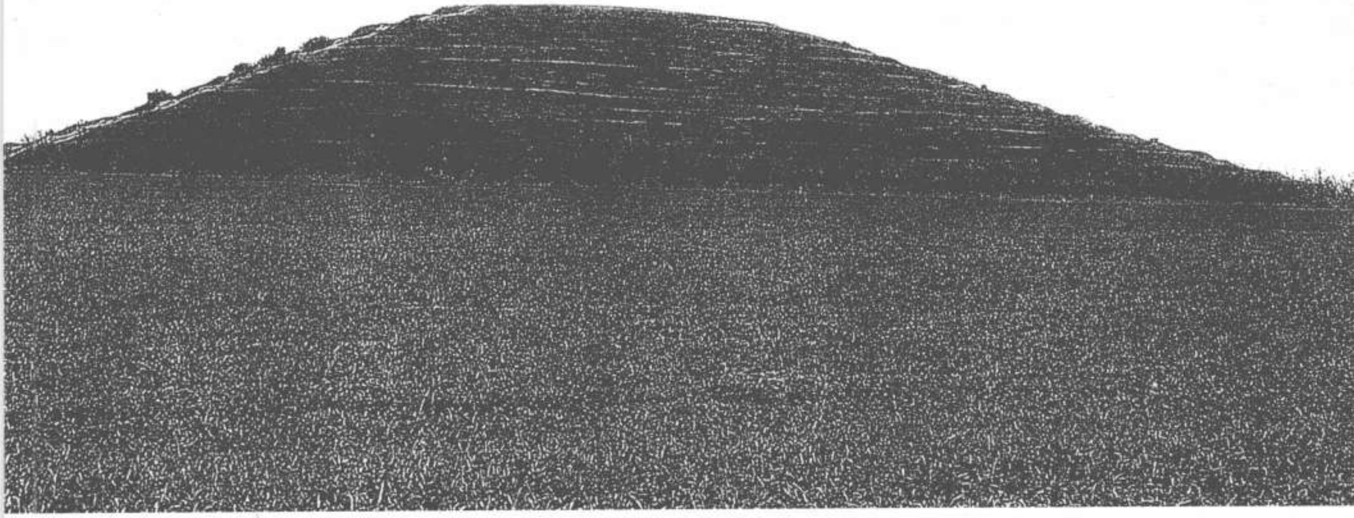
※ 窦皇后陵

二、薄太后陵

陵在霸陵之西南，亦称南陵。据于白鹿原之顶上，由西安城内，即可遥望见之。《汉书·外戚传》：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有诏内后宫，岁余不得幸……汉王心凄然怜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对曰：昨暮梦龙据妾胸。上曰：是贵征也，吾为汝成之。遂幸有身，岁中生文帝……自有子后希见，及高祖崩，诸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后皆幽之不得出。而薄姬以希见免……代王为皇帝，尊为皇太后……后文帝二岁孝景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吕后不令葬长陵，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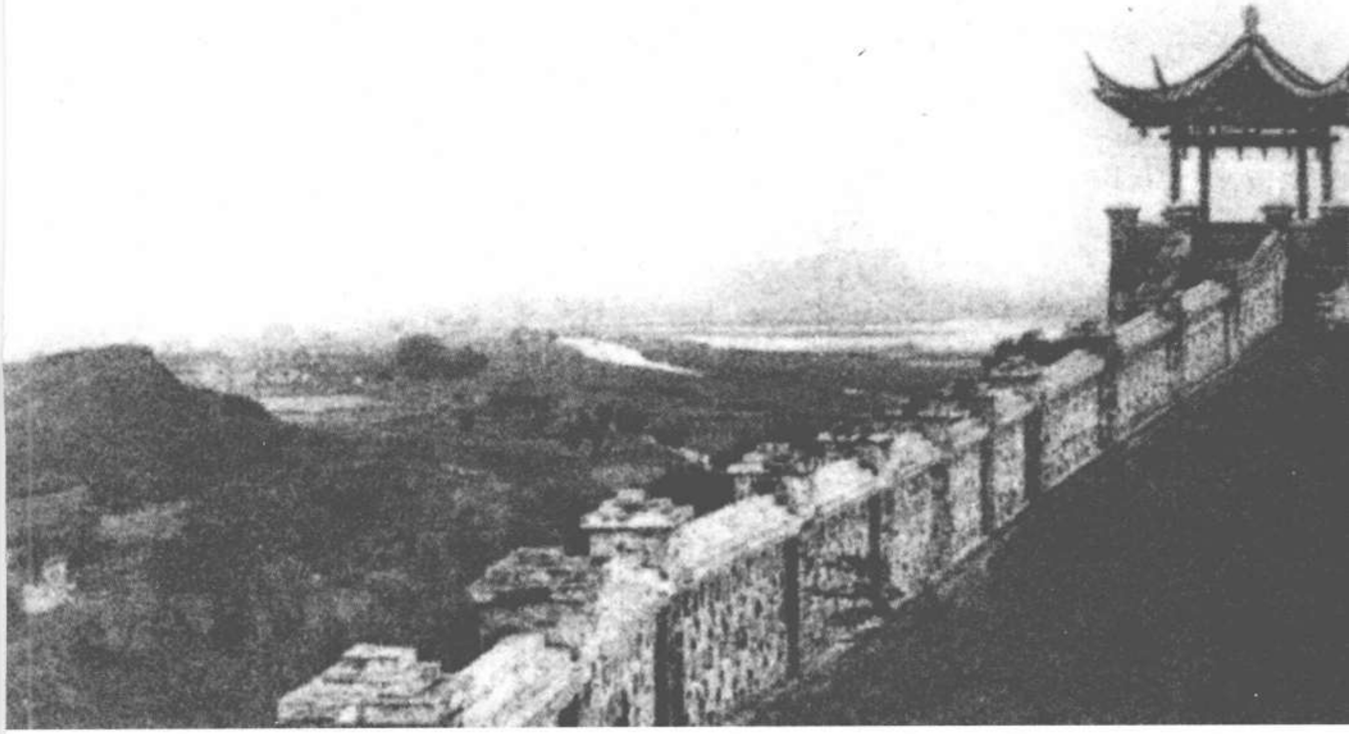
薄太后陵远较咸阳原上诸汉帝陵为小，且近圆锥形，高五丈许，陵前原有毕沅碑，现已仆毁。



※ 薄太后陵

三、韩信墓

淮阴侯韩信，本汉初三杰之一，但萧何张良均陪葬长陵，而韩信独葬于灞水岸之铜人原上。此或因信虽有功汉室而系被杀于吕后，故不得葬长陵区内，亦未可知。铜人原位于灞桥北约十里，即蓟子训与老人摩娑铜狄处，在今西安之东北。考韩信葬所各书均少记载，惟《关中胜迹图志》载：“韩信墓在长安故城东三十里新店，墓前有庙”。新店在今西安城东北二十五里，则离长安故城确属三十里。现墓前庙已不存，毕碑亦不见，墓为钝圆锥形，高约四丈，在灞陵可望见之。



※ 韩信墓外观

四、宣帝杜陵及其陪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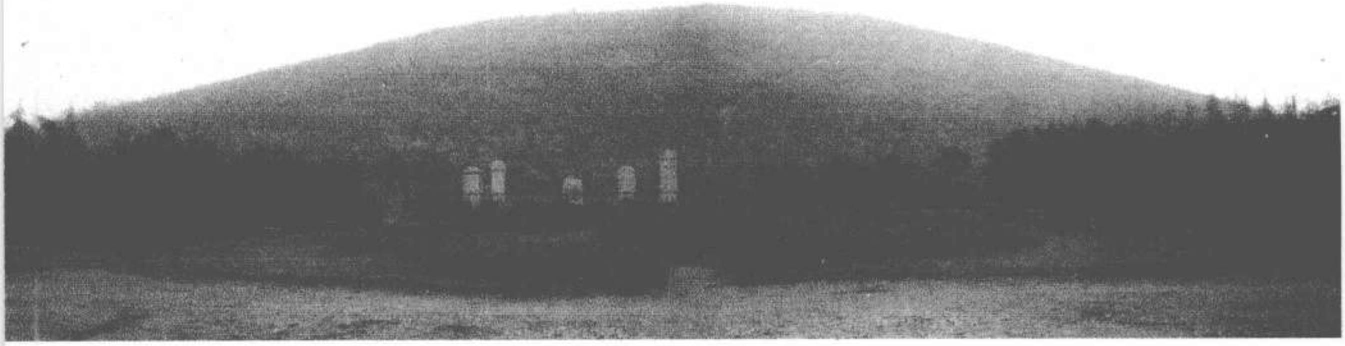
杜陵亦为远离咸阳原上汉陵群而独矗一地之陵寝。陵在今长安城东南灞水西岸之古杜县故址，《汉书•本纪》：

“帝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尤乐杜户之间，率常在下杜……”

是宣帝乃故营寿陵于其少年时游息驰骋之地，因对杜原有特别留恋，故选作葬地。《三辅黄图》亦称：“宣帝杜陵在长安城南，帝在民间时，好游户杜间，故葬此。”考宣帝杜陵所在之杜陵原，亦称鸿固原，在今西安东南二十里，地居古杜伯国之东约五里。杜伯国为周成王时之封邑，秦为杜县，汉曰下杜，宣帝既常游下杜，故当元康元年初作寿陵时，即以“杜东原上为陵，并于陵侧置杜县”矣。

陵高据于杜陵原之高坡，地势高阔，北倚长安，南对终南，东临浐灞二川，西眺关中平原。视界空朗，形势极佳。陵山为一规则之方锥形，与咸阳原之汉陵同一典型。陵地有二重墙垣，外墙距陵底一四三•六二公尺，长四六九公尺；内墙至陵底二五•一四公尺，长二三二•〇八公尺。陵基一七五公尺，陵高二九公尺，其南有毕沅立“汉宣帝杜陵”之石碑。据日人足立喜六之记载，清光绪末年，在此毕碑二侧，尚有明清两代之祭祀碑十一座，今则无一存在。在陵之北垣内，遗有阙门基址

之石础十座，石约一公尺见方，东西列为一直线，由其排列之形势推之，当为陵垣北门之门基石无疑。惟此类遗物，咸阳原上之九陵前均未见，颇为不解。陵垣四周，以北门址较显，附近遗有砖瓦残片甚多，可想见当日建筑之盛况。



※ 汉 宣帝杜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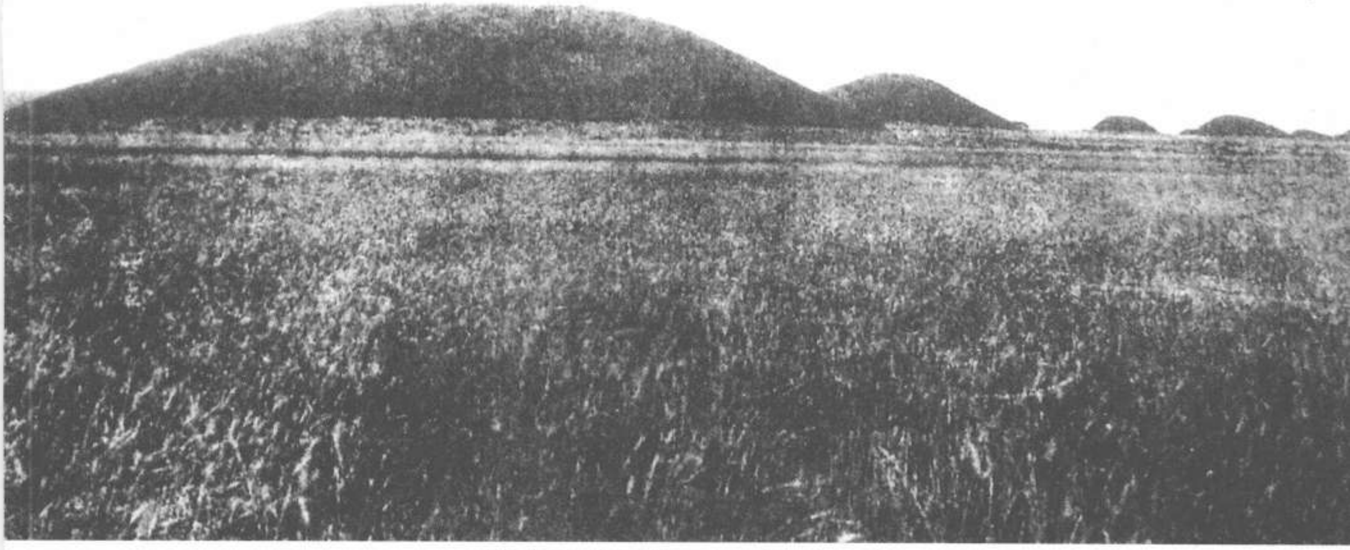
※ 杜陵前石碑

其陪冢甚多，最高大者为王皇后墓。

《长安志》："陵在高原上，即所谓鸿固原也。陵之制正方，据地六十亩。四面去陵十余步，皆有观阙基址。其东南数十步，又有一陵形制差小，皇后王氏之陵也。东陪葬数十冢，环拱森列，大小不等……"《汉书•外戚传》："孝宣王皇后，父奉光少时好斗鸡。宣帝在民间，数与奉光会，奉光有女年十余岁，每当适人所当适辄死，及宣帝即位，召入宫稍进为婕妤……霍皇后废后，上怜许太子早失母，几为霍氏所害，于是乃选后宫素谨慎而无子者，遂立王婕妤为后。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

为皇太后，成帝即位为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九年，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称东园（注：师古曰：虽同茔而别为坟，王后陵次宣帝陵东，故曰东园）”。

今杜陵东南约二百公尺处，有大冢。亦为整齐之方锥形，体积较杜陵为小，当即为王皇后陵，惟无毕沅碑，想已仆倒毁失。其东南不远，又有东西并列之大小陪冢二十余，其中稍大数冢，当为淮阳宪王张婕妤等之墓，其小者或为王子及贵人葬处。因功臣将相不能与陵山同列也。



※ 杜陵的陪葬冢（左为王皇后陵）

※ 王皇后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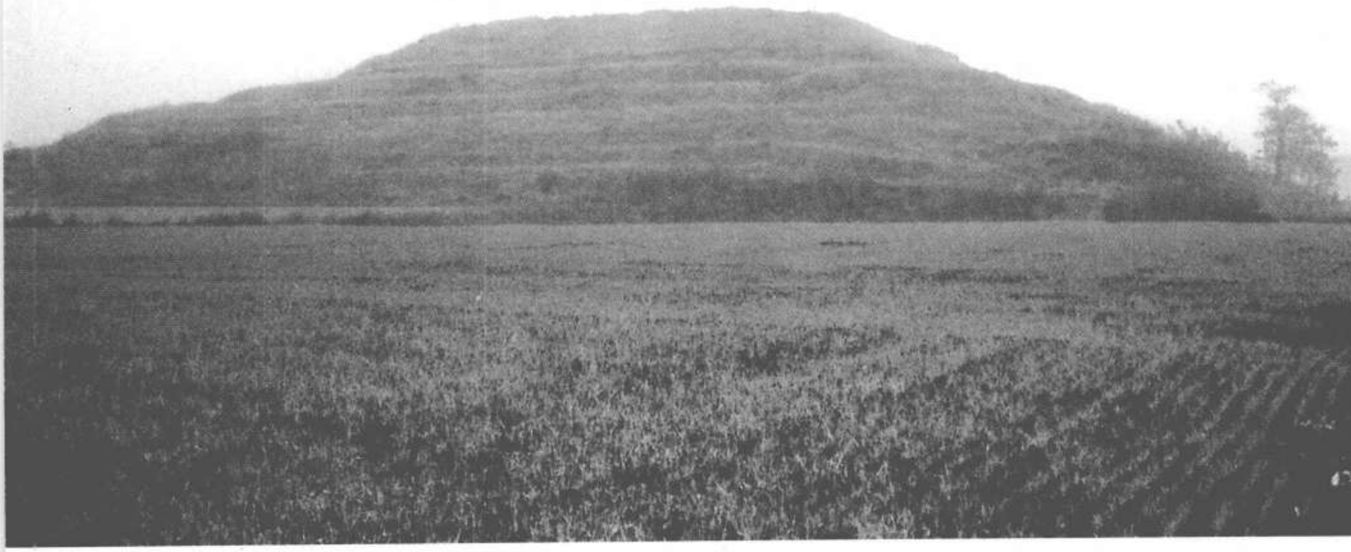
五、许后陵

许后为宣帝最初之皇后，乃元帝生母，被害于霍光之妻。其墓在杜陵南十五里少陵原上，亦称南园。考《汉书•外戚传》：

“宣帝幼时，养于掖庭，号皇曾孙，与许广汉同寺居……时广汉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卜相当大贵……遂与曾孙。一岁，生元帝，数月曾孙立为帝。平君为婕妤……公卿议更立皇后，皆心仪霍将军女，上乃诏求微时故剑，大臣知指，白立许婕妤为皇后……霍光夫人显欲贵其小女，道无从，明年许后当娠，女医淳于衍者，霍氏所爱……显因生心辟左右，曰将军素爱小女成君，欲奇贵之，愿以累少夫……今皇后当免身，可因投毒药去也。成君即得为皇后矣……衍良久曰，愿尽力。即棒附子赍入长定宫，皇后免身后，衍取附子……以饮皇后，有顷曰：我头岑岑也，药中得无有毒，对曰无有。遂加烦懑崩。”

“许后立三年而崩，谥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为杜陵南园（注：师古曰：即今之所谓少陵者，去杜陵十八里）。”

许后以微时相随，宣帝不忘故剑，于登基后立其为后，竟为霍氏所害，亦可哀矣。但霍光以盖世功勋，结果，其妻显及诸婿昆弟皆被诛灭夷族，即霍后虽立亦废，且终自杀，其原因皆由于弑许后事发，由此可知宣帝之于许后，实深爱宠，故特于寿陵旁觅一幽静之高原以为葬地。地临滈水上，位于终南山下，形势至佳。后人因许后葬此，陵墓较小，遂名此原为少陵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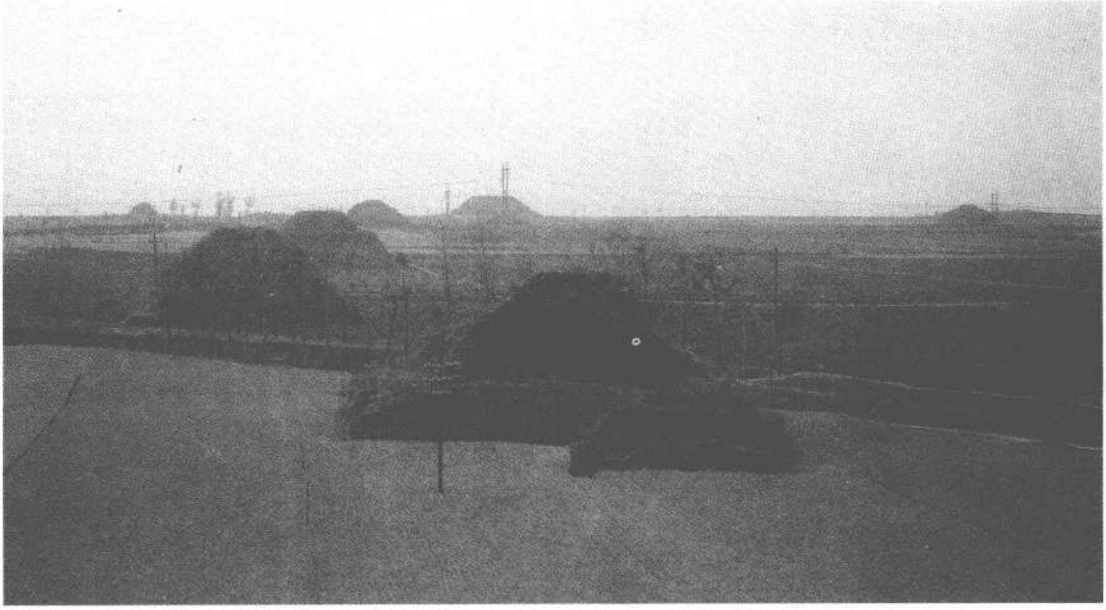


※ **许皇后陵**（位于今长安少陵原司马村南）

此外在灞水西岸，接近浐水处有汉武帝陈皇后墓。考陈皇后长公主嫖之女也。武帝得立为太子，长公主有功，故取主女为妃。及武帝即位，立为皇后。擅宠骄贵，十余年而无子。又因巫蛊，罢居长门宫，薨葬霸陵郎官亭东，现墓前无碑，但墓形修平，一望而知为汉家贵人冢。灞水呜咽流绕墓下，亦似墓中人之倾诉长门幽怨也。

（二）东汉陵墓

东汉定都洛阳，故东汉帝王陵墓均在洛阳之北邙。其功臣后妃自亦随葬该地。北邙自东周以来以迄唐，均为贵人等归骨之所，致北邙山上，古冢罗列如繁星。其盛况与咸阳之北邙（咸阳原古亦称北邙，见《西京杂记》）遥相媲美。前人诗："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云淡嵩邙高冢在"，"邙山隐见汉诸陵"，均为题咏北邙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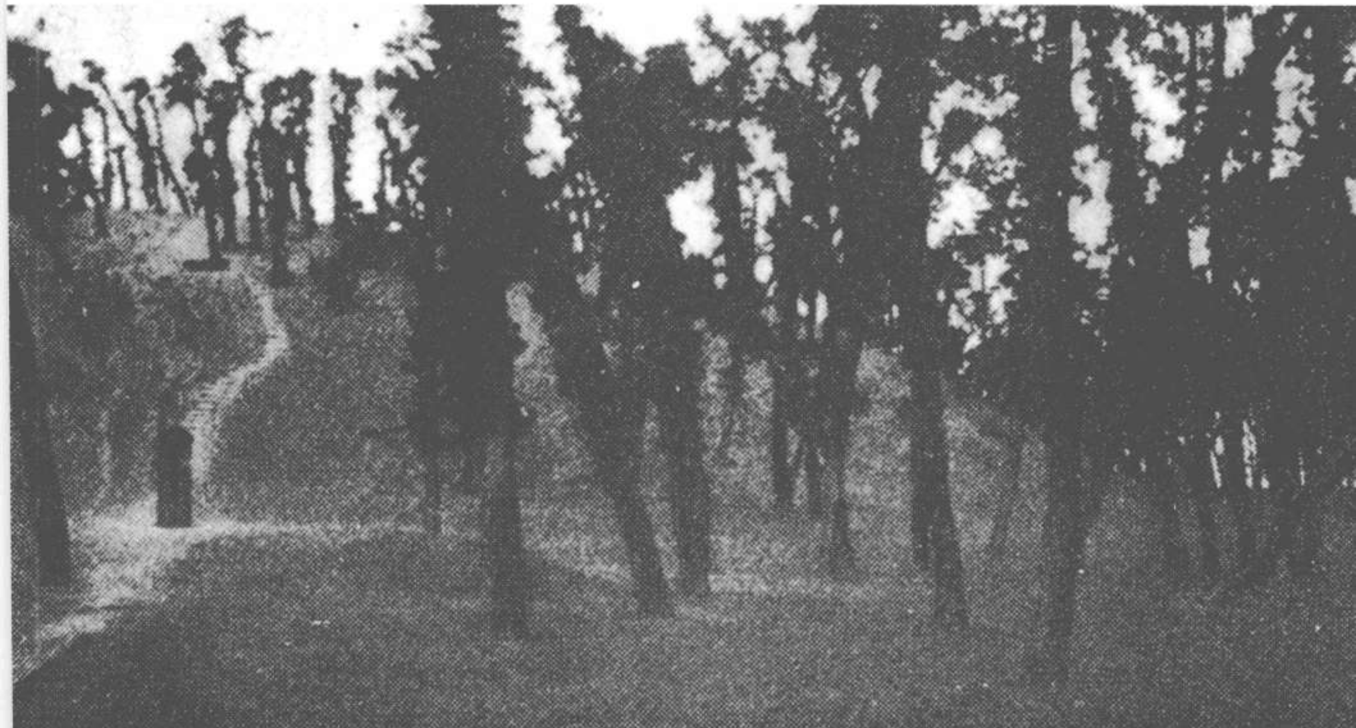


※ 洛阳北邙山东汉冢群一瞥

北邙山上各代陵墓虽多，然代有破坏，周汉陵毁于董卓吕布。魏晋之陵毁于永嘉之乱。后魏北周隋唐之墓，毁于安史黄巢。宋陵毁于辽金元之兵祸。降至明末，李自成陷洛阳，凡明以上之各代古墓均遭掘焚。仅有清三百年中，多所修葺，严禁续发。但至清末民初，又遭破坏，及民国十七八年，曾由地方官吏准许人民自由掘墓而课以苛税。此风既开，洛阳北邙自东周以降各代陵墓均蒙浩劫，而一无所存矣。

近年以来，洛阳古董业中有一种专以盗墓为职之人，累世父子相传，秘其法不示人。其法以特制长柄圆形铁铲一杖，钻地可及丈许，就挖出之土色及土质之松紧，可以验知其下是否为古墓，并是否有殉葬古物。据此等专业者对古墓外形之分辨，则谓汉唐以上古墓，多为圆锥形，宋墓多方锥形。曾有“宋方唐圆汉铺塌”之歌诀。所谓铺塌者，以年代久远，墓形已成钝锥形。四周平阔，墓之面积加大而高度低减。惟以理度之，西汉帝陵在关中者，犹早于洛阳汉陵，而迄今仍为极整齐修伟之方山，东汉建陵亦必遵行西汉旧制，何乃变成方圆不定之铺塌？此当因汉末变乱以后，西汉陵盗掘之次数较少，且土质坚固，民间又从未加以盗发，故能仍保持其原状，而东汉则屡遭毁掘，代无宁日，致形成今日之所谓铺塌矣。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洛阳汉墓，仅帝陵因规模较大而尚可辨识外，其余将相后妃陪冢，则一概湮没殆尽。即偶有二三，在未能以科学方法发掘保存以前，亦不能断定为某人之墓室。且即帝陵虽有辨识，亦仅凭清乾隆初年洛阳知事龚松林氏个人之考访，少有其他金石碑碣以为旁证。因各陵现在之方位距离，与《汉书·世纪》之记载颇有出入，今在未能详研考证之前，对东汉各陵仅能做一假定。兹依照各陵方位，由东至西，略记其现状如下：



※ 东汉 光武帝原陵

一、光武原陵

※ 原陵前石碑

陵在今洛阳东北四十五里，地处北邙山之东段，属孟津县境。陵前有庙，古柏参天。庙为明清二代所修整者，惟陵山形制甚小。《后汉书•光武本纪》：

“建武……二十六年……初作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复，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波池裁令流水而已。”

如此，故其陵山远不及西汉帝陵之高耸宏伟，惟陵园规模甚大。据《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载：

“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虡皆在周垣内。堤封田十二顷五十七亩八十五步。《帝王世纪》曰在临平亭之南，西望平阴，东南去洛阳十五里。”

现实测陵高约十四公尺，合汉建初尺约六丈三尺。是虽经后人修筑，而高度并未增加，惟陵基之面积则加大甚多，此乃因筑陵土属沙质，经千余年来人为及天然之摧损所致。至原陵方位，依《帝王世纪》所载，当指汉洛阳城而言，其故城在今洛阳东卅五里，而原陵在城西北十五里，则与今日距洛阳之方位里数，颇相符合。再据《后汉书•明帝纪》：

“中元二年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注：原陵在临平亭东南，去洛阳十五里）。”

则原陵位于洛阳故城之北或西北，故离今洛阳计四十五里。

二、明帝显节陵

陵在今洛阳县城之东北三十五里平乐村之北，陵山较原陵为大，惟据《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

“明帝显节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虡在

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堤封田七十四顷五亩。《帝王世纪》曰：故富寿亭也，西北去洛阳三十七里。”

如此则显节陵应在洛阳故城之东南方，又据《后汉书·王符传·浮侈篇》：

“文帝葬芷阳，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玉，不起山陵。”

是明言明帝葬于洛水之南，即洛阳故城东南，清龚松林氏认为显节陵在西北，不知何故。且此陵大于一切东汉帝陵，亦与明帝俭约之志不合，《后汉书·明帝本纪》：

“帝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无得起坟，万年之后扫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过百日惟四时设奠，置吏卒数人，供洒扫，勿开修道，有所兴作者，以擅议宗庙法从事。”

“永平十二年……诏曰，昔曾闵奉亲尽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志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

以明帝如此贤明之禁令厚葬，其自营寿陵，必极尽俭陋。乃今之显节陵陵山之高达十六公尺，反大于诸陵，于理殊有不合。颇疑今所指之显节陵并非明帝葬地，而为东汉另一帝陵。但在今日洛水之南，细察亦未发现类似帝陵者，岂明帝果心仪文帝山陵俭约之美，而亦自营寿陵于伊水岸崖，仅依山水而封其石椁耶。

※ **东汉 明帝显节陵**（俗称大汉冢）

三、章帝敬陵

敬陵位于今显节陵之东北一里，陵较显节陵为小，高十五公尺，合汉尺六十七尺，此与《礼仪志》注所引《古今注》之记载，颇相符合。《古今注》：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虡在行马内……堤封田二十五顷五十五亩，《帝王世纪》曰：在洛阳东南去洛阳三十九里。”

今日敬陵之方位，居洛阳故城之西北，而非东南，如谓东南去洛阳三十九里则适相符合，按之事实，当确系如此。因在洛阳故城东南，为洛伊二水并流处，不宜起陵。而北邙山则为历代佳城所在，除非系不起山陵，效显节陵之就水岸藏椁者外，则决无舍北邙而葬于伊水之理。

※ 东汉 章帝敬陵（俗称二汉冢）

四、和帝慎陵

慎陵又在敬陵之东北约二里，距今洛阳城四十里，距汉洛阳故城亦为四十里。《后汉书•礼仪志》引《古今注》：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锺虡在行马内……堤封田三十一顷二十亩二百步，《帝王世纪》曰：在洛阳东南，去洛阳四十一里。"

此方向之解释，与敬陵有同样情形。慎陵陵山实测高十四公尺，合汉尺约六十一尺，此与《古今注》之记载高十丈者不甚相符，不敢确信其真为和帝葬地。惟据乡民呼显节陵为大汉冢，称敬陵为二汉冢，而称此慎陵为三汉冢，则又似可信。据云三陵陵前均有清乾隆初年洛阳知事龚松林所立碑，惟今已早毁失无有矣。

※ 东汉 和帝慎陵（俗称三汉冢）

五、殇帝康陵

《后汉书•礼仪志》引《古今注》：

"殇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马四出……堤封田十三顷十九亩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纪》曰：高五丈四尺，去洛阳四十八里。"而《后汉书•安帝纪》注："康陵坟在慎陵茔中，庚地高五丈五尺周二百八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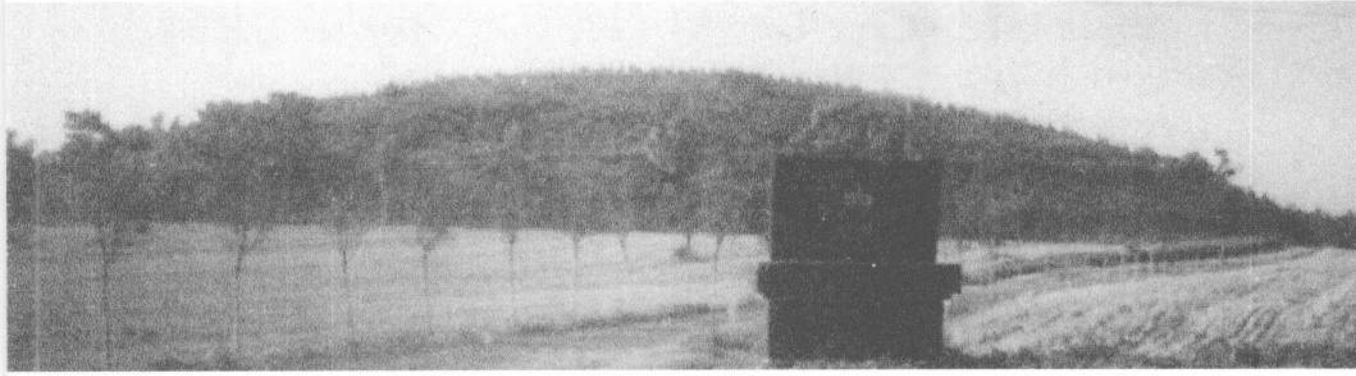
如此则康陵应在慎陵旁，惟今日在慎陵茔域内并不见另有丘垅，或系屡经掘发，早已湮失，亦未可知。因殇帝乃和帝少子，继和帝承皇位时仅诞生百余日，且在位八月即夭，自无营寿陵之机会，陵之规模亦自低小，其早湮没，实情理中事。

六、安帝恭陵及恭愍皇后墓

恭陵在今洛阳城东北廿五里，地名蟠龙冢村，陵高十五公尺，合汉尺六十五尺。惟陵基面积甚大，长达百廿二公尺。据《礼仪志》引《古今注》：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堤封田十四顷五十六亩。《帝王世纪》曰：高十一丈，在洛阳西北，去洛阳十五里。”

而《后汉书·安帝纪》注：“恭陵在今洛阳东北二十七里”，是恭陵之实际所在，与记载颇为符合。其面积之大，疑系陵山原高，经历代掘发及自然之毁蚀而低向扩展而成者。



※ 东汉 安帝恭陵

在恭陵之北，约半里处有一巨冢，一般人通称为李氏陵，实即顺帝生母恭皇后之葬所。考《后汉书·后妃纪》：

“安思阎皇后……有才色，元初元年，选入掖庭，甚见宠爱，为贵人，二年立为皇后。后专房妒忌，帝幸宫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鸩杀李氏……皇子保废为济阴王。四年春，帝幸章陵道疾崩于叶县……立济阴王，是为顺帝……帝母李氏瘗在洛阳城北，帝初不知，莫敢以闻。及太后崩，左右白之，帝感悟发哀，亲到瘗所，更以礼殡，上尊谥曰恭愍皇后，葬恭陵北。”同书谓阎皇后亦陪葬恭陵，但今日阎墓已失，独李墓尚在，亦天道好善耶。

七、桓帝宣陵

恭陵北五里，更有大陵一。据《洛阳县志》之记载，则为桓帝之宣陵，陵山与恭陵相类，惟地势较为高敞。《汉书·礼仪志》引《古今注》：

“桓帝宣陵，《帝王世纪》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洛阳东南，去洛阳三十里。”

现此陵在洛阳故城之西北，如“东南去洛阳三十里”，则实甚符合，惟陵前无一碑碣足资佐证耳。

八、质帝静陵

在今洛阳城东三十里隋李密城故址处，有方冢一。形制甚小，据《洛阳县志》载称系汉质帝静陵。《礼仪志》引《古今注》：

“质帝静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堤封田十二顷五十四亩，因寝为庙，《帝王世纪》曰在洛阳东，去洛阳三十二里。”而《汉书·桓帝纪》注称“静陵在洛阳东南三十里”。如此则此墓是否质帝墓地，殊不可信。且冢形与其他汉陵颇不相类，且其地与汉故城不远，决不致舍北邙而葬此。考质帝为章帝玄孙，由顺帝皇后梁氏与其兄冀定策迎立，在位仅一年，即为大将军梁冀鸩弑。而继质帝之桓帝，仍为梁氏所议立。如此则对质帝之葬，必极简陋而易于湮没。故今日静陵究在何处，实已失考。

九、灵帝文陵

在今洛阳城之西北约十五里处，有地名冢头村，村附近有巨冢十余。据龚松林之考证，其中之三为三汉陵，而其中最大者为灵帝文陵，陵在村北约五里，距今洛阳城廿里。《礼仪志》引《古今注》：

“灵帝文陵，《帝王世纪》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洛阳西北，去洛阳二十里。”

此所记之里程方位，与今之洛阳城颇相符合，惟《帝王世纪》为晋人所撰，其时尚无今城，是其记载又有疑问。此文陵陵丘，位于原之高处，远望之殊觉高峻，陵高二十二公尺，合汉尺九丈六尺，则与高十二丈之记载，又有出入。

考灵帝为东汉末年之帝王，无善可述。惟于熹平中诏刻五经文字，即世所称之熹平石经，为汉中郎蔡邕所书，乃汉隶体之标准书法，为世所珍重，对中国文化上颇有贡献。

※ 东汉 灵帝文陵

十、顺帝宪陵

宪陵在文陵南约五里，陵前有龚松林所立“汉顺帝宪陵”碑，今犹屹立无恙。但就宪陵所在地与《古今注》所记亦有出入。《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

“顺帝宪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堤封田十八顷十九亩三十步。《帝王世纪》曰：在洛阳西北，去洛阳十五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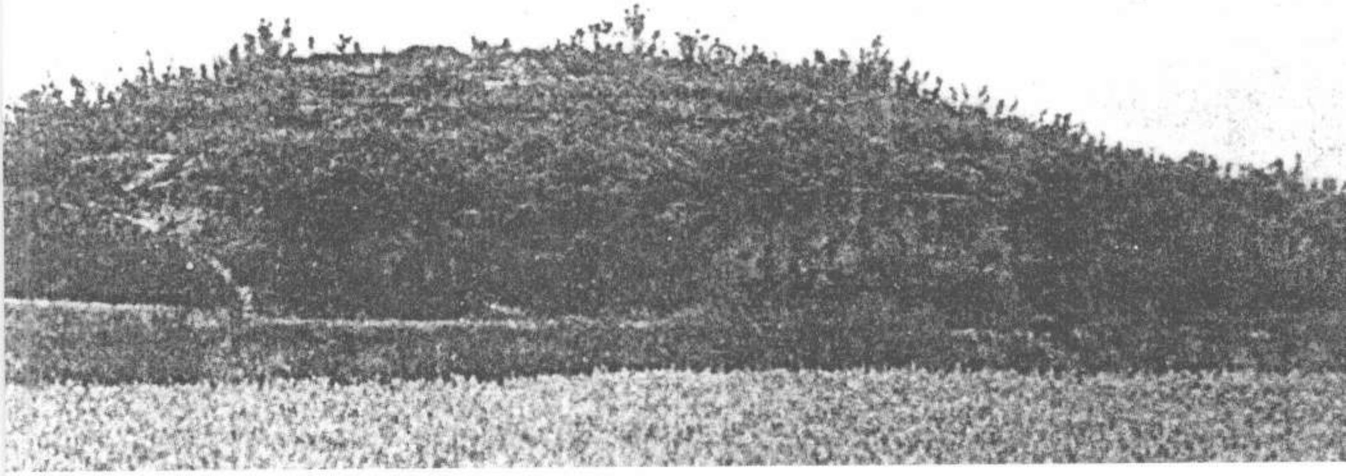
如以今日洛阳城之方位计之，则相符合。否则宪陵应在今洛阳城之东北，而非西北。今此宪陵陵山颇小，高仅十三公尺，考之《后汉书•顺帝本纪》：

“建康元年……八月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时年三十。遗诏毋起寝庙，殓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是顺帝亦为崇尚俭德之君主，其陵山营筑特小，非无故也。

※ 东汉 顺帝宪陵（其右为冲帝怀陵）

十一、冲帝怀陵

怀陵在宪陵之东南约半里，其陵山之形制，更小于宪陵。据《洛阳县志》载：“怀陵在宪陵茔内，如康陵故事。”考冲帝乃顺帝幼子，年二岁即继顺帝即帝位，在位仅四月即夭折，其情形同殇帝，其葬于顺帝茔域之内，实意中事。



※ 东汉 冲帝怀陵

以上为洛阳北邙山上之东汉十一帝陵大致情形，其中除殇帝康陵已湮没，明帝显节陵与质帝静陵因所在地及大小不相符合外，其他九陵均与《帝王世纪》所载之方位大致相同。惟所可遗憾者乃缺少任何金石方面之佐证。即清代龚松林氏所立之墓碑，亦十九倒仆，故今日吾人做东汉帝陵之探访工作，亦仅能一方面参照各种册籍，以作此假定耳。

十二、献帝禅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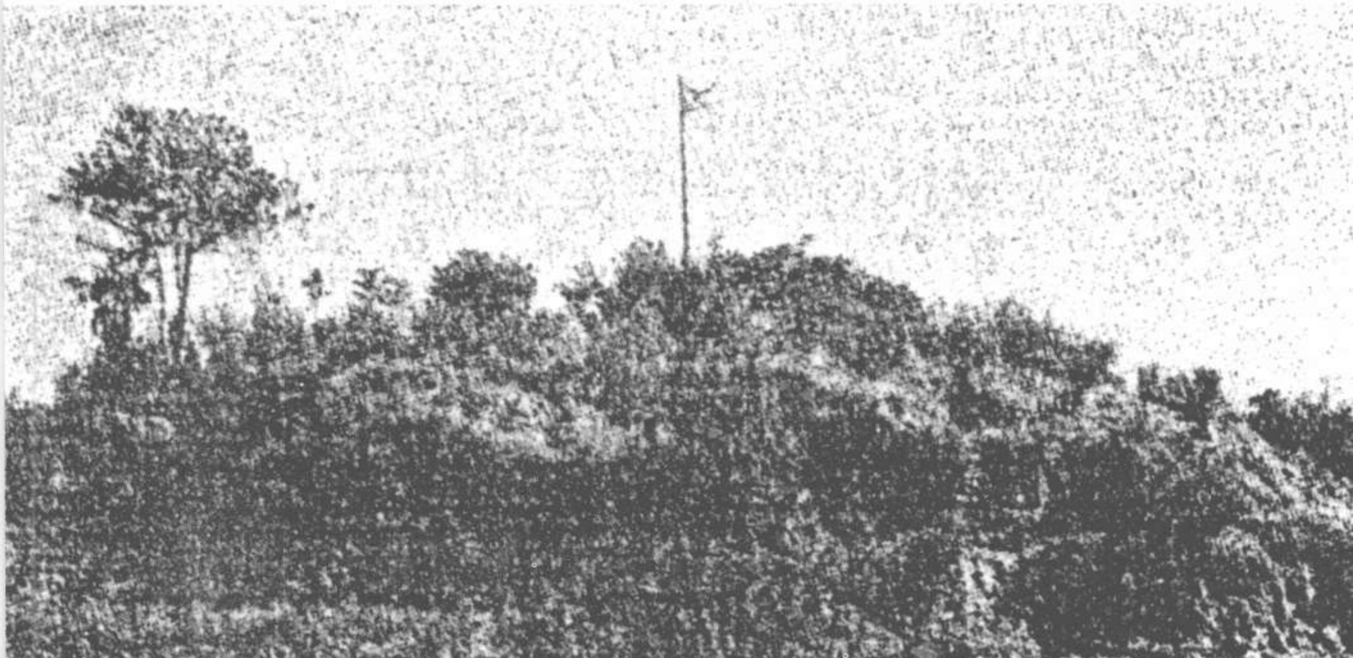
“献帝为东汉最末之君主，初被劫于董卓，继被逼于曹操，终致逊位于魏，受封为山阳公，徙居于山阳之浊城。地在今河南修武县东北，逝于魏青龙二年，据《后汉书·本纪》注引《帝王世纪》：

“禅陵在浊城西北十里，在今怀州修武县北二十五里，陵高二丈，周回二百步，刘澄之地纪云：以汉禅魏，故以名焉。”又《汉书·礼仪志》引《帝王世纪》：

“献帝禅陵不起坟，深五丈，前堂方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角广六尺，在河南山阳之浊城。

西北去浊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去怀陵一百十里，去山阳五十里，南去洛阳三百一十里。”

是禅陵乃东汉帝陵之惟一不在洛阳者。著者以故未克亲赴其地踏查，亦因两汉四百余年之历史，至献帝已告结束。自高祖长陵起，直至桓灵各墓前，帝室盛衰，前朝兴亡，实为感慨至深，余此亡国末君之墓，遥为凭吊，亦志其余哀云耳。



※ 东汉 献帝禅陵

第四章
咸阳原上西汉帝陵正误

陕西咸阳原位于渭水北岸，地接秦之咸阳与汉之长安，故秦汉以来帝王将相多以此为归骨之所。西汉十一帝，即有九帝葬于原上。惟自汉末以迄宋初之千年间，原上墓冢曾经多次之盗发掘毁，《后汉书·光武纪》：

"建武二年春正月……赤眉焚西京宫室，发掘园陵。"

又《魏书·文帝纪》：

"……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

然此犹仅为蜀汉以前之事，此后经过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长安故都历遭兵乱。其显著者如西晋建兴四年汉刘曜之陷长安，东晋永和七年秦苻坚之陷长安，唐至德元年安禄山之攻长安，广明元年黄巢之占长安，及乾宁三年李茂贞之犯长安。不仅宫室被焚，近在咫尺之陵墓亦必遭掘发。所有当日之金石遗物已一无可考。沧桑变化，不堪收拾。宋太祖立国后，对前代帝王陵墓始又有修整之议，并正名立石。但以当时戎马仓促，朝廷未安，仅遣使按址行之，因此难免求诸村竖道路之口，未深加考证。且长安咸阳二城址，历秦汉唐宋多有迁徙。如依册籍所载各陵之方位里数，每易错误。何况自宋辽金以后，宋代碑石又已不存，以致近代方志对各帝陵之方位距离，难免有东西错置张冠李戴之处。既成定案，人多习而不察，少有变章骇俗之士出而为之纠正。其谬误一如今日之周文武王陵，虽公认其误，但每年仍由政府派大员扫祭，绝未见有肯毅然加以改正者。

关于西汉帝陵之方位，如依据较古之史册记载，如《汉书》、《三辅黄图》、《水经注》及《元和郡县志》等，即不难索得其真实之所在。今日陵前所存碑石，最早者仅为明代，且十不存一。现在唯一可资辨识者，即清乾隆间陕西巡抚毕沅令各县知事代立之石碑。因时间甚近尚完存，前章汉陵探查纪实亦系依毕碑所指为据者，但其在咸阳原上九陵前所植之碑，除武帝茂陵与成帝延陵确为其原墓外，其外七陵均互相错植，著者于实地考察及参照册籍后，仍按照前列四区，分别加以考证并订正如下：

甲、茂陵区内义康二陵之误置

茂陵区内之哀帝义陵与平帝康陵，如依照《汉书》注、《三辅黄图》及《元和郡县志》所载之里程距离及《水经注》所载之东西顺序，则平帝康陵当为昭帝平陵之误。而哀帝义陵，当为茂陵或平陵之后妃将相陪冢。兹依据：

1、《水经注·渭水条》：

"渭水又东会成国故渠……东径汉武帝茂陵南，陵西北一里，即李夫人冢……故渠又东径姜原北渠，北有汉昭帝陵，东南去长安七十里，又东径平陵县故城南，又东径汉大将军魏其侯窦婴冢南。又东径成帝延陵南，陵东北五里，即平帝康陵。故渠又东径渭陵南……又东径哀帝义陵南，又东径惠帝安陵南。"

2、《汉书·本纪》臣瓒注：

“义陵在扶风，去长安四十六里……康陵在长安北六十里，平陵在长安西北七十里。”

3、《三辅黄图》：

“哀帝义陵在扶风渭城西北原上，去长安四十六里，平帝康陵在长安北六十里兴平原口，昭帝平陵在长安西北七十里，去茂陵十里。”

4、《元和郡县志》：

“哀帝义陵在县北八里，平帝康陵在县西北九里，昭帝平陵在县西北廿里（按志中所指之县，为唐之咸阳县，即今之渭城湾）。”

依据以上各记载，今之康陵按《水经注》之顺序，《三辅黄图》所载距茂陵之里数，及《元和郡县志》平陵距唐咸阳之里数，则实为昭帝平陵无疑。推究此二陵误置之由来，盖为宋敏求《长安志》所记，考《长安志》卷十三《咸阳县志》载：

“哀帝义陵在县西八里，平帝康陵在县西廿五里，昭帝平陵在县东北十三里。”

此处所指之县自是咸阳县。姑不论其所指是否唐之咸阳，而记义陵谓在县西八里，康陵则为廿五里。今之义康二陵相距实不及一里，同距今咸阳城十五里，又昭帝平陵是在今咸阳县之东北而唐咸阳之西北，实与事实不相符合，反令后人无所适从而有循误。考由朝廷表彰先贤帝王陵墓乃始于北宋之初。在宋以前，因唐末五代之乱，典章文物十失八九，咸阳原上之垒垒荒陵早已无人过问。宋太祖巧谋夺国，假饰仁义，对前代帝王陵墓一一遣使修庙致祭。当时由使者匆匆访问，置以碑石，其有错误亦为意料中事。且由昭帝平陵误为平帝陵更属可能。此正与今日咸阳原之秦惠文悼武王墓，误为周文王周武王陵同一原因。相沿成俗已不加更正，惟从事于史迹之考证工作者，则应详加考订并为辨正耳。

乙、延陵区内平渭两陵之误置及哀帝义陵之所在

此区域内之元帝渭陵与昭帝平陵，一在周陵之东南，延陵之正东，一在周陵之西南，延陵之东北。前在茂陵区内之平帝康陵既系昭帝平陵之误，而哀帝义陵亦为误置。则此康义二陵亦应在他处无疑，依《水经注》所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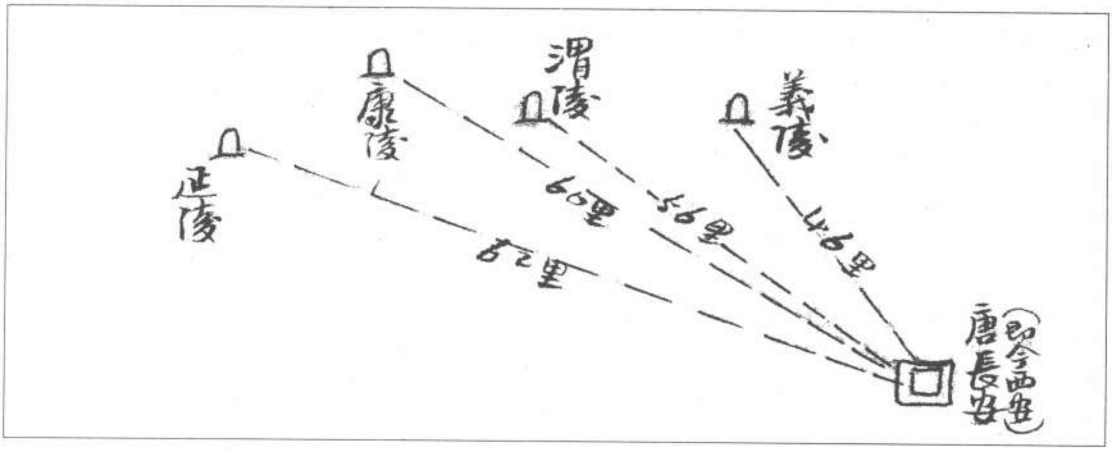
“故渠又东径成帝延陵南，陵东北五里，即平帝康陵也。故渠又东径渭陵南……又东径哀帝义陵南。”

如此以延陵为中心，则延陵之东北之元帝渭陵实为平帝康陵。而元帝渭陵应在延陵正东，即今昭帝平陵所在处。哀帝义陵则更在渭陵之东，又《汉书》臣瓒注：

“成帝延陵在扶风，去长安六十二里，平帝康陵在长安北六十里，元帝渭陵在

长安北五十六里，哀帝义陵在扶风，去长安四十六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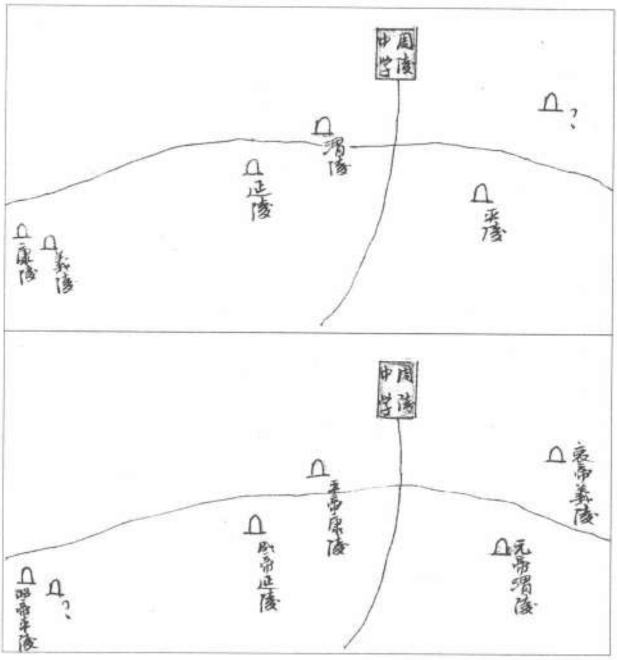
依照此所记之里数距离，其由西而东之顺序，亦应为延陵、康陵、渭陵、义陵，如下图所示者：



延康渭义四陵距离长安里程图

又哀帝义陵既应在元帝渭陵之东，今渭陵东北五里处有一巨冢。其形制同其他汉帝陵，村人俗呼为阳陵。而景帝阳陵绝不在此，致一般人多断为隋恭帝陵。因《隋书》：“炀帝幸扬州，留代王侑（恭帝）守长安，李渊起兵攻破之，执代王侑，饮以鸩毒。”当时为掩人耳目，以帝礼葬于咸阳北原，故人多疑此为阳陵，乃隋恭帝冢。但并无任何确证，而今依《水经注》及《汉书》注所记，则此冢实为哀帝义陵。且《元和郡县志》亦谓：“哀帝义陵在县北八里”，如以唐咸阳城计之，此陵适在其北八里，更可证其为义陵无疑。兹为易于明了此二区域内各陵之正误情形，特绘图如下：

附图：平渭义康陵位置图（见右图）



上：清毕沅立碑所定之各陵位置图
下：考证后各陵真实位置图

丙、长陵区内长安阳三陵之误置

咸阳原上之汉陵，茂陵区内有茂陵无误，延陵区内有延陵无误。而长陵区内三陵竟全部误置，实为遗憾。昔日人足立喜六氏实地踏查时，即已对今之高祖长陵发生疑问。阎文儒氏著《西京胜迹考》，对此三陵亦有所辨正。陈子怡氏之《咸阳原上汉帝诸陵考》（载《西京访古丛稿》），对各汉陵之误置考订尤详。诸人主要之依据亦即为《水经注》及《汉书》注等书对各陵方位顺序之记载。关于长陵安陵及阳陵之东西误置，其可索得考证者，即：

1、郦道元《水经注·渭水条》：

"……成国故渠又东径渭陵南……又东径哀帝义陵南，又东径惠帝安陵南，陵北有安陵县故城。"《地理志》曰："惠帝置……王莽之嘉平也……又东径长陵南……又东径丞相周勃冢南，冢北有亚夫冢……又东南径景帝阳陵南，又东南注于渭，今无水。"

2、《汉书·地理志》：

"左凤翔长陵县，高帝置……莽曰长平，阳陵县故弋阳，景帝更名，莽曰渭阳。"

"右扶风安陵县，惠帝置……莽曰嘉平。"

3、《汉书本纪》臣瓒注：

"长陵在长安北四十里，安陵在长安北卅五里，阳陵在长安北四十五里。"

4、《史记·集解汉本纪》皇甫谧注：

"长陵山东西广百廿丈，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长安卅五里，安陵去长陵十里，去长安卅五里。阳陵山方百廿步，高十四丈，去长安四十五里。"

5、《三辅黄图》：

"高祖长陵在渭水北，去长安卅五里，惠帝安陵去长陵五里，在长安北卅五里，景帝阳陵在长安东北四十五里。"

6、《史记·正义》引《括地志》：

"汉高祖长陵在县东卅里，景帝阳陵在县东四十里。"

7、《元和郡县志》：

"安陵故城在咸阳县东廿里，阳陵在咸阳县东四十里。"

8、《太平寰宇记》：

"汉高祖长陵在县东卅里，惠帝安陵在县东北廿里，景帝阳陵在县东四十里。"

以上所列举1至5为由唐长安至三陵之方位距离，6至8为由唐咸阳城至三陵之方位距离。再证以《水经注》上由西而东之顺序，及《地理志》左凤翔与右扶风之分界（长陵以北属左凤翔，渭城以西属右扶风）。则显然证明此三陵之位置，

惠帝安陵最西，距长安近距咸阳亦近，景帝阳陵在东，距长安远距咸阳亦远。而高祖长陵，则应居于安阳二陵之中间。此为由各记载归纳之结果，绝无疑异者（由长安看三陵为东北，由咸阳看三陵则在正东）。乃今日毕沅所立碑，长陵居西，安陵居东，阳陵居中，将此三陵之方位完全误置。使近者远，远者近。至其错误之原因，亦由于宋敏求之《长安志》所记：谓长陵在咸阳东卅五里，安陵亦在县东卅五里，阳陵在县东十五里。完全颠倒，致有此误。

今既确知三陵之中间者为长陵，则又有一待考之处。即长陵之东，毕沅定为安陵者，实应为吕后陵，《史记•外戚世家》注引《关中记》：

“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各陵皆如此。”

又《三辅黄图》：

“吕后陵在高祖陵东，高后合葬长陵（注汉帝后同茔不合陵也）。”

如此得知长陵东之巨冢当为吕后葬地无疑。毕沅现立碑吕后陵在长陵西，是长陵为误置又多一旁证矣。

现在再就实地考察之事实加以订正，则长陵规模最大（即今之阳陵），计陵域长三六五公尺，陵基（方中）长一五〇公尺，陵高二八•一公尺，陵垣四门基址较他陵高大。陵附近所遗留之砖瓦残片亦较他陵为多。此乃因为高祖为创业之帝王，死后吕后及萧何等复喜隆礼侈葬，且两汉各帝对长陵亦屡有修培，故有今日之规模遗迹。更可证明者即陵之左近陪冢特多，东西北三面均有高大之陪冢数座。据《通志》：

“长陵亦曰长山，其北有萧城，萧何所筑以守长陵，陪葬诸臣萧何张良曹参纪信在其东。”《咸阳县志》：“萧何墓在县东北卅七里，曹参墓在东北卅五里，张良墓在县东北卅六里，留侯陪葬长陵，距长陵五里。”

如此则前节所述周陵以北十五里处之萧何曹参墓以及戚姬冢等，实均系在此。又依《水经注》之记载：周勃周亚夫墓，亦应在长陵东，盖因汉初之功臣将相，莫不以得归骨于长陵之旁为荣。故由长陵之确定，而可知陪葬诸人墓，同时由各臣冢之星拱，亦可证明其中心为长陵也。

最后，又发生一疑问，即景帝阳陵据各种记载均谓在长陵之东。而今在长陵东之大冢已确定为吕后陵，且吕后陵东再无大冢，则阳陵究在何处？据《陕西通志•山川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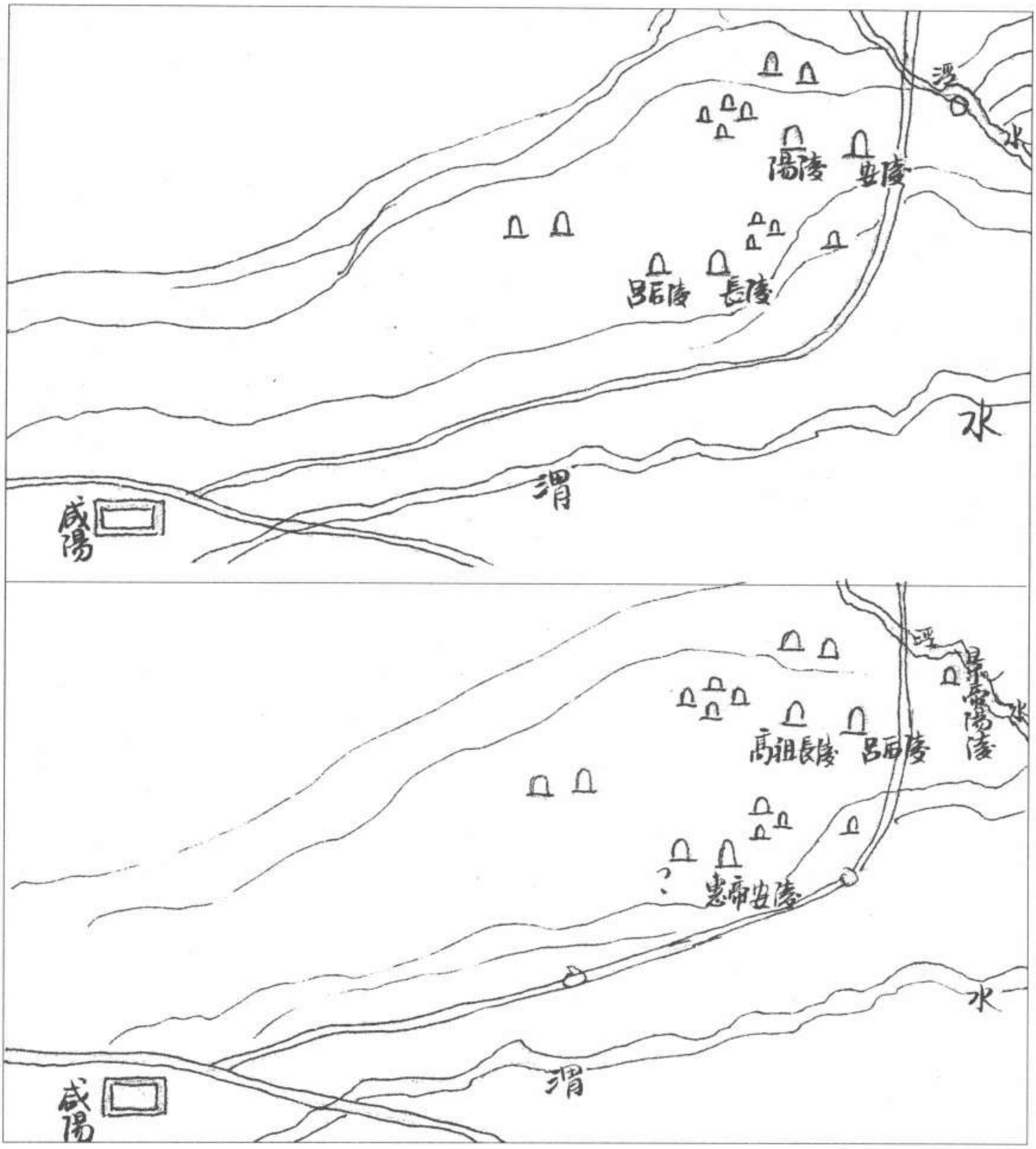
“高陵县鹿苑原一名鹿台，在县西南卅里，东西长十五里，南北阔一里……原自咸阳县来，当泾渭二水之间，一名奉政原，阳陵之所在也。”

今试一考察其地形，在今所指阳陵及安陵之东，已为咸阳县之尽头，即泾渭交流之所在。惟原之东端另有一兀起之高坡，孤立如山峰，村人通称为周赧王城。宋时建鹿台将军庙于此，故称鹿苑，一名鹿台。疑此地即汉景帝之阳陵所在。因其地

在今所指安陵东约五里，距长安咸阳亦远五里，与前列各册籍记载之里数距离均甚符合。自应为真正阳陵所在无疑。

考孝景乃文帝子，文帝在位勤政恤民，力戒豪奢，其治霸陵，依山为冢，不另起坟。景帝继文帝之后亦以俭约见称，其治阳陵仍效霸陵故事，觅此泾渭交流之山坡以营寿陵，形势既胜，复不扰民，自是意中之事。兹姑假定如此，以待来日再为考证。

长阳安三陵位置平面图



上：清毕沅立碑所定之各陵位置图
下：考证后各陵真实位置图

第五章
汉代陵墓艺术

（一）石刻

中国于陵墓前建置石人马及阙门等由来甚早，其发端远在佛教造像传入中国以前。故此类雕刻之造型，并未受外来艺术手法之影响，而纯为国人之天才表现。在民族艺术方面具有极大价值。考中国陵墓雕刻制作之始至迟当在周代，吴王阖闾墓前即有石人马。《西京杂记》载春秋战国事：广川王去疾，好聚无赖少年，游猎，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其奇异者记于下：

"哀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有黄气，初至一户，无扃钥，有石床方四尺，床上石几，左右各二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后入一户，得石床方七尺……床左右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栉镜之象，有执盘奉食之形。"

"晋灵公冢甚瑰壮，四角皆以石为攫犬捧烛，石人男女四十余，皆立侍，棺器无复形兆，尸犹不坏，孔窍中皆有金玉，其余器物皆朽烂不可别。"

秦始皇初并天下，尽收民间兵器，聚之咸阳，铸金人十二，立于咸阳宫前，坐高二丈，各重千斤，号曰翁仲，是为后代石制翁仲之滥觞。至汉代陵前及墓内雕置石刻人马，更为普遍，元潘昂霄著《金石例》引《记祖广记》云："秦汉以来，帝王寝陵有石麟辟邪兕马之属，人臣墓有石人羊虎柱之类，皆表饰坟垅，如生前仪卫。"是秦汉墓前立有石刻，应属事实。惟吾人亲历东西二代汉陵，遍觅无一石刻遗迹，仅在博望侯张骞、骠骑将军霍去病、东汉太尉李固、汝南太守宗咨等墓前则均遗有巨大之石兽，且雕刻卓越，足以代表汉代艺术之风格。又四川汉墓前之阙门建筑、山东之汉墓祠画像、河南之汉墓石室刻画，均为汉代陵墓艺术中之精美作品，兹均归入石刻部分，分述如下：

甲、造像

汉墓前之石刻造像，亦即中国现存雕刻艺术之最早作品。尤以霍去病墓前之造像，其制作之优异，风格之完美，气魄之雄厚，实为中国石刻中之瑰宝。考去病为武帝时之名将，武帝为纪念其殊功，除起冢像祁连山外，并为刻马踏匈奴等石刻以纪念其征服匈奴之功绩。此马踏匈奴像造型古拙，充分表现汉初艺术淳厚坚实之风格，而其含义深长，尤为雕刻品增色不少。所刻系一耸立之马，腹下践一匈奴，手持弓矢，仰地作乞降状，而马则昂首屹立，不予理会，大汉声威，表现无余。马高二•六公尺，体积殊大，现列置墓前庑中。

马踏匈奴

马踏匈奴细部

马踏匈奴外，霍墓上尚有石刻十余种，其中以卧马卧虎立马卧牛及夔龙等为最佳。卧马在艺术价值上远过于马踏匈奴，马长三·五公尺，形体伟巨，作卧地欲起状。昂首前瞻，一足微曲，于沉着朴厚中，复有轻松之感。而刚劲古遒之作风，更为汉代石刻艺术中之代表作。允为中国古代圆雕中之冠军。

卧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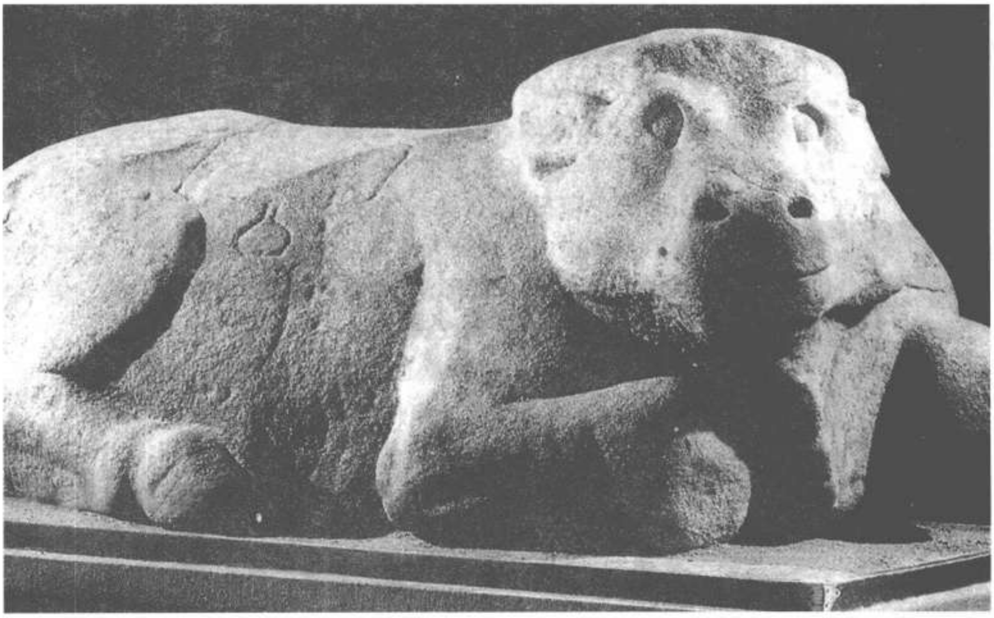
卧虎雕刻稍逊于卧马，但极生动自然，虎之肌肉，令人有柔软之感。虎纹复生动如真，梢尾上卷于背，更增加生命感。使顽石有此效果，实属难能可贵。

卧虎

跃马雕刻则另具风格，乃完全就巨石原状略加修凿而成，故益见古朴。且马作趋起嘶鸣状，其头部之健雄表情，实高出于希腊名作巴尔戴农骑士壁饰(Frise des Cavaliers au Parthénon)石刻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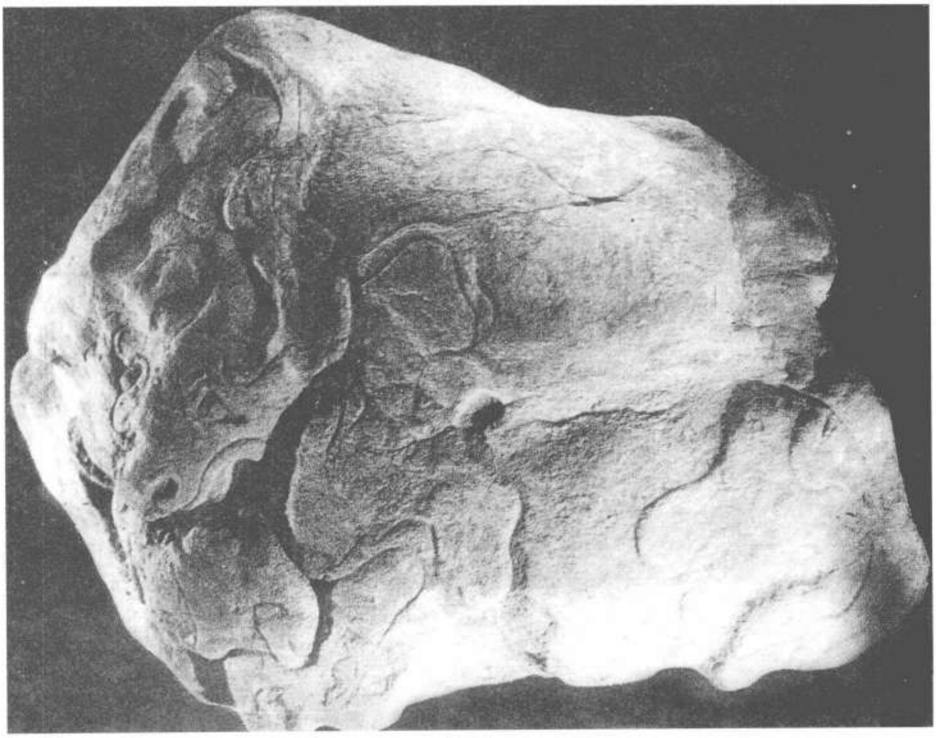
跃马

卧牛与卧虎同形，体积特大，身长达三•六公尺，憨状生动，亦为佳作。



卧牛

至夔龙雕刻则以遒劲胜，亦系全就石形略加修凿者，所含汉代艺术之气质与趣味，亦更浓厚。



夔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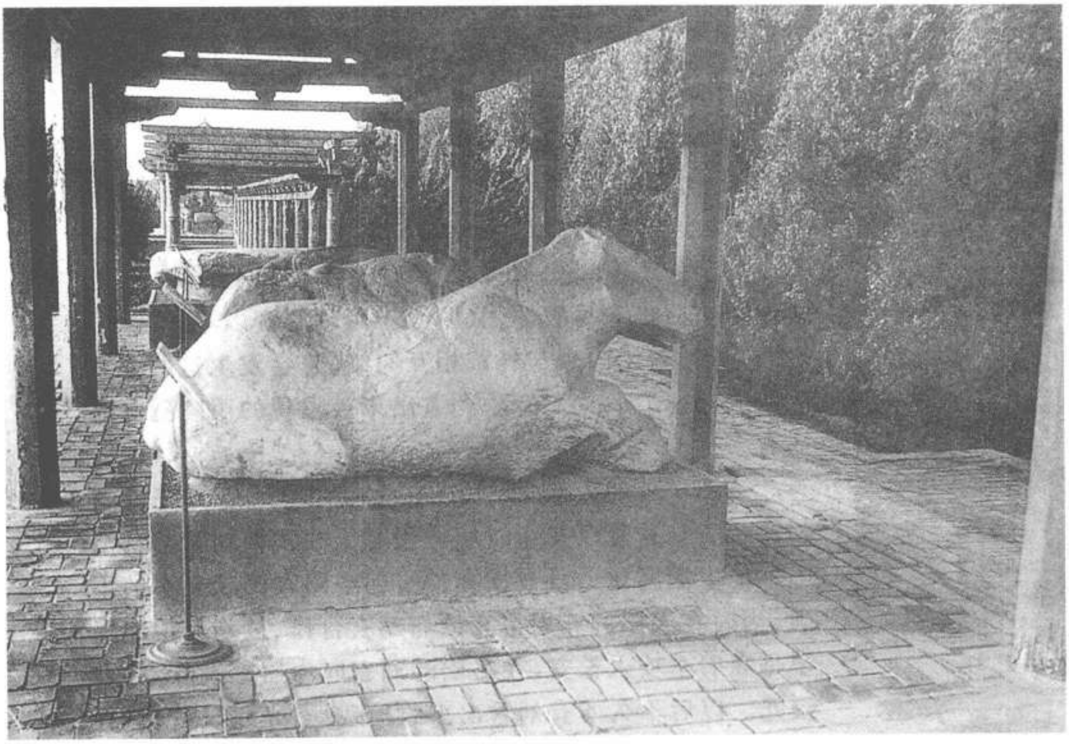
此外尚有熊猪野人等，亦均拙朴可爱。此数石刻，原均在霍墓之半坡，因年代久远，多崩下地面。民国十九年，经西京筹委会之整理，将所有石刻移于墓前，修建廊庑二楹，分别砌置。至是否除此之外尚有埋入地下者，则不可知矣。

人与熊

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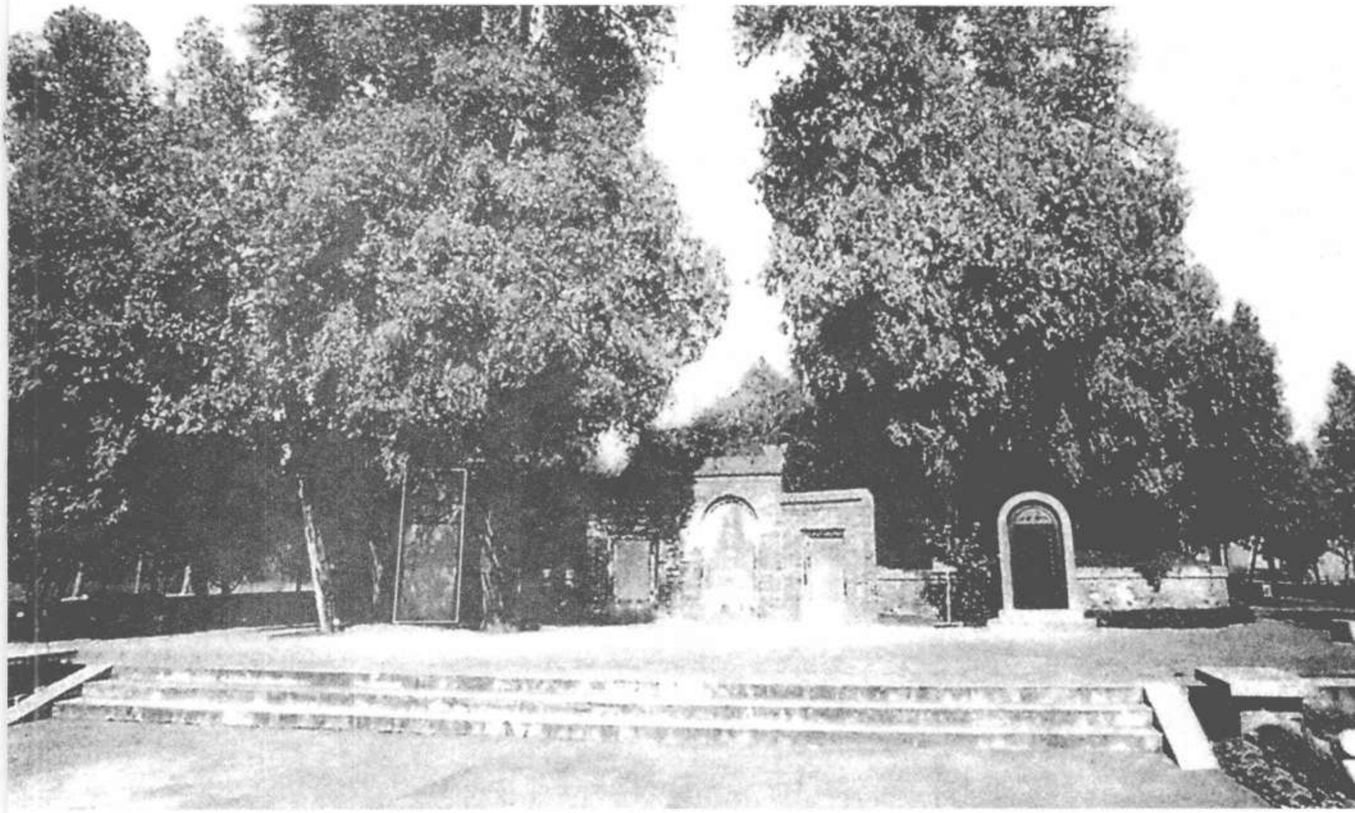
野猪

※ 霍去病墓石雕群陈列廊庑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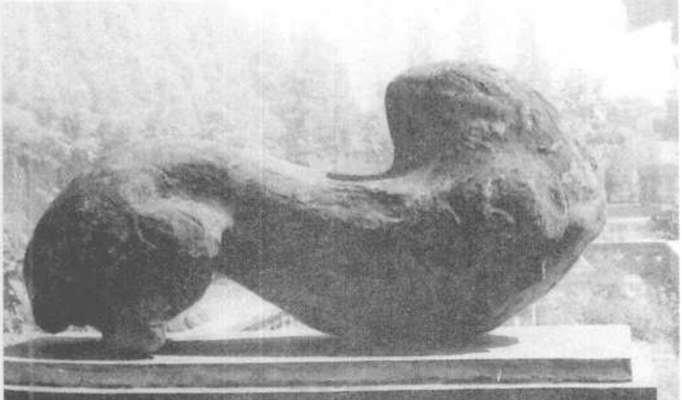


※ 霍去病墓石雕群陈列廊庑之二

西汉墓前造像，除霍墓外，知者仅陕西城固有汉博望侯张骞墓前之石兽一对，兽作飞虎形，两兽造型相同，现均已被毁去首足，仅余体躯，胸膀生有双翅，颇类埃及亚述用做宫殿陵墓门前守护之人面狮身兽。故疑此兽之造型，为通西域后所传入者，此兽在中国称为天禄辟邪，以之置于宫前墓前，意在用为护守以驱邪鬼者。



※ 张骞墓



※ 张骞墓前之一对石兽

考天禄辟邪之得名，见《汉书·西域传》：

"乌弋山离国去长安二万二千里……有桃拔狮子犀牛。（注：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

又《后汉书·班超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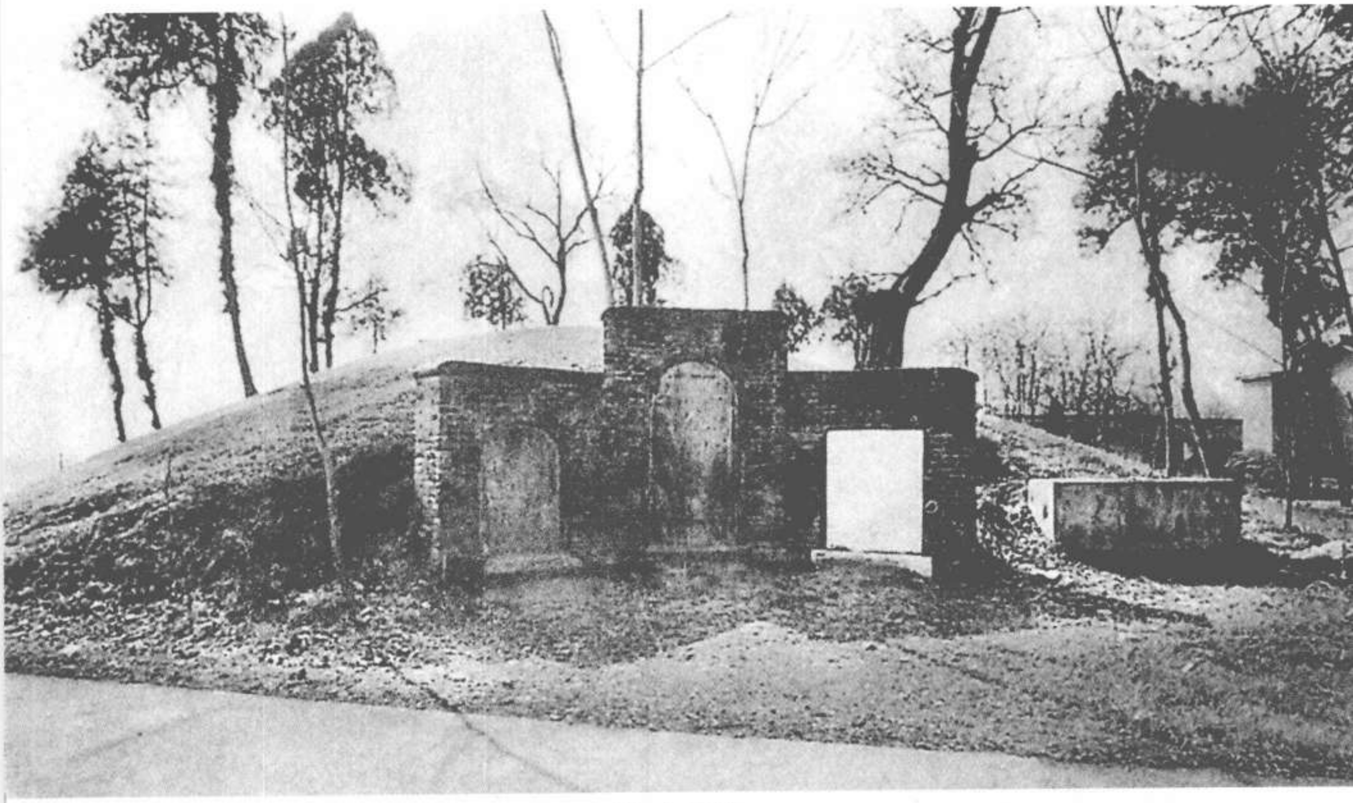
"初月氏尝助汉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狮子。"是天禄辟邪在中国乃系与麒麟一样之瑞兽。麒麟一名由来更久，昔孔子作《春秋》因获麟而绝笔，是周时已有此瑞兽。《博物志》载："麒麟兽名。似鹿而大，牛尾马蹄，有肉角一，牡曰麒，牝曰麟，麒无角。"今所谓天禄辟邪者，当与麒麟相类，此等瑞兽之造型在金陵六朝陵墓前遗存甚多。近人朱契氏曾著有《建康兰陵六朝墓图考》，其中收集此类石刻颇多，可作考证。今张骞墓前所有者，虽已残缺不全，但观其形态，当即为天禄辟邪无疑。且亦为中国现存天禄辟邪石刻中之最早者。

※ 东汉 天禄

※ 东汉 辟邪一对（陕西）

离张骞墓十五里处，有东汉太尉李固墓，其墓旁遗有与骞墓相同之石刻残躯。其制作形象相同，而体积稍小（长约二公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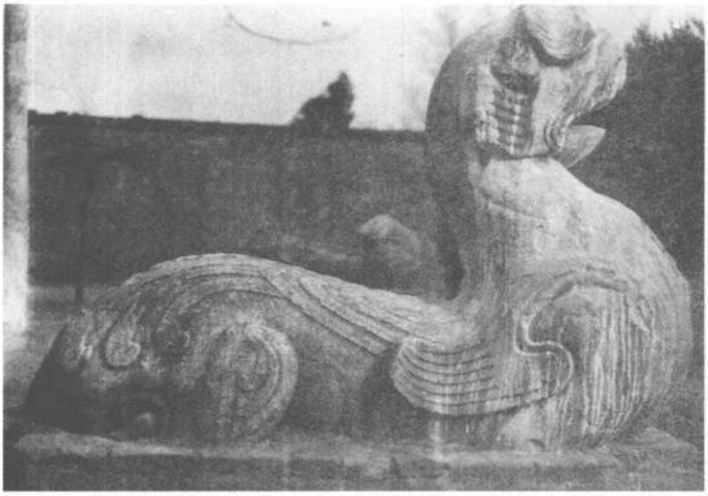
考李固乃卒于后汉末年，即汉质帝时代，而张骞则卒于武帝初年，前后相距达二百余年，而其墓前制作竟同一风格同一形式。因疑二墓葬期虽不同，而其墓前石兽或系同时雕成，即均为东汉遗物。因河南南阳汉宗咨墓前及今西康雅安（原属四川）高颐墓前，亦均遗有与此同一形制之石兽也。



※ 李固墓

李固墓前石兽残躯

南阳宗咨墓前之石兽，在宋代即已著称，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南阳县宗咨墓前石兽，膊上有刻字，左曰天禄右为辟邪，传为汉刻。"此石兽之所以著名，即因膊上有天禄辟邪题字，今石兽虽仍存在，但因残损过半，四肢全无，其膊上是否有字，已无从辨识。



※ 东汉 南阳宗咨墓前之石兽

惟于此吾人可确定宗咨墓前之石兽，既名为天禄辟邪，则张骞李固墓前所有者，形体既同，名称亦必相同。考宗咨为东汉桓帝时人，曾为汝南太守，其事迹见于《党锢传》，与李固为同时，二人葬所虽相距甚远，而墓上石刻之作风则完全一致。

※ 东汉 辟邪（雄有须 河南）

此天禄辟邪瑞兽，在汉代之造型究系如何，吾人可于四川雅安汉高颐墓前考得之。墓在雅安姚家桥，今划入西康省，墓前石兽仍完整存在，其造型颇类狮而生有双翅，以之与宗咨李固及张

四川雅安高颐墓石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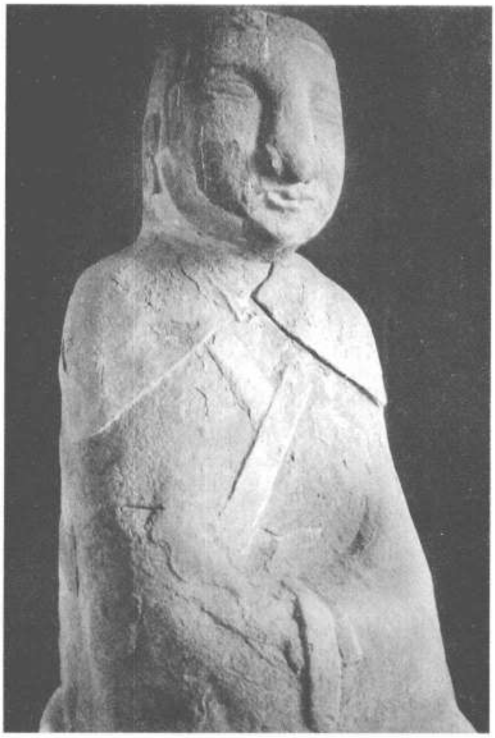
骞墓前之石兽对照，此三者虽因肢体残缺，但详为较验之后，当可见其为完全相同者，因可证高颐墓前所有石兽当亦即天禄辟邪。

总观四墓所见，尤以高墓之完整者观之，此汉代瑞兽石刻，其造型之遒美雄健，极具艺术上之价值，而为汉墓石刻中之隽品。

以上所述，仅为各种石兽造像，但中国历代陵墓造像除石兽外，更有石人之雕制，即所谓翁仲是也。翁仲之名始于秦，《辞源》翁仲解注：

“秦阮翁仲，南海人，身长一丈三尺，气质端勇，异于常人。始皇使将兵守临洮，声振匈奴。及翁仲死，以铜铸其像置咸阳宫司马门外，故后世称铜像及石像皆为翁仲。”

此与《关中记》所载，始皇尽收民间兵器，聚之咸阳，铸金人十二，立于咸阳宫前，号曰翁仲一则，殊相类似。惟秦时铸像已不可见。长安西南郊遗有汉刻牛郎织女石像，亦为后人涂改至面目全非。



※ 织女石像

※ 牛郎石像

至陵墓前石人更从未有见。墓上石人至今尚存在者，在国内最早应推山东曲阜鲁王墓前之二石人，因石人胸前有刻字，故屡见于金石著录。《两汉金石记》谓墓为鲁恭王后人之葬所，石人则刻于后汉桓帝时代，今仅存其一。

石人高约七尺许，两手持剑拱立，一如唐宋人墓前之翁仲，胸前刻“府门之卒”四字。篆文颇遒美，惟面部已剥蚀，全部结构拙朴，古趣盎然。

鲁恭王墓前之石人

与此石人同一形式同一作风，在河南嵩山中岳庙前亦有二躯，惟现已陷入地下，仅能见其上半。其制作时代，虽无可考，但因与鲁王墓所有者风格全同，故可断为东汉制作，且亦同为立于宫观陵墓前之翁仲无疑。

※ 河南嵩山中岳庙前石人
（陈长安先生提供）

乙、墓阙

阙者缺也，为二台于门外，缺其中央，使为通道，故为之阙。此种建筑制度在中国起源甚早，《孔子家语》："孔子始教学于阙里。"是三代时已有此制，古者多于宫观前作阙门以为饰，故谓之宫阙。后扩展为陵墓祭祠之门前或墓道外，亦营有此种建筑，此于蜀中汉墓前最为多见。阙身以石叠成，其形如碑如台，双双对峙，颇足增加宫观陵墓之威仪。阙身四周遍刻车马人物，虫鱼鸟兽，多为纪念逝者生前之生活者。

四川汉墓阙多在川西川北各地，尤以新都、雅安、渠县、梓潼等地为著。其所刻文字，著于金石著录者计有八阙，惟亦有以神道碑误为石阙者。阙之建筑似台似壁，乃以多数石条叠砌而成，且形体宽广，有类照壁。碑则为一整石雕成，且多似方柱式，不容混淆。惟四川汉墓前之神道碑，多双双对立，故被列入阙类，以其制度作用实与阙同。兹将四川各阙，分述如下：

一、王稚子阙

阙在新都弥牟镇，建于汉和帝兴元元年，其墓阙有二，其一刻“汉故口卅刺使洛阳令王君稚子之墓”。一刻“汉故先灵侍御史河内温令王君稚子之阙”。据《金石萃编》引洪道《隶释》云：

“王君名涣，字稚子，在汉循吏有列传，以和帝元兴元年卒，今成都新都有涣墓，此墓前双石阙也。”

阙高一丈五尺，宽三尺，厚二尺五寸。阙身为独石雕成，上有盖，下有座，四周刻神人车马等图案，惟其中之一阙，已于清雍正间倒没沟中不可见。

※ 王稚子阙已毁　现仅见阙铭文拓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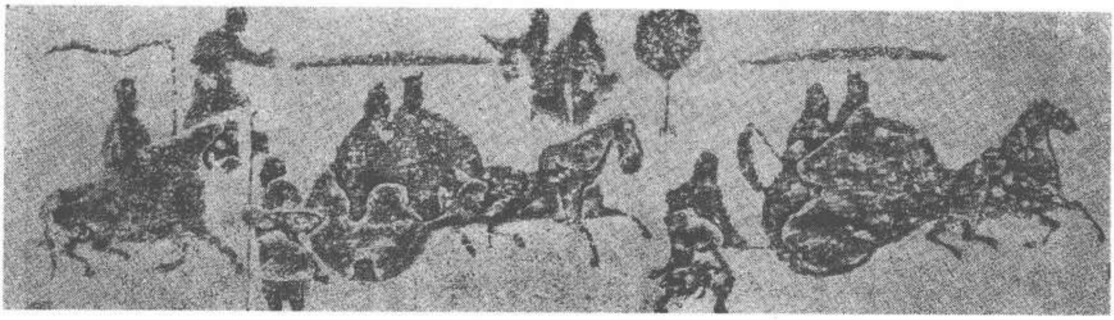
二、高颐阙

阙在今西康雅安县，建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乃益州太守高颐之墓阙，原为二阙，今失其一。阙刻“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郡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郡字□□”。阙之盖座，四周刻车马人物等（见下图）。颇似武氏祠画像之体裁，阙前并有前述之瑞兽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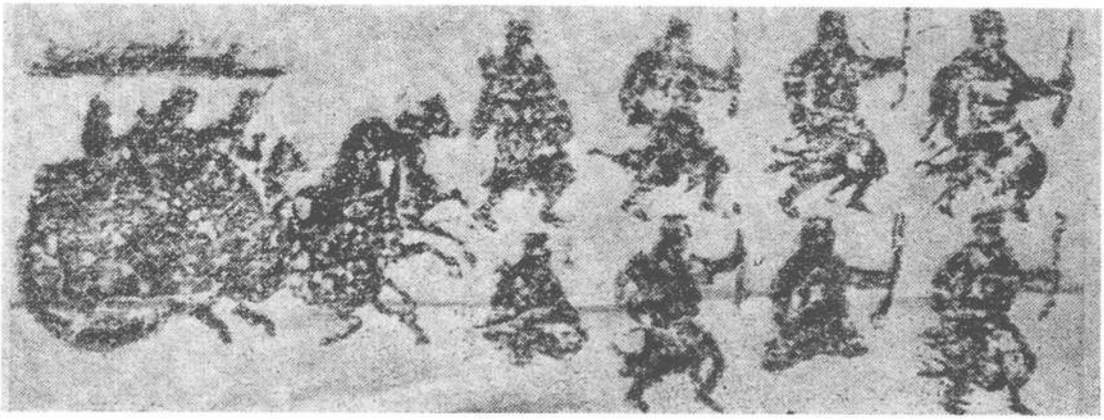
雅安高颐阙阙身建筑雕刻

雅安高颐阙背面及辟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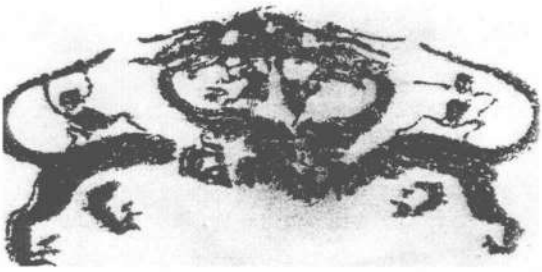
高颐阙枋头铭刻(拓本)



阙身刻像——车马出行图之一（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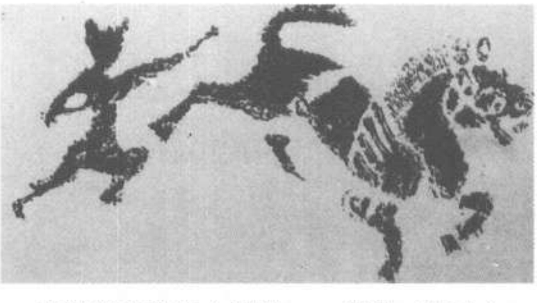


阙身刻像——车马出行图之二（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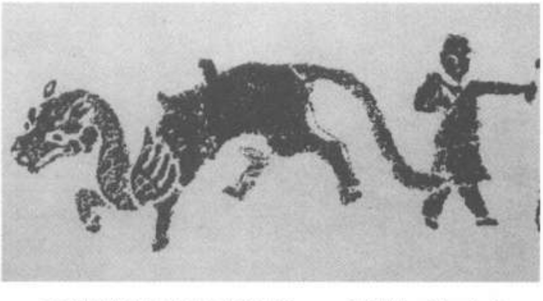


主阙楼左前角之刻像——双龙（拓本）

主阙楼左后角之刻像——双虎（拓本）



主阙楼右前角之刻像——翼马（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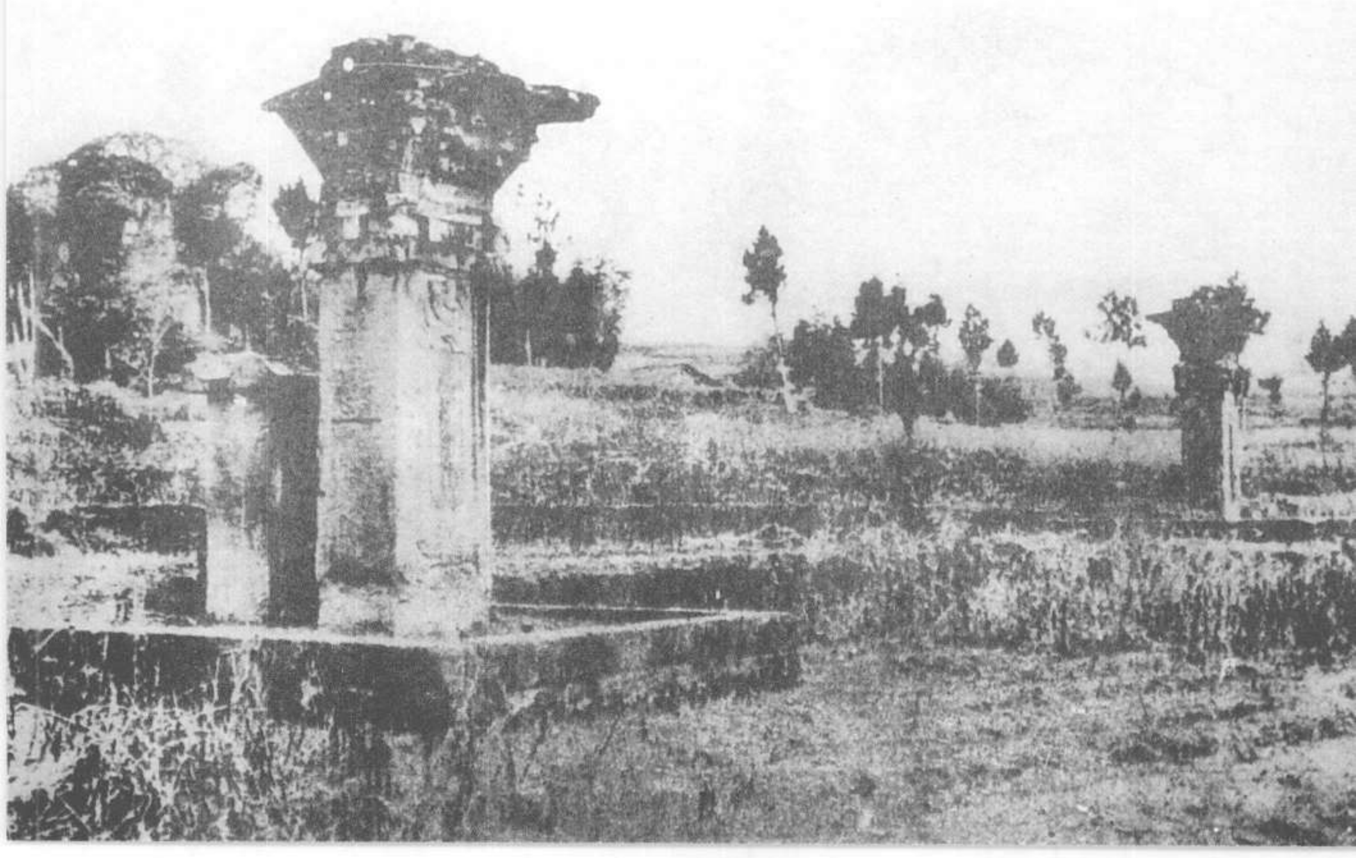
主阙楼右后角之刻像——骆驼（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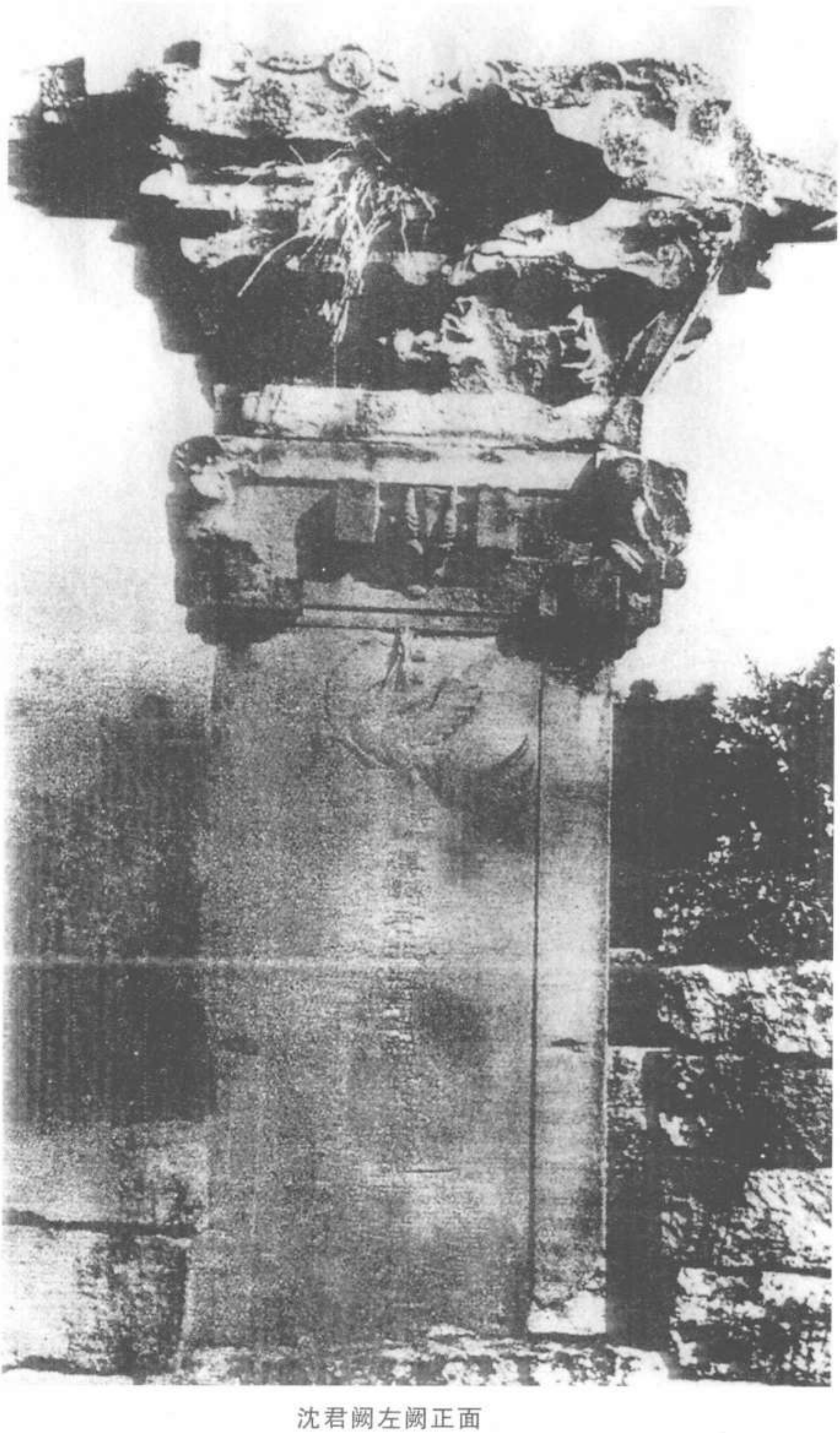
主阙楼右侧面之刻像——季札赠剑（拓本）

三、沈君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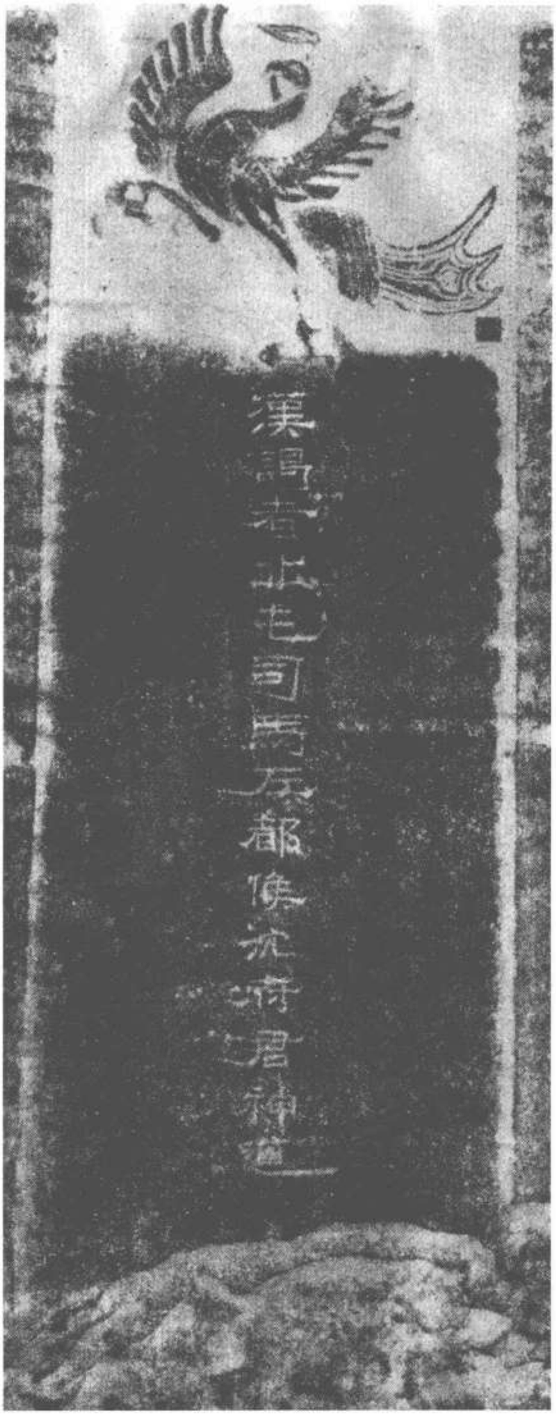
阙为汉交址都尉沈君墓前所有者，在四川渠县，两阙今均完整存在。一刻“汉新丰令交址都尉沈府君神道”，一刻“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侯沈府君神道”。两阙石上刻朱雀，下刻玄武，两侧则刻龙虎瑞兽，造型绮伟（见下图），在汉阙雕刻中，可为气魄最大者。

※ 渠县沈君阙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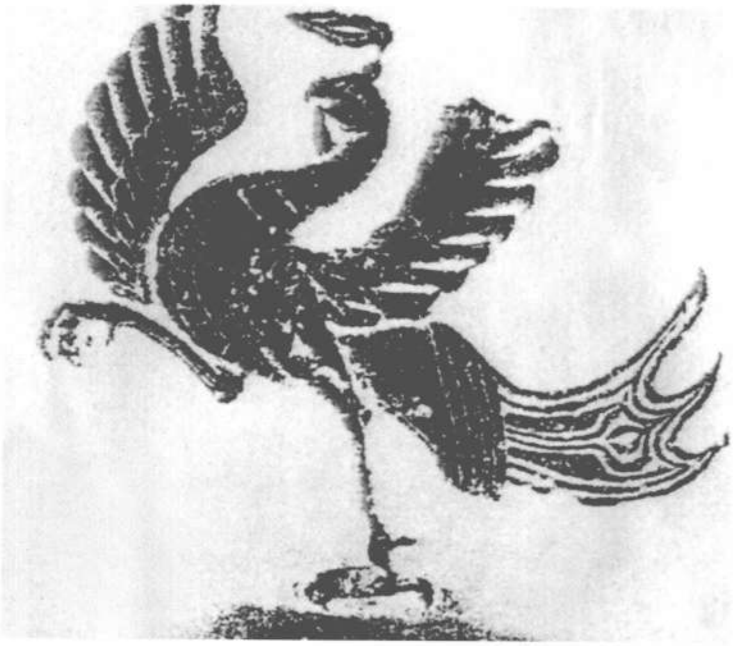




沈君阙左阙正面



沈君阙左阙正面刻字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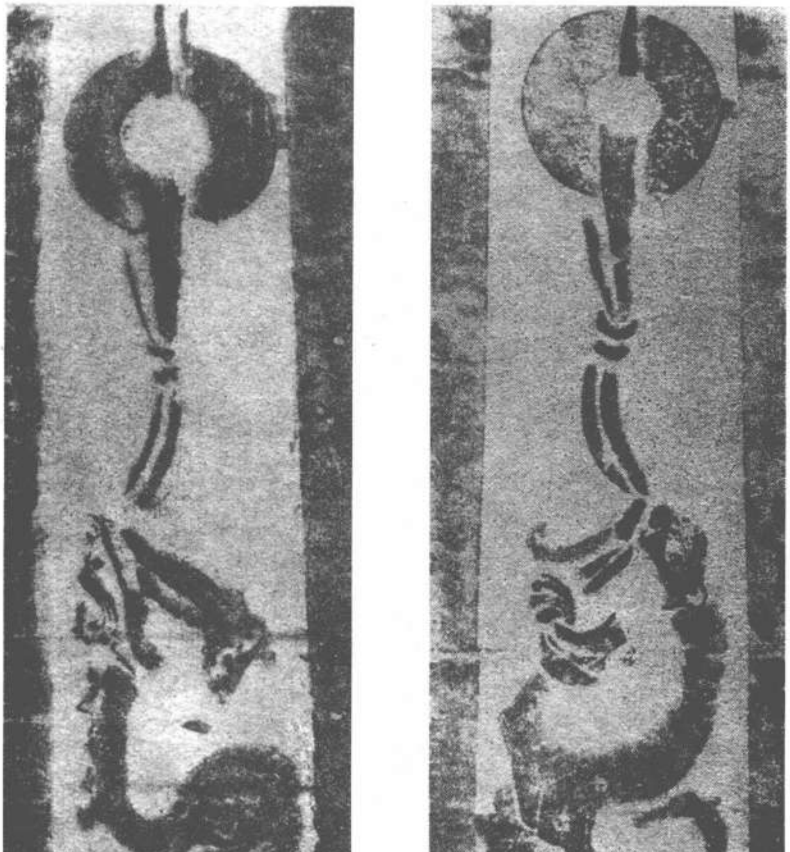


左阙正面之朱雀（下为拓本）

沈君阙右阙正面

右阙正面刻字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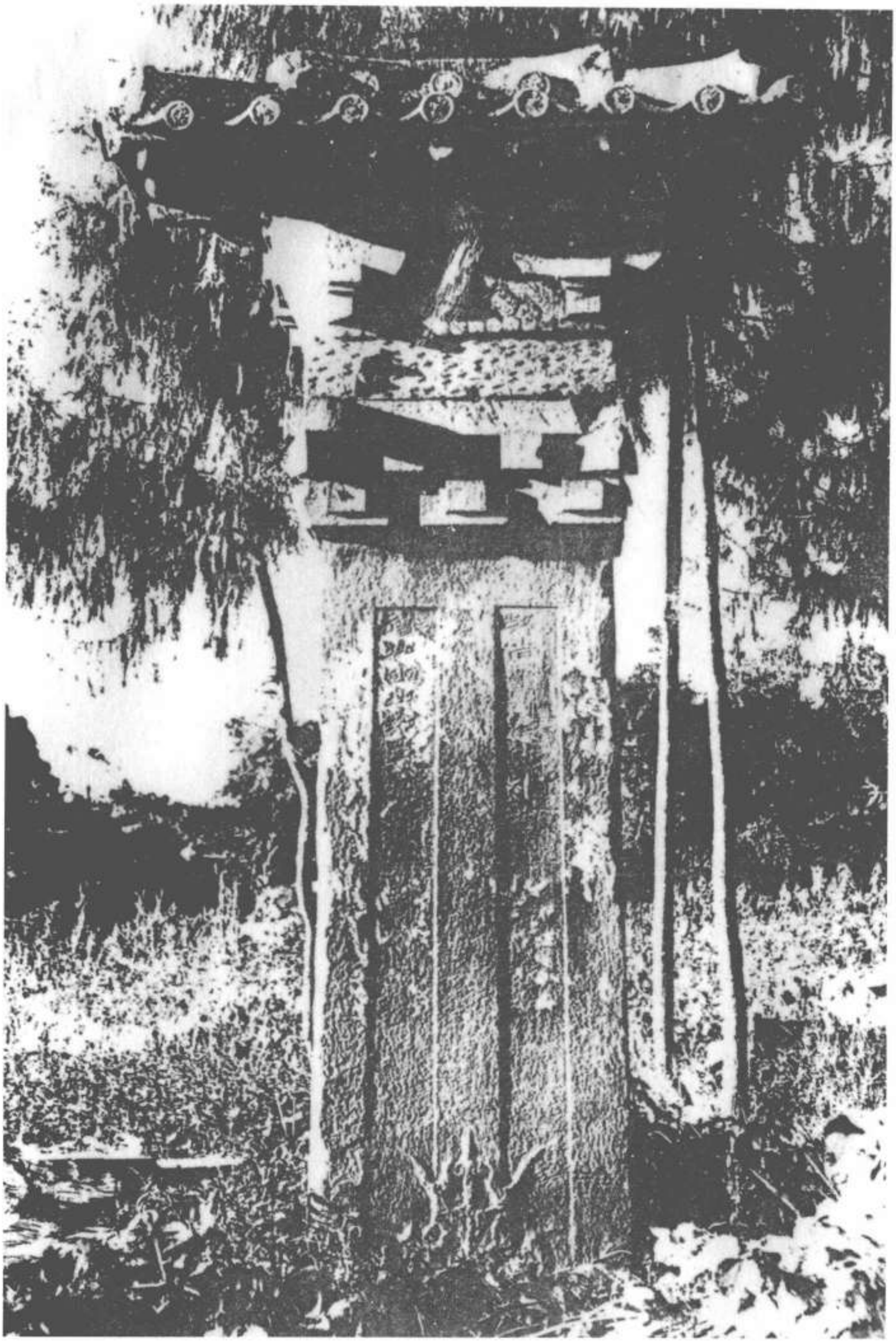
右阙正面之朱雀（下为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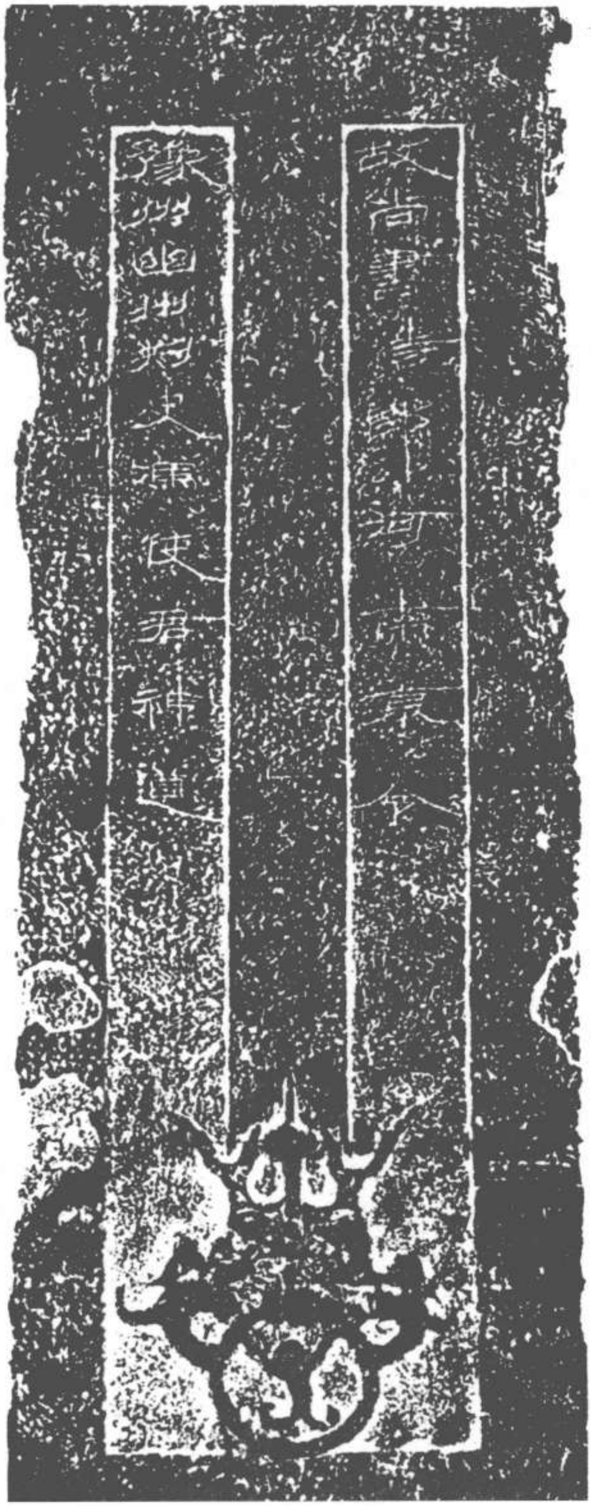
阙身侧面纹饰拓本

四、冯涣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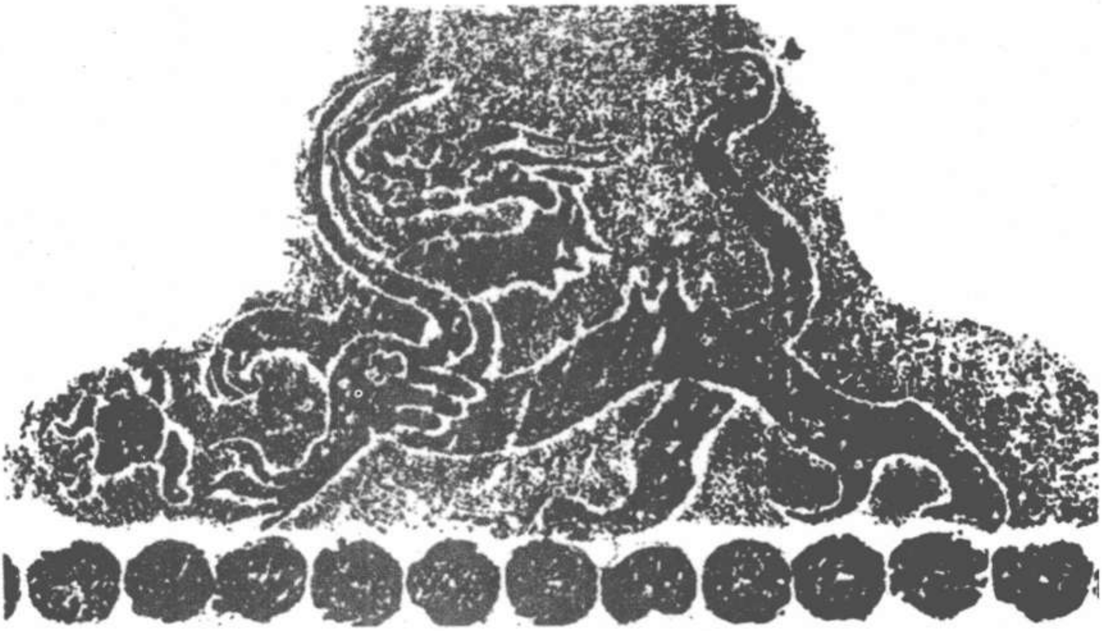
阙在渠县北六十里赵家坪，建于东汉安帝永宁间，阙原为二，已失其一。阙身刻“故尚书侍郎河东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周刻车马人物画像（见下图），遒美古朴，颇足代表汉代之艺术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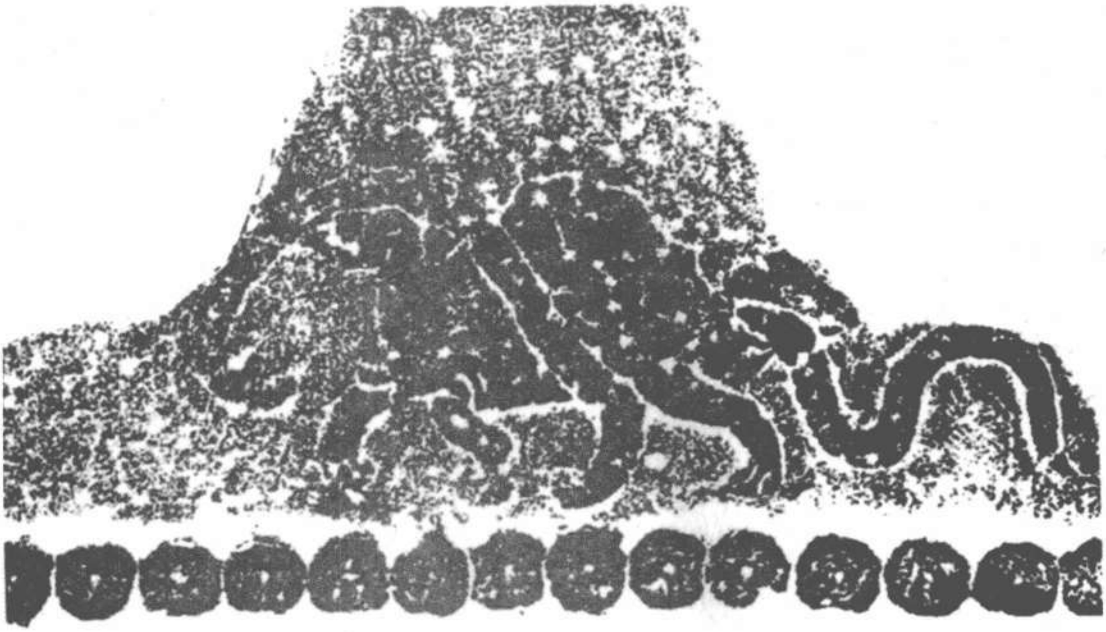
※ 渠县冯焕阙正面



※ 冯焕阙阙身局部（拓本）



※ 主阙楼部正面青龙（拓本）



※ 主阙楼部背面玄武（拓本）

五、杨公阙

阙在四川梓潼城北一里，二阙并立，一刻“汉故侍中杨公之阙”，无年月可考。阙之四周上下，均刻人物鸟兽等，有类冯阙所有者。

※ 杨公阙铭文（拓本）

梓潼杨公阙

六、李公阙

阙在梓潼城西四里石马坝，以阙前有石马故名，现马已倒毁。双阙之一刻“汉侍御史李公之阙”，阙之左右刻龙虎等装饰，一如沈阙所见。

※ 梓潼李公阙

※ 李公阙铭文拓本（后代补刻）

七、贾公阙

阙在梓潼城西，离李公阙不远，现双阙之阙身已毁入地下，仅余尺许。且系红砂石，字多剥没不可识，仅从题识中可知为成汉李雄时代所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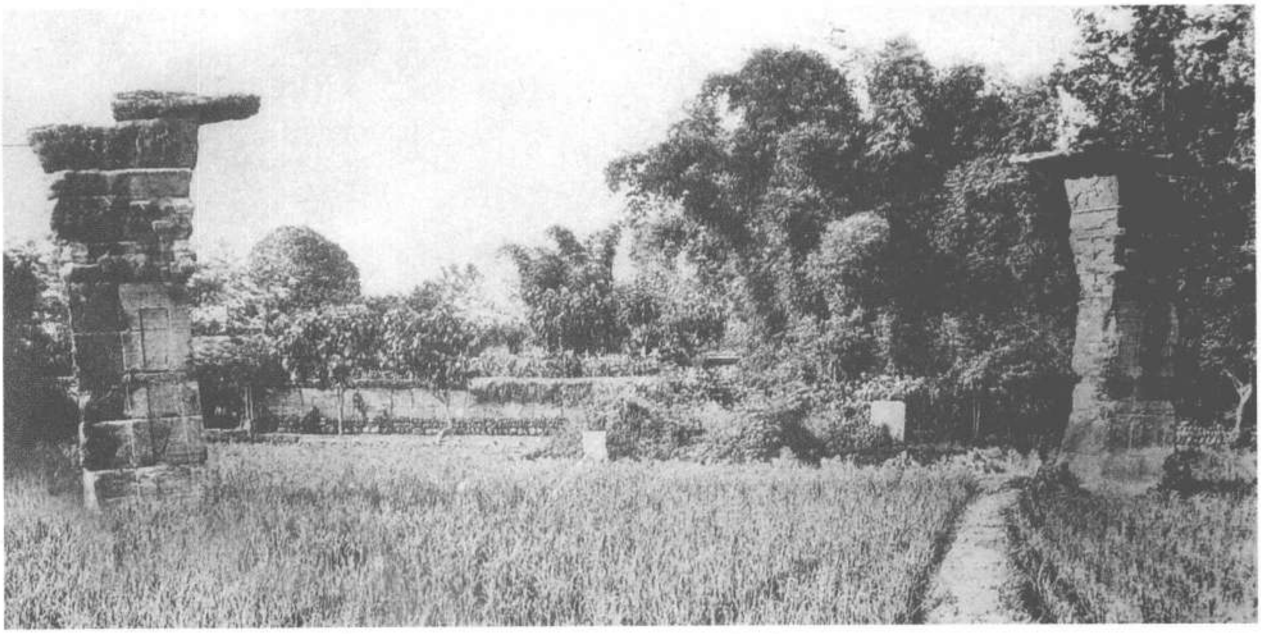
※ 梓潼贾公阙全景

※ 左阙正面

※ 阙身铭文拓本（后代补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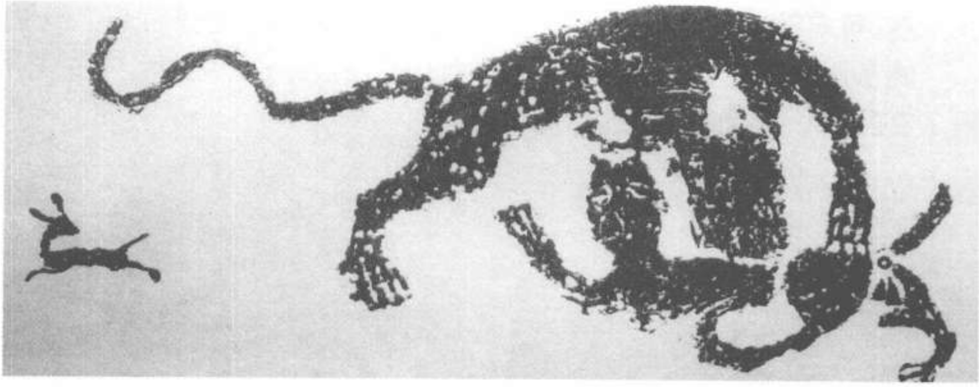
八、杨宗阙

阙在四川夹江，阙身刻“汉故益州□杨府君讳宗字□仲墓”，亦无年月可考。阙之盖座、四周满饰车马龙虎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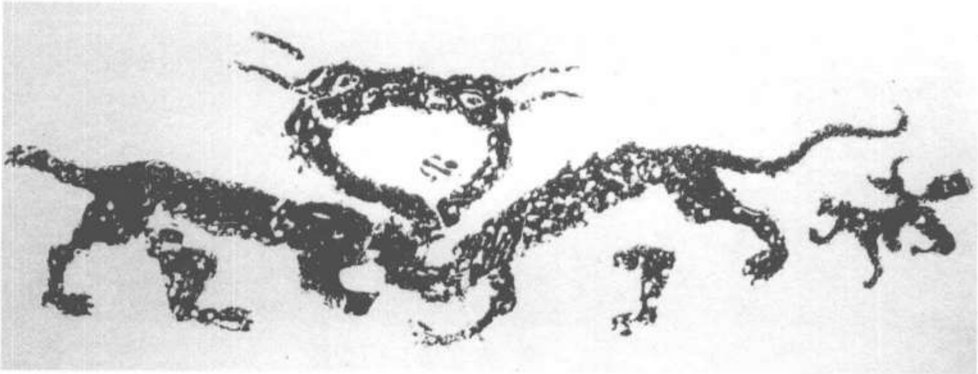


※ 夹江杨宗阙全景

※ 杨宗阙左阙正面及铭文（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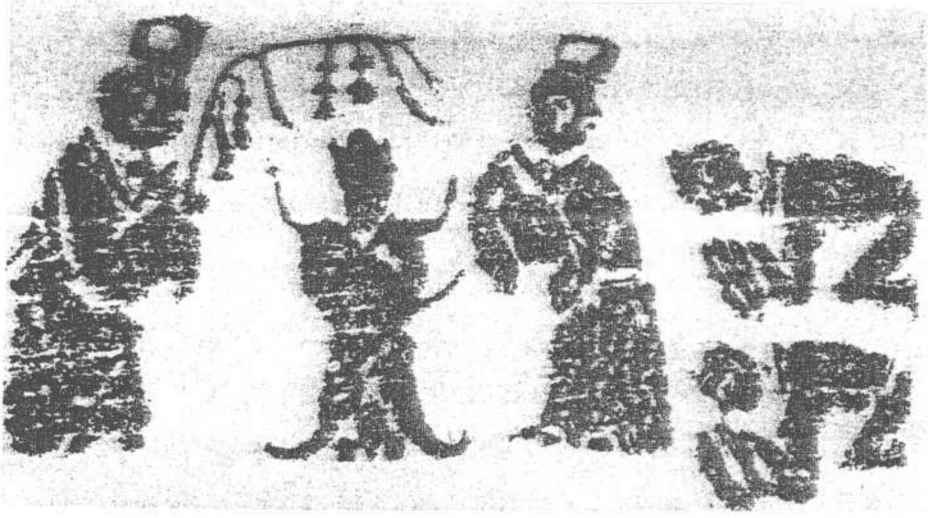


阙身刻像之一 ——双虎（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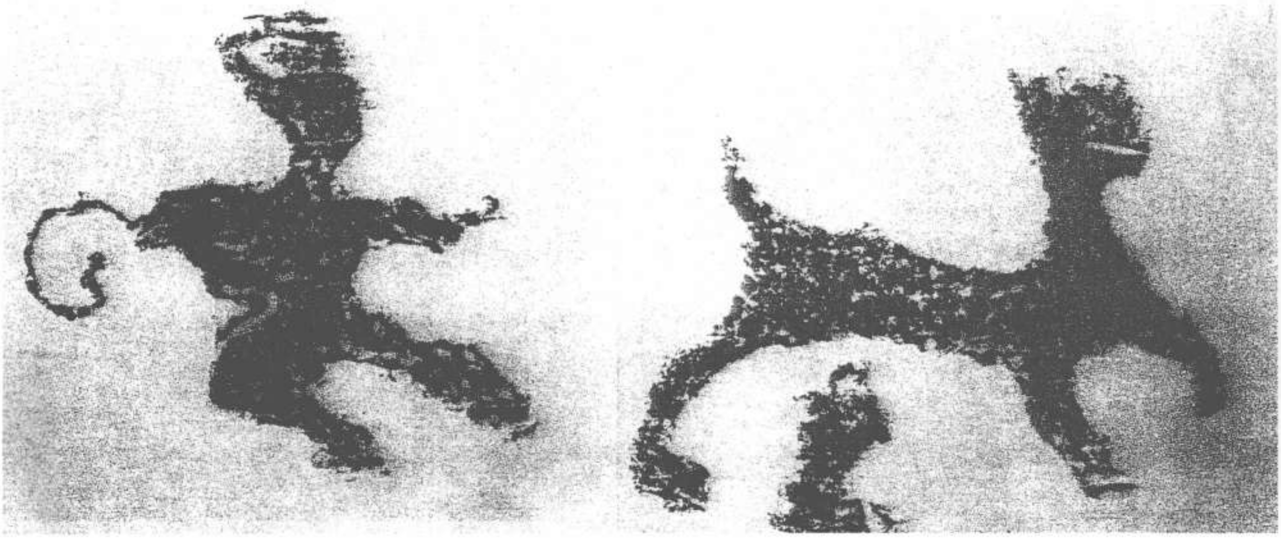


阙身刻像之二——双龙（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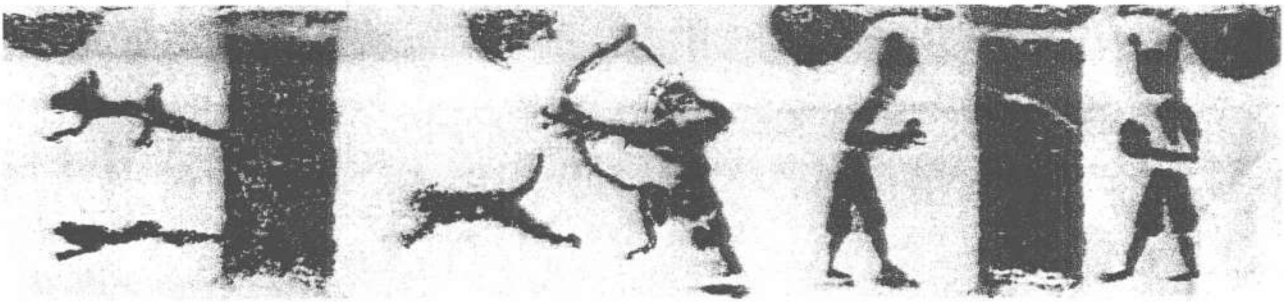
除以上八阙外，据川大博物馆之调查，四川汉阙尚有十余处之多，建造体式及装饰花纹多大同小异，即所刻多为人物鸟兽车马及狩猎故事等。其刻法多系阳刻而作凸出之薄肉浮雕，由此可断定亦同为东汉之遗物（见下图1–3）。



1、谒见（拓本）



2、驯兽（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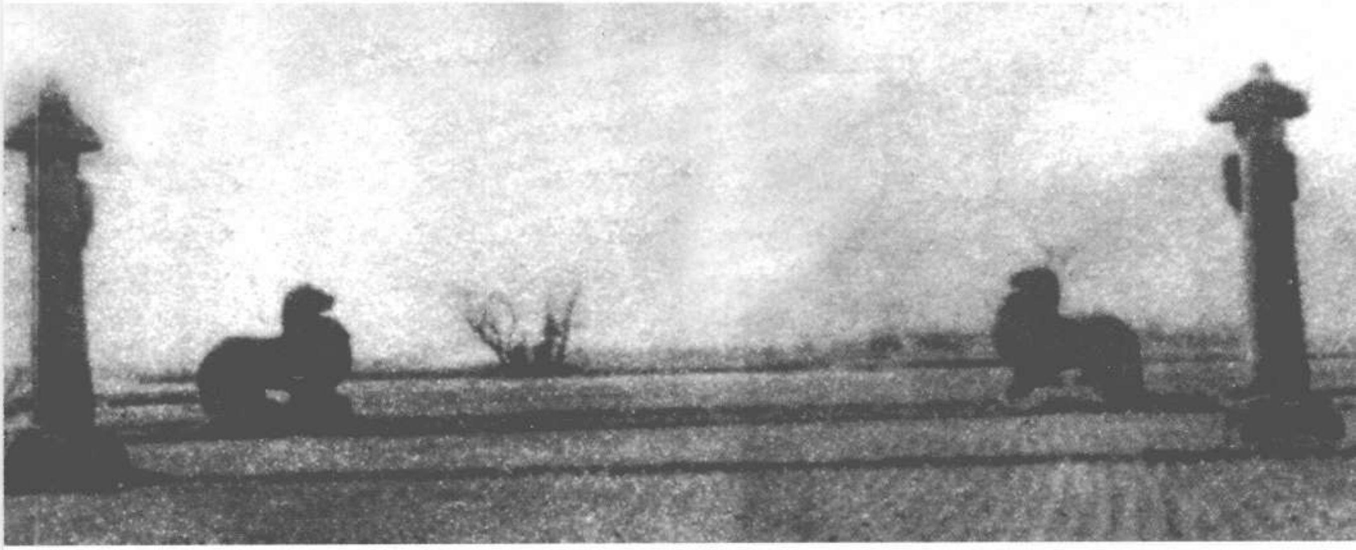


3、行猎（拓本）

汉墓阙营建之制，何以独四川为多，实不可解。长安及洛阳为两汉首都，人文荟萃之区，但在此四百年来之帝王公卿将相陵墓前，绝未发现有一石阙之建立，即遗迹亦毫无存在，此故缘何，志此待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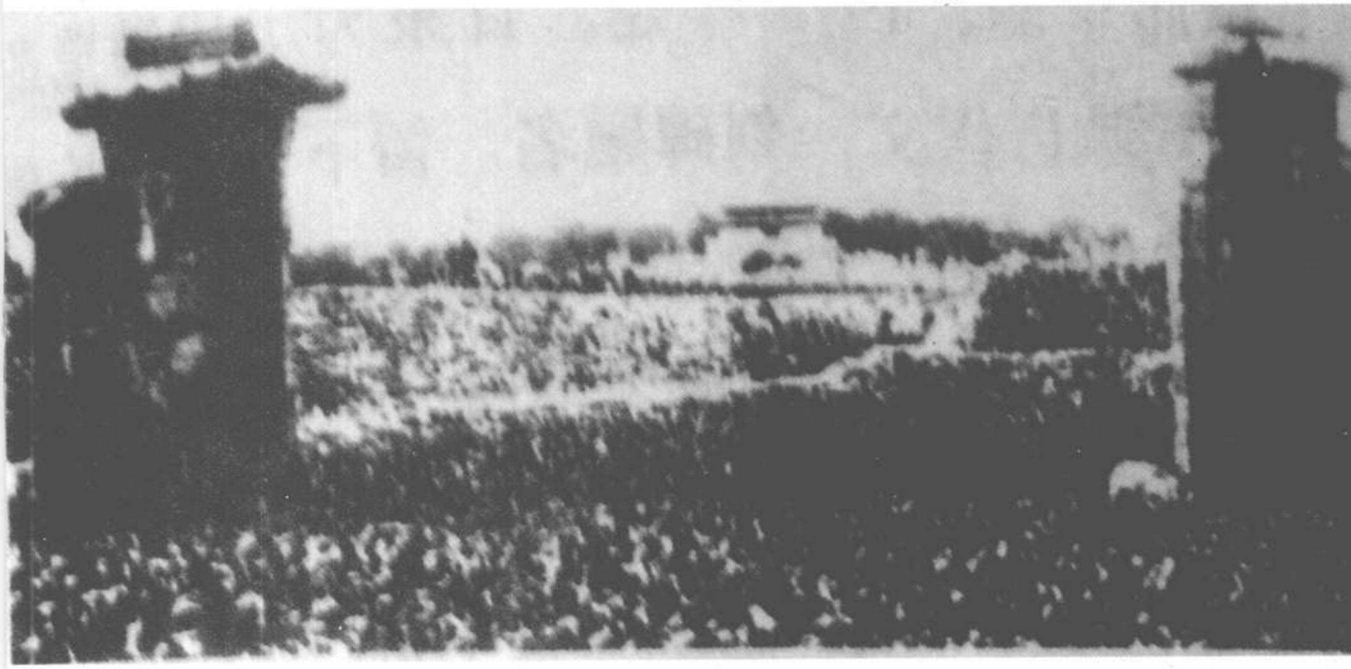
山东境内之汉墓前，有建立墓表者，表类圆形之石柱亦系双峙，与阙之形式相类似，此墓表亦称华表。《古今注》："尧设诽谤之木，今之华表木也。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故墓上石柱亦称华表，或称望柱。表之长段雕为方面，上题死者姓氏官职，一如神道碑之题刻者。此种制度，在南北朝时代甚为通行，如金陵南朝帝陵前，多有此表之竖立。今山东汉墓前之石表，已发现者仅汉琅琊相刘君墓表，且已残毁，今移置于山东省立图书馆中。表为圆柱形，周有凹线十数条，酷类在罗马时所见之古罗马式殿柱，颇疑为西方传入中土者。

河南嵩山下有太室、少室、启母三阙，制度雕纹与四川汉墓前石阙极相类似，惟因非用为墓前者，兹不赘。



南朝梁萧衍墓前华表远望

河南嵩山启母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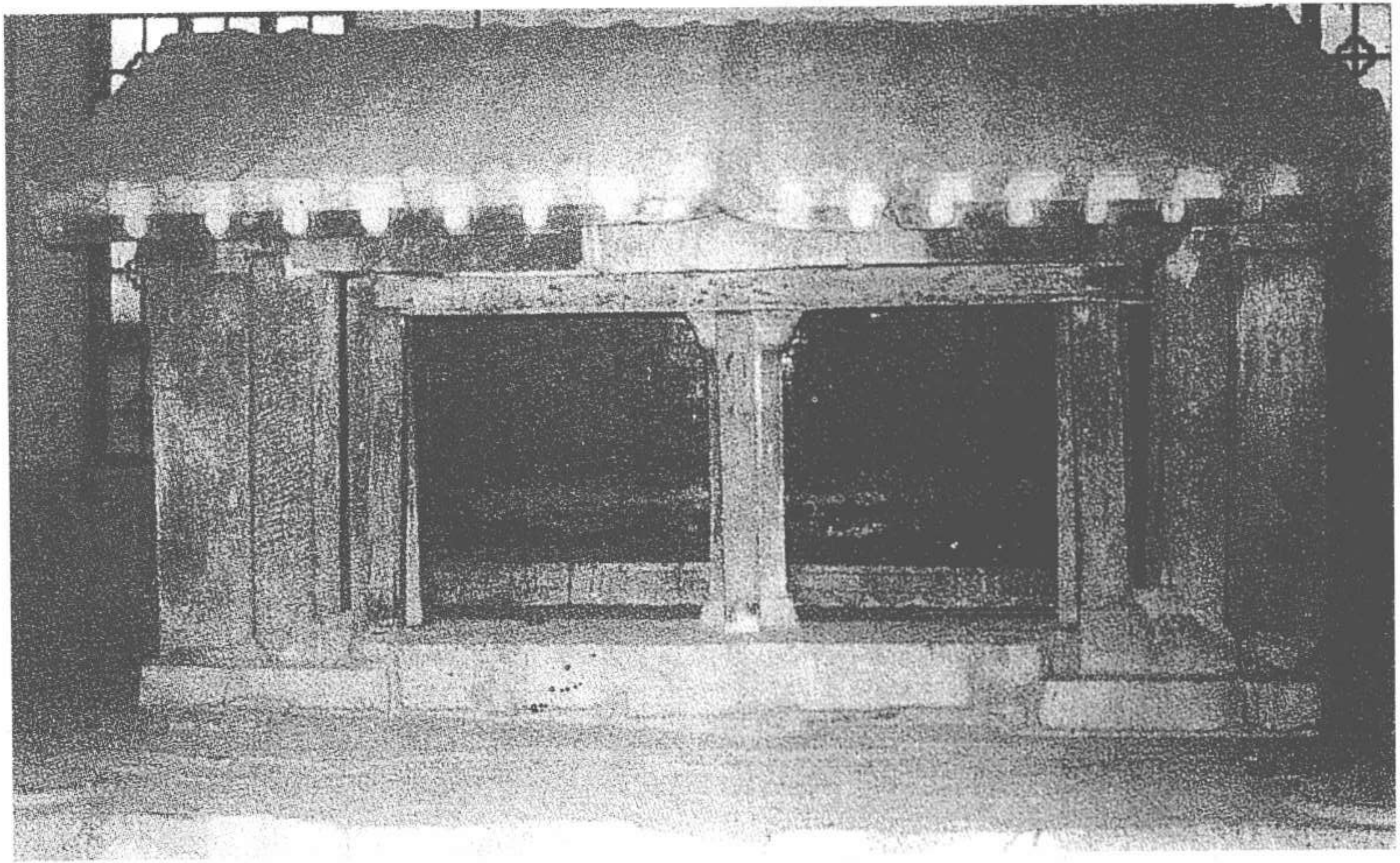
河南嵩山太室阙

丙、墓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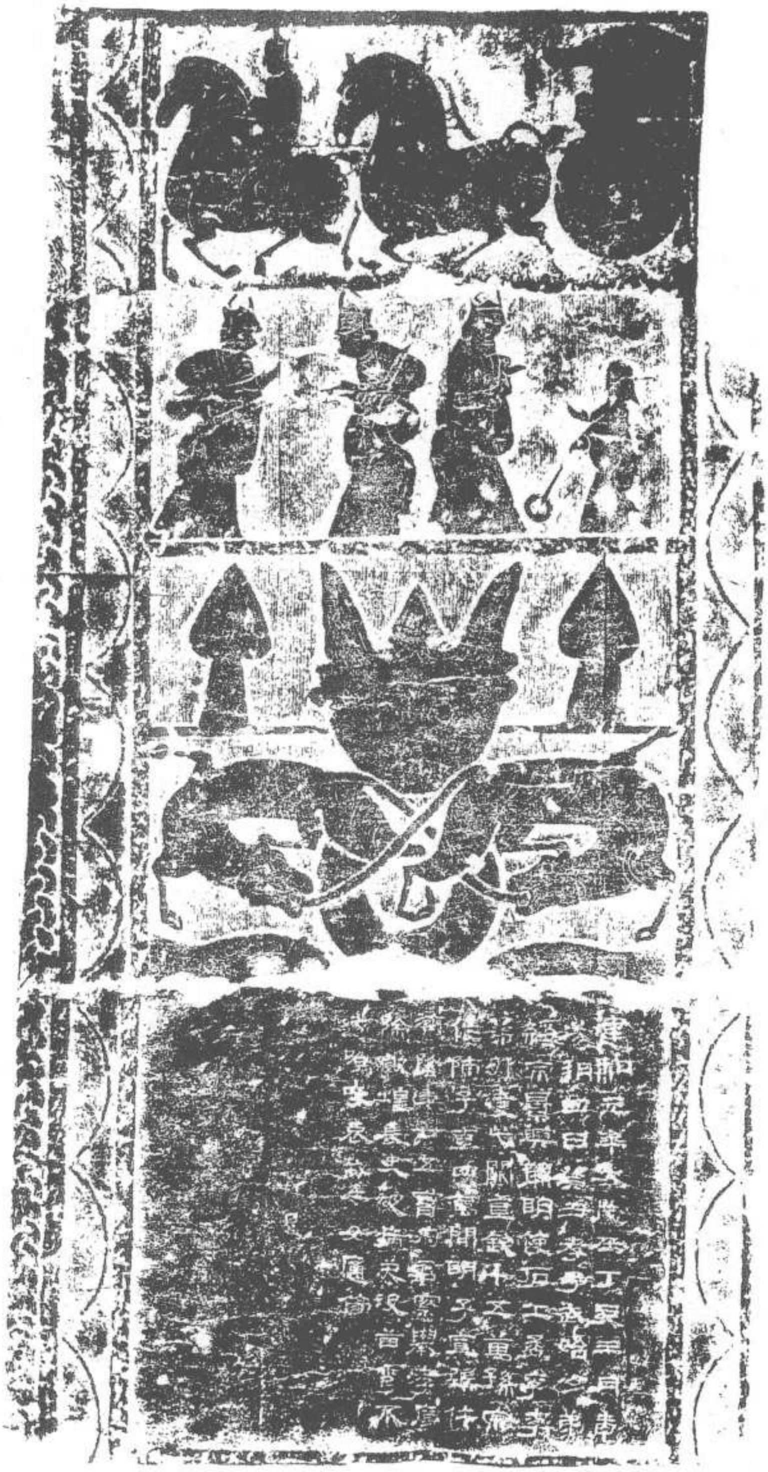
四川境内之汉墓盛行汉阙，而山东境内者则盛行墓祠。祠亦建于墓前，惟非对立。祠之全部亦系由石叠砌而成，故亦称石室。室内四壁遍刻人物车马，一如阙之盖座四周所见。一般通称此种浮雕为汉画像，为汉代艺术中之杰出作品。

墓祠中以武氏祠为最著，其他孝堂山祠两城山祠亦为著称者，兹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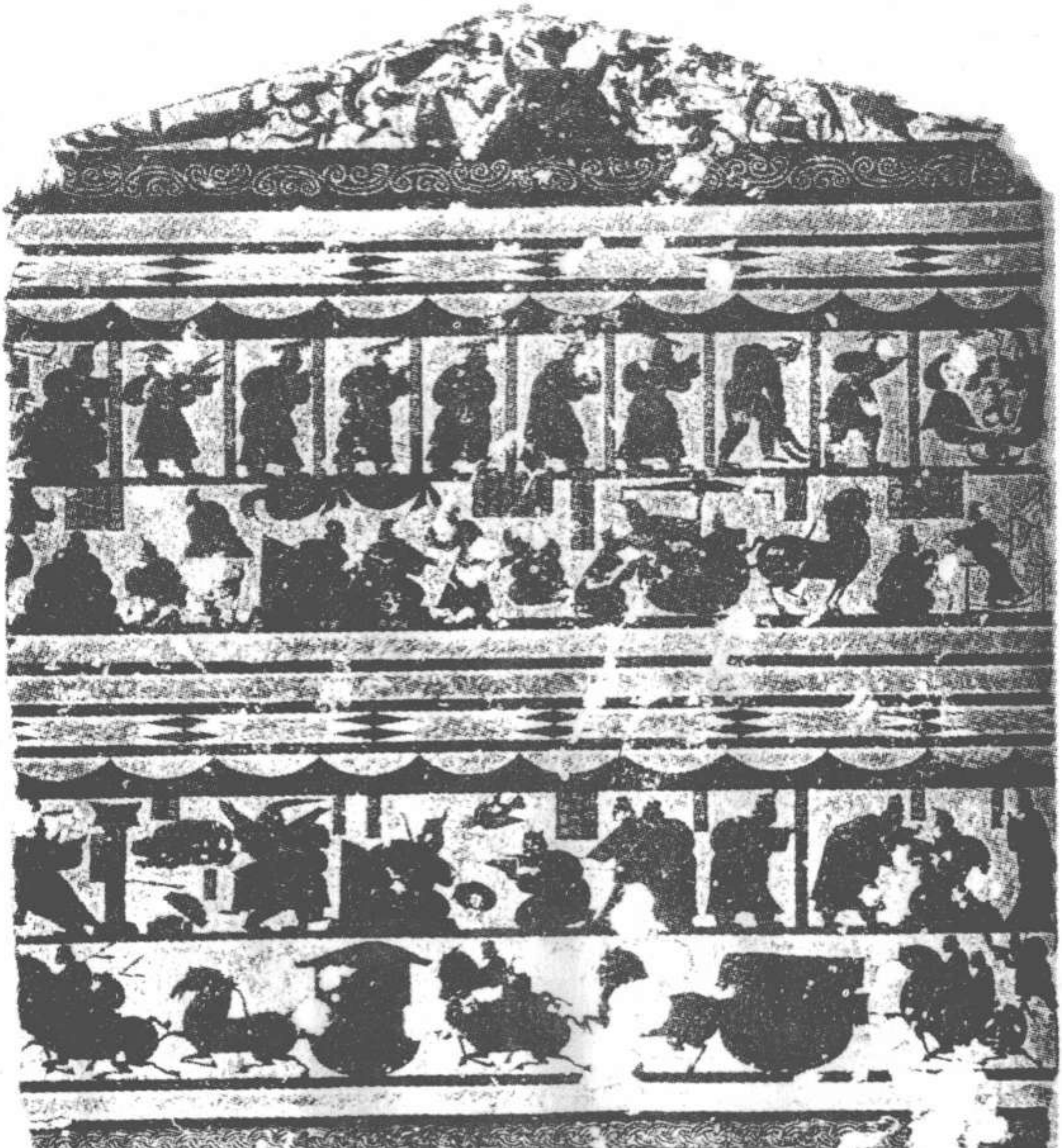
武氏祠石刻，在山东嘉祥县武宅山下，为中国陵墓艺术之最闻名于世者。清乾隆年间，其拓本即流传国内。据清人黄易修氏《武氏祠堂记略》，谓该处原有石筑墓祠数楹，即郡从事武梁、执金吾武荣、敦煌长史武斑及吴郡丞武开明等各有一祠，祠内壁间以石板垒成，满刻史事人物画像，遒美之至，为中国石刻艺术中之杰构。乾隆末年，因祠室多已陷没地下，好古者从事发掘，并为集合各祠画像石合建一室，即今所传之武梁祠石刻画像是也。所刻多车马人物，乃《史记》《左传》之忠臣孝子列女等故事，以及伏羲以来之帝王画像等。其制作年代，依据墓壁题记，乃东汉桓帝元嘉永康间刻成者。因武氏一族乃顺帝桓帝时代之望族，故其筑造墓祠，能有如此千古不朽之华美刻饰。



山东孝堂山石造墓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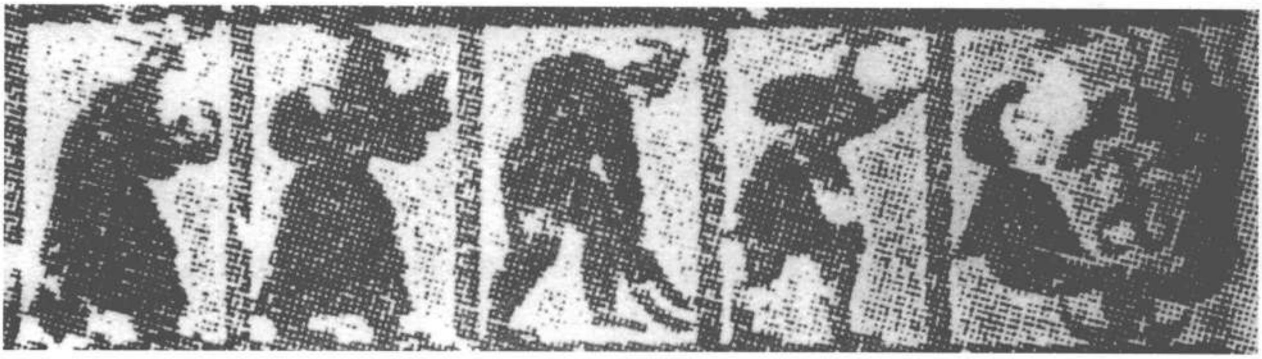
武氏祠石刻浮雕


武氏祠西壁石刻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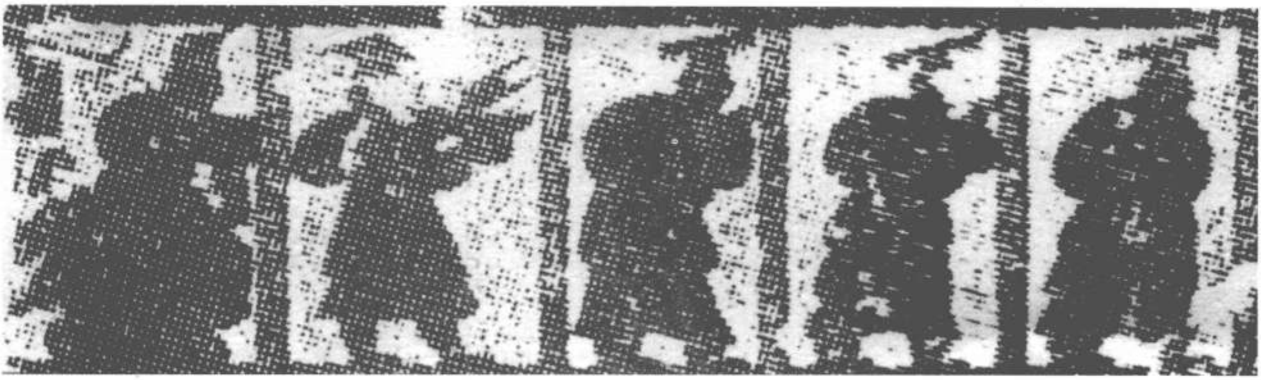
武氏祠画像中较著者，为帝王像及忠臣孝子故事之描写。

图中第一层为帝王造像，第二层为孝子故事，每图均有文字题记，以资说明。兹照录其题字如下：

第一层　帝王画像(计十栏)



5　4　3　2　1



10　9　8　7　6

1、伏戏仓精，初造王业，画挂结绳，以理海内。

2、祝诵氏无所造为，未有耆欲，刑罚未施。

3、神农氏因宜教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

4、黄帝多所改作，造兵井田，垂衣裳，立官宅。

5、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之子。

6、帝俈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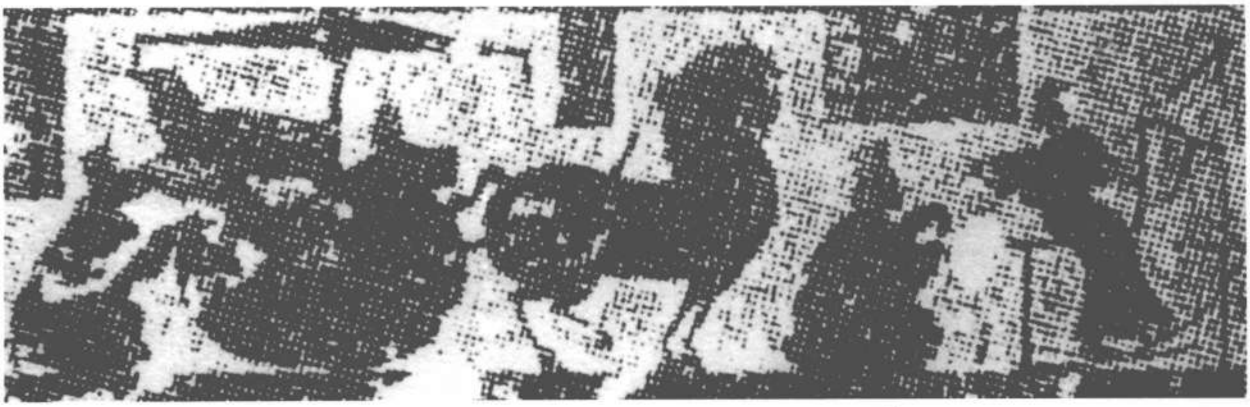
7、帝尧放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

8、帝舜名重华，耕于历山，外养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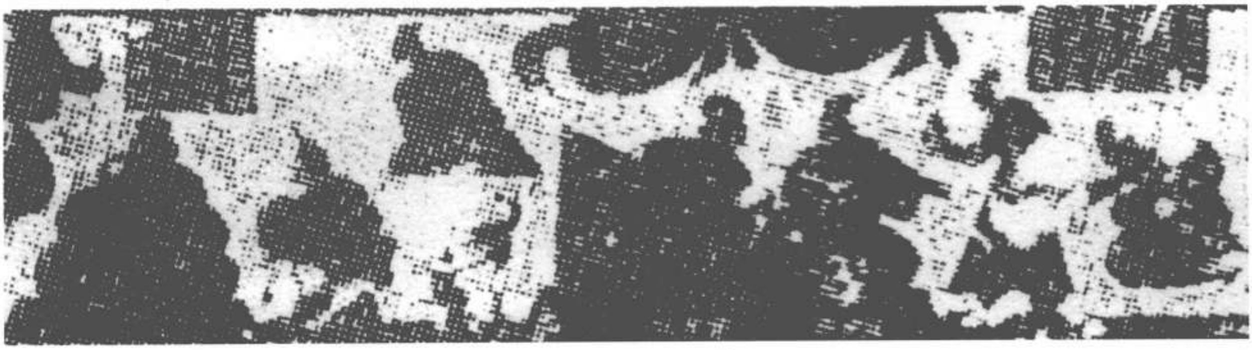
9、夏禹长于地理，脉泉知阴随时设防，退为肉刑。

10、夏杰。

第二层　孝子故事(计四栏即曾子闵子骞老莱子丁兰)



2　　　　　　　　　　　　1



4　　　　　　　　　　　　3

1、曾子质孝，以通神明。贯感神祇，著号来方。后世凯式，俾□懮纲。谗言三至，慈母投杼。

2、子骞后母弟，子骞父。闵子骞与假母居。爱有偏移，子骞衣寒，御车失棰。

3、老莱子，楚人也。事亲至孝，衣服斑连。婴儿之态，令亲有欢。君子嘉之，孝莫大焉。莱子母。莱子父。

4、丁兰二亲终殁，立木为父。邻人假物，报乃借与。

画像中更有忠臣义士等故事，其中最动人者，当为专诸之刺吴王僚及荆轲之刺秦王。《左传》："吴公子光谋杀吴王僚，因吴王嗜鱼之炙，使刺客专诸去往太湖学炙鱼，三月得其味，乃伏甲窟室以享王，专诸置匕首于鱼腹以刺之，吴王僚立死，诸亦为左右所杀。"又《史记》："轲常为燕太子丹客，谋刺秦王，计献樊于期首及燕地图于秦，而以匕首揕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绕柱以避，轲被执，卒为秦所杀。"（见下图）

※ 武氏祠壁刻——专诸刺吴王僚

※ 武氏祠壁刻——荆轲刺秦王

以上两段生动故事，欲以古拙之汉画像表出殊非易事，乃图中所刻专诸进鱼及荆轲被执之紧张情景，不仅惟妙惟肖，且韵味无穷，其手法之佳，令人惊异。

关于列女故事之描写，在武氏祠画像中亦颇多精彩之作（见下图）。第一层所画之三组故事，右刻者为梁节姑姊，中刻者为齐义母，左刻者乃京师节女，其故事均见《列女传》，现就其图略述之：

※ 武氏祠东壁石刻画（其中第一层为三组烈女故事）

1、梁节姑姊性慈爱。一日室中失火，兄子及己二子均在室中，亟往援之，先得己二子。又欲援兄子，乃火势已危，救者力援姑姊出。而姑姊不忍兄子之死，赴火如亡，卒得救。图中左上为已经救出之二子，右下仆地者为待救之兄子，往援兄子者即姑姊，牵姑姊者乃救者。

※ 梁节姑姊

2、齐义母者，齐之少子母也。宣王时，有人斗死于道者，吏讯之被一创，齐子兄弟皆曰我杀之，期年吏不能决。言之于相，相不能决。言之于王，王召其母问何所欲杀及活。其母泣而对曰：杀其少者。少者妾子也，长者前妻子也。王美其义，高其行，皆赦不杀，尊其为义母。图中骑者为讯吏，跪者为齐少子，卧地者为斗死之人，立者为前母子，其左即齐义母也。

※ 齐义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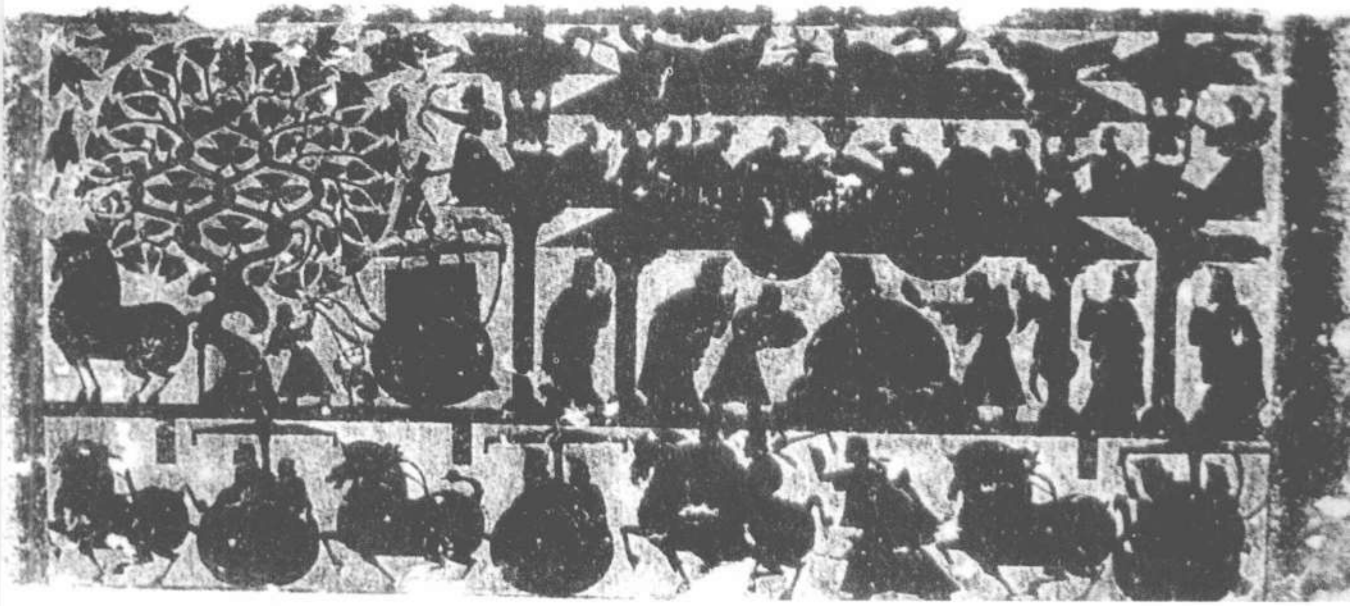
3、京师节女者，长安人。有仇人欲杀其夫，乃曰：旦日在楼上卧者则是矣。妾开牖待之。还告其夫，使卧他室，自开户卧，仇至断其首去视为其妻，义之释其夫。图中一人卧于床上者即节女，左一人扑入室中并举刀者乃仇人。

※ 京师节女

武氏祠之另一种石刻，则描写车马庖厨烹饪及楼阁神人鸟树车骑等，系画《山海经》中东王公会见西王母之故事。图中楼二层，左右阿阁二楹，脊檐皆饰龙凤鸟兽，规模宏丽。阁上中坐西王母，冠五梁冠，左右侍者五六人，皆执镜栉盘盂等物，以供役使。阁下施帷帐，中坐一冠服者，貌雄伟，即东王公。公右手拊膺，左手按膝，座前横一琴，左右侍立数人，执箫帛等物，柱上一人，人首鸟身，以尾蟠柱。左有合欢连理树一株，枝叶对生，上翔群鸟，右一人射之，树下停一车一马，御者攀辕而立，旁蹲一犬，此皆属东王公与西王母之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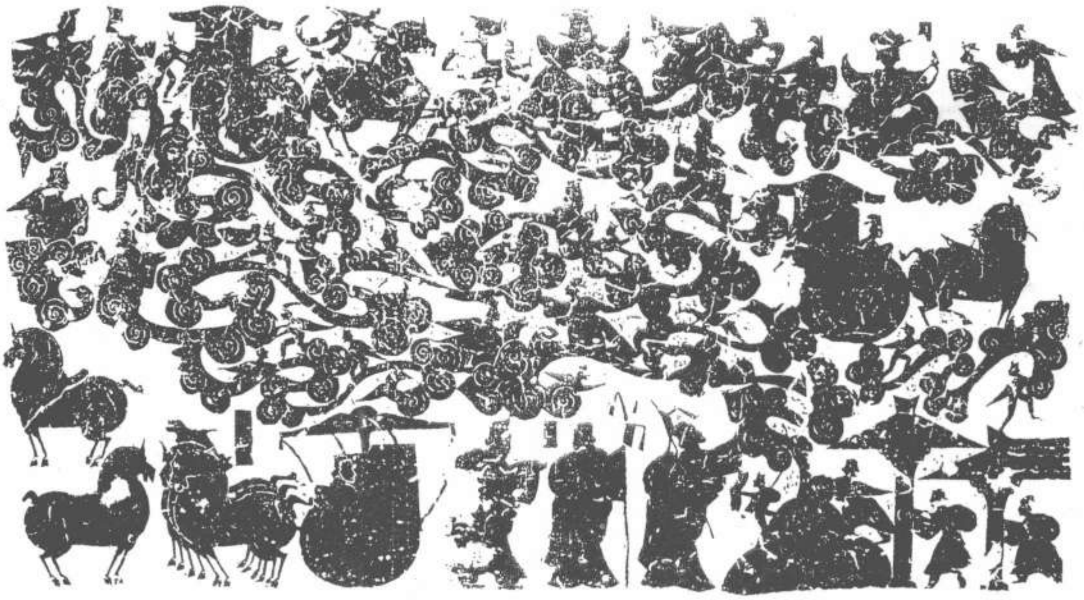
※ 武氏祠壁刻——庖厨

武氏祠壁刻——车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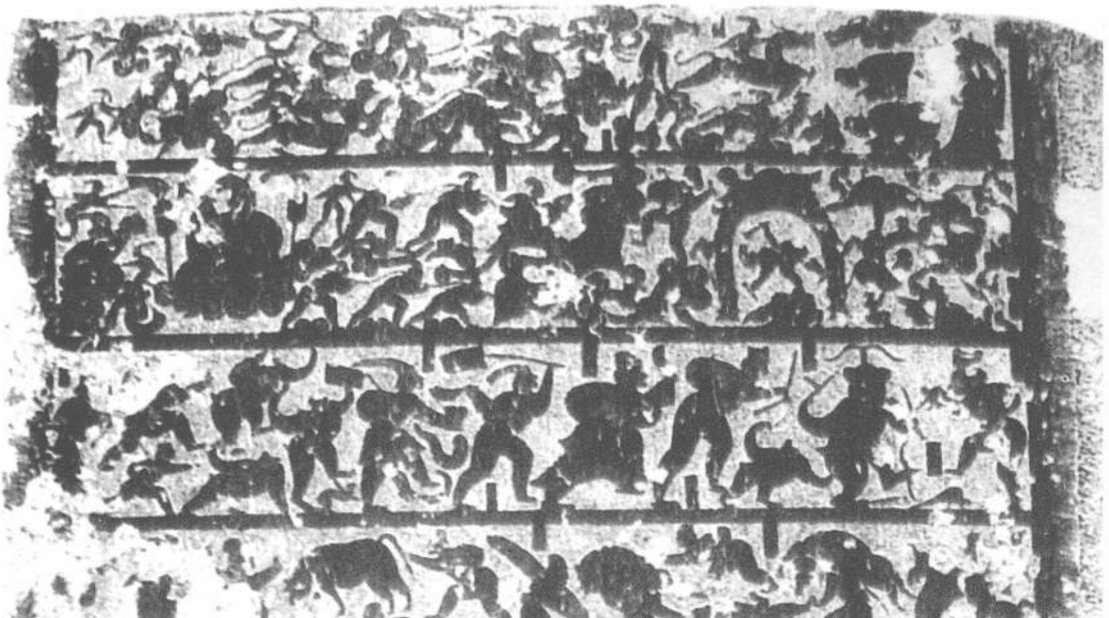


※ 武氏祠壁刻——东王公西王母会见图

此外，武氏祠画像内容包括神人车马云龙鸟兽狩猎及战斗等，盖多为描写《山海经》及春秋战国故事。所刻者均具有遒美生动之造型，全幅构图更能呼应均匀，尤以狩猎及战争故事更为生动活跃，均为有价值之艺术作品（见下图）。



武氏祠石刻——云龙鸟兽车马神人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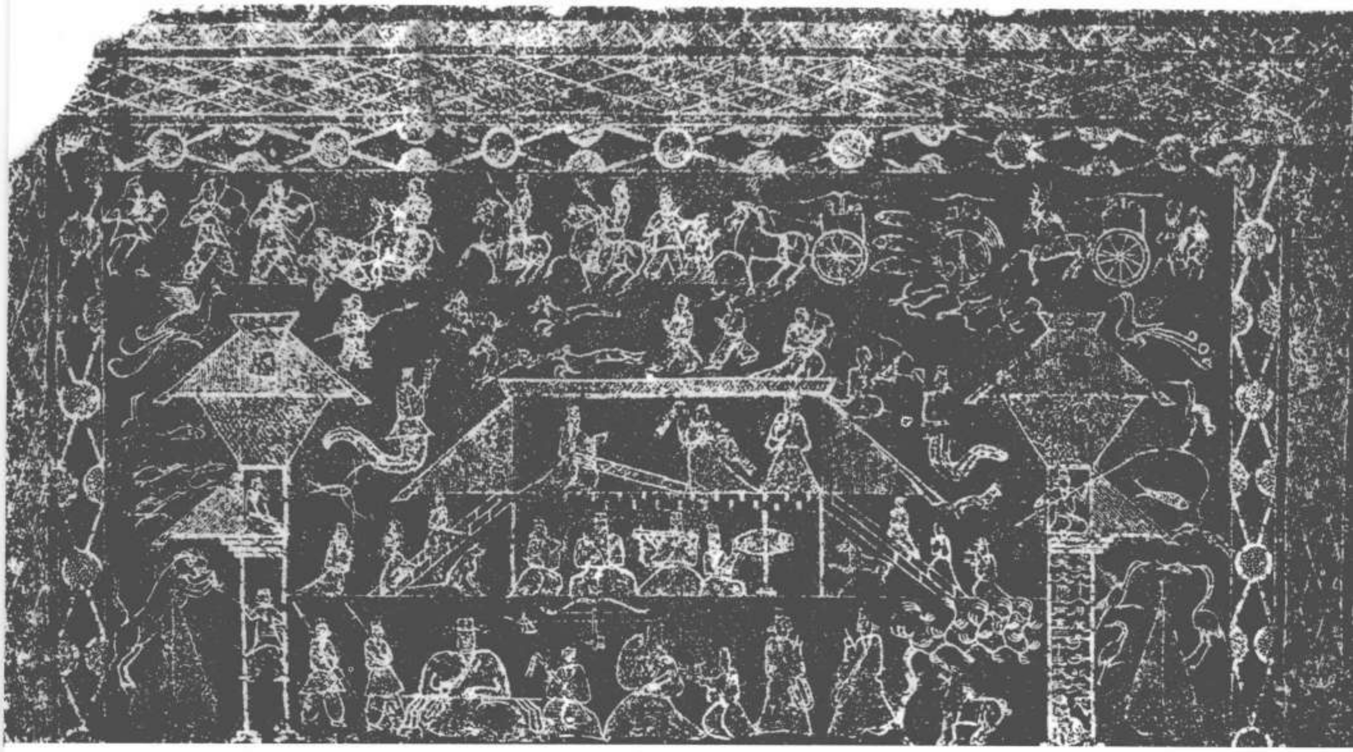


武氏祠石刻——狩猎图

※ 武氏祠石刻——争战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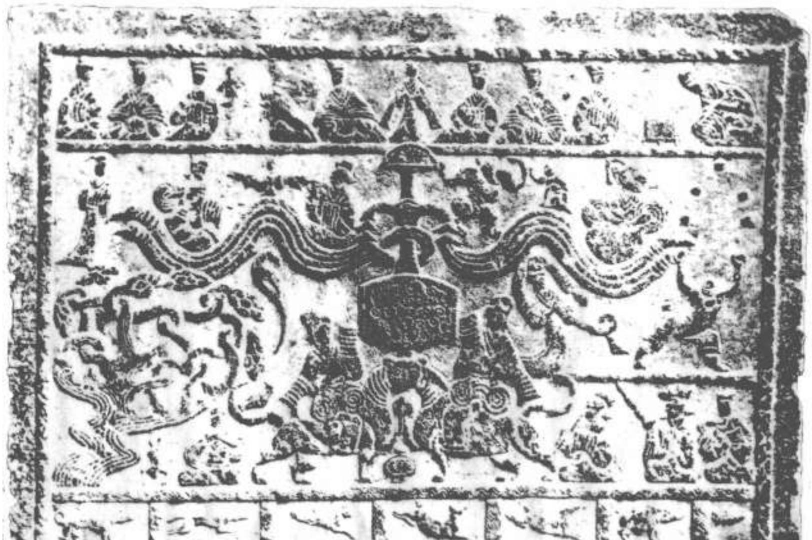
在山东境内，除武氏祠画像外，孝堂山及两城山亦同著称。前者在山东肥城县境，传为汉孝子郭巨为其母所建之墓祠。祠壁有“永建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来过此堂叩头谢神明”之题记，由此可断定墓祠当为东汉顺帝以前之建筑。室壁刻像内容与武氏祠大致相同，惟手法更为拙朴，且为阴文刻法，即将所刻物形凹入石面，与武氏祠之凸出者适为相反（见附图）。此种凹入之刻法，多产生于前汉末年，则孝堂山之画像应在武氏祠之前。

※ 孝堂山石祠隔梁西面画像



肥城张氏墓室石壁雕刻

两城山石室在山东济宁县，其造型为阳刻，做法较武氏祠似更进步，乃为类似浮雕之体积表现。因武氏祠虽系凸出，亦仅如木版画之平现于石面。而两城山石刻则显有平圆形之体积（见附图），据考证两城山祠为任城贞王安之祠堂，乃东汉安帝永宁间所筑者，如此两城山祠刻亦早于武氏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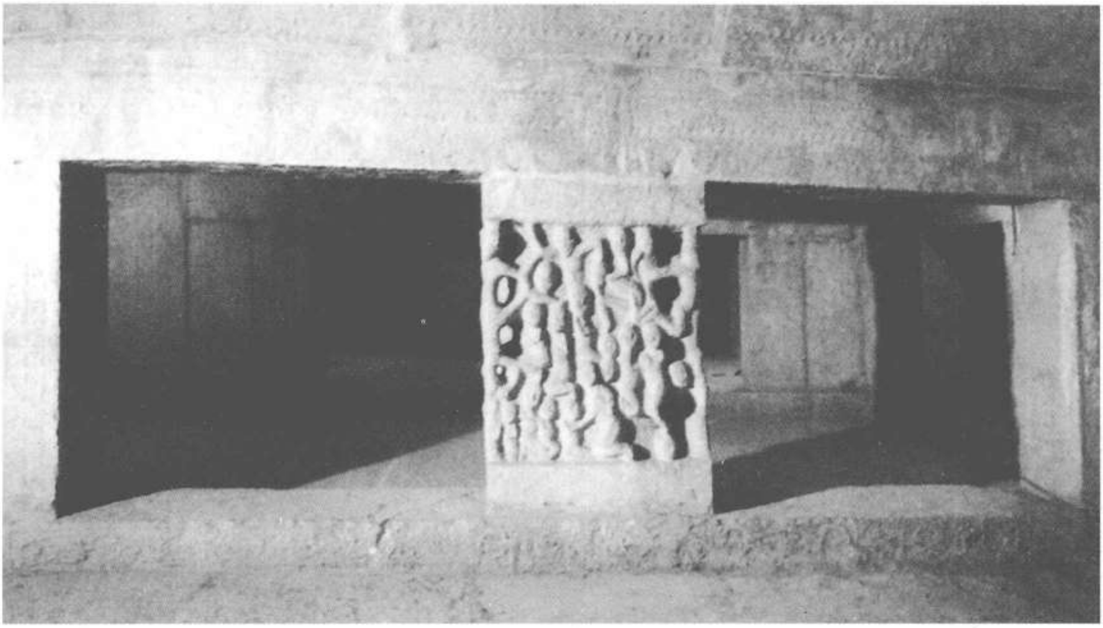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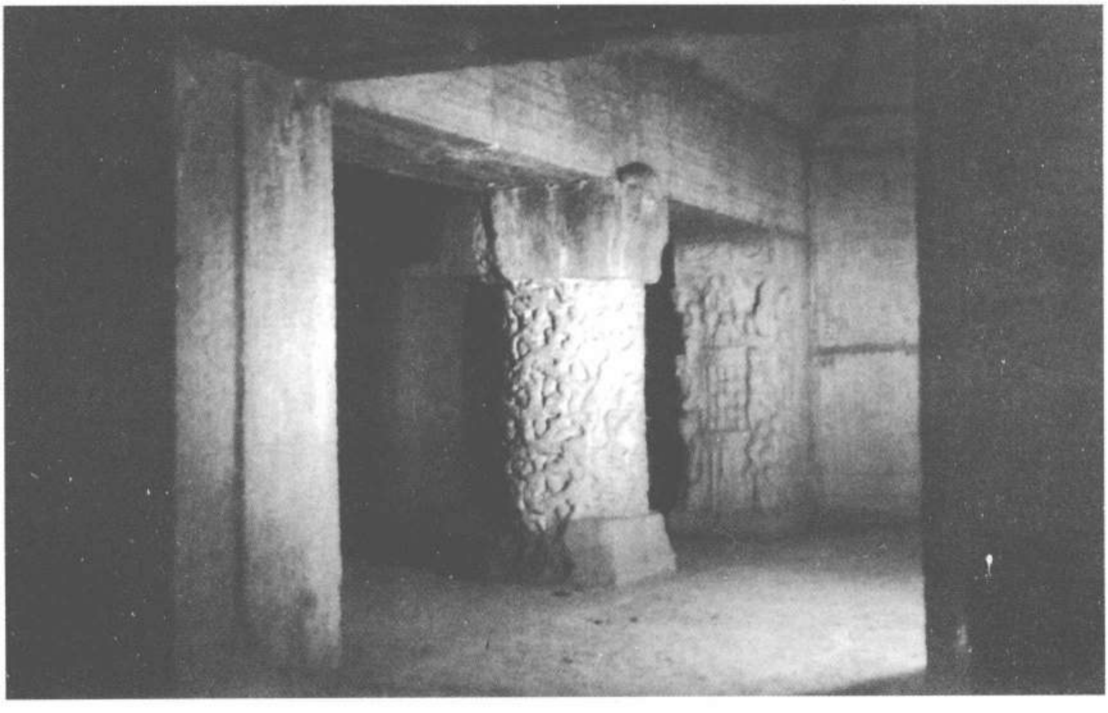
两城山祠石壁浮雕

※ 两城山祠刻——伏羲女娲神兽画像

※ 两城山祠刻——讲学车马画像

此外，在山东境内，墓室石刻为人所知者，尚有钜鹿李刚石室，焦氏鲁恭石室，以及现存山东省立图书馆所保存之各地出土汉画像石。或为墓阙，或为祠壁，均为汉代陵墓艺术中极珍贵之制作，而同为中国古代艺术遗物中之瑰宝。





※ **山东安丘画像石墓**（上为前室 下为后室）

丁、墓碑

中国墓碑之制自三代时即有之，惟最初仅为葬时引棺下圹之用，及后臣子为追述君父之功德，记文于其上，遂渐形成为今日之墓碑。《礼·檀弓·丰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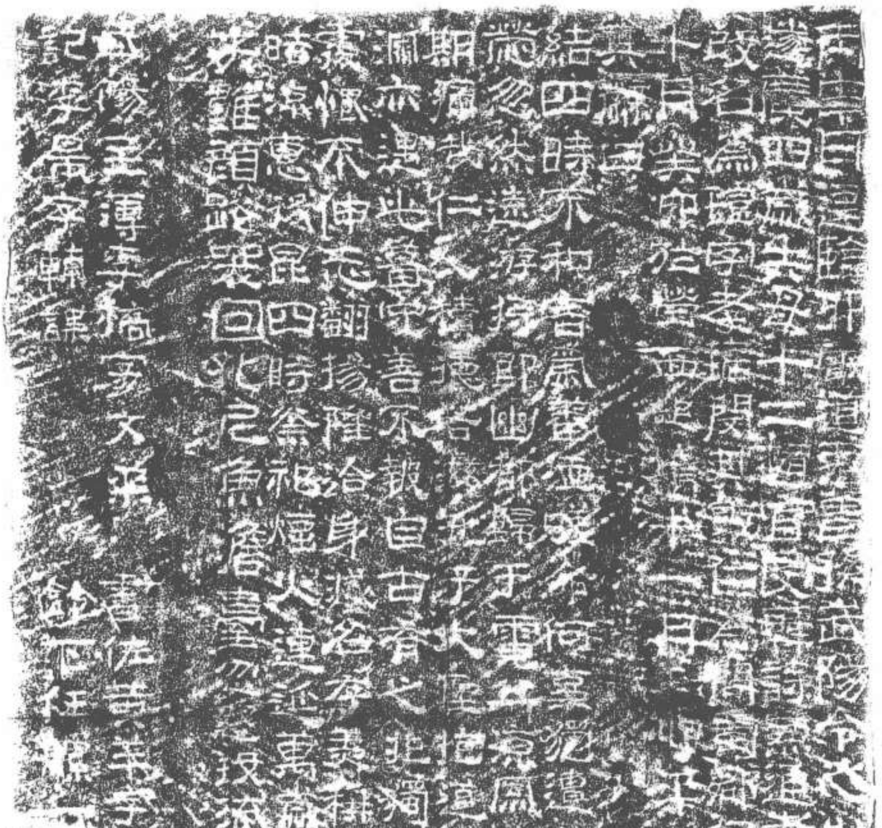
“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竖之。穿中间为鹿庐，下棺以绛绕，天子六绛四碑，诸侯四绛二碑，大夫二绛二碑，士二绛无碑”。

是知碑之为用，在周代仅为葬时下棺穿鹿庐以绛绕者，故碑之上中部有孔，其上端有晕，孔所以穿索，晕乃绛绕之索痕。因此汉魏墓碑之遗于今日者，碑冠多有螭龙之晕，碑身亦必穿有圆孔一处，此螭龙装饰当系由最初之晕蜕变而成，以增碑之美观者。自汉以后，碑上已渐失其孔，此乃因刻书文字之便利，而将孔废除，是碑之作用已变质矣。

中国墓碑，今日得见者最早仅为东汉。近年在云南昭通出土之孟旋碑，虽可于碑文推断为前汉成帝河平四年，但尚未成定论，诚因西汉墓碑，在今日未曾前见。即东汉碑石，原为墓碑者亦少。因该时盛行颂德纪功之刻石，自来金石著录所引者，概以此类为多。其以墓碑见称者，仅山东境内有十数碑，且多已移存，其余陕西河南四川各地之汉墓碑，为数极少。兹将各地现存汉墓碑表列如下：

编号	碑名	书体	立碑年代	现存地
1	孟旋碑	隶	西汉成帝河平四年	云南昭通
2	武斑碑	隶	东汉建和元年	山东嘉祥
3	孔谦碑	隶	东汉永兴二年	山东曲阜孔庙
4	孔君碑	隶	东汉永寿元年	山东曲阜孔庙
5	郑固碑	隶	东汉延熹元年	山东济宁孔庙
6	孔宙碑	隶	东汉延熹六年	山东曲阜孔庙
7	武荣碑	隶	无年月	山东济宁孔庙
8	张寿碑	隶	东汉建宁元年	山东城武孔庙
9	衡方碑	隶	东汉建宁元年	山东汶上
10	夏承碑	隶	东汉建宁三年	河北永平孔庙
11	孔彪碑	隶	东汉建宁四年	山东曲阜孔庙
12	孔褒碑	隶	无年月当为东汉熹平以前立	山东曲阜孔庙
13	鲁峻碑	隶	东汉熹平二年	山东济宁孔庙
14	尹宙碑	隶	东汉熹平六年	河南鄢陵孔庙
15	郑季宣碑	隶	东汉中平□年	山东济宁孔庙
16	曹全碑	隶	东汉中平二年	陕西合阳
17	高颐碑	隶	东汉建安十四年	西康雅安
18	赵宽碑	隶	东汉光和三年	青海西宁
19	赵君碑	隶	东汉初平元年	河南南阳

以下为上列各碑拓本及碑文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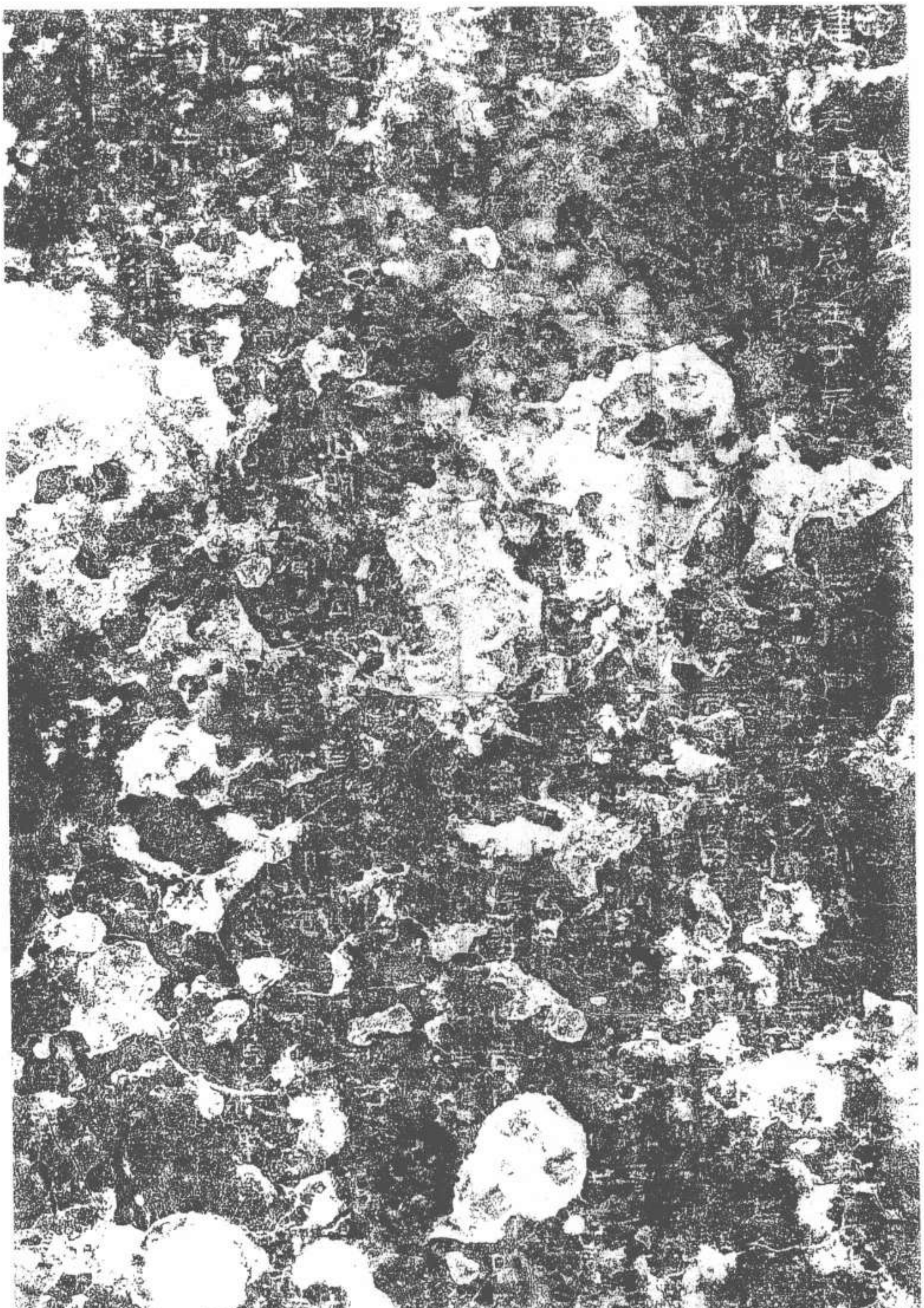


※ 1、孟旋碑

□丙申、月建臨卯、巖道君曾孫、武陽令之少息、孟廣宗卒、
□遂、廣四歲失母、十二隨官受韓詩、兼通孝經二卷、博覽
□改名爲琁、字孝琚、閔其敦仁、爲問蜀郡何彥珍女、未娶
□十月癸卯、於塋西起墳、十一月□卯采、下懷抱之恩、心
□其辭曰、
□結、四時不和、害氣蕃溢、嗟命何辜、獨遭斯疾、中夜奄喪、
□慇、忽然遠游、將即幽都、歸于電丘、涼風滲淋、寒水北流、
□期、痛哉仁人、積德若滋、孔子大聖、抱道不施、尚困於世、
□淵、亦遇此菑、守善不報、自古有之、非獨孝琚、遭逢百離、
□覆、恨不伸志、翻揚隆洽、身滅名存、美稱脩飭、勉崇素意、
□晧、流惠後昆、四時祭祀、煙火連延、萬歲不絕、勖于後人、
□失雛、顏路哭回孔尼魚、澹臺忿怒投流河、世所不閔如

□武陽主簿李橋、字文采、書佐黃羊、字仲興、
□記李昺、字輔謀、　　鈴下任騾、

※ 孟旋碑碑文



※ 2、武班碑

1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二月辛巳朔廿三日癸卯、長史同□□□□□□□□

2 敦煌長史武君諱斑、字宣張、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元功章炳、勳藏王府、官族分析、因以爲氏焉、武氏蓋

3 其後也、商周假藾、歷世壙遠、不隕其美、漢興以來、爵位相踵、□朝忠臣、君幼□顏閔之懋質、長敷斿夏之

4 文學、慈惠寬□、孝友玄妙、苞羅術萟、貫洞聖□、博兼□□、眈綜典藉、□思□純、求福不回、淸聲美行、闡形

5 遠近、州郡貪其高賢幼少、請以□□歲擧、□翼紫宮、□□詔除、光顯王室、有□於國、帝庸嘉之、掌司古□

6 領校秘鄭、研□幽微、追昔劉向、辯賈之徒、比□萬矣、時戎□□、匡正一□、□朝廷惟憂□□、有司□□擧

7 君、斑到官之日、□鷹吏士、哮虎之怒、薄伐□□、□□□□、□□□並、百姓賴之、邦域旣寧、久勞于外、當還

8 本朝、以敍左右、以永嘉元年□月□日、遭疾不□、哀□、於是金鄕長河閒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

9 署、咸以爲自古在昔、先聖與仁、□□興替、□□人存、生榮死哀、是爲萬年、伊君遺德、亦孔之珍、故立石銘

10 碑、以旌明德焉、其辭曰、

11 於惟武君、允德允恭、受天休命、積祉所鍾、其在孩提、岐嶷發蹤、謙□守約、唯誼是從、孝深凱風、志絜羔羊、

12 樂是□□、恬此榮光、孳孳臨川、闚見宮牆、庶仰箕首、微妙玄通、□然淸邈、□□□□、□□升□、

13 爲帝股肱、扶助大和、萬民逌蒙、顯宗□□、史官書功、昊天上帝、降茲鞠凶、晻忽徂逝、□□□宮、

14 不享耆耈、大命□□、百遼惟□、后帝感傷、擧夫喪師、士女悽愴、旌表金石、令問不忘、垂□後昆、億載歎誦、

15 尙書丞沛國蕭曹芝□宣、

16 成武令中山安熹曹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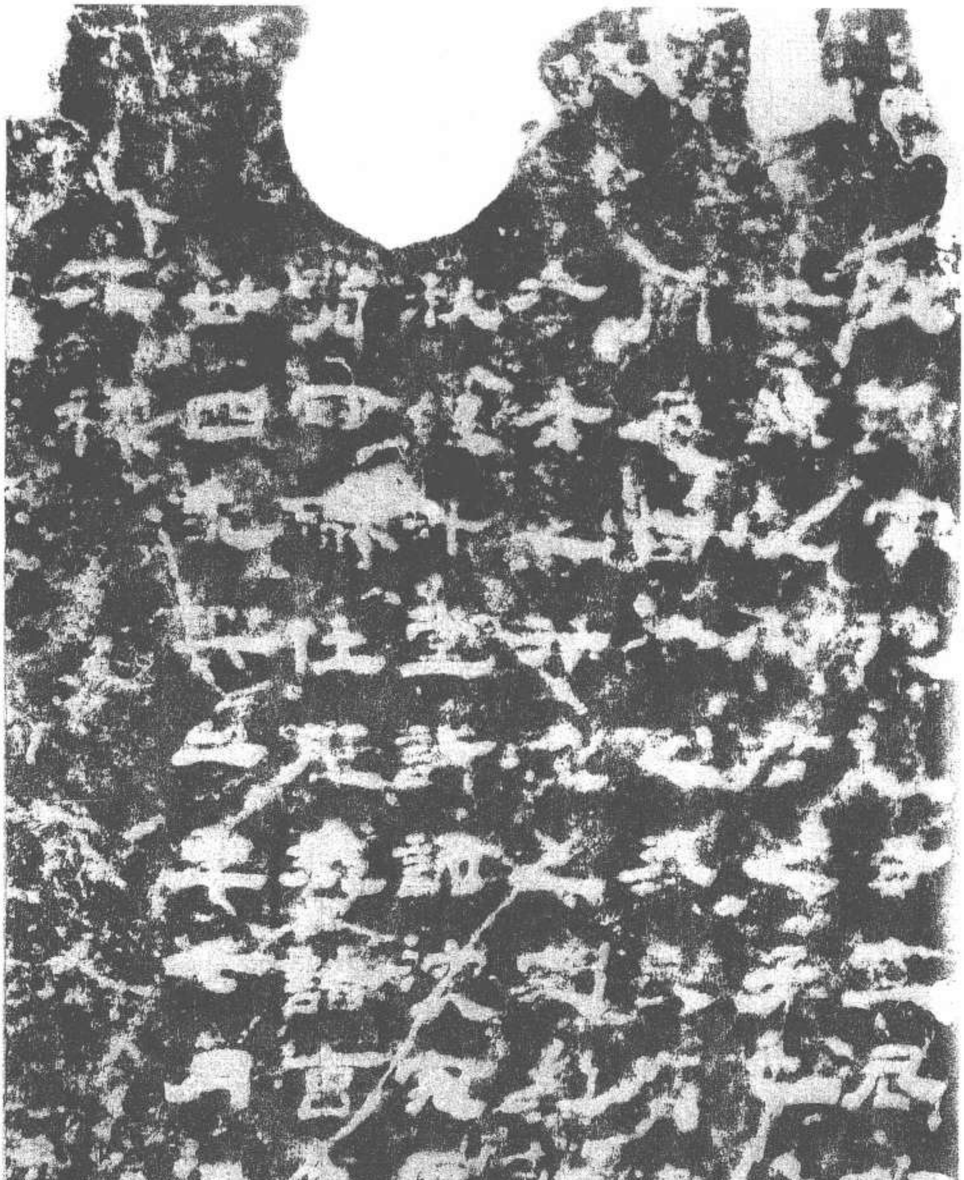
17 豐令下邳良成徐崇□□、

18 故陳留府丞魯國魯□□□□、

19 防東長齊國臨菑□、

20 紀伯允書此碑、□嚴祺字伯魯、

※ 武班碑碑文



※ 3、孔谦碑

1 孔謙、字德讓者、宣尼公廿
2 世孫、都尉君之子也、幼體
3 蘭石自然之姿、長膺淸少
4 孝友之行、祖述家業、脩春
5 秋經、升堂講誦、深究聖指、
6 弱冠而仕、歷郡諸曹史、年
7 卅四、永興二年七月、遭疾
8 不祿、

※ 孔谦碑碑文

※ 4、孔君碑

1 □永壽元年乙未、青龍□□、□□□□、

2 □□□□、孔子十九世孫□、君□□好

3 學、□□□□□□、履方約身、□□□□

4 □□□、德施州里、朝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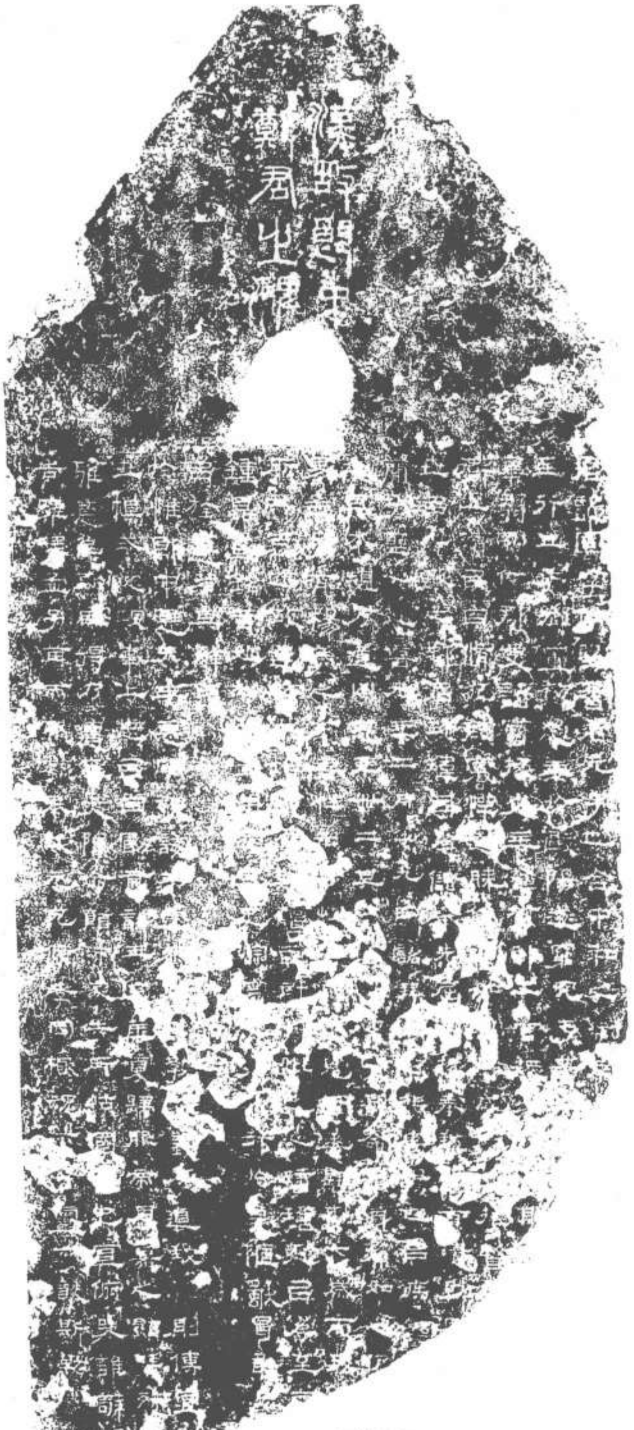
5 官掾守長史兼行相事、所在□行□□

6 □□□□、於戲哀□、□□□□□□□

7 吉、安者□□□芬、刊石建□、□示後□、

8 □□字□□□□此□□□

※ 孔君碑碑文



※ 5、上:郑固碑 下:郑固碑残石

1 君諱固、字伯堅、蓍君元子也、含中和之淑〔質、履上仁之□、孝友著乎閨門、〕

2 至行立乎鄉黨、初受業於歐陽、遂窮究于典〔籍、膺游夏之文學、襄冉季之政〕

3 事、弱冠仕郡、吏諸曹掾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入則腹心、出則爪牙、忠以〕

4 衞上、清以自脩、犯顏謇愕、造膝〔佹辭、〕加〔以好〕成〔方類、〕推賢〔達善、逡遁退讓、當〕

5 世以此服之、邦后珍瑋以爲儲舉、先屈〔計〕掾、奉我□貢、清眇〔冠乎群彥、〕德〔能〕

6 簡乎聖心、延熹元年二月十九日、詔拜〔郎中、〕非其好也、以疾錮〔辭、未〕滿期限、

7 從其本規、乃遘凶愍、年卌二、其〔四月廿四〕日、遭命〔隕〕身、痛如之何、〔先〕是君大

8 男孟子有楊烏之才、善性形〔於〕岐〔嶷、〕□□見於垂髦、年七歲而夭、〔大〕君夫人

9 所共哀也、故建□共墳、配食斯壇、以慰考妣之心、琦瑤延以爲至德不紀、則

10 鍾鼎奚銘、昔姬□□武、弟述其兄、綜□□□□行、於䖍陋獨曷敢忘、乃刊石

11 以旌遺芳、其辭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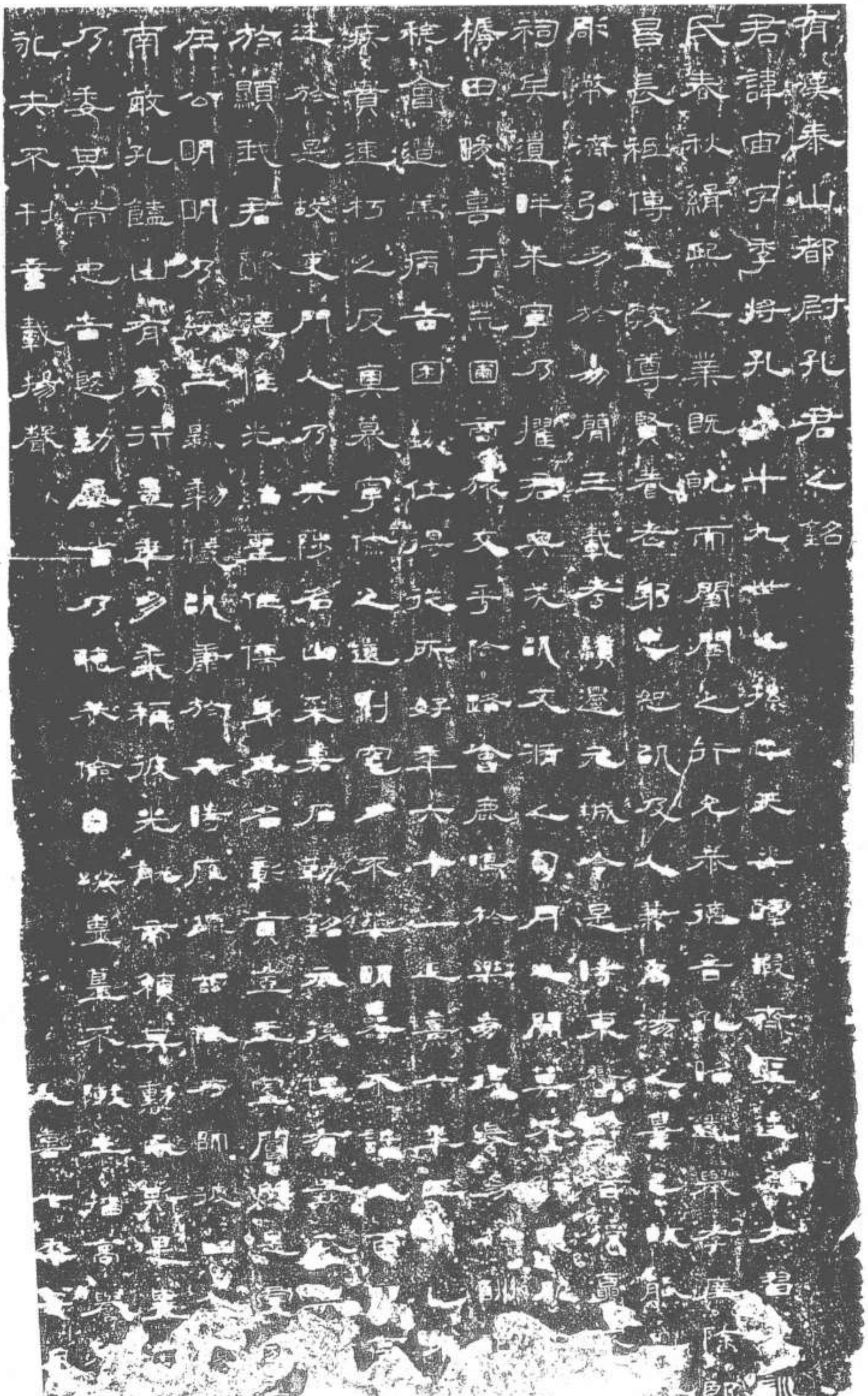
12 於惟郎中、寔天生德、頤親誨弟、虔恭〔竭力、〕致〔我〕義方、導我禮則、傳宣孔業、作

13 世模式、從政事上、忠以自勖、貢計王庭、華夏歸服、帝用嘉之、顯拜殊〔特〕、將從

14 雅意、色斯自得、乃遭氛災、隕命顚沛、家失所怙國□忠直、俯哭誰訴、〔卬號〕焉

15 告、嗟嗟孟子、苗而弗毓、奉我元兄、脩孝罔極、魂而〔有〕靈、亦歆斯勒、

※ 郑固碑碑文



※ 6、孔宙碑

1 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

2 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少習[家]訓、治〔嚴〕

3 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閨閾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舉孝廉、除郎[中]〔都〕

4 昌長、祇傳五教、尊賢養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辠己、故能興〔朴〕□

5 彫幣、濟弘功於易簡、三載考績、遷元城令、是時東嶽黔首、猾夏不□□

6 祠兵、遺畔未寧、乃擢君典戎、以文脩之、旬月之閒、莫不解甲服[罪]□□

7 杼、田畯喜于荒圃、商旅交乎險路、會鹿鳴於樂崩、復長幼於酬[酢]、□□

8 稔、會遭篤病、告困致仕、得從所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未、□□

9 疾、貴速朽之反眞、慕寧儉之遺則、窀夕不華、明器不設、凡百卬高、□□

10 逝、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有彝式、其[辭][曰]

11 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身立名彰、貢登王室、闓□是虔、夙夜[在][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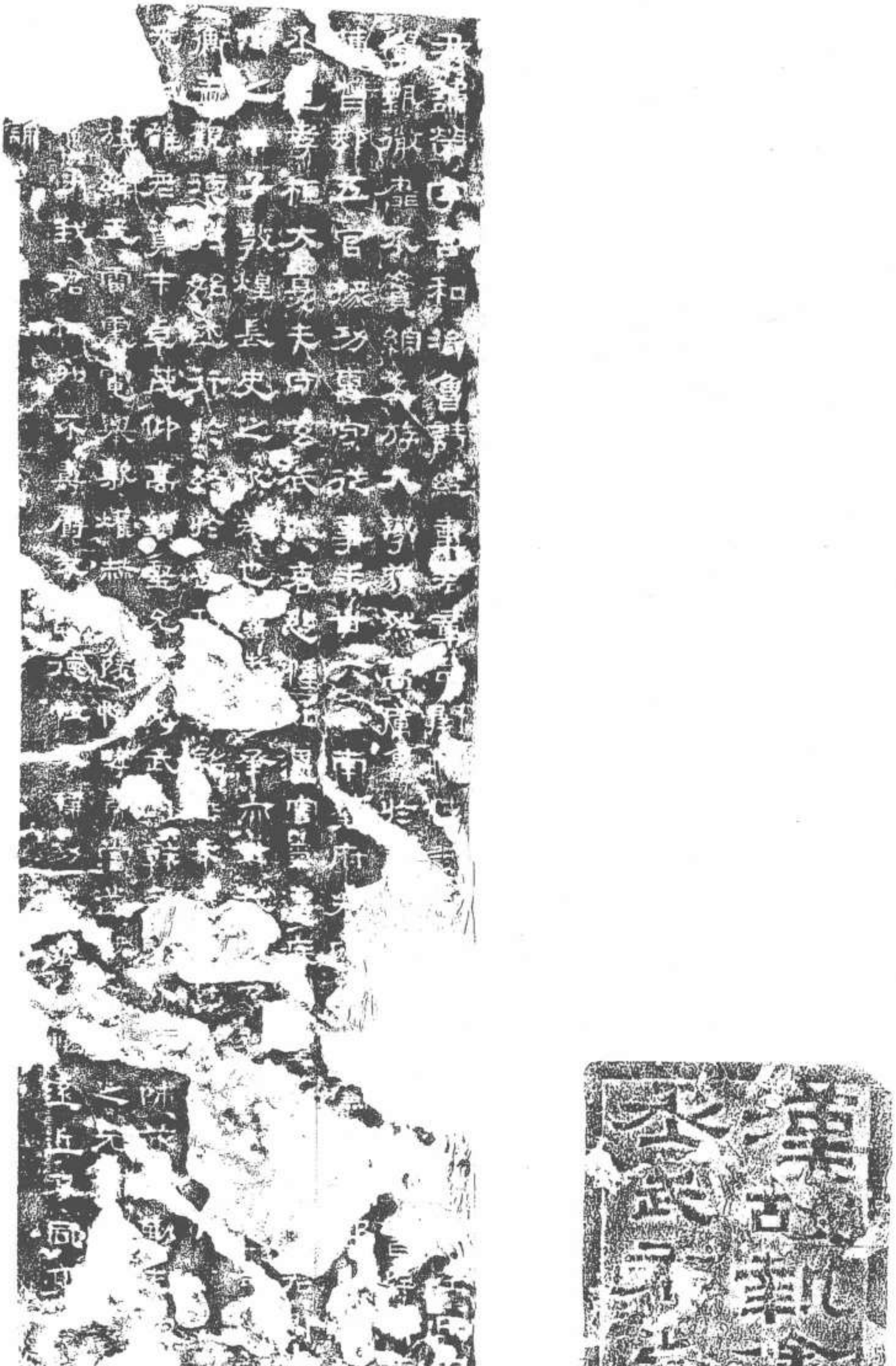
12 在公明明、乃綏二縣、黎儀以康、於元時雝、撫茲岱方、帥彼凶人、覆[俾]□□、

13 南畝孔饁、山有夷行、豐年多黍、稱彼兕觥、帝賴其勳、民斯是臯、疾□□□、

14 乃委其榮、忠告慇勤、屢省乃聽、恭儉自終、簠簋不敶、生播高譽、[歿][垂]〔令名〕、

15 永矢不刊、億載揚聲、 延熹七年□月戊□〔造〕

※ 孔宙碑碑文



※ 7、武荣碑(左:碑身 右:碑额)

1 君諱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幘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

2 學甄微、靡不貫綜、久斿大學、藐然高厲、綠於〔雙匹、學優則仕、爲州〕書佐郡曹史主

3 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從事、年卅六、汝南蔡府君察舉孝廉、□□郎中、遷執金吾

4 丞、遭孝桓大憂、屯守玄武、慼哀悲憧、加遇害氣、遭疾〔隕靈、□□□□〕、君卽吳郡府

5 卿之中子、敦煌長史之次弟也、廉孝相承、亦世載德、不忝〔□□、□□命□、不竟臺〕

6 衡、蓋觀德於始、述行於終、於是刊石勒銘、垂示無窮、其〔辭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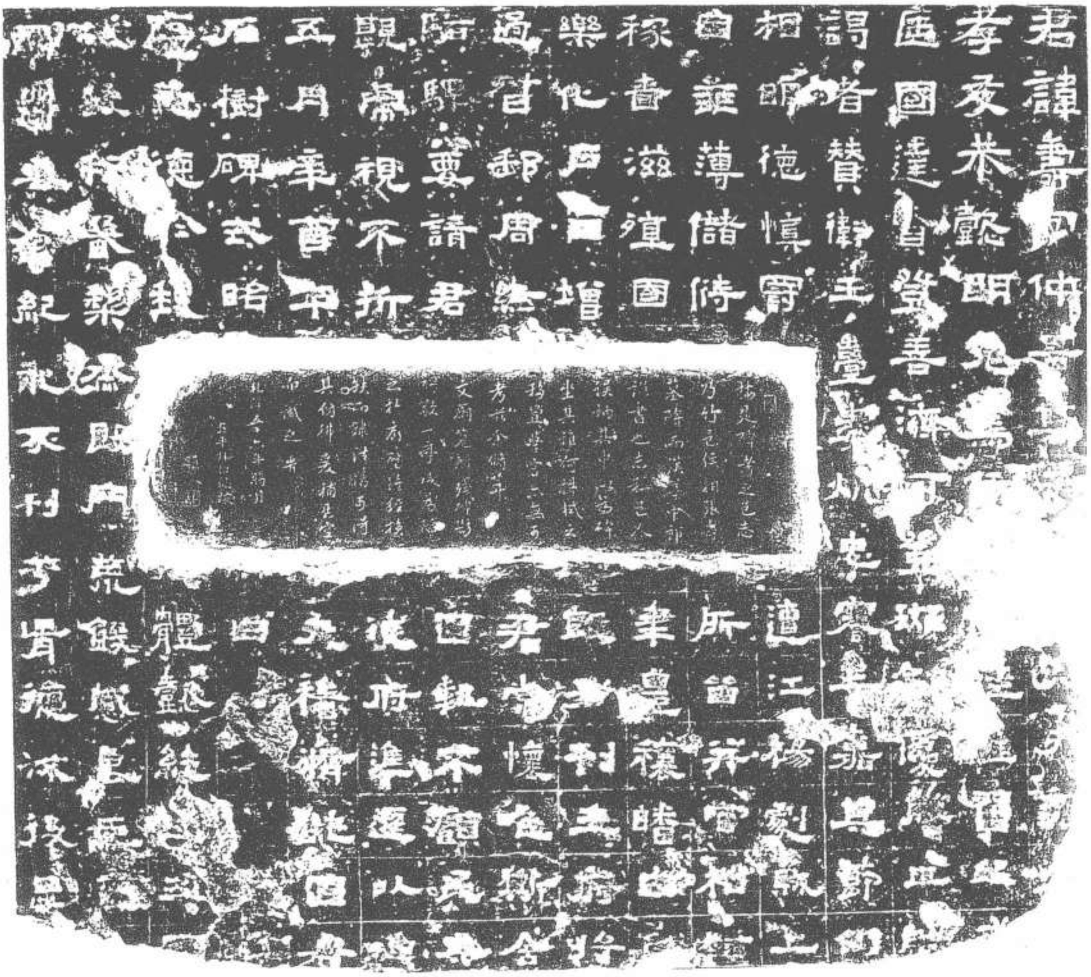
7 天降雄彥、資才卓茂、仰高鑽堅、允文允武、内幹三署、外□師旅、□勒屯守、〔舊威□〕

8 〔武、旌〕旗絳天、雷震電舉、敷燿赫然、陵惟哮虎、當遂股肱、□之元輔、〔天何不弔、降此〕

9 〔□咎〕、癒乎我君、仁如不壽、爵不副德、位不稱功、咸懷傷愴、遠近哀同、〔身沒□□、萬〕

10 〔世諷〕誦、

※ 武栄碑碑文



※ 8、张寿碑

1 君諱壽、字仲吾、其先[蓋][晉]大夫張[老]〔盛德之裔、世載□勳、遵帥紀律、不忝厥緒、爲冠帶理義之宗、君〕

2 孝友恭懿、明允篤信、[敦][悅][經][雅]、習父[東]〔光君業、兼綜六藝、博物多識、略涉傳記、嬌取其用、股肱州郡、〕

3 匡國達賢、登善濟可、登斑敍優、能正[躬]〔帥隮、臨疑獨照、確然不撓、有孔甫之風、擧考廉、除郎中、給事〕

4 謁者、贊衞王臺、婁□忠謇、上嘉其節、仍〔授命莢、匡其京輦、昭德塞違、內平外成、擧無遺愆、遷竹邑侯〕

5 相、明德愼罰、〔縣奉采土、〕遭江楊劇賊、上〔下□征、役賦彌年、萌于□戈、杼軸罄殫、君下車、崇尚儉節、躬〕

6 自非薄、儲偫〔非法、悉無〕所留、幷官相[領]、〔省倉□小府御吏、朝無姦官、野無淫寇、敎民樹藝、三農九穀、〕

7 稼嗇滋殖、國〔無灾祥、歲〕聿豐穰、皤白[之]〔老、率其子弟、以脩仁義、蝗賊不起、厲疾不行、視事年載、黔首〕

8 樂化、戶口增〔多、國寧民〕殷、功刊王府、將〔授藩邦、對揚其勛、功曹周憐、前將放濫、君徵澄淸、憐顧愆悔〕

9 過、督郵周紘、〔承會表問、〕君常懷色斯、舍〔無宿儲、遂用高逝、老弱相携、攀援持車、千人以上、沛相名君〕

10 駱驛要請、君〔捐祿收名、〕固執不顧、民無〔所卬、國違所賴、上下同慼、州郡聞知、旌弓禮招、復爲從事、覩〕

11 覩虎視、不折〔其節、辟司〕徒府、進退以[禮]、〔含弘內光、頤□皓爾、翾天不怫、遘疾無瘳、年八十、建寧元年〕

12 五月辛酉卒、〔嗚呼哀哉、〕夫積脩純固者、〔爲天人所鍾、功假於民者、敍在銘典、於□俊□、訪諸儒林、刊〕

13 石樹碑、式昭〔令徽、其辭〕曰、

14 亮元德、於我〔君、膺淸茂、〕體懿純、[超][三][署]、〔垂令□、甄聲號、□憲臺、嬌王業、弼紫微、彈羣司、淸公□、綏薄〕

15 賦、牧邦畿、黎烝殷、罔荒饑、感良臣、[哀]〔其靈、揭輕擧、□來征、民歎思、曁輿人、宰府命、遂浚□、名振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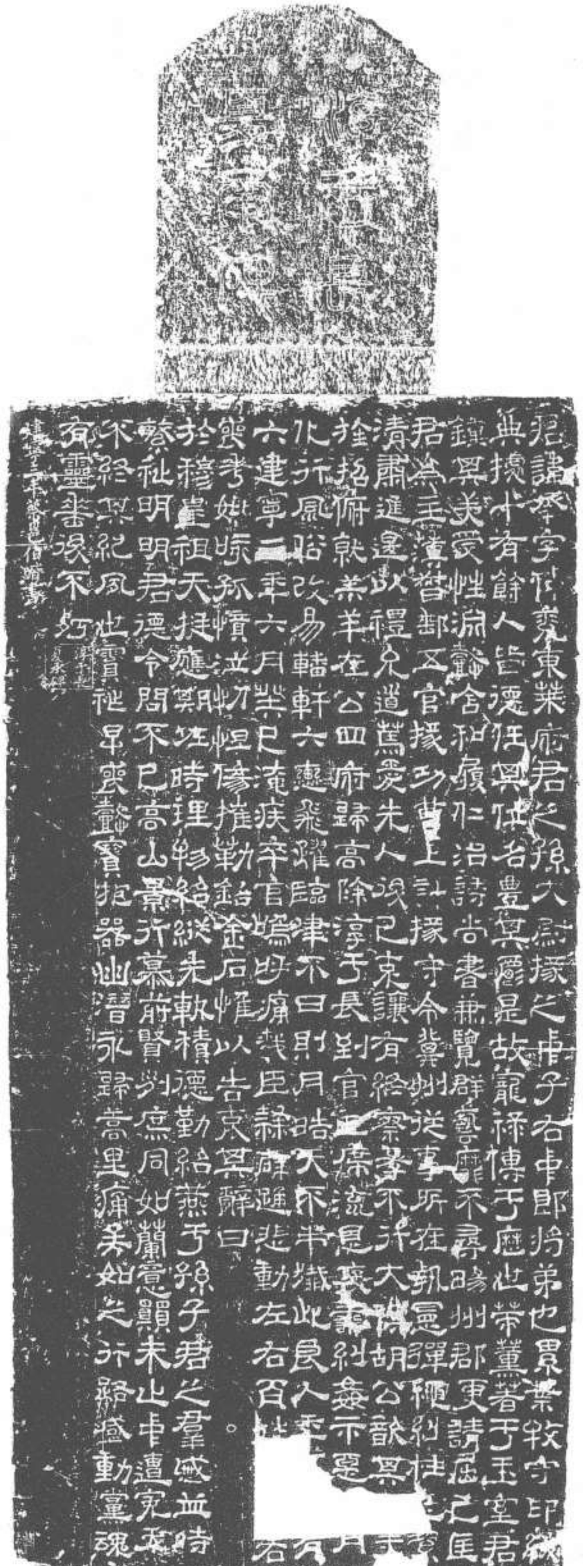
16 [彌][闡]、垂令紀、永不刊、于胥德、流後昆、

※ 张寿碑碑文

※ 9、衡方碑

1 府君諱方、字興祖、肇先盖堯之苗、本姓□□、則有伊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
2 士、家于平陸、君之烈祖、少以濡術、安貧樂道、履該顏原、兼脩季由、聞斯行諸、砥仁[勵]□□□
3 士、階夷愍之貢、經常伯之寮、位左馮翊、先帝所尊、垂名竹帛、考廬江太守、兄鴈門太守、□□□
4 孝、長發其祥、誕降于君、天資純懿、昭前之美、少以文塞、敦庬允元、長以欽明、耽詩悅書、□□□
5 秋、仕郡辟州、擧孝廉、除郎中、即丘侯相、膠東令、遵尹鐸之導、保障二城、參國起按、斑敍□□、□
6 本肇末、化速郵置、州擧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將繼南仲邵虎之軌、飛翼軫之旌、操參□□
7 綏來王之鑾、會喪太夫人、感背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寢闇苫由、[仍][留]上言、倍榮向[哀]、[禮][服]
8 祥除、徵拜議郎、右北平太守、尋李廣之在[邊]、恢魏絳之和戎、戎戢士佚、費[省][巨][億]、[儞]□□、□
9 靜有績、遷潁川太守、脩清滌俗、招拔隱逸、光[大]茅茹、國外浮謖、淡界繆動、氣泄[狂]□、□□□□、
10 歸來洙泗、用行舍臧、徵拜議郎、遷太醫令、京兆尹、舊都餘化、詩人所詠、竝有亡新、君□□□、□
11 隆寬慄、鶉火光物、隕霜剿姦、振滯起舊、存亡繼絕、恩降乾太、威肅剝巛、本朝錄功、入登[衡]□、□
12 翼紫宮、夙夜惟寅、褘隋在公、有單襄穆英謨之風、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在寬、失順其文、擧
13 已從政者、退就勑巾、永康之末、君銜孝桓、建寧初政、朝用舊臣、留拜步兵校尉、處六師[之][師]、[維]
14 時假階、將授緄職、受任浹旬、庵離寢疾、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詔遣使□□
15 弔賻禮、百寮臨會、莫不失聲、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蓋雅頌興而淸廟肅、中庸起而祖[宗]□、
16 故仲尼既歿、諸子綴論、斯干作歌、用昭于宣、諡以旌德、銘以勒勳、於是海內門生故吏□□□
17 采嘉石樹靈碑、鐫茂伐祕將來、其辭曰、
18 峨峨我君、懿烈孔純、高朗神武、歷世忠孝、馮隆鴻軌、不忝前人、寬猛不主、德義是[經]、[韜][綜][頤]□、
19 溫故前呈、擥英接秀、踵迹晏平、初據百里、顯顯令聞、濟康下民、曜武南會、邊民是鎭、惟□□□、
20 憂及退身、參[議]帝室、剖符守藩、北靖□□、有□有聲、旋[守]中嶽、幽滯以榮、邁種舊京、□□□□、
21 含澤戴仁、□□休寧、剋長剋君、不虞不陽、維明維允、耀此聲香、能哲能惠、克亮天功、入[統]□□、
22 [趣][趣][洸][洸]、法言稽古、道而後行、兢兢業業、素絲羔羊、闇闇侃侃、顒顒昂昂、[蹈]規履榘、金玉[其]相、
23 謇謇王臣、群公憲章、樂旨君子、□□无疆、銘勒金石、□□□□、□問□□、萬世是傳、門生平原樂陵朱登字仲□

※ 衡方碑碑文



※ 10、夏承碑

1 君諱承、字仲兖、東萊府君之孫、大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紱

2 典據十有餘人、皆德任其位、名豐其爵、是故寵祿傳于歷世、策薰著于王室、君

3 鍾其美、受性淵懿、含和履仁、治詩尙書、兼覽群藝、靡不尋暢、州郡吏請、屈己匡

4 君、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事、所在執憲、彈繩糾枉、[忠]絜

5 淸肅、進退以禮、允道篤愛、先人後己、克讓有終、察孝不行、大傳胡公、歆其〔德〕美、

6 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歸高、除淳于長、到官正席、流恩褒善、糾姦示惡、〔旬〕月

7 化行、風俗改易、轓軒六轡、飛躍臨津、不日則月、皓天不弔、殲此良人、年〔六十〕有

8 六、建寧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嗚呼痛哉、臣隸辟踊、悲動左右、百姓〔號咷〕、若

9 喪考妣、咳孤憤泣、忉怛傷摧、勒銘金石、惟以告哀、其辭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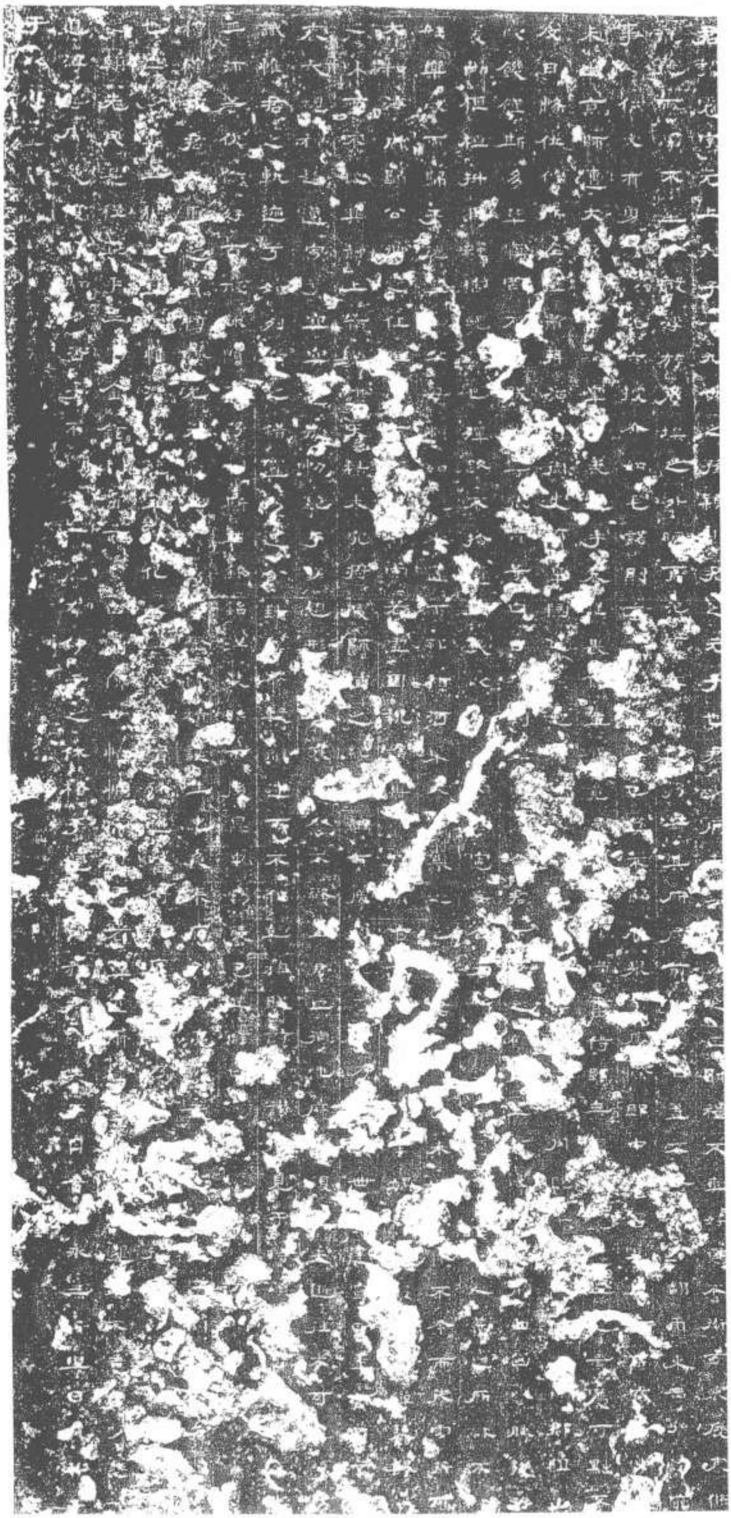
10 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縱先軌、積德勤紹、燕于孫子、君之群感、並時

11 繁祉、明明君德、令問不已、高山景行、慕前賢列、庶同如蘭、意願未止、中遭寃夭、

12 不終其紀、夙世實祚、早喪懿寶、抱器幽潛、永歸蒿里、痛矣如之、行路感動、薰魂

13 有靈、垂後不朽、

※ 夏承碑碑文



※ 11、孔彪碑

〔碑陽〕

1 君諱彪、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穎川君之元子也、君少履天姿自然之正、帥禮不爽、好惡不愆、考衷度衷、修〔身踐言〕、

2 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皭焉氾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得已、乃翻爾束帶、弘論窮〔理、直道〕

3 事人、仁必有勇、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擧孝廉、除郎中、博昌長、疾病留宿□、遷□〔京府丞〕、

4 未出京師、遭大君憂、泣喩皐魚、喪過乎哀、謹畏舊章、服竟還署、試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薦可黜否、〔出□□〕

5 度、日恪位佇、所在祗肅、拜治書御史、膺皐陶之廉恕、□□瘳之□□、□□□律、祇用既平、遷博陵大守、郡阻山〔□、□□〕

6 以饑饉、斯多草竊、罔不寇賊劉曼、張丙等白日攻剽、坐家不命、君下車之初、□五敎以博□、削四凶以勝殘、乃〔□□□〕、

7 爰尚桓桓、抍馬蠲害、醜類已殫、路不拾遺、斯民以安發號施憲、每合天心、□之所惡、不以彊人、義之所欲、不以〔□□、百〕

8 姓樂政、而歸于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遷下邳相、河東大守、擧此□□、君子風也、未怒〔而懼〕、不令而從、雲行雨〔施、□□〕

9 大和、海內歸公卿之任矣、勞而不伐、有實若虛、固執謙需、以病辭官、去位閭□、以孝竭情、餘暇遲徲、彈琴斅磬、〔□□□〕

10 之味、而不改其靜、上帝棐諶、天秩未究、將據師輔、之紀之綱、而疾彌流乃碩乃□、年卌九建寧四年七月辛未〔卒、嗚呼〕

11 哀哉、魂神超邁、家兮冥冥、遺孤切絕、于嗟想形、□□哀逝、念不欲生、群臣號咷、靡所復逞、夫逝往不可追兮、功〔□□□〕

12 識、惟君之軌迹兮、如列宿之錯置、易建八卦、揆肴斅辭、述而不作、彭祖賦詩、皆讚所見、于時頌□於是故吏崔〔烈、催恢〕

13 王沛等、伏信好古、敢詠顯□、乃刊斯石、欽銘洪基、昭示後昆、申錫鑒思、其辭曰、

14 穆穆我君、大聖之胄、惇懿允元、叡其玄秀、惟嶽降精、誕生忠良、奉應郡貢、亮彼我□、克明王道、辯物居方、周□〔□□、必〕

15 也正名、朝無秕政、直哉惟清、出統華夏、化以寅成、巨猾殄迸、賢倚□庭、帝重乃勩、百□□征、所臨如神、□□□〔□、□□〕

16 之翰、先民是程、宜乎三事、金鉉利貞、而絜白駒、俾世憒惻、當享眉耇、莫匪爾極、大□□□、邈矣不意、于嗟悲兮、〔□□□〕

17 息、漫漫庶幾、復焉所力、杳乎不朽、沒而德存、伊尹之休、格于〔皇天、惟〕我君續續、表于丹青、永永無沂、與日月并、于〔嗟□□〕、

18 于以慰靈、

※ 孔彪碑碑文

※ 12、孔褒碑

1 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也、□□□□□□以□□□

2 □、繼德前葉、清和挺懿、固天□□、□□□□、幽讚□□、治家業春秋□、綜[枚]□

3 典、篇籍靡遺、衆琦幼眇、爲淵爲林、博學多識、□□匪勞、是以□□之徒、□[遠]□

4 來、歷□州〔郡、鱗浮雲集者〕、猶觀山采玉、□□□□、故□□□世之名、□□□之

5 □、□□□□、州□□〔高〕、□孝廉□從事、□□□□□擅名之□□之□爵、固辭

6 峻□、以□□□□□□援爲□□□□之□□覽□□圖□□、元節所過、夷

7 □□〔傑、骨〕栗莫敢藏匿、君□□□□、□□□□、遂□危令、濟渡窮戹、後會事覺、

8 □□□□、臨難引□、各爭授命、□□□□、□□□□、□□□□、喪予英彥、切乎

9 □□、靡□同懷、□□有〔勇、臨〕難□□、□□□□、□□□□、□□□□、尚□有若、

10 □□□□□魯相汝南陳府君□□□之□□掾□士□□□、乃□□建碑、昭

11 示不□、□□曰、

12 □□□□□、□德□隆、將□舊耀、〔如〕雲如〔龍〕、□□□□、□□□□、□磐□□、逢□

13 〔百□、仁風旣敷、□義□□、□□□□、□□□頌、□□□與、□□□□、□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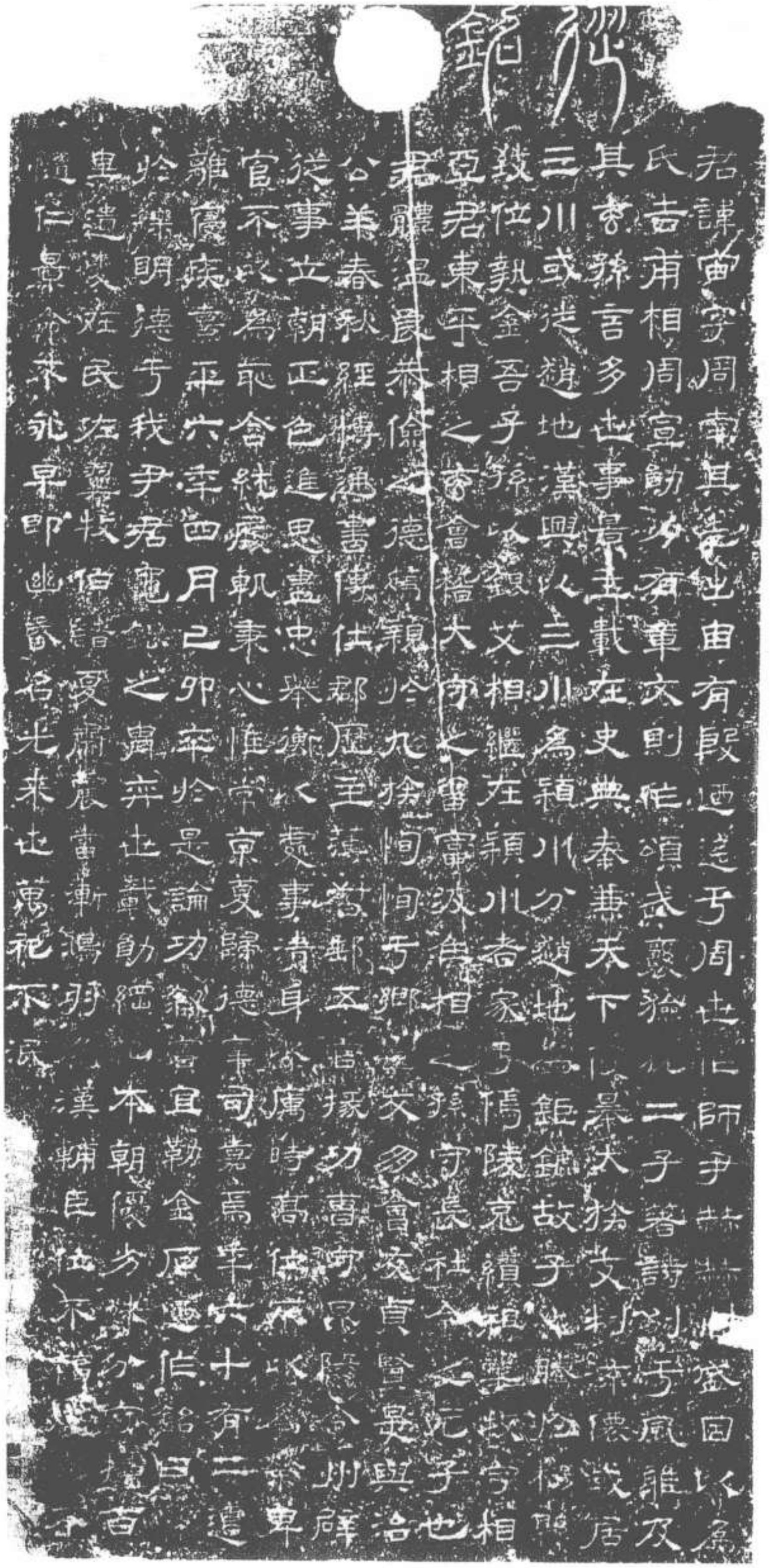
14 □表□□〕

※ 孔褒碑碑文

※ 13、鲁峻碑

1 君諱峻、字仲巖、山陽昌邑人、其先周文公之碩胄、□□伯禽之懿緒、以載于祖考之
2 銘也、君則監營謁者之孫、脩武令之子、體純龢之德、秉仁義之操、治魯詩、兼通顏氏
3 春秋、博覽群書、無物不栞、學爲儒宗、行爲士表、漢□始仕、佐職牧守、敬恪恭儉、州里
4 歸稱、擧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大守丞、喪父如禮、辟司徒府、擧高第、侍御史、東郡頓
5 丘令、視事四年、比縱豹產、化行如流、遷九江大守、□殘酷之刑、行循吏之道、統政□
6 載、穆若清風、有黃霸召信臣在穎南之歌、以公事去官、休神家衖、未能一朞、爲司空
7 王暢所擧、徵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延熹七年二月丁卯、拜司隸校尉、董督京
8 輦、掌察群寮、蠲細擧大、榷然疏發、不爲小威、以濟其仁、弸中獨斷、以效其節、案奏三
9 公、彈糾五卿、華夏祗肅、佞穢者遠、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
10 位、守疏廣止足之計、樂於陵灌園之契、閉門靜居、琴書自娛、年六十三、熹平元年□
11 月癸酉卒、明年四月庚子葬、於是門生汝南干商、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呂圖、任
12 城吳盛、陳留誠屯、東郡夏侯弘等三百廿人、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謚宣尼、君事帝
13 則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謚君曰忠惠父、息叡不才、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斨薪弗
14 何、悲蓼莪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頫企有紀、能不號嗟、刊石敍哀、其銘曰、
15 巖巖山岳、礧落彰較、棠棠忠惠、令德孔嬟、命□時生、雅度弘綽、允文允武、厥姿烈逴、
16 內懷溫潤、外撮强虐、督司京師、穆然清邈、當□緄職、爲國之榷、匪究南山、遐邇忉悼、
17 凡百君子、欽謚嘉樂、永傳億齡、曒矣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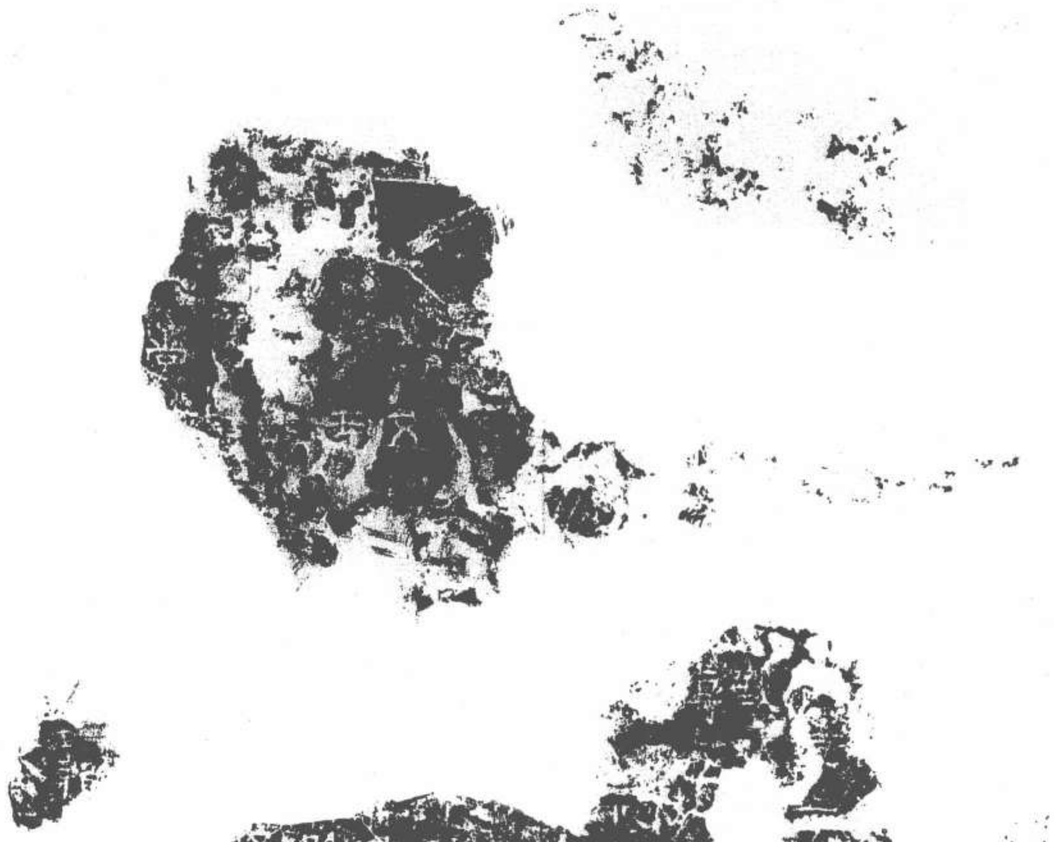
※ 魯峻碑碑文



※ 14、尹宙碑

1 君諱宙、字周南、其先出自有殷、廼迄于周、世作師尹、赫赫之盛、因以爲
2 氏、吉甫相周宣、勛力有章、文則作頌、武襄獫狁、二子著詩、列于風雅、及
3 其玄孫言多、世事景王、載在史典、秦兼天下、侵暴大族、支判流僊、或居
4 三川、或徙趙地、漢興以三川爲穎川、分趙地爲鉅鹿、故子心騰於楊縣、
5 致位執金吾、子孫以銀艾相繼、在穎川者、家于傿陵、克纘祖業、牧守相
6 亞、君東平相之玄、會稽太守之曾、富波侯相之孫、守長社令之元子也、
7 君體溫良恭儉之德、篤親於九族、恂恂于鄉黨、交朋會友、貞賢是與、治
8 公羊春秋經、博通書傳、仕郡歷主薄、督郵、五官掾、功曹、守昆陽令、州辟
9 從事、立朝正色、進思盡忠、舉衡以處事、淸身以厲時、高位不以爲榮、卑
10 官不以爲恥、含純履軌、秉心惟常、京夏歸德、宰司嘉焉、年六十有二、遭
11 離寢疾、熹平六年四月己卯卒、於是論功敍實、宜勒金石、廼作銘曰、
12 於鑠明德、于我尹君、龜銀之胄、奕世載勛、綱紀本朝、優劣殊分、守攝百
13 里、遺愛在民、佐翼牧伯、諸夏肅震、當漸鴻羽、爲漢輔臣、位不福德、壽不
14 隨仁、景命不永、早卽幽昏、名光來世、萬祀不泯、

※ 尹宙碑碑文



※ 15、郑季宣碑

1

2

3 □

4 □□

5 我⌈⌉

6 車未□駕賊□□⌈⌉

7 [侵]掠如[豹]⌈⌉

8 燠□⌈⌉

9 □沙⌈⌉

10 神人⌈⌉

11 五典 也當⌈⌉

12 卒兮 路無□⌈⌉

13 子車之殉⌈⌉

14 伐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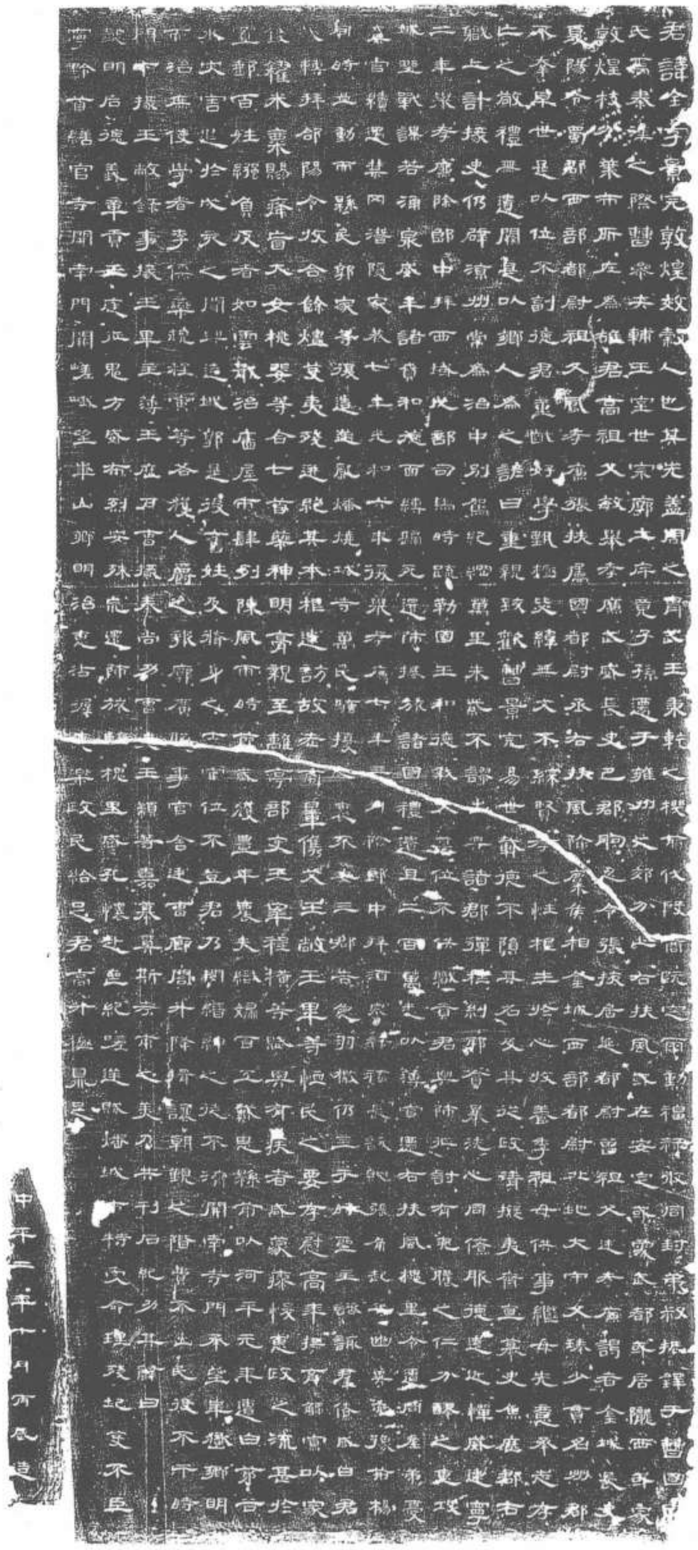
15 堂

16

17 頼

18 不

※ 郑季宣碑碑文



※ 16、曹全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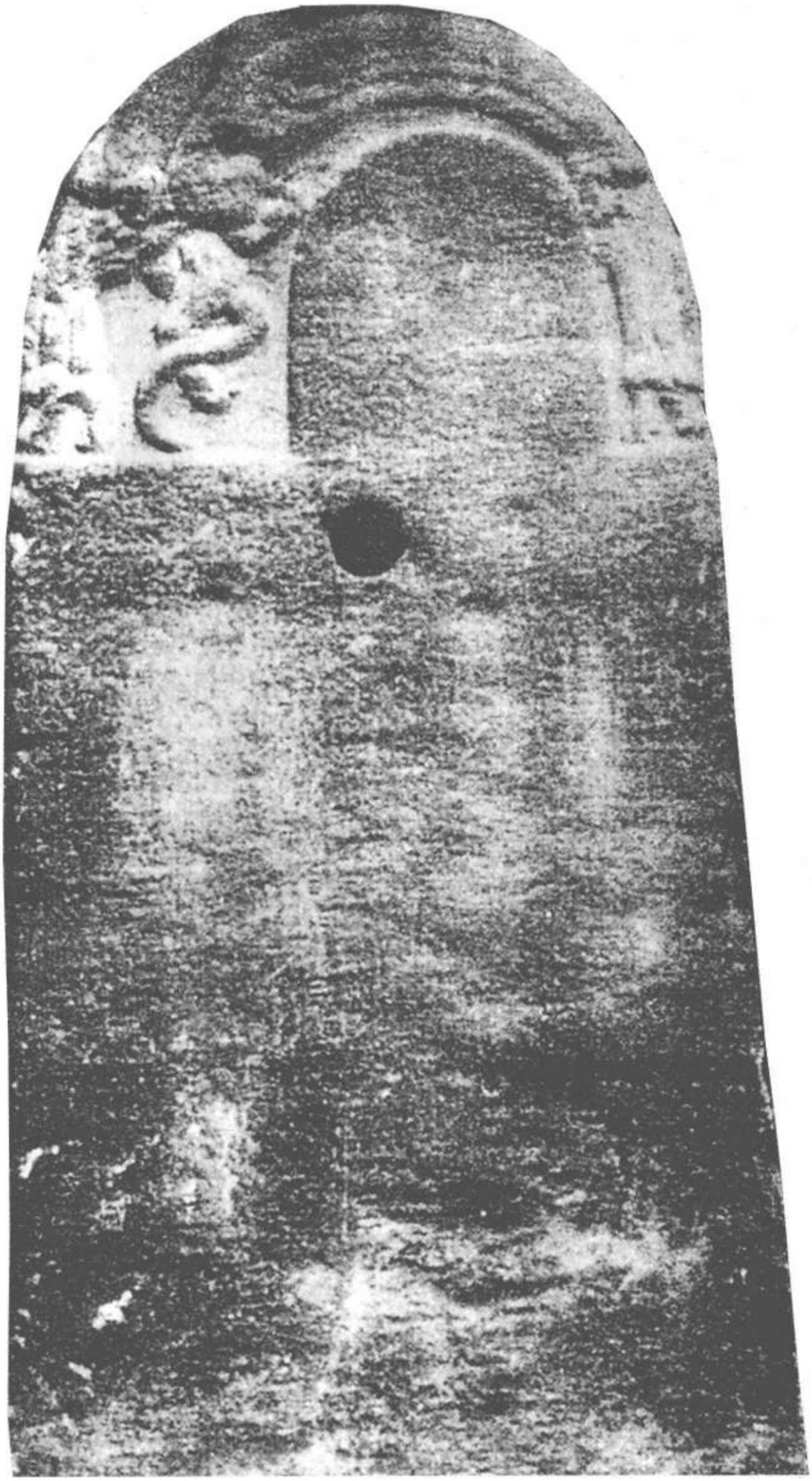
君諱全、字景完、敦煌效穀人也、其先蓋周之冑、武王秉乾之機、翦伐殷商、旣定爾勳、福祿攸同、封弟叔振鐸于曹國、因氏焉、秦漢之際、曹參夾輔王室、世宗廓土斥竟、子孫遷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風、或在安定、或處武都、或居隴西、或家敦煌、枝分葉布、所在爲雄、君高祖父敏、擧孝廉、武威長史、巴郡朐忍令、張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廉、謁者、金城長史、夏陽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鳳、孝廉、張掖屬國都尉丞、右扶風隃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父琫、少貫名州郡、不幸早世、是以位不副德、君童齔好學、甄極毖緯、無文不綜、賢孝之性、根生於心、收養季祖母、供事繼母、先意承志、存亡之敬、禮無遺闕、是以鄕人爲之諺曰、重親致歡曹景完、易世載德、不隕其名、及其從政、淸擬夷齊、直慕史魚、歷郡右職、上計掾史、仍辟涼州、常爲治中、別駕、紀綱萬里、朱紫不謬、出典諸郡、彈枉糾邪、貪暴洗心、同僚服德、遠近憚威、建寧二年、擧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馬、時疏勒國王和德、弑父簒位、不供職貢、君興師征討、有率膿之仁、分醪之惠、攻城野戰、謀若涌泉、威牟諸賁、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簿官、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産弟憂棄官、續遇禁网、潛隱家巷七年、光和六年、復擧孝廉、七年三月、除郎中、拜酒泉祿福長、訞賊張角、起兵幽冀、兗豫荊楊、同時竝動、而縣民郭家等、復造逆亂、燔燒城寺、萬民騷擾、人褱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于時聖主諮諏、群僚咸曰、君哉、轉拜郃陽令、收合餘燼、芟夷殘迸、絶其本根、遂訪故老商量、儁艾王敞、王畢等、恤民之要、存慰高年、撫育鰥寡、以家錢糴米粟、賜癃盲、大女桃婓等、合七首藥神明膏、親至離亭、部吏王宰、程橫等、賦與有疾者、咸蒙瘳悛、惠政之流、甚於置郵、百姓繈負、反者如雲、戢治廧屋、市肆列陳、風雨時節、歲獲豐年、農夫織婦、百工戴恩、縣前以河平元年、遭白茅谷水灾害、退於戊亥閒、興造城郭、是後舊姓及修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閔縉紳之徒不濟、開南寺門、承望華嶽、鄕明而治、庶使學者李儒、欒規、程寅等、各獲人爵之報、廓廣聽事官舍、廷曹廊閤、升降揖讓朝覲之階、費不出民、役不干時、門下掾王敞、錄事掾王畢、主簿王歷、戶曹掾秦尙、功曹史王顓等、嘉慕奚斯、考甫之美、乃共刊石紀功、其辭曰、懿明后、德義章、貢王廷、征鬼方、威布烈、安殊荒、還師旅、臨槐里、感孔懷、赴喪紀、嗟逆賊、燔城市、特受命、理殘圮、芟不臣、寧黔首、繕官寺、開南門、闕嵯峨、望華山、鄕明治、惠沾渥、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

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

※ 曹全碑碑文

棄官續遷禁罔潛隱家
旬時並動而縣民郭家
哉轉拜郃陽令收合餘
錢糴米粟賜癃盲大女
置郵百姓繦負反者如
水災害退於戌亥之間
而治廡使學者李儒欒
門下掾王敞錄事掾王

※ 曹全碑(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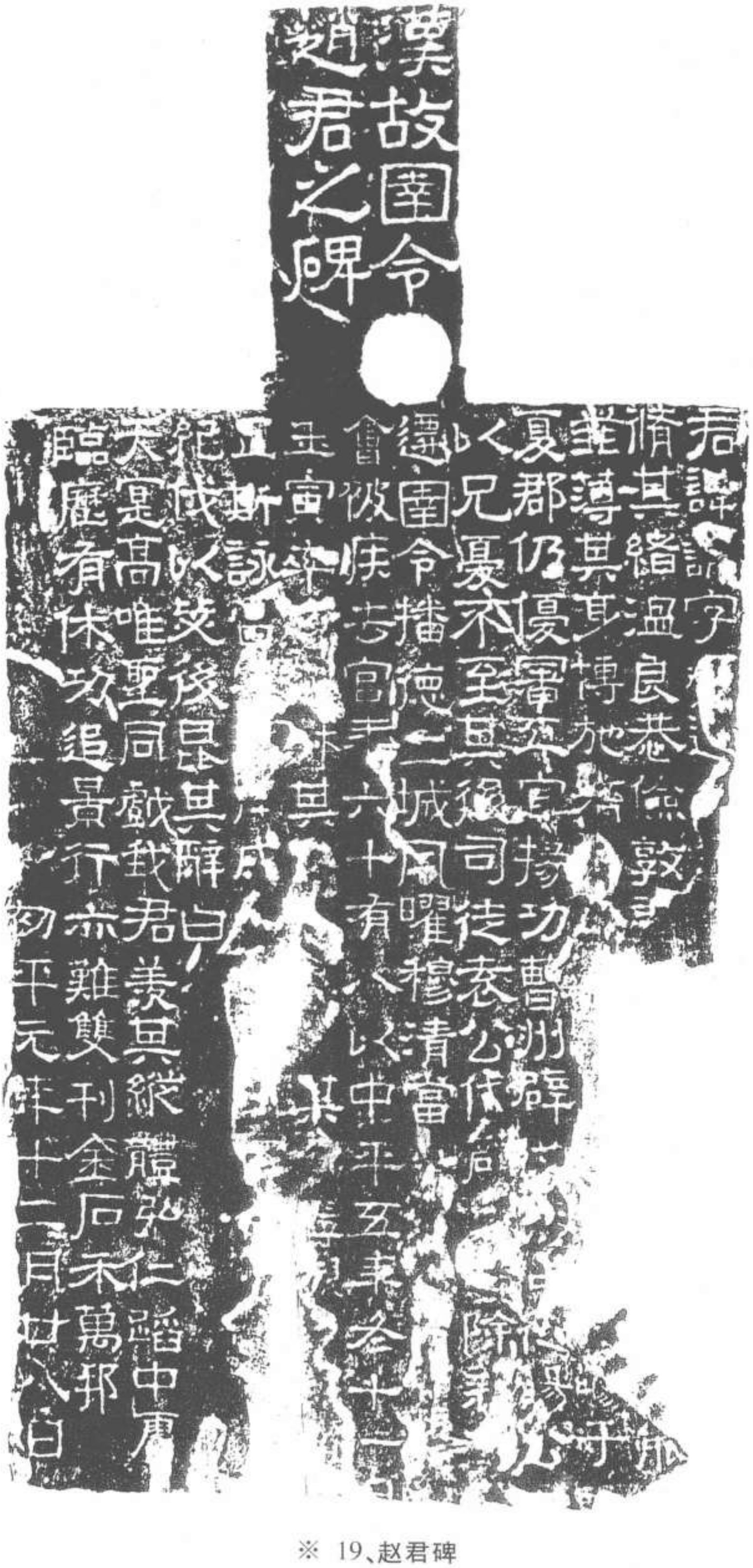


※ 17、高颐碑 （碑文已不可见）

※ 18、赵宽碑

1 三老諱寬、字伯然、金城浩亹人也、其先蓋出自少皓、唐炎之隆、伯翳作虞、胤自夏商、
2 造父馭周、爰暨霸世、夙爲晉謀、佐國十嗣、趙靈建號、因氏焉、迄漢文景、有仲況者、官
3 至少府、厥子聖、爲諫議大夫、孫字翁仲、新城長、討暴有功、拜關內侯、弟君[宣]、密靖內
4 侍、報怨禁中、徙隴西上邽、育生充國、字翁孫、該于威謀、爲漢名將、外定彊夷、卽序西
5 戎、內建籌策、協霍立宣、圖形觀[□]、封邑營平、元子卬、爲右曹中郎將、與充國竝征、電
6 震要荒、[臧]滅狂狡、讓不受封、卬弟[傳]爵、至孫欽、尙敬武主、無子除國、元始二年、復封
7 曾孫纂爲侯、宗族條分、裔布諸華、充國弟、字子聲、爲侍中、子君游、爲雲中太守、子字
8 游都、朔農都尉、弟次卿、高平令、次子游、護苑使者、次游卿、幽州刺史、卬陪葬杜陵、孫
9 豐、字叔奇、監度遼營謁者、子字孟元、次子仁、子仁爲敦煌太守、孟元子名寬、字伯然、
10 卽充國之孫也、自上邽別徙破羌、爲護羌校尉假司馬、戰鬪第五、大軍敗績、于時四
11 子[孟]長、仲寶、叔寶、皆並震沒、唯寬存焉、冒突鋒刃、收葬尸死、郡縣殘破、吏民流散、乃
12 徙家馮翊、脩習典藝、旣敦詩書、悅志禮樂、由復研機篇籍、博貫史略、彫篆六體、稽呈
13 前[人]、吟咏成章、彈翰爲法、雖楊賈斑杜、弗或過也、是以休聲播于遠近、永建六年、西
14 歸鄉里、太守陰嵩、貪嘉功懿、召署督郵、辭疾遜退、徙占浩亹、時長蘭芳、以寬宿德、謁
15 請端首、優號三老、師而不臣、於是乃聽訟理怨、敎誨後生、百有餘人、皆成俊艾、仕入
16 州府、[當]膺福報、克述前緖、遭時凝滯、不永爵壽、年六十五、以元嘉二年徂疾、二月己
17 酉卒、長子字子恭、爲郡行事、次字子惠、護羌假司馬、含器早亡、叔子諱璜、字文博、纘
18 脩乃祖、多才多藝、能恢家袥業、興微繼絕、仁信明敏、壯勇果毅、匡陪州郡、流化二城、
19 今長陵令、深惟皇考、懿德未伸、蓋以爲垂聲罔極、音流管弦、非篇訓金石、孰能傳焉、
20 乃刊碑勒銘、昭示來今、其辭曰、
21 猗余烈考、秉夷塞淵、遭家不造、艱難之運、自東徂西、再離隂勤、窮逼不憫、淑愼其身、
22 游居放言、在約思純、研機墳素、在國必聞、辭榮抗介、追迹前勳、立德流范、作式後昆、
23 光和三年十一月丁未造

※ 赵宽碑碑文



※ 19、赵君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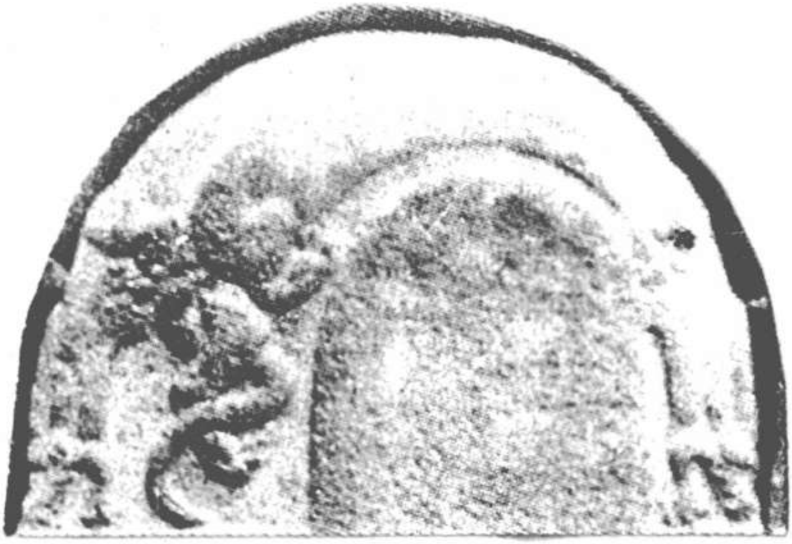
1 君諱□字□建、〔纂〕
2 脩其緒、溫良恭儉、敦詩□□、□□□□、〔積而能散〕、
3 菲薄其身、博施濟□、□□□□、□□〔芬芳〕、賜于〔諸〕
4 夏、郡仍優署五官掾、功曹、州辟從事、司徒楊公〔辟〕、
5 以兄憂不至、其後、司徒袁公仍辟□□、除新□〔長〕、
6 遷圉令、播德二城、風曜穆清、當□□□□□□□、
7 會被疾去官、年六十有八、以中平五年冬十一月
8 壬寅卒、□□穆其□□□□其□蓋□□□□□
9 □斯詠當□□□戊□□□□□□□□□、□□
10 紀伐、以懲後昆、其辭曰、
11 天寔高、惟聖同、戲我君、羨其縱、體弘仁、蹈中庸、〔所〕
12 臨歷、有休功、追景行、亦難雙、刊金石、示萬邦、
13 初平元年十二月廿八日〔立〕

※ 赵君碑碑文

以上为我国现有汉代墓碑之存在情形，至其碑刻艺术应分为碑冠碑座及书体三种，兹分述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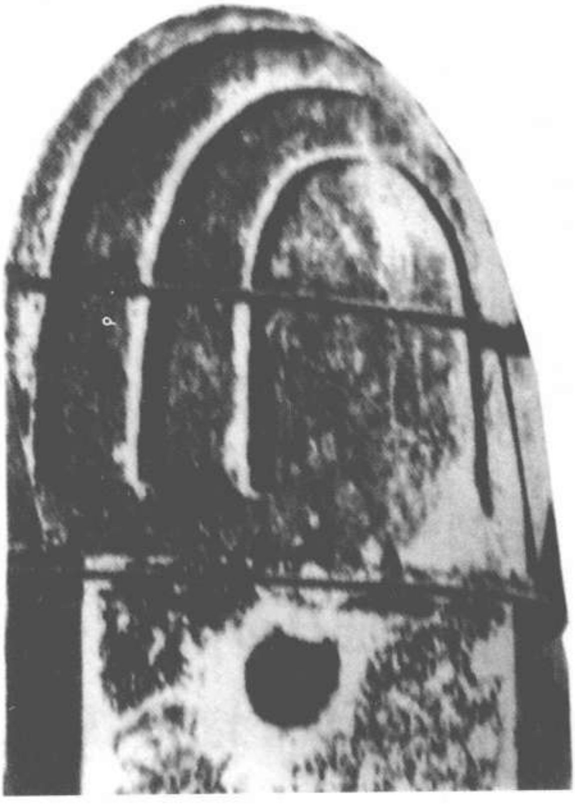
一、碑冠

碑冠一般亦称碑首，汉碑冠多为简单之螭龙纹，或仅为晕纹三条，回绕碑端，则犹为綷绕之迹。如河南近年出土之赵君碑碑冠，即为一最好之例证。而青海最近出土之赵宽碑，其冠更直接刻为绳索形（见前图18赵宽碑）。其已蜕变为螭龙纹者，在汉碑中以高颐墓碑为最精致（见下图），其螭首雕刻，遒美古朴，颇合汉家格局。



高颐碑碑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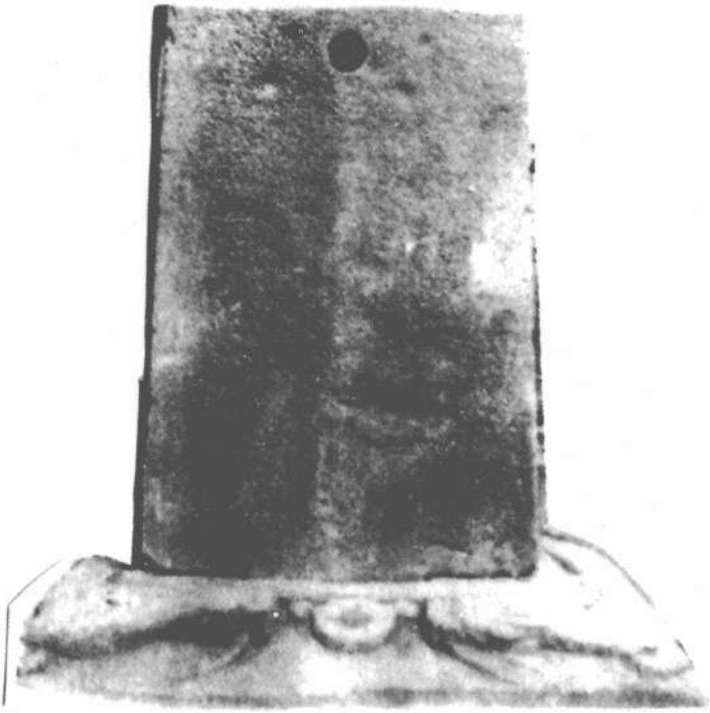
碑冠双龙（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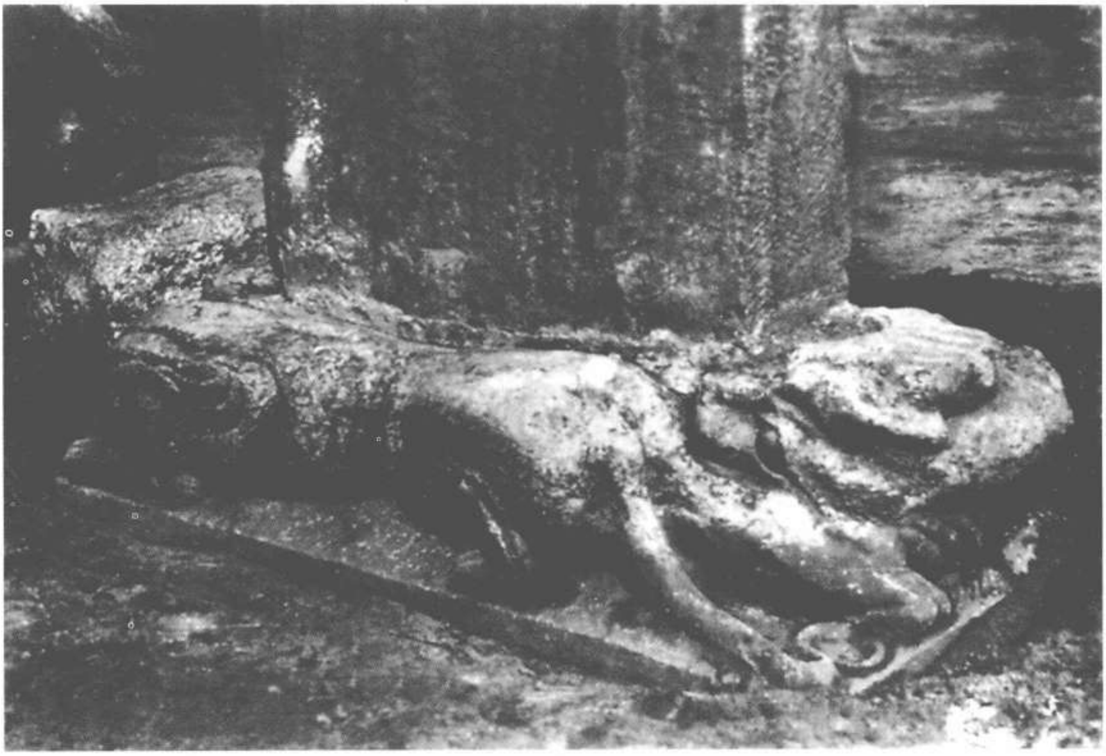
※ 仙人唐公房碑晕纹碑冠（上为拓本）

二、碑座

碑座即碑下之石座，其上亦饰有种种雕刻，且有整雕为龟形者。如昭通出土之孟旋碑，其座石即刻为玄武。此制在唐代最流行，且有定制，在汉则不多见。此或由汉碑尚用做下棺，致下部埋置土中而不需座石，惟高颐碑及陕西华岳庙汉碑，均刻有螭虎座（见附图），是又为汉碑座石中之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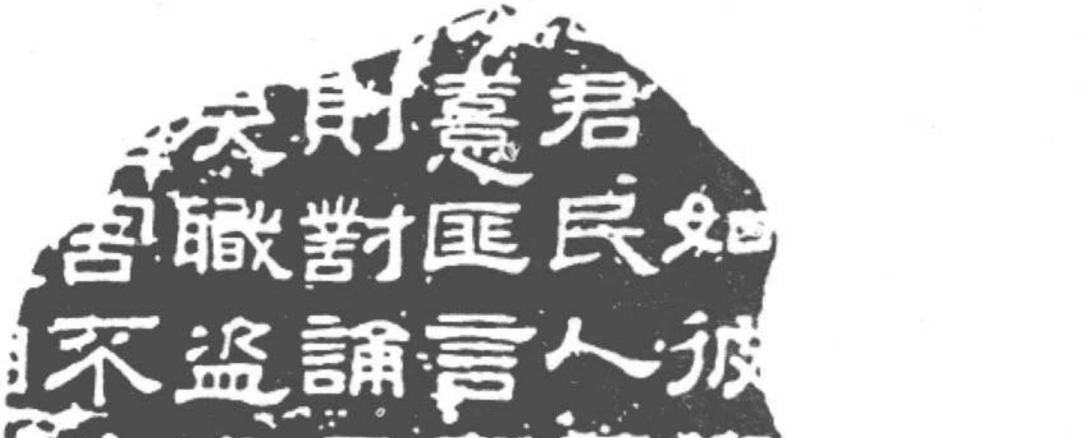
高颐碑螭虎纹座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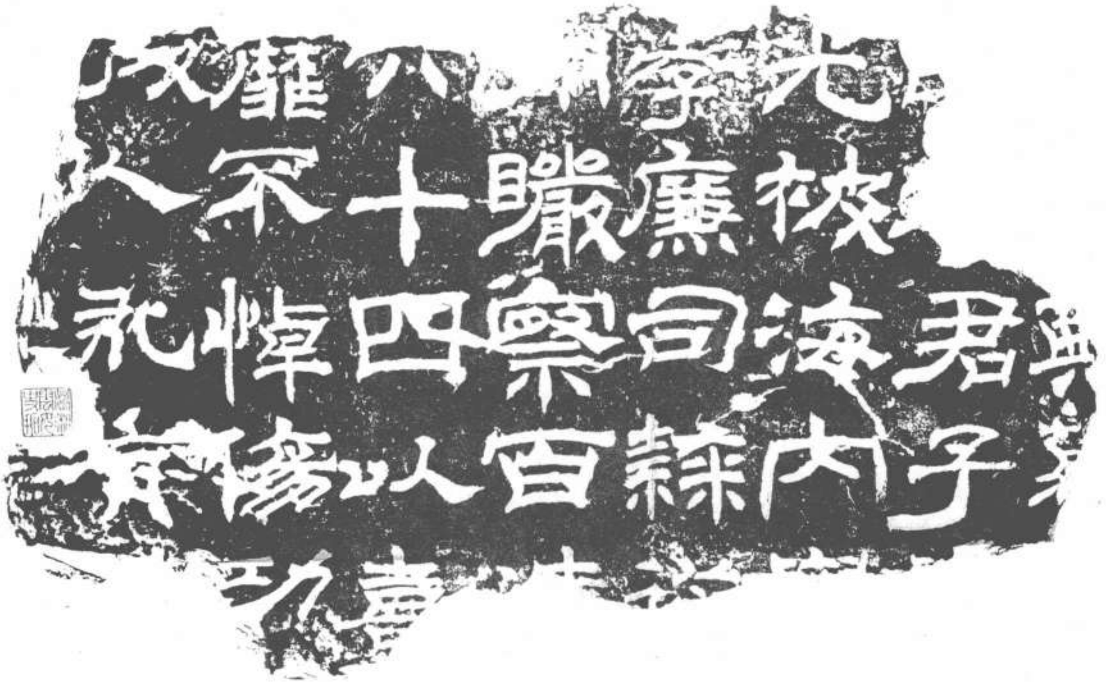
华岳庙汉碑螭虎纹座石

三、书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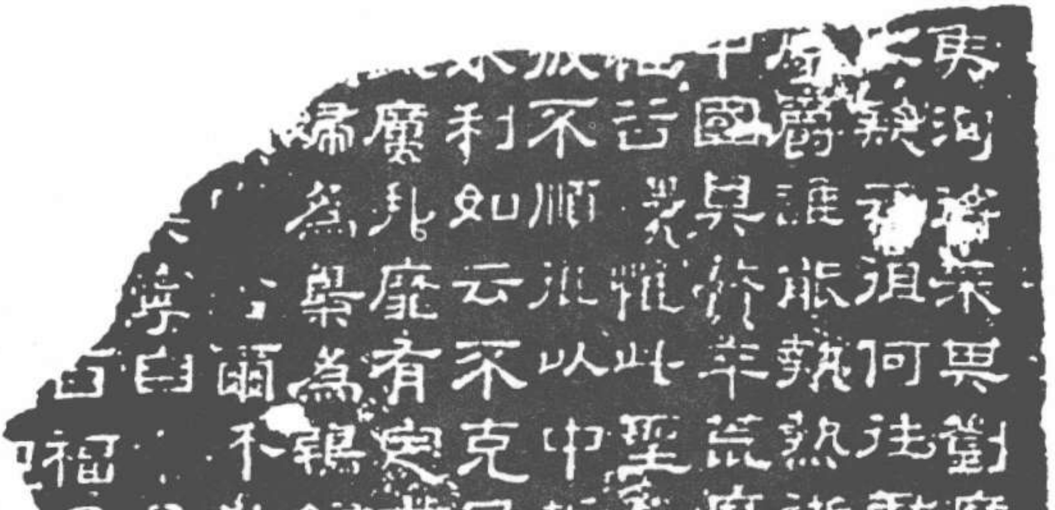
中国之六体书，创于汉代。即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等六种。降至东汉，则仅通行古文篆书隶书三体，而尤以隶书为最尚。故熹平石经之刻行及存流至今之一切汉碑，除极少数为篆书外，几均为隶书，即所谓八分书汉隶。八分书创自蔡邕，熹平石经即出自邕手，此驰名之石经曾毁于汉末董卓之乱，迄至最近始有石经残石陆续出土，得之者视为无价之宝（见下 1–10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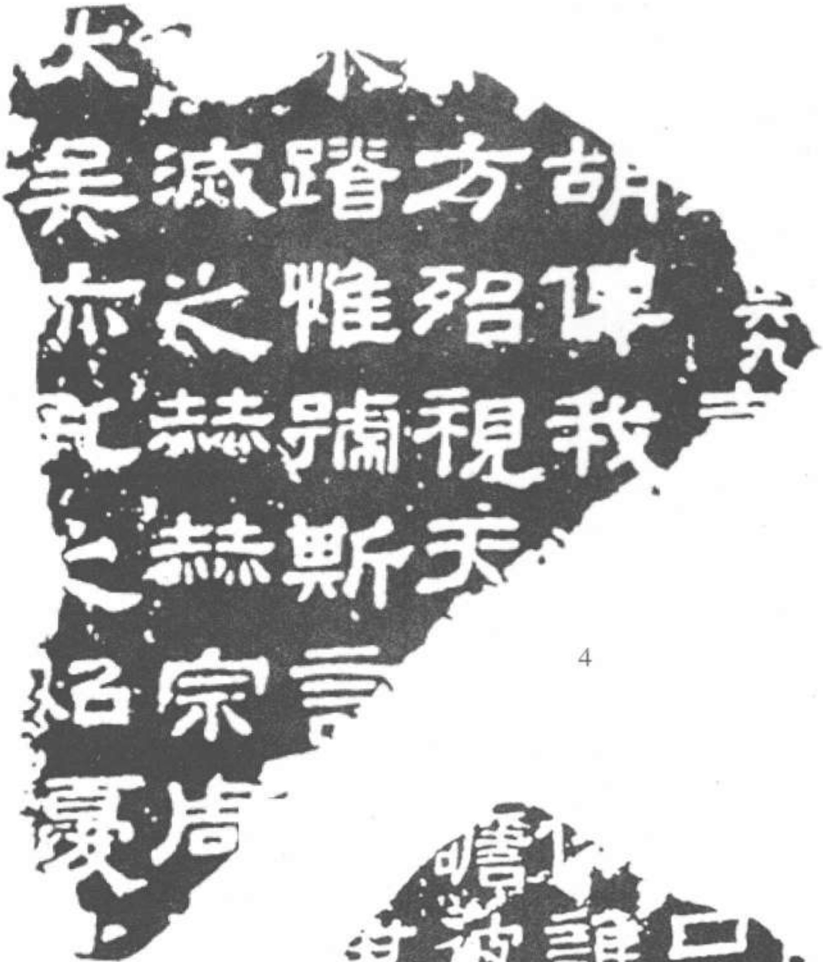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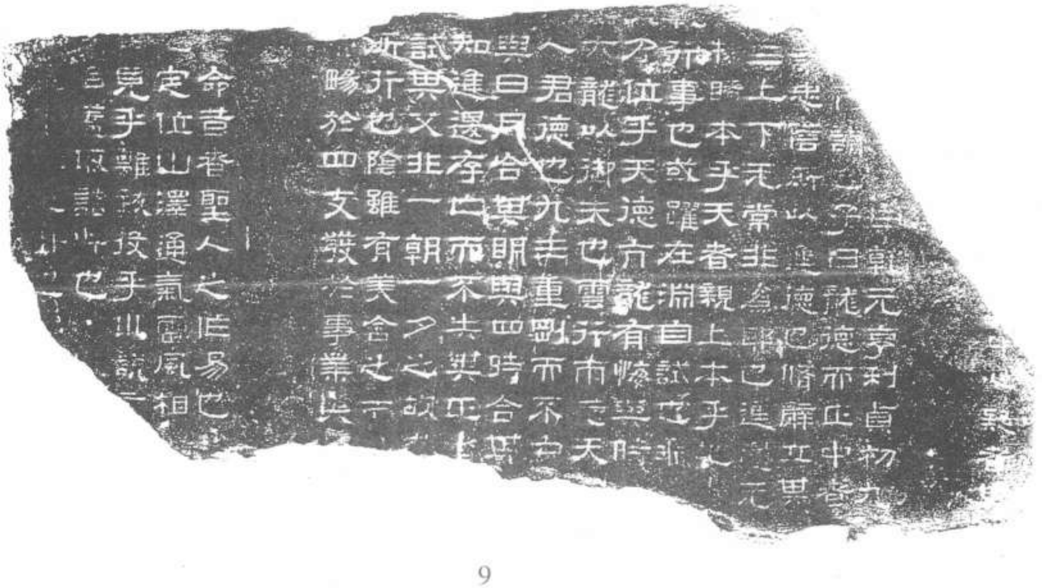
4

5

6

7

8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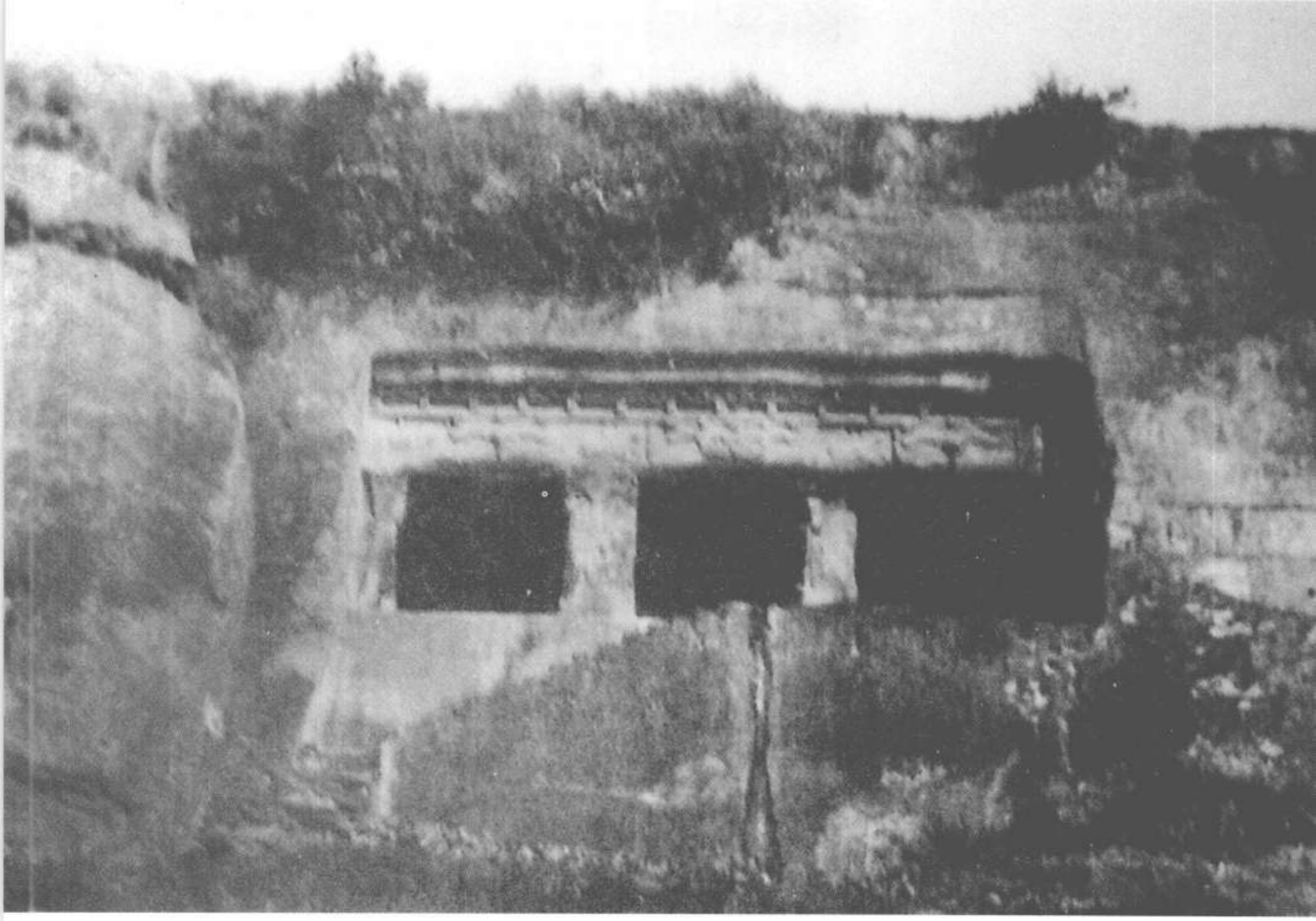
10

※ 1-10 汉《熹平石经》残石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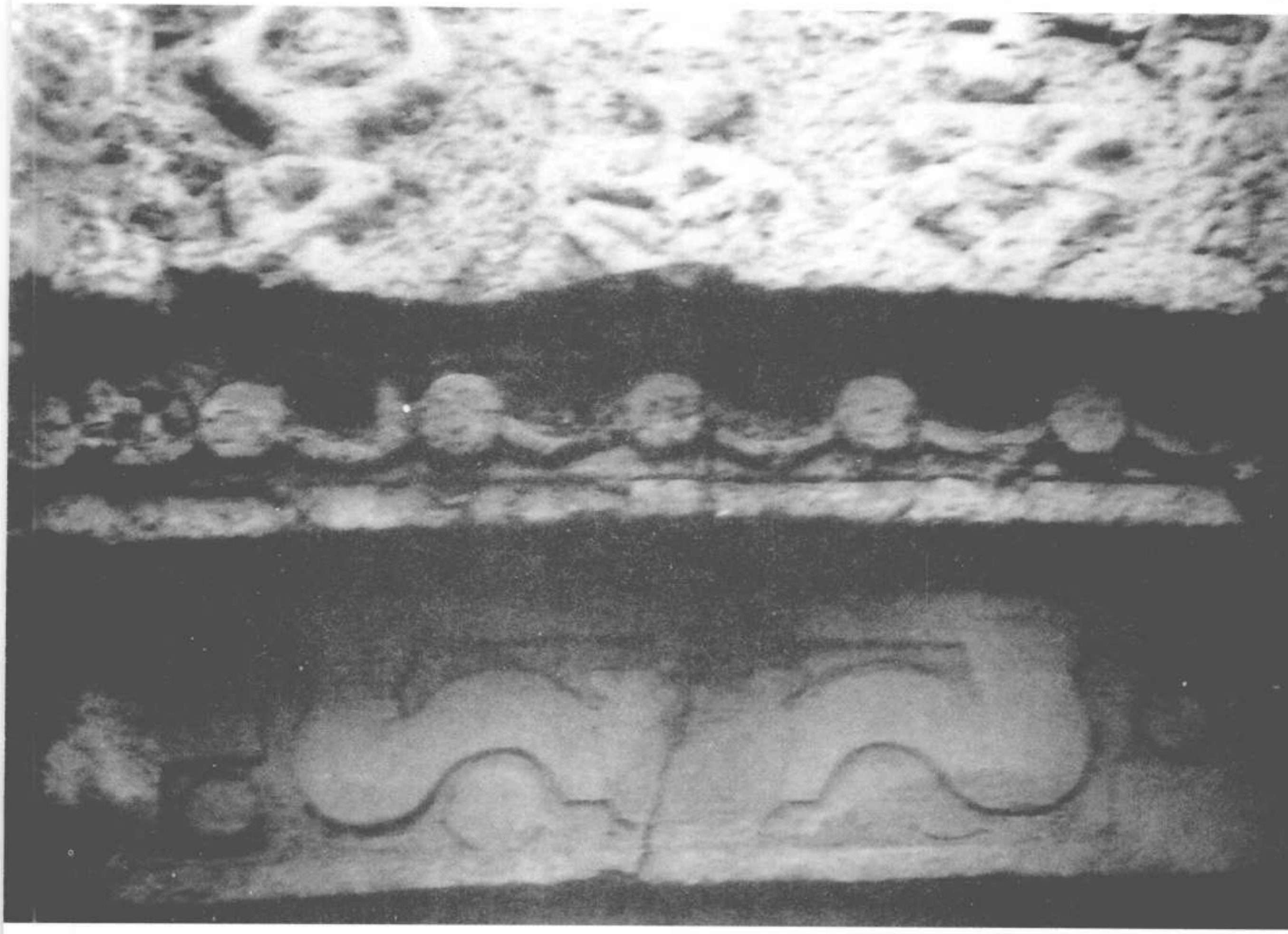
至其他碑刻，虽少有书者姓氏，但因同为八分书，不仅素为书家所珍重，亦均奉为中国书体百代之规范矣。又汉墓碑中，以最近青海出土之赵宽碑字体最美，字小行密，字体绝类蔡邕，颇为世人所重（见前图18赵宽碑）。

戊、墓室及棺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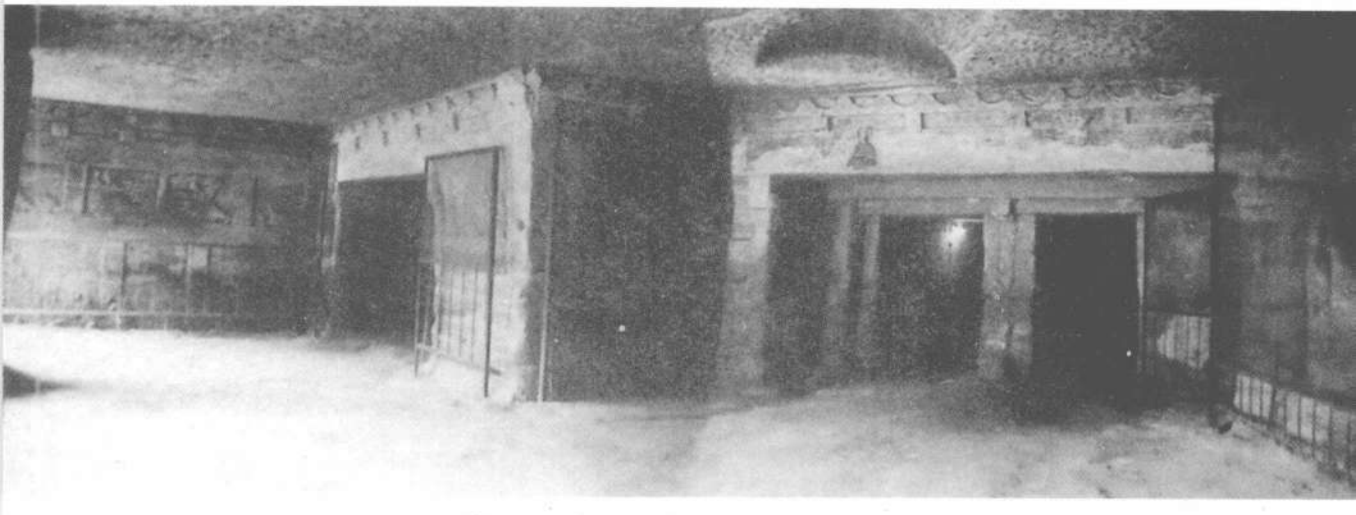
造像墓阙祠壁石碑等，均为陵墓以外之雕刻艺术，其在墓内之装饰则为墓室及棺椁，普通筑墓多以砖，已不属石刻范围，详见后章。石建墓室最著者有河南及四川三处。四川因有崖石，多为就山崖凿成之崖墓，其中不少刻有人物故事之装饰画像。著名者如嘉陵江岸之广元阆中南充，岷江沿岸之新津彭山嘉定宜宾，及沱江沿岸之简阳资中内江泸州等地，随处可见。其中规模大者以嘉定为最，洞中最大可容千人，崖墓壁间及洞口门楣处，多刻有瑞兽龙虎等奔腾之像，及朱雀铺首之纹，乃为驱邪镇怪并求吉祥（见下1–3图）。



※ 1、宜宾黄伞印子坡崖墓仰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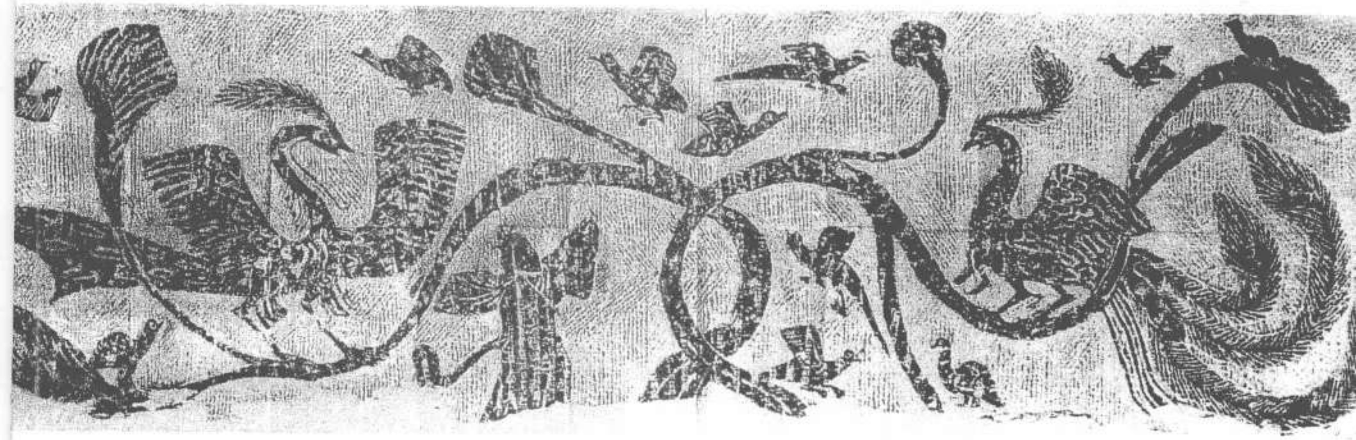


※ 2、彭山双江崖墓墓门雕刻



※ 3、乐山麻浩一号崖墓享堂侧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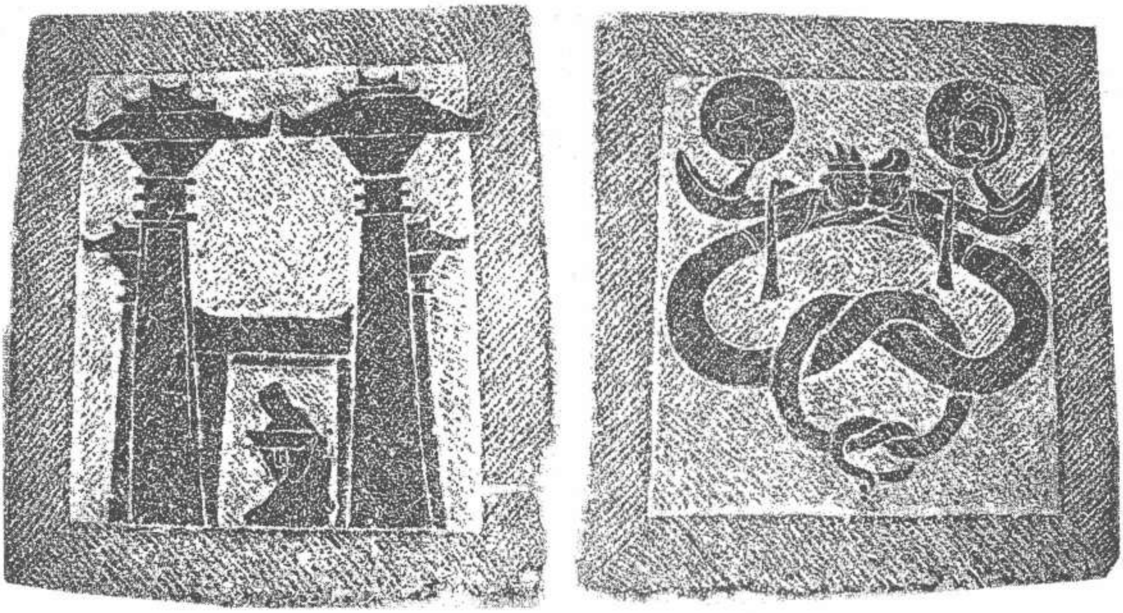
四川更因石料便利，多以石制棺椁，其上亦满饰雕刻画像（见下1-4图）。



※ 1、四川彭山崖墓石棺石刻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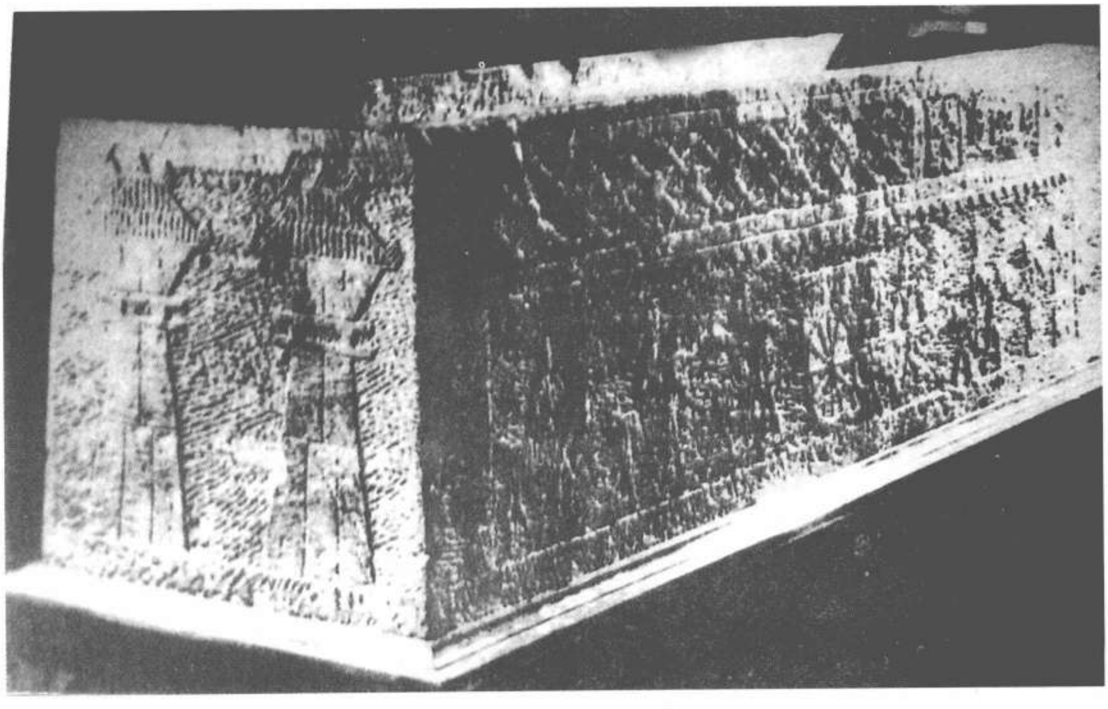
※ 2、四川郫县石棺石刻之一侧——宴饮舞乐百戏画像

※ 3、郫县石棺石刻之另一侧——迎谒、曼衍、水戏画像



※ 4、郫县石棺石刻之两端——左双阙迎谒、右伏羲女娲画像

民国二十六年，中央大学迁重庆沙坪坝，即于开掘校园时发现汉代石棺二具。棺系红砂石凿成，长二·三三公尺，高〇·七三公尺，宽〇·七公尺，棺之左右两侧，刻饕餮环。前后两面则各刻有画像，前刻伏羲及女娲，后刻双阙，盖表明棺为一男一女所有者（见附图）。



※ 重庆沙坪坝石棺

※ 石棺一侧石刻画——车马出行图

民国三十年川西芦山，亦有石棺出土（见下图 1）。棺为汉上计史王晖所有，棺之左右刻青龙白虎，棺前刻门扃形，有铭记，共三十五字。文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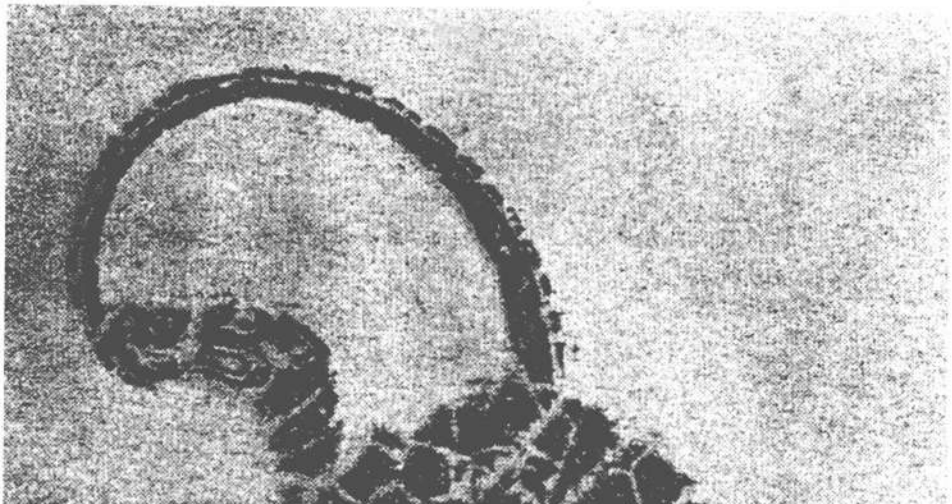
“故上计史王晖伯昭以建安拾六岁在辛卯九月下旬卒其拾七年六月甲戌葬呼呜哀哉。”

铭文之左，刻一朱雀之神，露其半面作护守状（见下图 2、3）。棺后刻一玄武（见下图 4），此种形制在汉代墓石上颇多见，尤以棺椁上之装饰为多。所谓四神装饰，乃四种星宿之神，以代表东西南北四方位，亦寓镇邪之意（见下图 5–7）。

1、王晖石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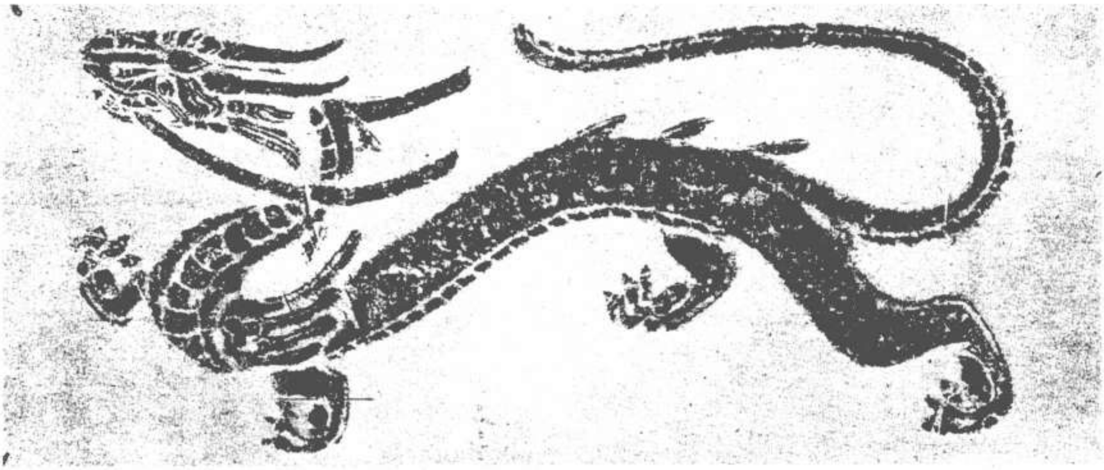
2、石棺正面外观

3、石棺前刻朱雀神及题记（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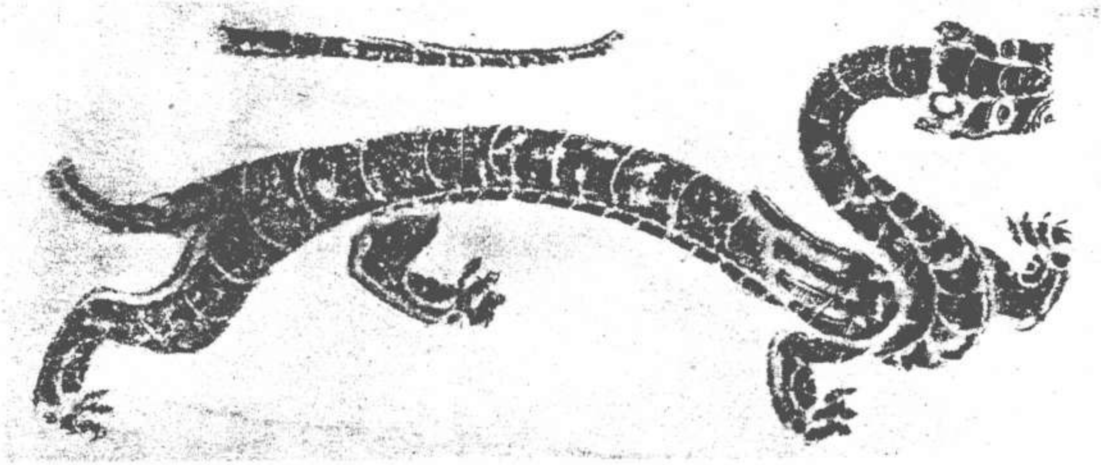


4、石棺后刻玄武（拓片）

5、石棺棺盖首端饕餮纹兽头



6、石棺左侧刻青龙（拓片）



7、石棺右侧刻白虎（拓片）

蔡邕《月令章句》云：

“天官五兽之于事也，左有青龙大辰之魂，右有白虎大梁之章，前有朱雀鹑火之体，后有玄武龟蛇之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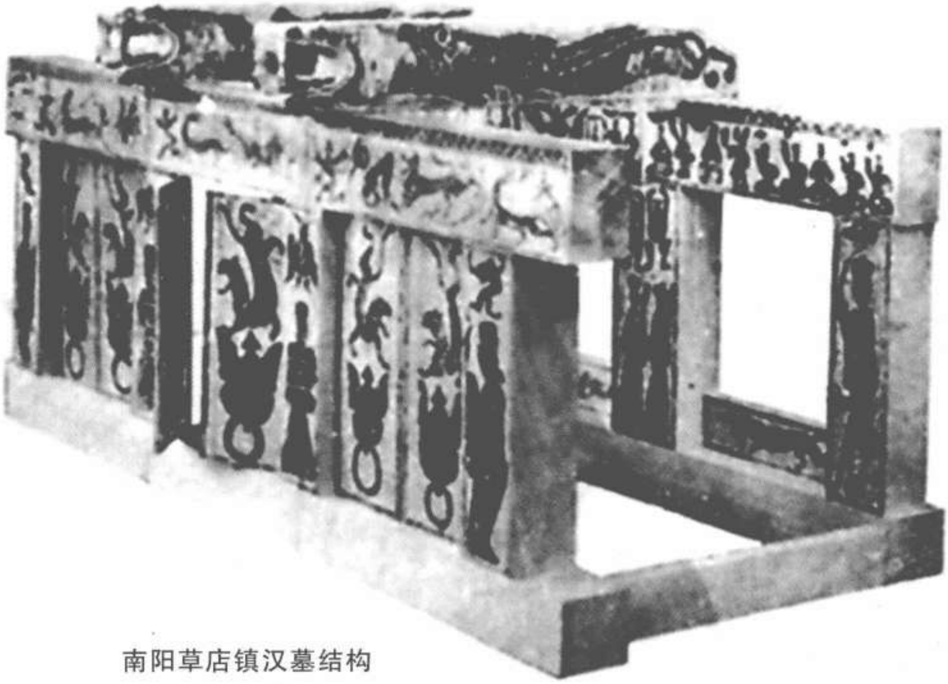
又《汉书·董贤传》：

“贤自杀伏罪，死后父恭不悔过，乃复以沙画棺（师古注：以硃涂之而又以雕刻也）四时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以棺至尊无以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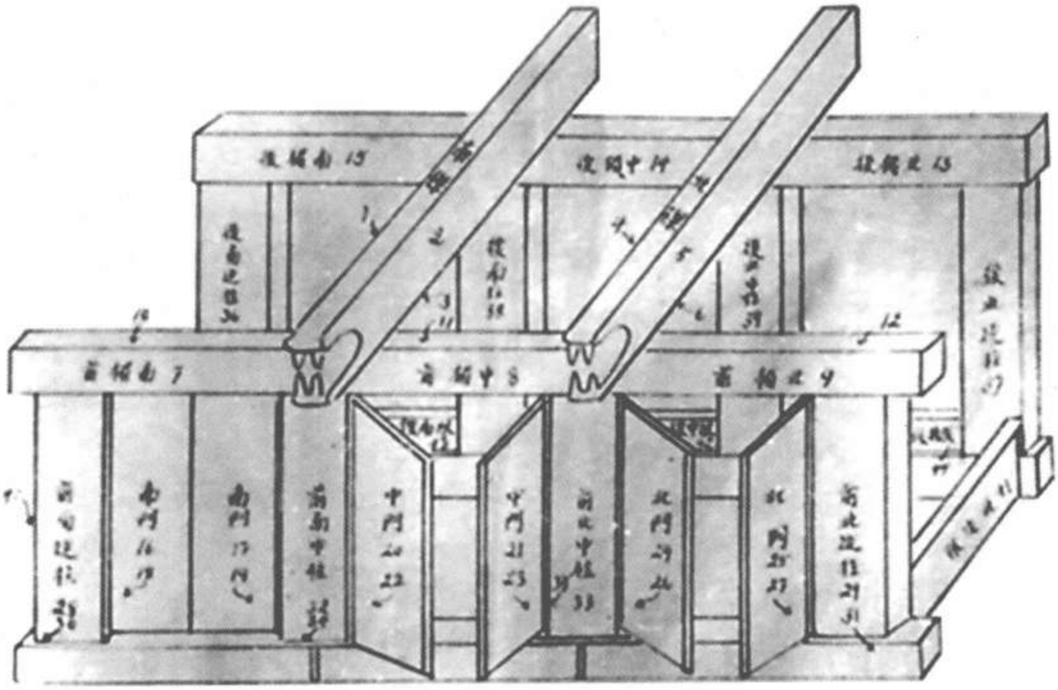
可见汉代盛行四神饰棺之风，近来在咸阳出土之汉代瓦棺，四面多有此四神装饰。

四川崖墓石刻知者较少，而河南南阳之墓石雕刻，则早驰名国内。南阳为东汉光武故乡，当时天下贵宦富豪，多聚居该地，故厚葬之风特甚。明帝时更奖励美术，一般人均爱美心盛，对于墓室之装饰更特加匠心，施以种种雕刻画像，即今之所谓南阳汉画像。此等雕刻墓石近年出土极多，刻画遒美，精致逊于武氏祠，而雄健过之。其风格与四川崖墓洞壁所刻颇相类似，题材亦多为龙虎朱雀铺首及狩猎故事等。概为阳刻，手法粗糙古拙，具有遒劲雄迈之作风，此为南阳汉画最鲜明之特点。

南阳汉墓以民国二十一年在草店镇出土之墓室较为完整，雕画亦较精，墓室系由石条架成，举凡梁柱门楣无不满饰刻画。室为三楹，前后两壁，各有三门（见附图）。



南阳草店镇汉墓结构



南阳草店镇汉墓结构画像位置图（绘）

前壁并有石板门六扇可开阖，其外向之一面，刻立虎及铺首。向内之一面，刻侍者执棨拱立，皆两相对称。柱间刻执棒卫士，亦相互对立。两侧刻人身蛇尾执荷拱立像，乃用做卫护者。门限横石上则各刻兕兽一，状殊凶猛。至门楣之前面，刻人兽搏逐之状，造型极生动活跃。其内缘则刻乐舞图，亦极生动遒美。此外在室顶有横梁二，两侧各刻螭龙作双翅飞舞状，梁下刻朱雀，此为全室石刻构成之大概。至室之两山及室顶，则以砖砌成，顶做穹窿形，与一般汉墓相同。

下图 1–8 为南阳汉墓门扇、立柱、门限、横梁画像石拓片：

1、白虎铺首衔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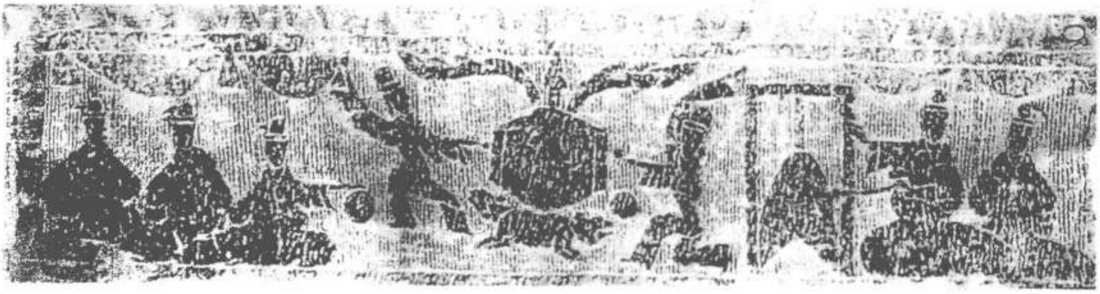
※ 2、执棒门吏

※ 3、执棨门吏

※ 4、女娲

※ 5、犀兕

※ 6、斗兽



※ 7、钟虡之乐

8、螭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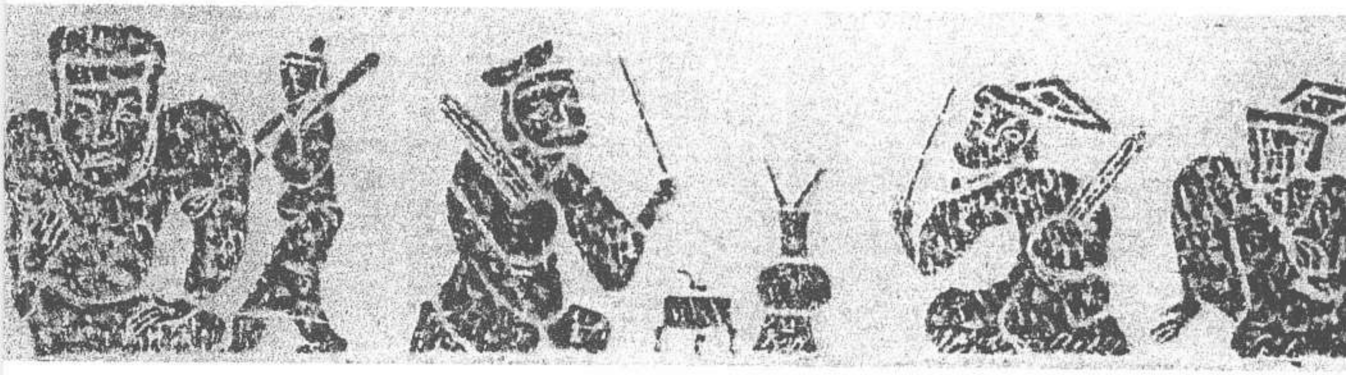
草店镇出土汉墓之结构，几为所有南阳汉墓之标准典型，由其他各墓之刻石观之，知题材地位大多相同。即星象螭龙必刻于梁上，狩猎斗兽亦刻于门楣之正面，乐舞行列必刻于室内，至执戈侍卫及铺首衔环等，则必刻于门之两侧。凶猛之兕，必刻于门限之下，此为所有南阳汉墓室内容一定之体制。其中不少兽类，皆生有双翅，此当与墓前石兽相同，乃出于理想中之神化作品。

南阳汉画在艺术价值上，犹应超过山东祠刻，因其能以简单之线条，犷迈之手法表现力与美，洗练古拙，兼而有之，实为汉代刻石画像中之杰出者。但一般金石考古家对此颇少注意，盖因中国之金石家仅斤斤于文字，对艺术精神殊欠修养。如龙门石刻之精美及其题字之粗陋，相去甚远，而一般人每忽视石刻而重视所谓龙门二十品，南阳汉画像以无题字而不为国人所重，实为可叹。

墓石在近一二百年间出土甚多，乡人每利用之以造桥建屋或作阶石。因此如在南阳城郊留意巡览，则墙角桥边随处可见。近人孙文青氏于民国二十一至二十四年间，曾就南阳城郊周五十里内，访得二百余石，并印为《南阳汉画像集》。现该地重要刻石，多经邑人收集，嵌于民教馆壁上，额其名曰汉画馆，亦实为保存之美法。兹为表彰其制作之优越，特选刊其中之六石郑重介绍（见下图）。

※ 南阳汉墓石画像——角抵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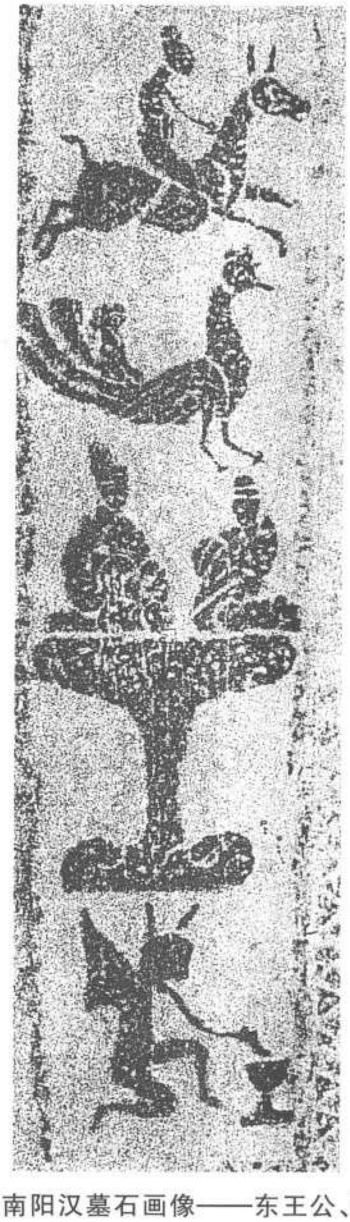
※ 南阳汉墓石画像——飞廉画像



※ 南阳汉墓石画像——宴客投壶

※ 南阳汉墓石画像——许阿瞿画像

※ 南阳汉墓石画像——牛郎织女



※ 南阳汉墓石画像——东王公、西王母

（二）砖瓦

中国砖瓦之制作，依据近来出土及册籍考证，至迟当在殷周以前。惟迄今在陵墓中发现之砖瓦，则以秦汉为最早。而汉代砖瓦多雕饰有文字及花纹，制作精美，尤为可贵。汉墓砖之形制分大小两种，大者有长达三四尺者，小者即为普通建筑所用之长方形。此外尚有正方形砖，大小不一。其用途有嵌于墓壁者，有覆于墓顶者，有置于墓门以做支柱者。至其刻纹，多为模印。直接在砖上雕刻者甚少，纹分字纹及花纹二种，字纹砖中除极少数为墓志铭或墓门用砖外，其余多为吉语砖或记年记名砖。花砖多为模印之几何纹图案，间亦有鸟兽车马之形或四神分据之象。更有于一砖上字画并施者，其书体与刻画均多精美卓绝，可与碑石媲美，而古趣遒美尚犹过之。兹依据近年出土汉墓砖瓦之种类，分述如下：

一、字纹砖

汉代字纹砖之作为墓志用者，在近年出土之墓砖中，仅见有汉初建元志砖，汉故处士王君墓砖，及汉赵相刘君墓门砖等数种。前二砖出陕西，乃西汉物。后一砖出河南，乃东汉遗制。书体有篆有隶，均朴美可爱，为汉字砖中之特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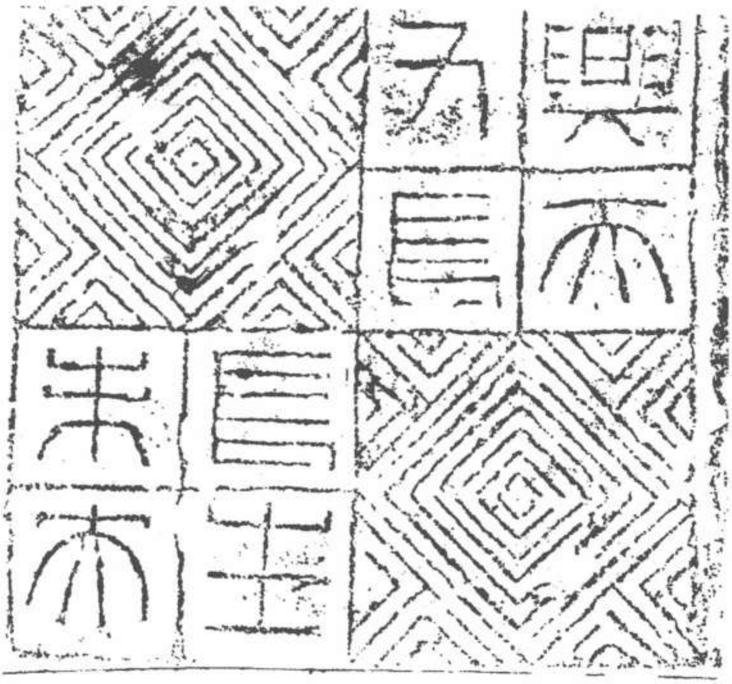
汉墓吉语砖，近年出土颇多，其中佳作有四川新繁汉墓掘出之二十四字砖。砖系正方形，边长四三公分，刻篆文字四行，分上下二格，文为：

“富贵昌意气阳宜宫室宜弟兄长相思爵禄尊勿相忘寿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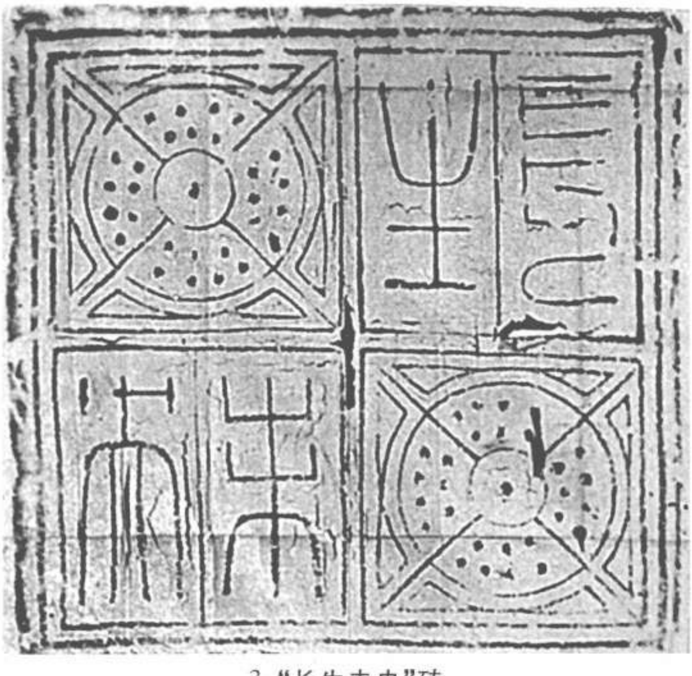
虽非谐韵，但每三字可为一组，且全部排比匀整，充分具有图案和谐之趣旨（见图1）。与此类同之吉祥语砖种类颇多。出土于山东陕西及更远之绥远各地的，如“与天久长长生未央”（见图2），“长生未央”（见图3），“延年益寿与天相伴日月同光”（见图4），均出土于长安

1、四川新繁二十四字吉语砖

汉故城。“长乐未央子孙益昌”（见图5），出土于归绥附近。以及图6–9长安出土的文字花纹砖，各砖书体虽均为汉隶，但其趣味并不相同，各有所取。且各砖均配以适合之图案，愈益增书体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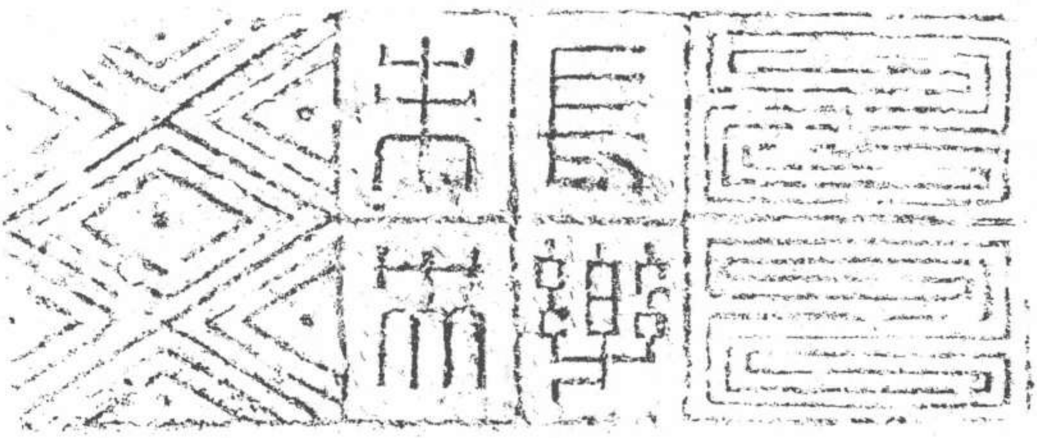
※ 2、“与天久长长生未央”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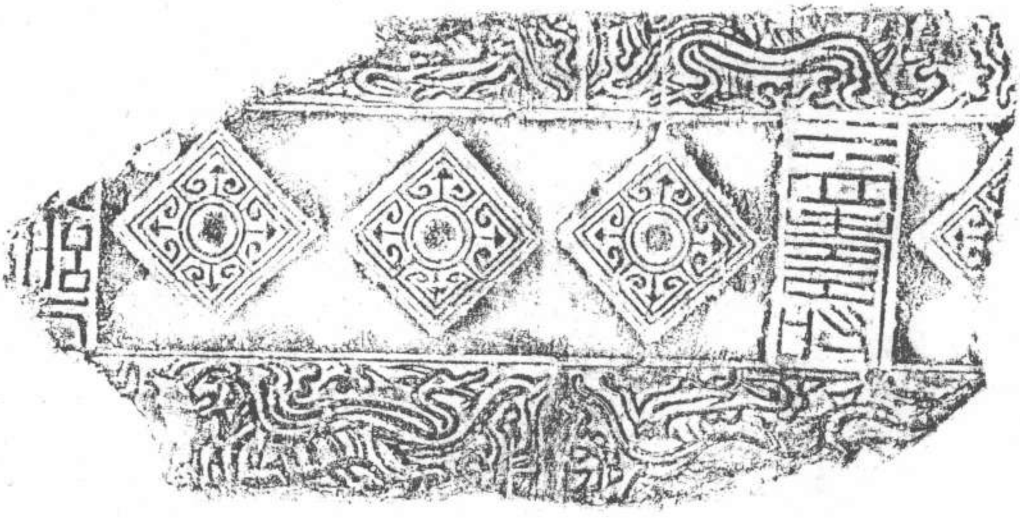
3、“长生未央”砖

※ 4、"延年益寿与天相伴日月同光"砖

5、"长乐未央子孙益昌"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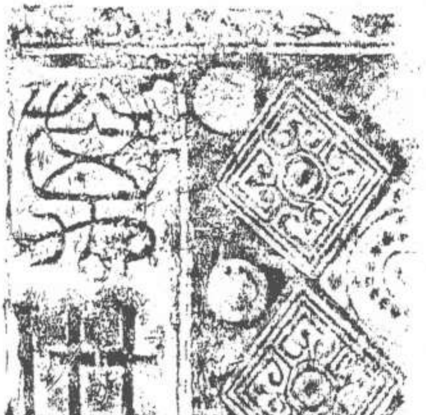


※ 6、"长乐未央"砖



※ 7、"宜寿长乐"砖

※ 8、"长生未央"砖



※ 9、"万世无极"砖

尚有普通之小吉羊砖，其文字多印于砖之侧面，此类在四川出土较多，如“吉羊”、“富贵”、“千万岁”、“大吉羊”、“可久长”等（见下图 1–5）。此外更有一种大型墓砖，用“万福寿康宁贵”六字纹连续印成，砖为洛阳北邙山出土，当为东汉遗物无疑。

※ 1、“吉羊”砖

※ 2、“富贵”砖

※ 3、“千万岁”砖

※ 4、“大吉羊”砖

※ 5、“可久长”砖

汉砖中以仅记制作年月者，如某年某月造为最普遍，此等墓砖多为长方形，但亦间有大型花纹砖，而附记制造年月者（见下图 1–6）。砖为陕西、四川新出土，形为方柱而中空，四面满饰花纹，盖原用作墓室之支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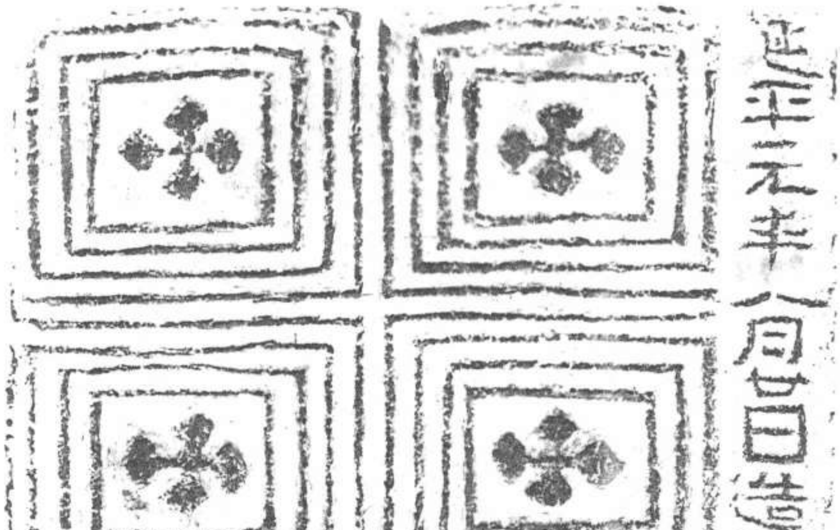
※ 1、“永建五年造”砖

※ 2、“永和二年八月造”砖

※ 3、"永元八年"花纹纪年砖

※ 4、"永元六年"车马纹纪年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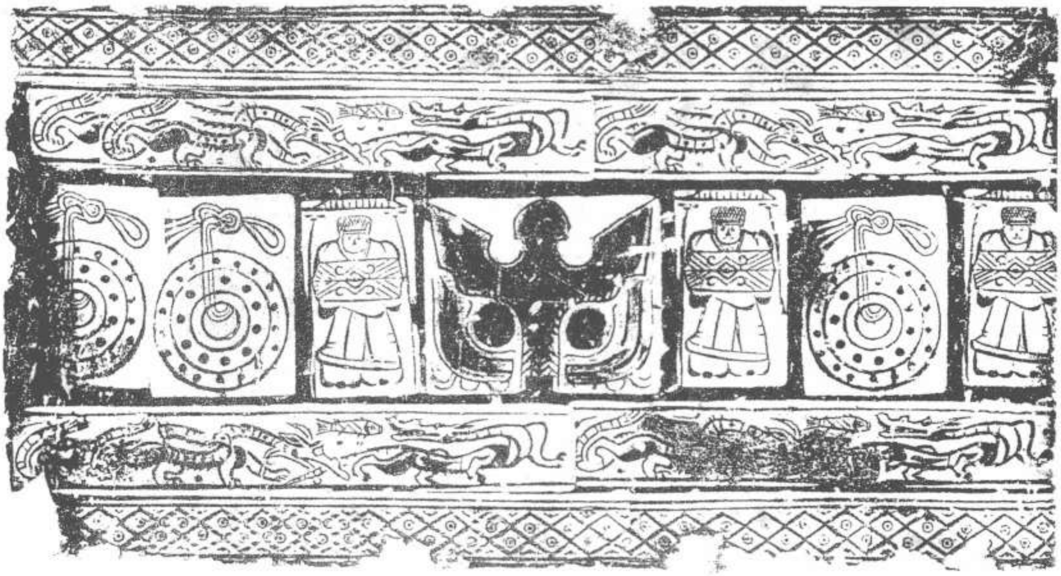
※ 5、长青树纹画像柱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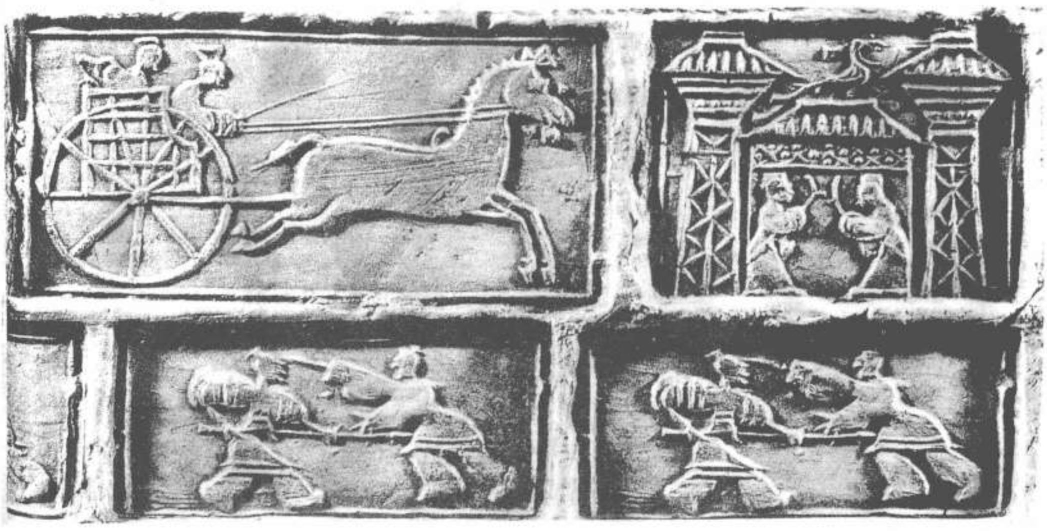
※ 6、“延平元年八月廿日造”花纹纪年砖

2、花纹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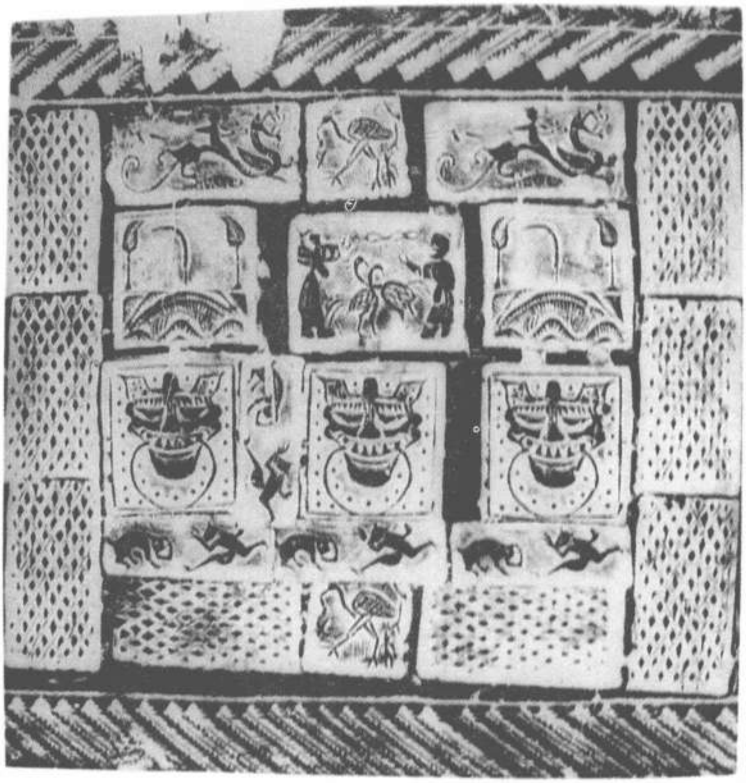
花砖在汉墓砖中更多于字砖，其刻画之精美更在字砖之上。外形亦分大小二种，刻画种类有人物动物植物及几何图案，人物纹较少。近年洛阳及长安两地出土之汉墓砖，其中多人物动物兼刻者，作风体裁颇类山东祠壁画像（见下图1-4）。更有单刻动植物者，其花纹多为阴线刻，即以阳线之刻模印制而成，刻画均古朴可爱（见下图5-14，均为河南出土）。其中以植物花叶组成之几何图案，更为精致美观（见下图15-16）。此类花砖，多为中空之柱形，且多两面印花，盖以用做墓壁或墓顶者，多出土于洛阳及咸阳。



※ 1、汉 鱼龙纹画像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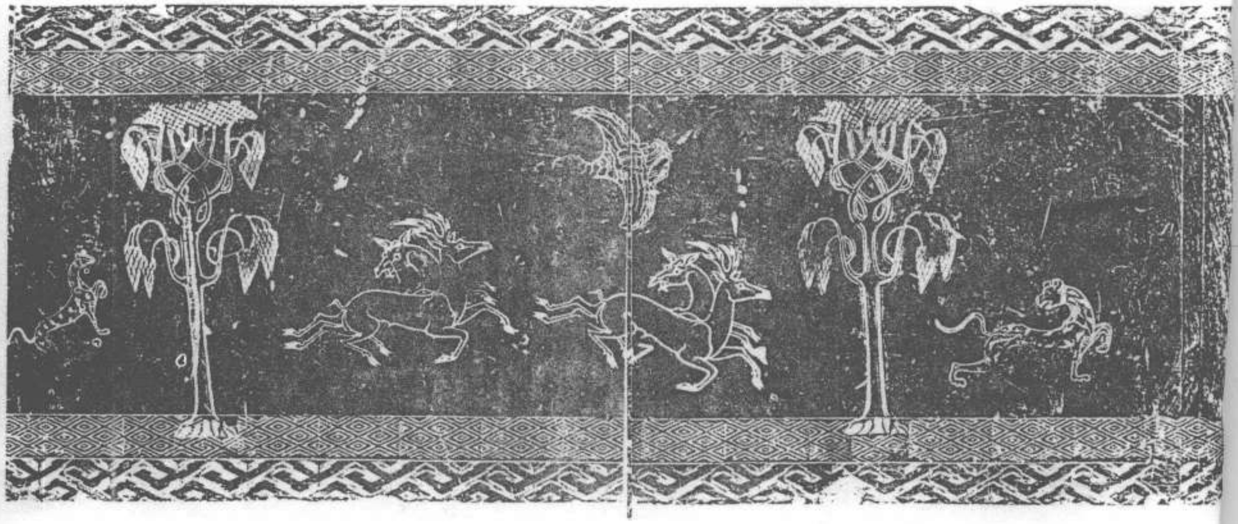
※ 2、车马人物画像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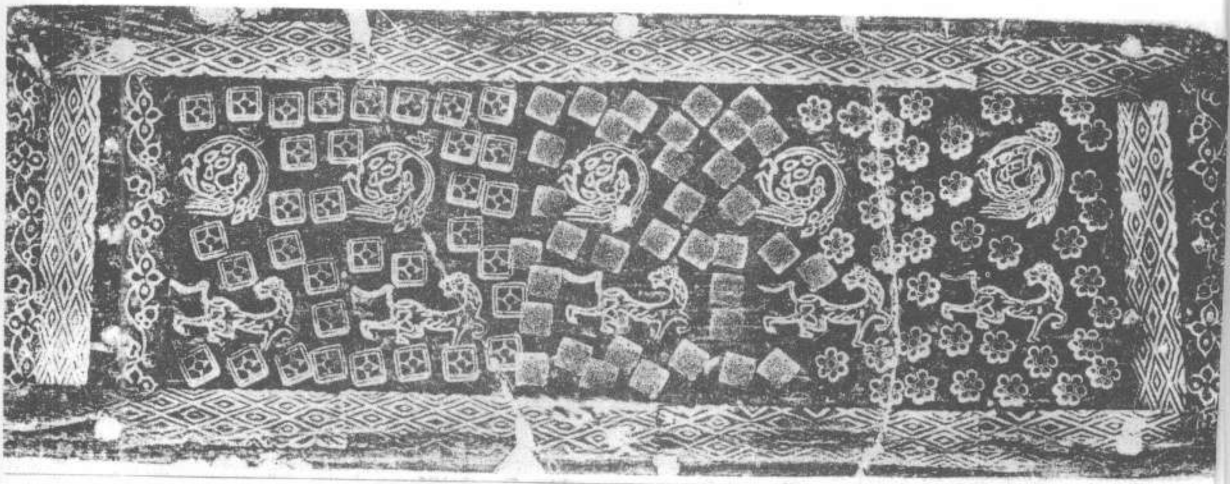
※ 3、“人物铺首”画像砖

※ 4、“车马人物”画像砖

※ 5、“马、虎、凤”画像砖



※ 6、“扶桑树、双鹿、鹰”画像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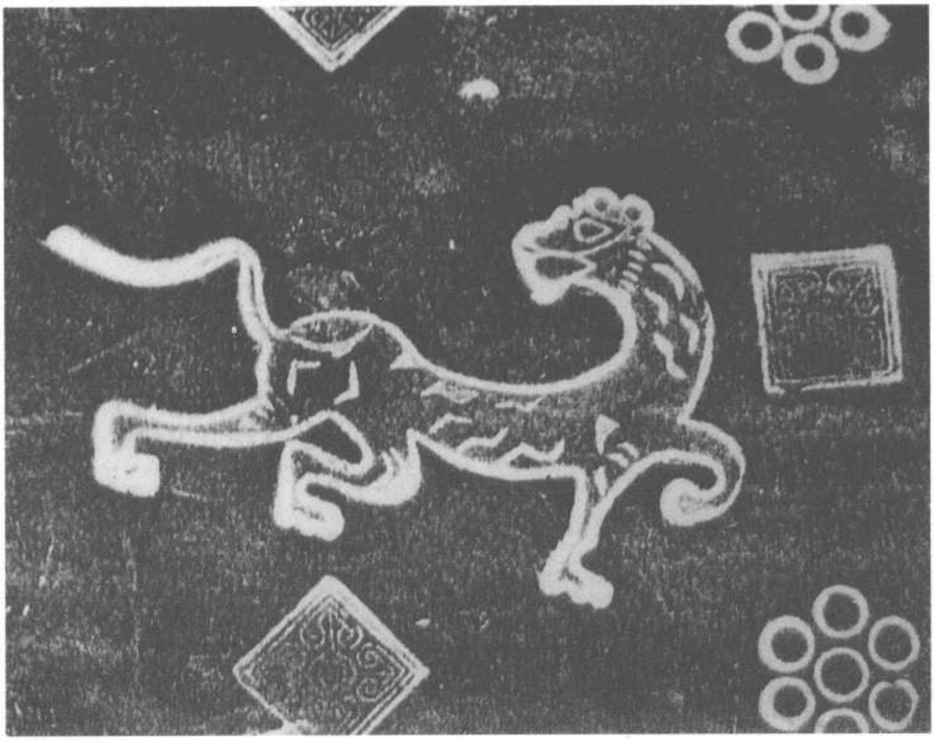
※ 7、“虎、凤鸟、装饰花纹”画像砖

※ 8、“朱雀、虎、装饰花纹”画像砖

※ 9、“朱雀、飞鸟”画像砖

※ 10、“走兽、花纹”画像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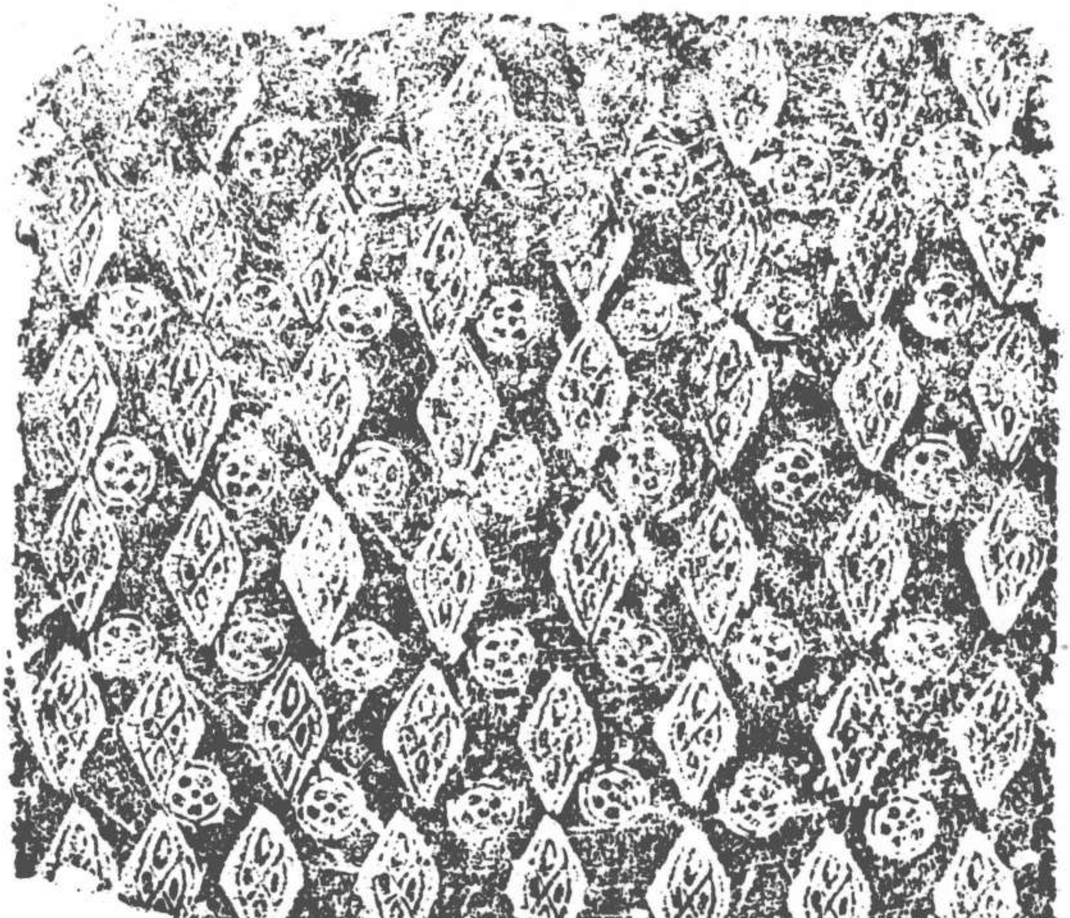
※ 11、“朱雀”画像砖（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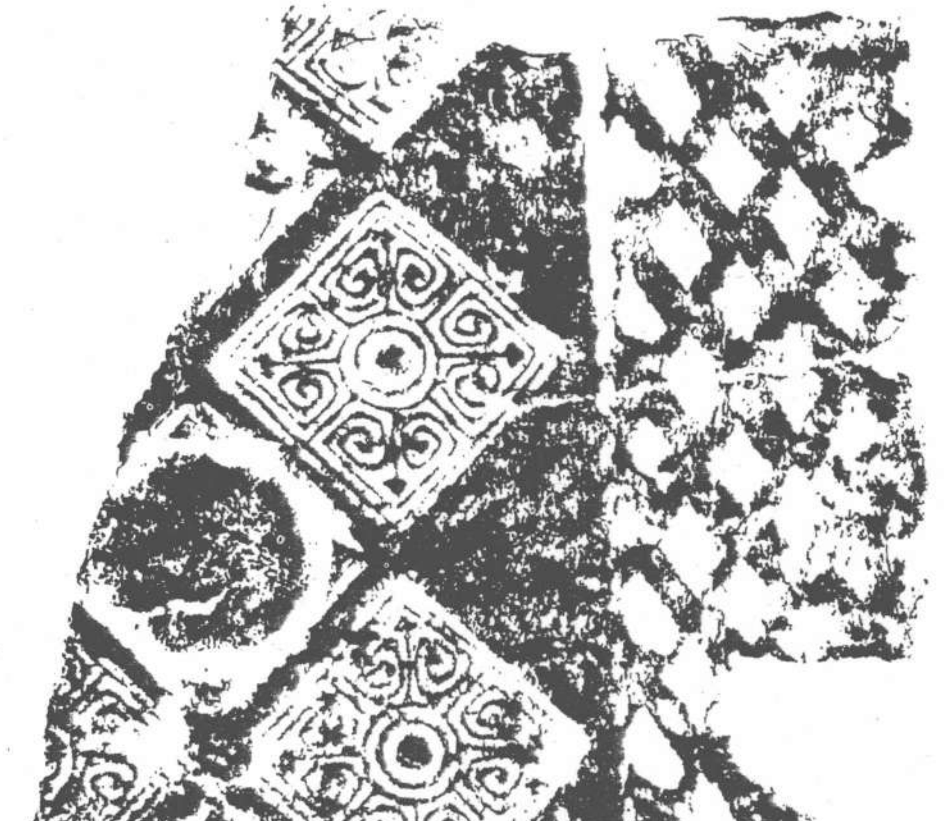
※ 12、“白虎”画像砖（局部）

※ 13、"朱雀、虎、阳乌、花草"画像砖

※ 14、"花草"画像砖（局部）



※ 15、“花草”几何纹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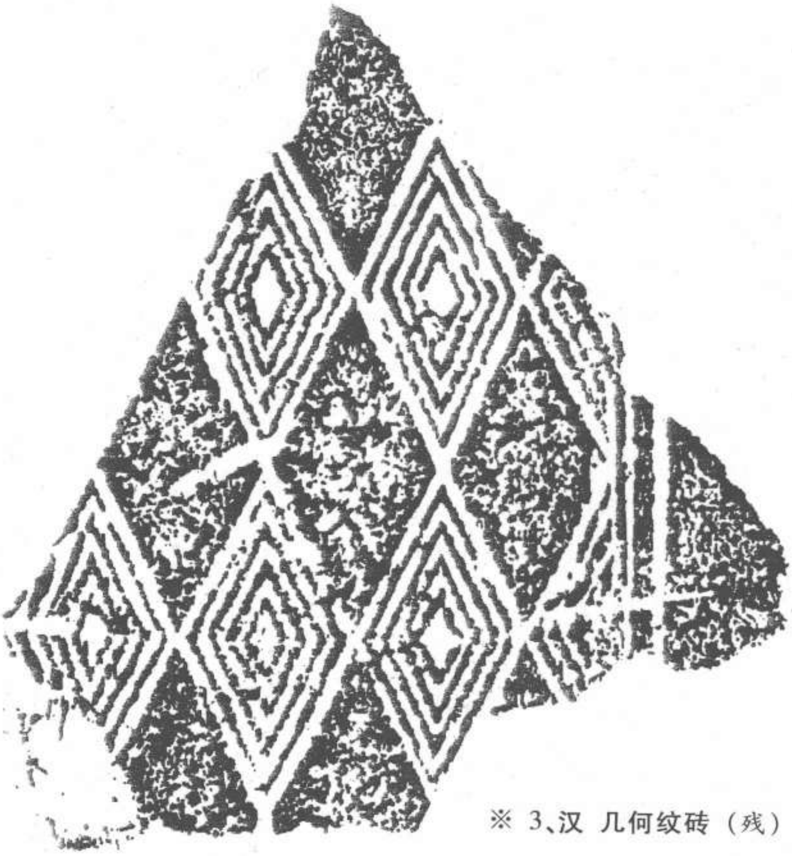


※ 16、“花草”几何纹砖

花砖中之方形砖，亦多刻画特精者，如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星宿神，配合匀整，并于空隙处填入“千秋万岁长乐未央”八字，使成为全部之适合图案（见下图1）。另单刻一朱雀鸟，极生动，如名画一幅，乃砖刻中之佳作（见下图2）。又下图3–5完全为几何回纹所组成，匀整而简洁，亦为佳品。以上各砖亦多为河南洛阳、陕西咸阳一带所出土。又最近四川成都北门外凤凰山，曾发现汉墓数处，出土汉砖甚多，其中所刻有人物故事车马及农村生活之描写等，风格亦类山东祠刻，精致完美似又过之（见附图6–8）。此类花砖之用途，多为嵌作墓壁及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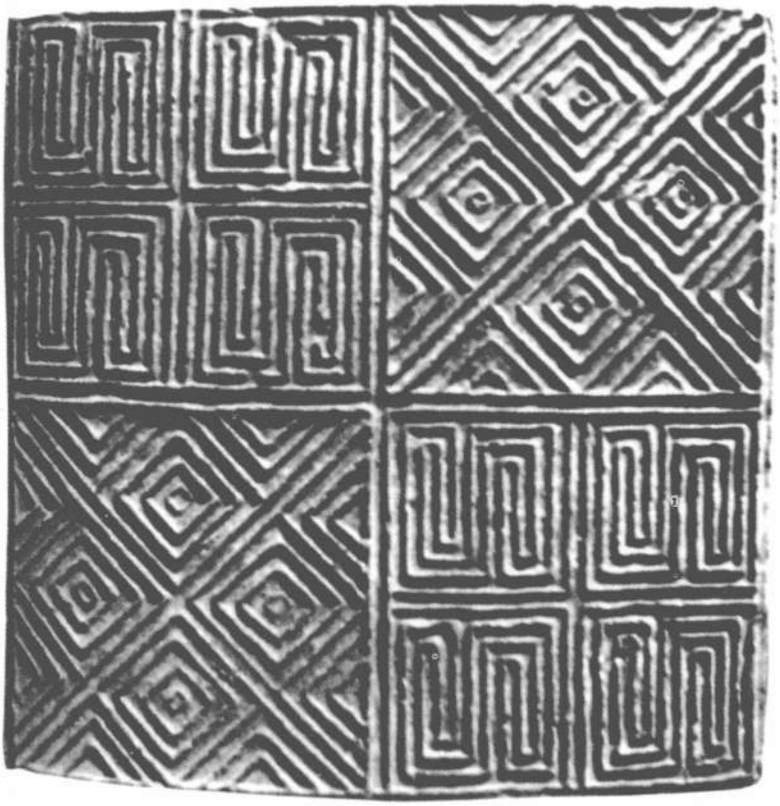
1、汉 四神画砖

2、汉 朱雀鸟画砖



※ 3、汉 几何纹砖（残）

※ 4、汉 几何纹砖（残）



※ 5、汉 几何纹砖

6、成都凤凰山汉人物画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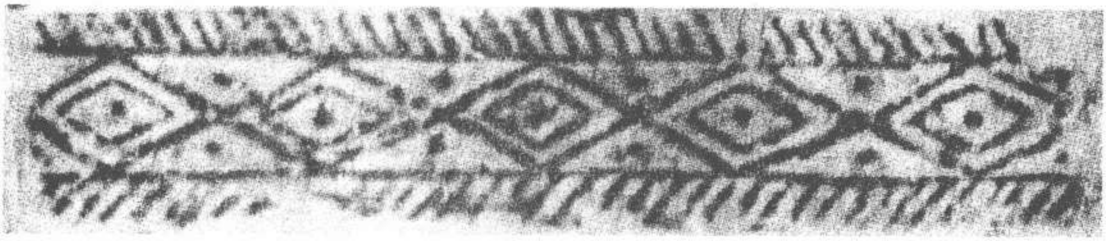
7、成都凤凰山汉车马画砖

8、成都凤凰山汉人物画砖

※ 9、四川大邑汉弋射收获画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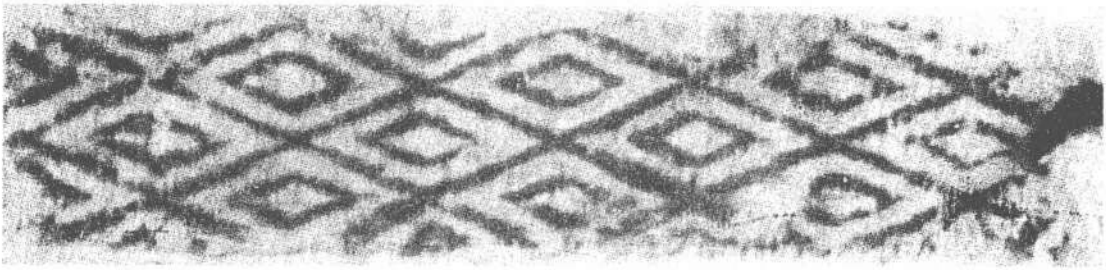
常见普通之小长方形汉墓砖，附有花纹者亦甚多。惟西汉遗物不多见，仅于民国二十七年国立西北联大在陕南城固发掘有张骞墓砖，原砖现保存于国立西北大学西北文物研究室。骞为西汉人，其墓砖当属西汉遗物无疑（见下图）。又河南南阳叶县一带出土之墓砖，与此类似之几何纹者甚多，惟均当为东汉之制作（见下图 1–5）。除几何纹外，尚有龙虎鱼车马及五铢钱等纹（见下图 6–10），亦为该地所出土。此外四川汉墓亦多此类小型花砖，其刻纹比较细致工整，有人物车马鸟兽等（见下图 11–14）。

※ 汉 张骞墓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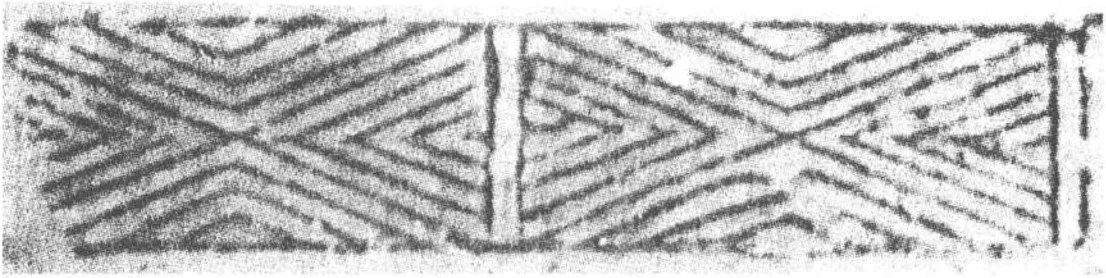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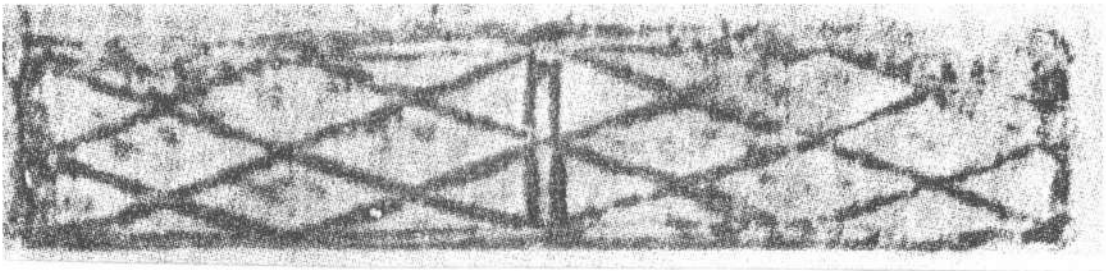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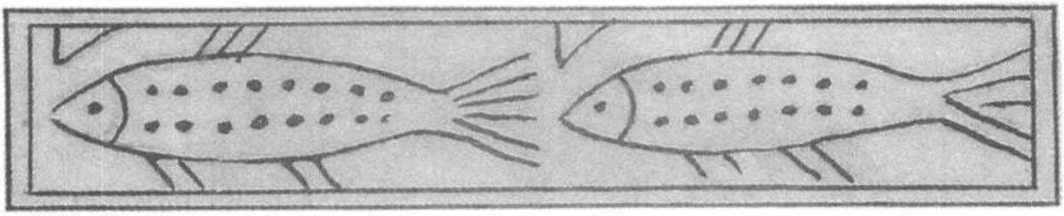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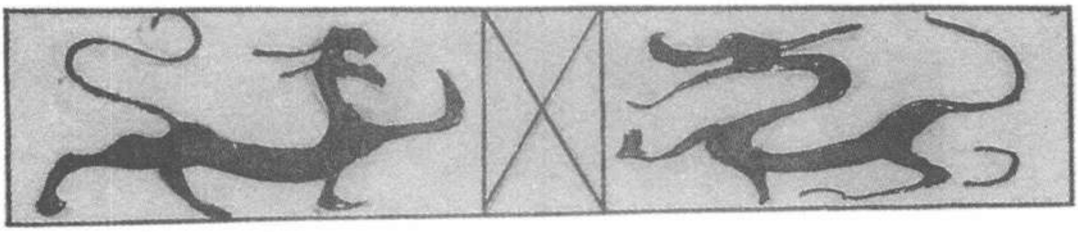


5

1–5 河南叶县出土几何纹砖



6



7

8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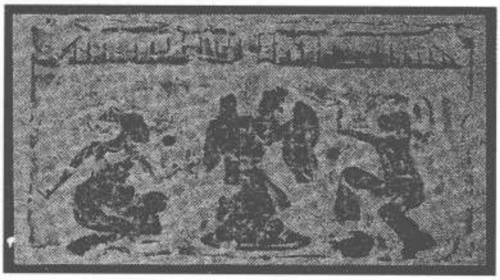
10

6–10 河南叶县出土鱼、龙、车马、五铢钱花纹砖

11、双鹿纹砖

12、车马纹砖

13、凤凰纹砖



14、人物纹砖

11-14 四川汉墓出土小型花砖

3、瓦当

瓦当面积既小，其用途又绝对限定，故远较砖面设计为难。但古人之能耐，远非吾今人所想象，小小瓦当，创造出令人神往之艺术，实不可等闲视之。每瓦一端之圆形面上，有字纹及花纹等图案，因面积至小，故仅能简洁之表现。如字纹多有二字或四字，花纹亦仅为独立图案（见下图1）。此种瓦当多为陵园殿堂建筑所用，近年在长安咸阳一带出土颇多，如“千秋万岁”“永奉无疆”“长久乐哉冢”“冢上”“冢上大当”“长毋相忘”等（见下图2-7）。其组织结构各有其特殊之美及趣味，其优异处在能于一圆形之小范围中，组成极适合之图案，且书法古朴遒美，极可玩味。又下图8-9，一为“长陵西神”，乃汉高祖长陵西向享殿上用瓦，一为“亿年无疆”，乃王莽妻亿年陵上之瓦，二瓦均出土于咸阳原。

※ 1、“长生无极”筒瓦

※ 2、千秋万岁瓦当

※ 3、"永奉无疆"瓦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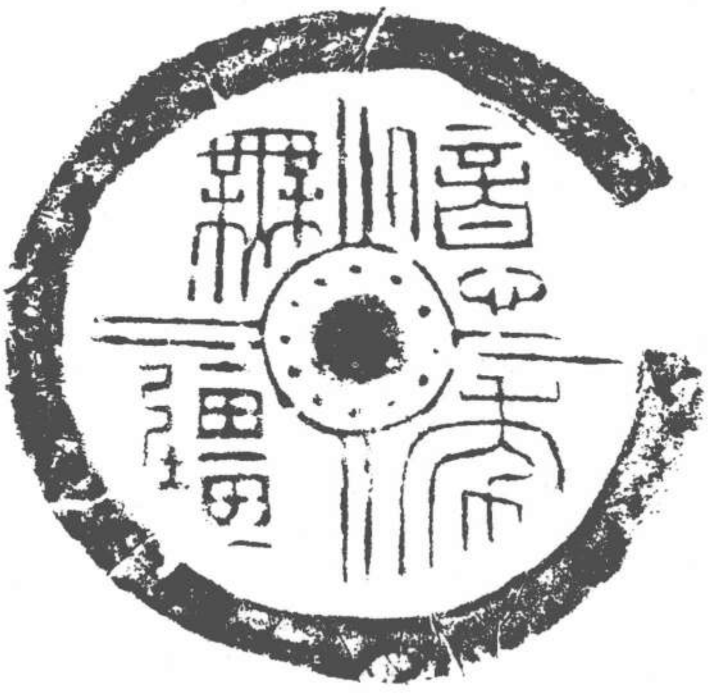
※ 4、"长久乐哉冢"瓦当

※ 5、"冢上"瓦当

※ 6、“冢上大当”瓦当

※ 7、“长毋相忘”瓦当

※ 8、“长陵西神”瓦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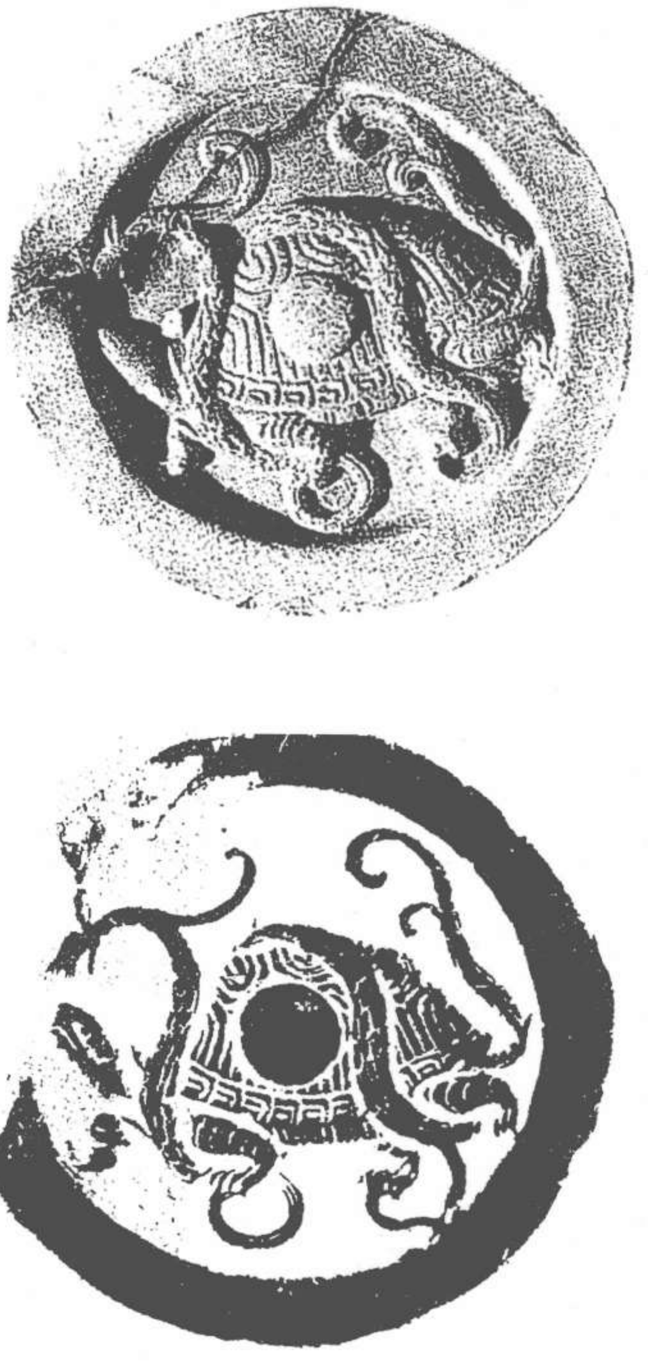
※ 9、“亿年无疆”瓦当

汉瓦纹中之花纹画，以四神为多。即青龙瓦、白虎瓦、朱雀瓦及玄武瓦。乃汉代灵台及陵墓上之四门用瓦，在直径数寸之瓦当上，充分表现均衡及活跃之美，诚属不易（见下图1–4）。四神瓦外，在汉代陵墓上一般通用之花纹瓦，多为云纹（见下图5–8）。此四种云纹瓦乃其中结构较佳者，类于此而大同小异者为数极多，迄今在汉陵陵垣遗址上仍俯拾即是，足见当日应用之普遍。

※ 1、汉 四神瓦当之一 ——青龙瓦（下为拓片）

※ 2、四神瓦当之二——白虎瓦（下为拓片）

※ 3、四神瓦当之三——朱雀瓦（下为拓片）



※ 4、四神瓦当之四——玄武瓦（下为拓片）

5

6

※ 5–6 汉 云纹瓦当

7

8

※ 7-8 汉 云纹瓦当

（三）明器

明器，乃埋于墓中殉葬之器。《周礼》：“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云：“为明器知丧道矣，备物不可用也。”由此可知中国明器之制由来甚早，惟至秦汉之世，因君王崇尚厚葬，故明器之制作特甚。始皇之葬“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藏满之。”汉武帝之葬“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此皆厚葬之尤者。且当年多遵三代之制，明器仍多铜制，汉文帝崇尚俭德“其治灞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为饰”，由是始盛行瓦制之明器。东汉光武亦效法文帝，以俭为尚，初作寿陵即用“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之制，后代因之。因此今日长安洛阳二地出土之汉明器，以陶瓦者为最多。

汉代明器，皆有定制，如帝王所用者，《后汉书·礼仪志》曾详载其器皿部分，引列于下：

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

筲八容三升	瓮三容三升	甒二容三升
瓦镫一	雕矢四	雕弓一
卮八	牟八	豆八
笾八	酒壶八	槃匜一
杖一	几一	盖一
钟十六	鏄四	磬十六
埙一	箫四	笙一
篪一	柷一	敔一
瑟六	琴一	竽一
筑一	坎侯一	干一
戈一	笮一	甲一
胄一	挽车九乘	刍灵三十六匹
瓦灶二	瓦釜二	瓦甑一
瓦鼎十二容五升	勺一容一升	瓦大杯十六容三升
瓦案九	瓦饭盘十	瓦小杯二十容二升
瓦酒樽二容五升	匏勺二容一升	

此上仅为器物之属，俑像禽兽皆未列及，于此可想见一斑。至臣民墓中之明器，往往为其生前所用或特喜之物，如剑戈镜印符及圭璧等，近年在长安洛阳二地出土特多。兹选其富有艺术价值者，略举于后：

一、铜器

汉代明器，铜质者为数较少。因自文景以后即多以瓦器取代之故。近年各地汉墓出土铜器，以日用器物为多。除鼎尊壶洗等外，剑镞戈弩机铜镜印符钱币等均时有出土（见下图 1-11）。其中尤以铜镜最富艺术价值，因其上雕饰花纹之精美，有非其他刻纹所能及者。汉镜之雕刻题材以四神为多，人物故事间亦有之。传自西域之海兽葡萄亦多应用为纹饰。如附图中所列各镜，多为长安附近出土之汉镜。其刻画之精与配合之美，远出于其他器物装饰图案之上（见下图 12-17）。铜镜而外，印章亦为汉明器中之特殊者，印纽之雕刻，有龟有螭虬有虎狮辟邪狻猊等，均造型卓越，极富雕刻价值（见下图 18-23）。至铜器有纹饰者，以汉壶为较佳，如附图两壶，其刻纹及耳足装饰，均甚精美，为汉代铜质明器中之特殊者（见下图 2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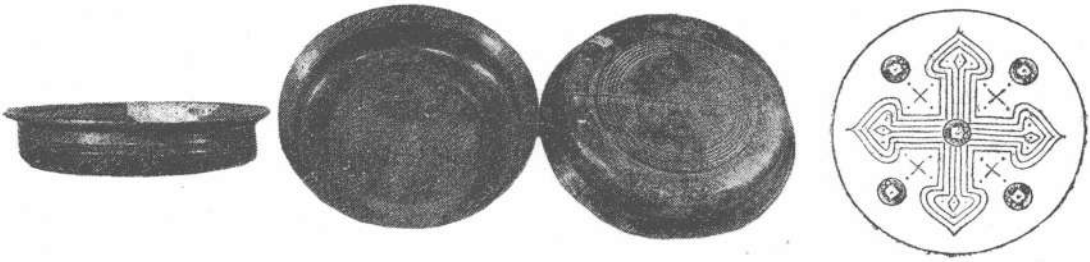
※ 1、铜鼎

※ 2、铜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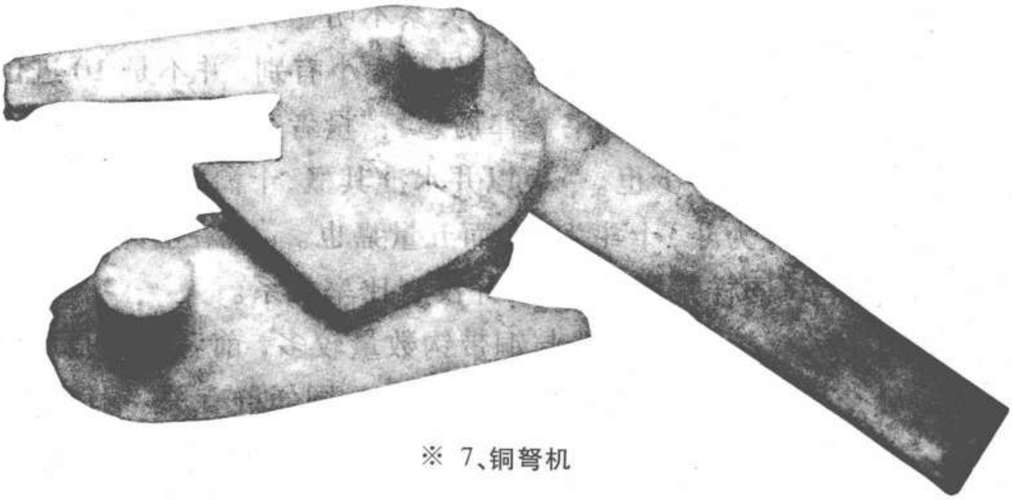
※ 3、铜洗及内底花纹拓本

※ 4、铜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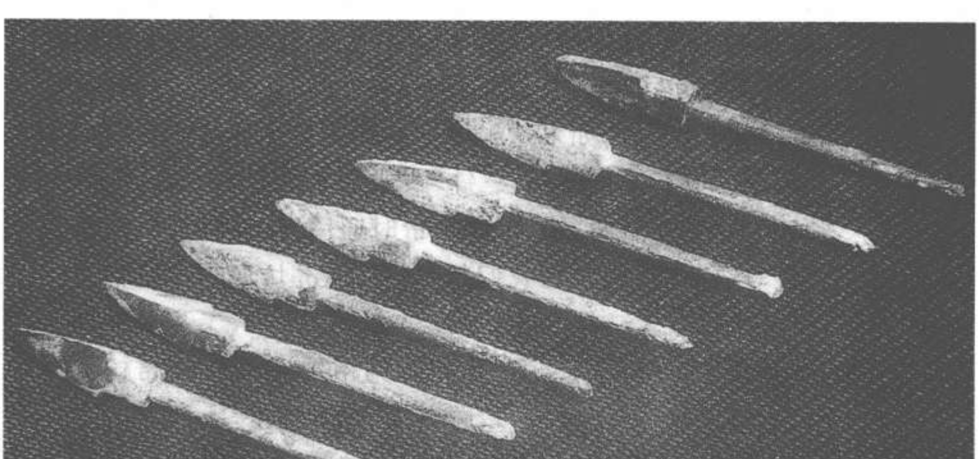
※ 5、铜熏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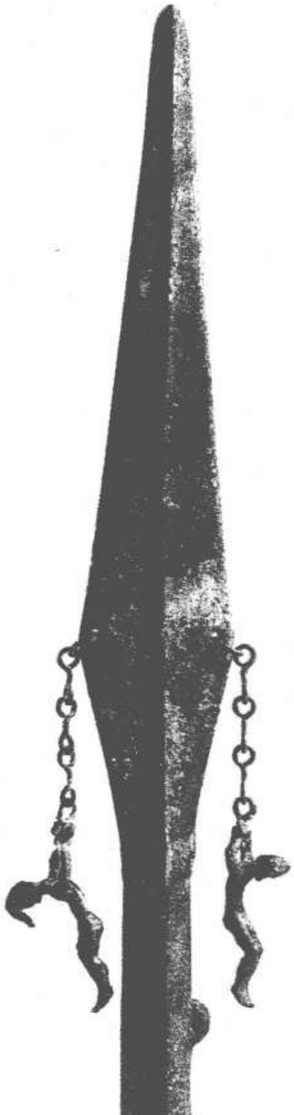
※ 6、铜盆及内底花纹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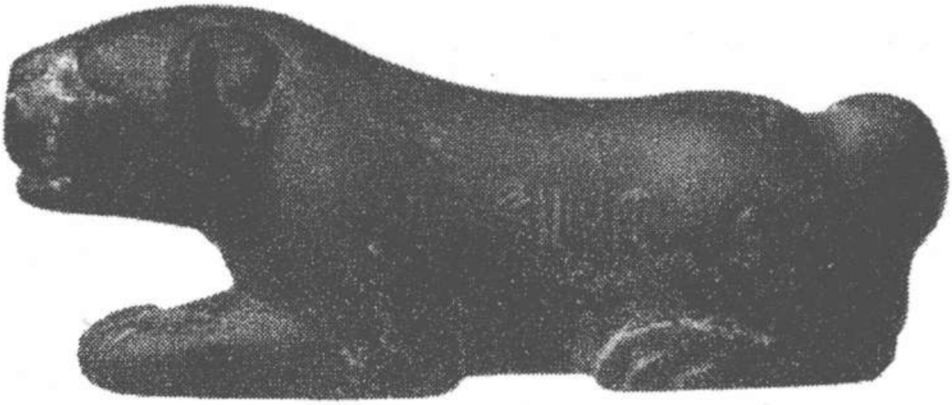
※ 7、铜弩机



※ 8、铜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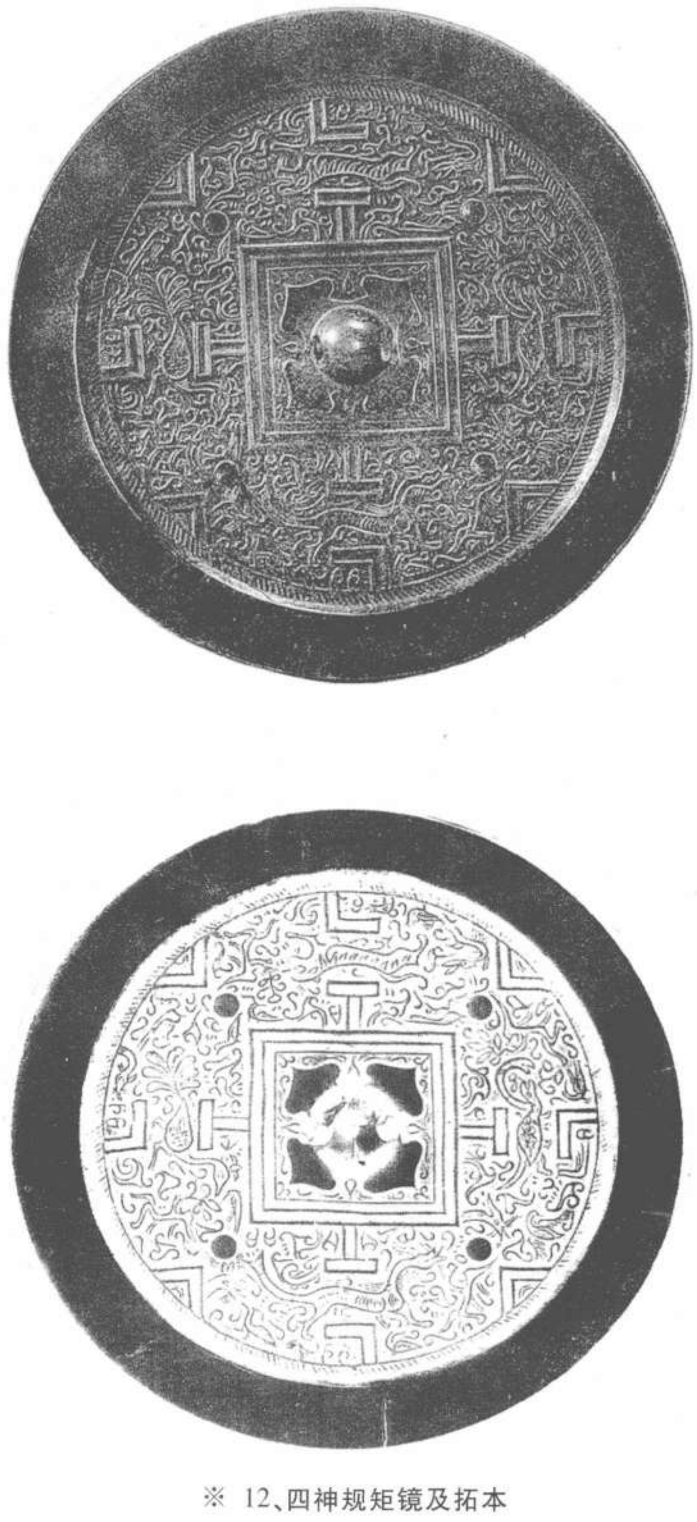


※ 9、吊人矛



※ 10、张掖太守铜虎符

※ 11、五铢铜钱



※ 12、四神规矩镜及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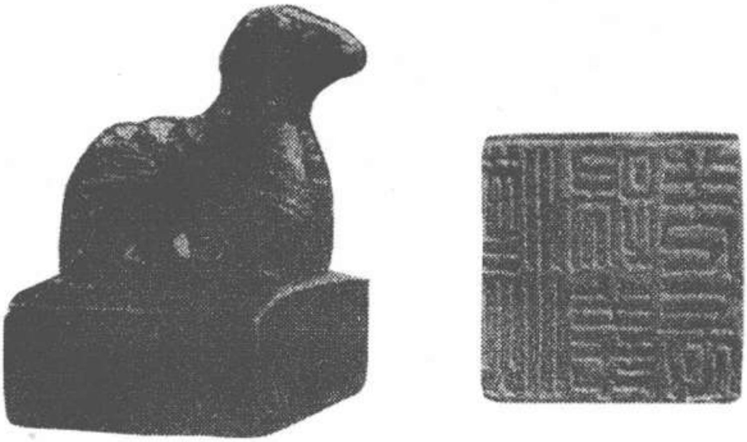
※ 13、青龙白虎镜及拓本

※ 14、鸟兽纹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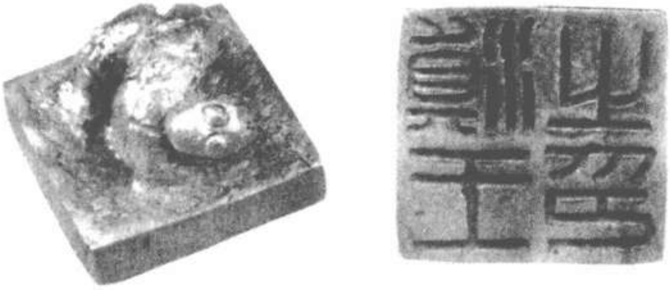
※ 15、海兽葡萄纹镜

※ 16、西王母纹镜

※ 17、神人车马画像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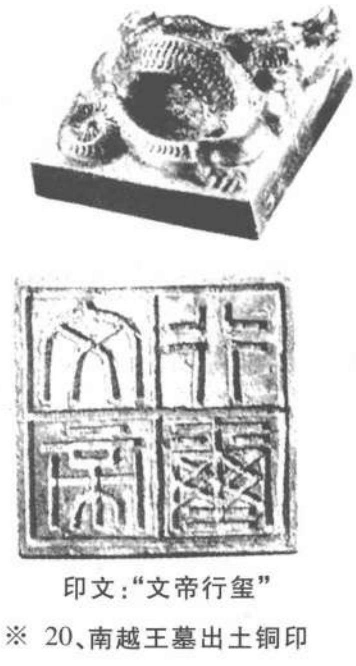


※ 18、“汉归义羌长”铜印



※ 19、汉武帝颁给滇国王的“滇王之印”

印文:“泰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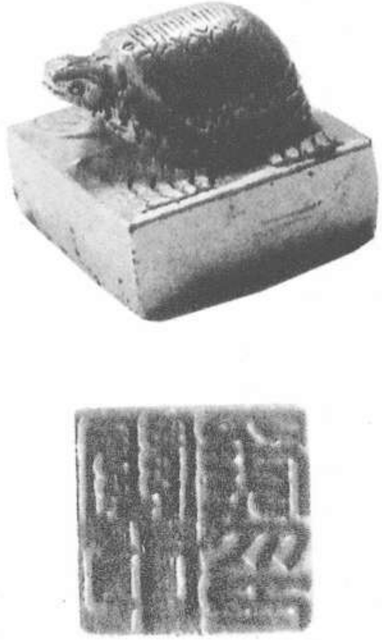


印文:“文帝行玺”

印文:“右夫人玺”

※ 20、南越王墓出土铜印

※ 21、“裨将军印章”及印面



※ 22、“关中侯印”及印面

※ 23、“匈奴恶适尸逐王”铜印

※ 24、错金银立鸟铜壶

※ 25、鎏金银镶嵌乳钉纹铜壶

二、陶器

中国陶质明器之制作，就近年各古墓出土情形观之，以西汉为最发达，且均具有淳厚古朴之作风。在一器上以应用狩猎纹为圈饰者为最多。如下图 1–2 之陶钟与下图 3–4 之博山炉均属此类，其图案与南阳汉墓石横楣所刻者极相近似，盖均为描写当时社会生活现象中之一种。又陶制器中，往往其形制即具有特殊之图案，如下图 5 之陶制鱼壶，乃应用双鱼之形体以造成，极富创作意匠。更有一陶鼎之盖，亦为双鱼雕饰，乃表示鼎内之食物而使人产生快感，由此可例见一般汉明器陶品之匠心与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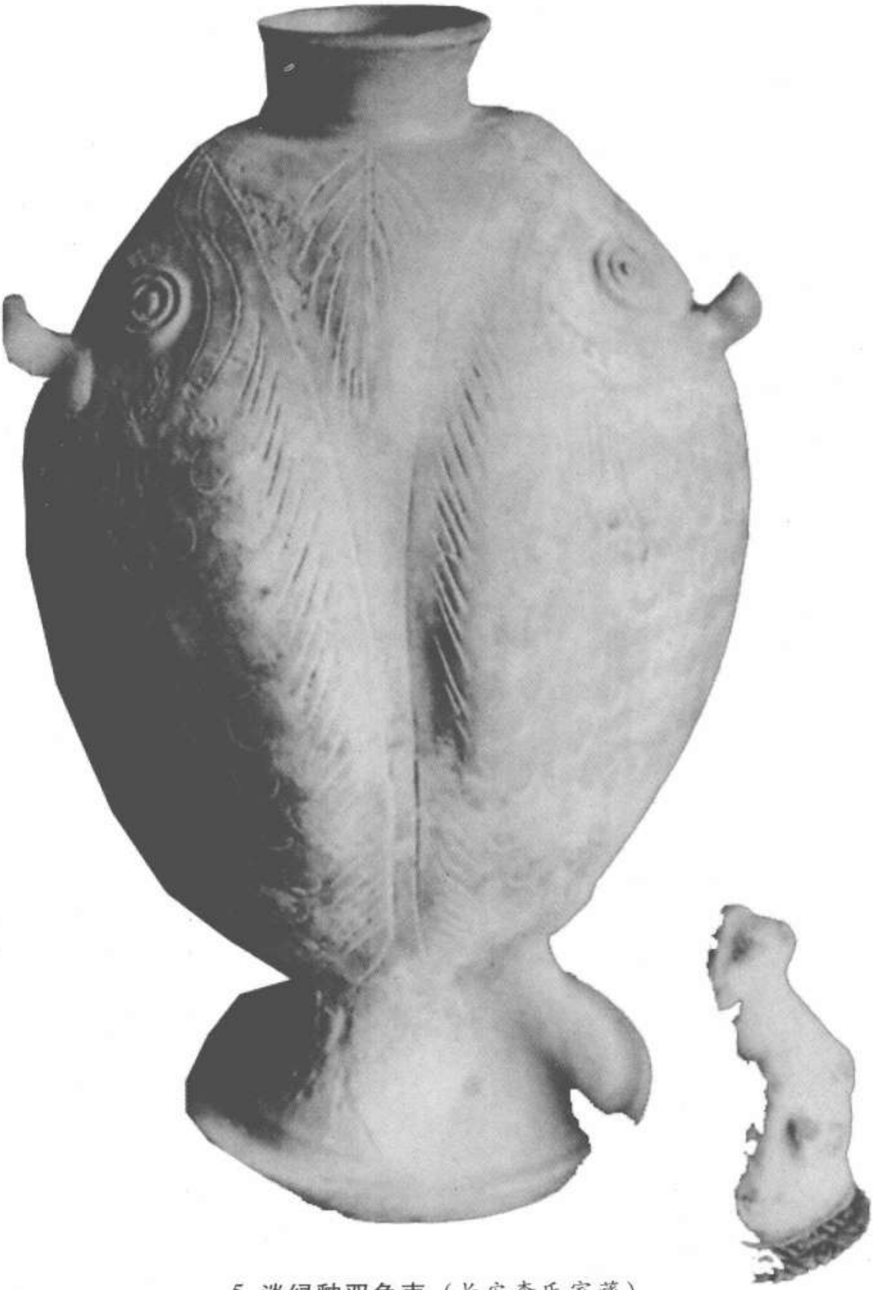
1、射猎纹釉陶钟之一及纹饰拓本

2、射猎纹釉陶钟之二及纹饰拓本

3

4

※ 3–4、釉陶博山炉



5、淡绿釉双鱼壶（长安李氏家藏）

近年出土之汉陶器，以俑及家畜为最多，当时乃用以殉葬以备死者之役使及食用者。如下图 1–4 乃近年陕西咸阳原一带出土汉俑之特殊者，于此可考证汉代之服饰装束。又下图 5–6，乃关中出土之汉陶犬，姿态之生动，造型之遒美，实汉明器中之珍品。下图 7–11 乃鸡犬牛马属，亦各尽其写实之能事，其中尤以陶马之头部雕刻，为最卓越。

※ 1、彩绘女跽坐行礼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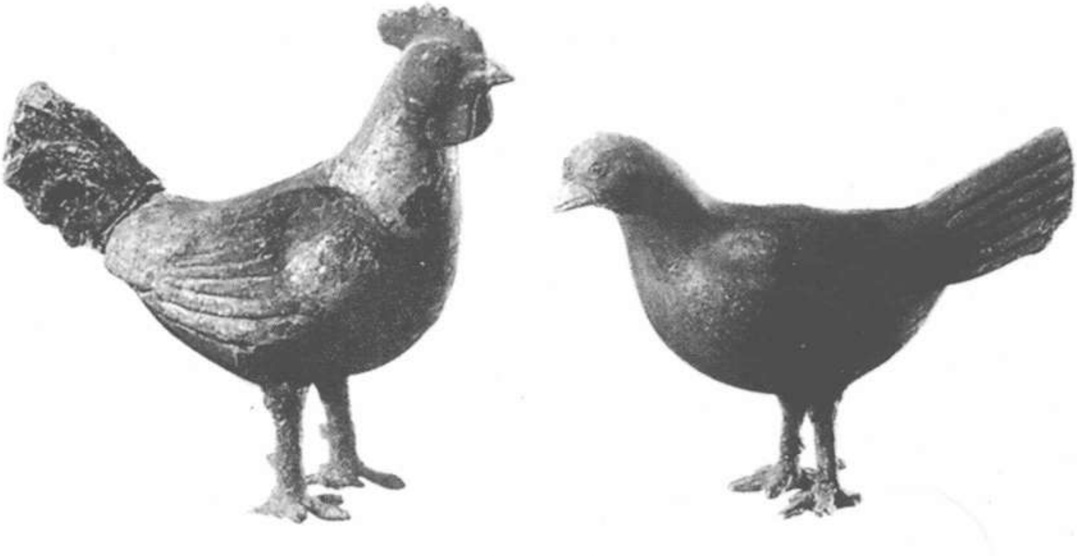
※ 2、男立俑

3、彩塑风帽长裙女俑

4、拂袖女舞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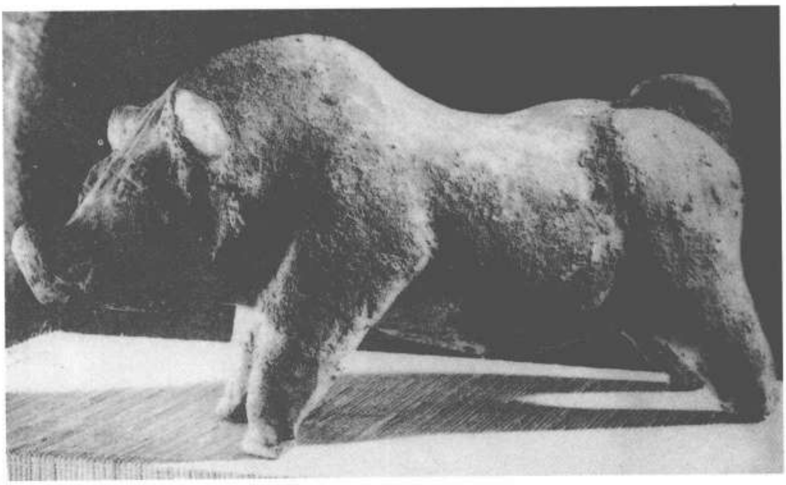
5、陶塑灰绿釉双狗

6、陶狗



※ 7、陶鸡

8、陶羊



9、陶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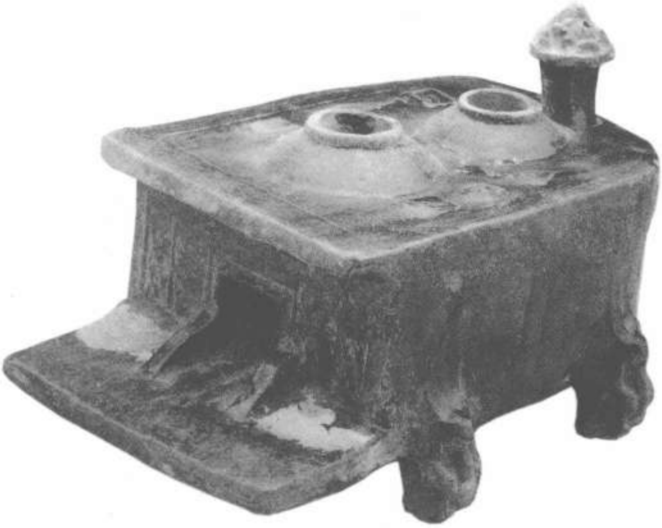
10、陶牛

11、陶鞍马

12、陶马头（残）

汉陶明器中，以瓦灶为最特殊，一般人通称为鬼灶，其形甚小，仅为一种模型之制作。灶之正面及侧面各部分，多刻有鱼肉蔬菜及刀叉火铗等（见下图1–6）。瓦灶之上面及侧面纹饰，间有亦刻四神及狩猎纹者。下图7–10，乃一灶之四面，刻狩猎斗牛等画像。于如此狭小之面积中，能刻出此强有力之形体姿态，诚非易事。由此足以概见汉代艺术制作之优美卓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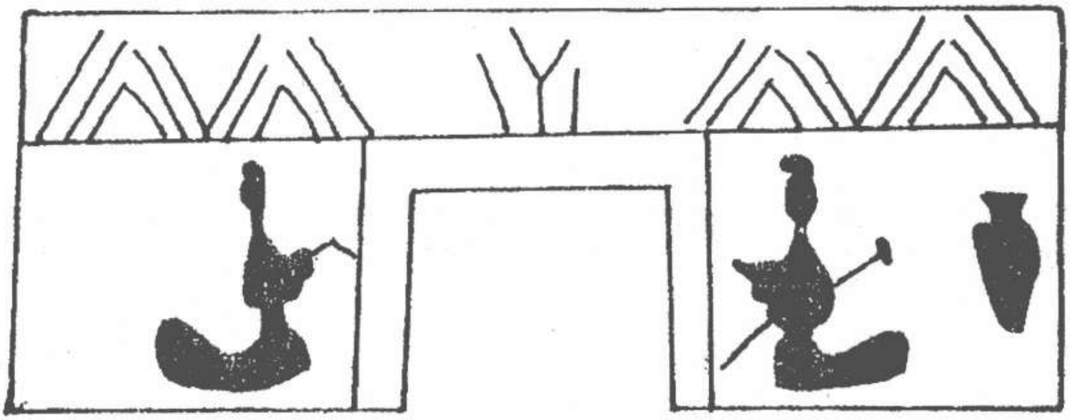
※ 1、陶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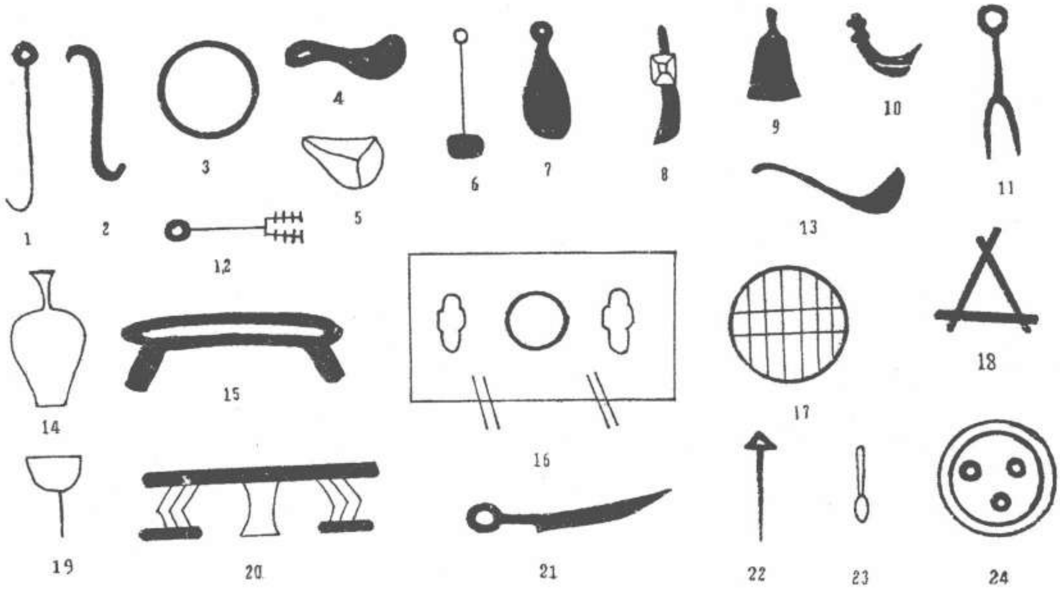
※ 2、绿釉陶灶

3、陶灶拓本

※ 4、陶灶摹本



※ 5、炊人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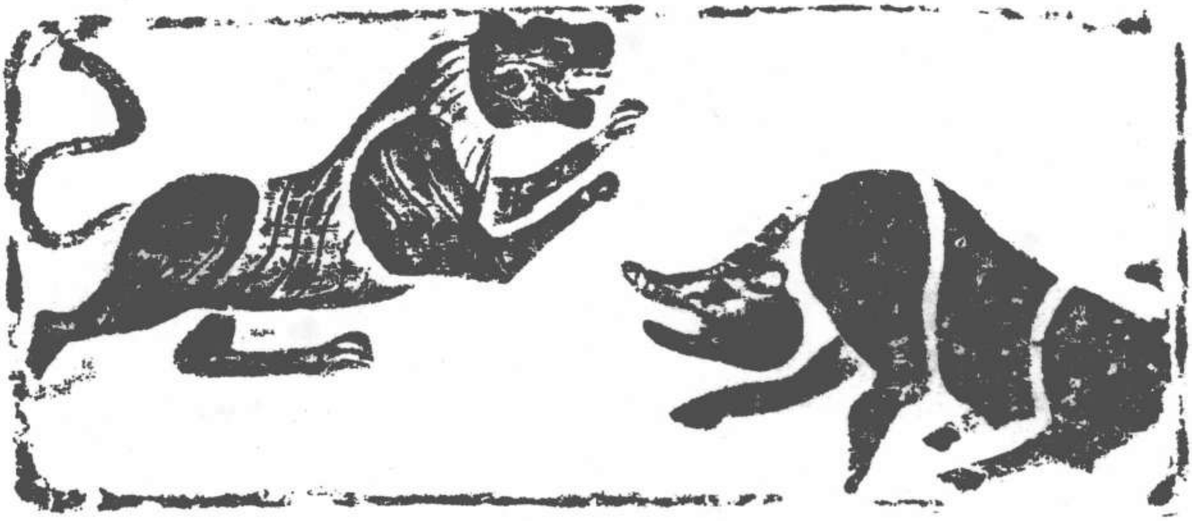


※ 6、陶灶图案中的炊具、餐具摹本（1、2 钩　3 盘　4、5 瓢
6、7 铲　8、9、10 炊帚　11、12 叉　13 勺　14 瓶　15 俎
16 案、筷、盘、耳杯　17 箅　18 三角形器　19 杯　20 案
21 刀　22 扦　23 匙　24 甑）

7、陶灶侧面纹饰之一(拓本)

8、陶灶侧面纹饰之二（拓本）

9、陶灶前部纹饰（拓本）



10、陶灶后部纹饰（拓本）

三、瓦棺

棺之为用，本不在明器之列，惟因其为瓦制，且形制特小不类盛敛之用，故亦附列于此。瓦棺之雕刻纹饰，亦有特优者，如下图1，乃陕西咸阳最近出土之瓦棺。长仅一公尺，四面均有刻纹，且均极精美。棺之前端，刻一饕餮，即俗谓之兽头。棺之另一端，刻一虎，有猴骑其背上，虎之造型极为生动遒美，雄伟之至，可为汉代浮雕中之代表作（见下图2–3）。棺之二侧，一刻龙纹，一刻二凤作对称状，其前并有二人，执戟对立于屋前，盖为一般汉砖上所习见之亭长像（见下图4–5）。二侧所刻题材虽不相同，但均简洁生动而有力。总观此瓦棺刻饰之构图及风格，充沛活跃之生命力，于豪迈中寓有淳厚，于古朴中寓有健美，此成就亦即汉代一切雕画之成就，其精神更为一般汉代艺术所特赋之精神，故以之为汉代艺术之殿军焉。

1、汉瓦棺（咸阳原出土）

2、瓦棺前部饕餮纹拓本

3、瓦棺后部虎纹浮雕（虎背骑一猴，牵线于虎口中，疑为棺主之生肖。）

4、瓦棺左侧龙纹（拓本）

5、瓦棺右侧凤纹（拓本）

附 录

（一）两汉帝王世系简介

（一）西汉

甲、始祖

一、丰公：太上皇父，《史记·汉本纪》：汉帝本系出自唐尧之后，降及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故说者谓汉承尧运，德祚已盛，宜乎得天统矣。

二、太公：高祖父，高祖即位次年诏曰，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位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诸王通侯，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十年秋七月太上皇崩，葬万年县。

皇后：高祖母媪，《汉本纪》：后尝息太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生高祖。高祖即位，追赠为昭灵夫人，吕后七年，追尊为昭灵后。

皇子：太上皇四男，长子早卒，次名喜，初封宜信侯，汉六年立为代王，少子名交，封楚元王。

皇女：高祖姊，初封宣夫人，吕后七年封昭哀后。

乙、帝王

一、高帝：姓刘名邦，字季，沛丰邑中阳里人。秦二世元年立为汉王，五年即帝位，在位十二年，崩于长乐宫，年六十三，五月丙寅葬长陵，上尊号曰高皇帝。

后：吕雉（惠帝母，见后）。

薄姬：文帝生母，文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崩葬南陵。

太子：汉二年立吕后子盈为太子。

皇子：齐悼惠王肥，曹夫人生。

文帝，薄姬生。

赵隐王如意，戚夫人生。

淮南厉王长，赵姬生。

赵幽王友、赵共王恢、燕灵王建。

公主：鲁元公主，降宣平侯张敖。

丞相：萧何。

太尉：卢绾、周勃。

御史大夫：周苛、周昌、赵尧。

二、惠帝：高祖太子，名盈，母吕皇后。汉王二年立为太子，五年为皇太子。高祖崩，即帝位，明年改元，在位七年，崩于未央宫，年二十四，九月辛丑葬安陵，谥孝惠皇帝。

皇后：鲁元公主降张敖生一女，吕后以之配惠帝是为张皇后，吕后崩乃废处北宫，薨葬安陵不起坟。

相国：萧何、曹参。

右丞相：王陵。

左丞相：陈平。

三、吕后：名雉，单父人吕公女。生惠帝及鲁元公主。惠帝即位，尊为太后。惠帝崩，太后临朝称制八年，崩于未央宫，陪葬长陵。

太傅：王陵、审食其。

四、文帝：高祖子，名恒，母薄姬。高祖十一年立为代王，高后崩，大臣迎即帝位。立七年崩于未央宫，年四十六，葬霸陵，谥孝文皇帝。

皇后：窦皇后，乃吕后分选入宫人于代王者，生景帝，文帝即位立为后，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

太子：文帝不欲早立太子，有司固请，乃立长子启为太子。

皇子：梁孝武王，窦皇后生。

代孝王参。

梁怀王揖。

公主：馆陶长公主降陈午，次公主降周勃子胜之。

丞相：陈平、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

五、景帝：文帝太子，名启，母窦皇后，文帝元年立为太子，文帝崩，即帝位，在位十六年，崩于未央宫。年四十八，葬阳陵，谥孝景皇帝。

皇后：薄皇后，乃薄太后家女，先为太子妃，后立为后，无子后废，薨葬长安城东望平亭南。

王皇后：武帝生母，梦日入怀而生武帝。薄后废，立为后，武帝时尊为太后，元朔三年崩，合葬阳陵。

太子：景帝四年立皇子荣为太子，七年废为临江王，改立皇子徹为皇太子。

皇子：临江闵王荣，河间献王德，临江哀王阏为栗姬所生。

鲁共王余，江都易王非，胶西于王端，程姬生。

赵敬肃王彭祖，中山靖王胜，贾夫人生。

长沙定王发，唐姬生。

广川惠王越，胶东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王宪王舜，王夫人生。

公主：平阳公主，王皇后长女。先降曹寿改嫁卫青，南宫公主，隆虑公主，均王皇后生。

丞相：申屠嘉、陶青、周亚夫、刘舍、卫绾。

六、武帝：景帝子，名彻，母王皇后，年七岁立为太子。景帝崩，即位，在位五十四年，崩年七十一，葬茂陵，谥孝武皇帝。宣帝本始二年，尊庙号曰世宗。

皇后：陈皇后，长公主嫖女，初为太子妃，武帝即位立为后，元光五年罢居长门宫，薨葬灞陵郎官亭。

卫皇后：名子夫，本平阳公主家歌女，元朔元年生戾太子，立为后。后以巫蛊案自杀，宣帝立，始改葬，谥曰思后。

赵婕妤：昭帝生母，号钩弋夫人。颇幸宠，武帝晚年欲立昭帝为太子，恐子幼母壮用事，乃责谴以忧死，葬云阳。昭帝即位，追尊为太后。

太子：元狩元年立戾太子，旋因巫蛊案自杀。

武帝末年立钩弋夫人子为太子。

皇子：昌邑哀王髆，李夫人生。

齐怀王闳，王夫人生。

燕刺王旦，李姬生。

广陵属王胥，李姬生。

公主：鄂邑公主，昭帝姊。

夷安公主，虑公主生。

卫长公主，卫皇后生。

诸邑公主，卫皇后生。征和二年，巫蛊案兴，下狱死。

阳石公主，卫皇后生。

丞相：窦婴、许昌、田蚡、薛泽、公孙宏、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牦、田千秋。

大司马：卫青、霍去病、霍光。

七、昭帝：武帝少子，名弗陵，母赵婕妤，八岁继登帝位。在位十三年，元平元年崩于未央宫，年廿一，葬平陵，谥孝昭皇帝。

皇后：上官皇后，霍光之外甥女，六岁立为皇后，后族因事诛灭，后以年幼免。十五岁昭帝崩，宣帝即位，尊为太皇太后。立四十七年崩，年五十二，合葬平陵。

丞相：田千秋、王欣、杨敞、蔡义。

大司马：霍光。

八、宣帝：武帝曾孙，即戾太子孙，名询。初太子纳史良娣生史皇孙，皇孙纳王夫人生宣帝，号皇曾孙。生数月遭巫蛊事，太子全家遇害，独宣帝以在襁褓得免。后昭帝崩无嗣，霍光奏请以武帝曾孙继帝位，时年十八。在位廿五年，黄龙元年崩于未央宫，年四十三，葬杜陵，谥孝宣皇帝，光始四年追尊中宗。

皇后：许皇后，名平君，广汉女，初适帝尚在掖庭，生元帝，及帝即位立为后。霍光夫人欲贵其小女乃使女医毒杀之。谥恭哀皇后，葬杜陵南原。

霍皇后：霍光女，名成君，许后崩立为后。后因谋杀许后事泄，霍光夫人诸婿兄弟复谋反而遭诛灭，后遂废。后十二年自杀，葬昆吾亭东。

王皇后：奉先女，宣帝于霍后废后立之以母养太子，元帝即位尊为太后，立四十九年崩，年七十余，合葬杜陵。

太子：名奭，许后生，地节三年立。

皇子：淮阳宪王钦，张婕妤生。

楚教王嚣，卫婕妤生。

东平思王宇，公孙婕妤生。

中山哀王竟，戎婕妤生。

公主：馆陶公主，华婕妤生，降于定国子于永。

敬武公主，初降张临，继降薛宣，后王莽白太后赐药死。

丞相：蔡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于定国。

大司马：霍光、张安世、霍禹、韩增、许延寿、史高。

九、元帝：宣帝太子，名奭。宣帝微时生民间，母许皇后。八岁立为太子，宣帝崩继即帝位。在位十六年，竟宁元年崩于未央宫，年四十三，葬渭陵，谥孝元皇帝。元始四年追尊高宗。

皇后：王皇后，成帝母，王莽姑。五凤中入掖庭，宣帝选送太子宫。宣帝崩太子即位，是为元帝，旋立骜为太子，以母为婕妤，三日后立为后。成帝即位尊为太后，哀帝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哀帝崩无子，太皇太后以莽为大司马，共立中山王，是为平帝。因年幼，太后临朝，遂委政于莽，由是莽践祚居摄，太后力不能禁。及莽即位，更命为新室文母，建国五年崩，年八十四，合葬渭陵。

傅皇后：乃哀帝祖母，元帝时为婕妤，生定陶恭王。哀帝即位，尊为恭皇太后，继称帝太太后，又称皇太太后。元寿元年崩，合葬渭陵，追称孝元傅皇后。

太子：名骜，王皇后生。

皇子：定陶恭王康，傅昭仪生。

中山孝王兴，冯昭仪生。

公主：平都公主，傅昭仪生。

平阳公主，卫婕妤生。

颖邑公主，降杜业。

丞相：于定国、韦元成、匡衡。

大司马：史高、王接、许嘉、王凤。

十、成帝：元帝太子，名骜，母王皇后，元帝为太子时即生帝，宣帝爱之字曰太孙。元帝即位立为太子，壮好经书宽博谨慎，颇得元帝欢。继元帝即帝位，在位廿六年，绥和二年崩于未央宫，年四十六，葬延陵。谥孝成皇帝，庙号统宗。

皇后：许皇后，许嘉女。初元帝悼伤母恭哀后居位浅而遭霍氏之辜，故选嘉女以配太子，成帝即位立为后，后因事坐废，又九年赐药自杀。

赵皇后：名飞燕，本长安宫人，成帝召入大幸宠，有妹合德复召入并为婕好。许后废遂立飞燕为后，妹为昭仪，专宠十余年，皆无子。民间归罪赵昭仪，时太后诏问帝病状，昭仪自杀。哀帝立，尊赵后为太后。哀帝崩，贬为孝成皇后，后又废为庶人，卒自杀。

太子：成帝无子，立定陶王欣为太子。

丞相：匡衡、王商、张禹、薛宣、翟方进、孔光。

大司马：许嘉、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王莽。

十一、哀帝：元帝庶孙，定陶恭王子，名欣，母曰丁姬。元年绥和立为太子，成帝崩，即位。在位六年，元寿二年崩于未央宫。年廿五，葬义陵，谥孝哀皇帝。

皇后：傅皇后，为定陶太后从弟子，哀帝为定陶王时所配，哀帝即位立为后。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废为庶人，乃自杀。

太傅：孔光。

丞相：孔光、朱博、平当、王嘉。

十二、平帝：元帝庶孙，中山孝王子，名衎，母曰卫姬。元寿二年哀帝崩，太皇太后使迎中山王即帝位，时年九岁。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王莽秉政，百官总已，以昕于莽。五年帝长大以母卫姬故不悦莽，莽遂于是年腊日进以毒酒，崩于未央宫。在位五年，年十四。葬康陵，谥孝平皇帝。

皇后：王皇后，莽女。平帝初立，莽欲效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皇太后不得已许之。后立岁余，平帝崩，莽立孺子婴，尊为太后，莽即位，改称安定公太后。后时年十八，汉兵诛莽，自投火死。

太傅：王莽。

太保：王舜。

十三、孺子婴：宣帝曾孙，广戚侯显之子，名婴，年二岁，莽迎立为太子，号曰孺子，在位三年。莽自居摄，改居摄元年。立二年改元初始，旋篡位改国号曰新。刘婴后被乱兵杀，时年二十一岁，不知葬所。

西汉自高祖至孺子婴，凡十二帝十三代，共二百十四年。

（二）东汉

一、光武帝：高祖九世孙，出自景帝子长沙定王发之后，名秀，字文叔，生有异相。王莽天凤中之长安，地皇初年天下大乱，光武遂于宛人李通及兄伯升等起兵讨莽，由是复兴汉室。于建武元年（公元五年）六月即帝位于鄗城（今河北高邑县），在位卅三年，中元二年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三，葬原陵，谥光武皇帝，庙号世祖。

皇后：郭皇后，名圣通，母为真定恭王女，更始二年帝击王郎至真定，因纳后有宠，即位后以为贵人。生皇子强，立为后，子强为太子。其后后宠衰，数怀怨怼，建武十七年废为中山王太后，建武廿八年薨，葬北邙。

阴皇后：名丽华，南阳人。初光武闻后美，心悦之，更始元年纳后于宛。及位后以为贵人，建武十七年废郭后立之，永平七年崩，合葬原陵，谥光烈皇后。

太子：原立太子强，强崇执谦退，建武十九年改立东海王阳为太子，改名庄。

皇子：东海恭王强，郭皇后生。

沛献王辅，郭后生。

楚王英，许美人生。

济南安王康，郭后生。

阜陵质王延，郭后生。

东平宪王苍，阴后生。

琅玡孝王京，阴后生。

临淮怀公衡，阴后生。

广陵思王荆，阴后生。

中山简王焉，郭后生。

公主：舞阴公主。

馆陶公主。

太尉：赵熹。

司徒：冯勤。

司空：冯鲂。

二、明帝：光武第四子，名庄，母阴皇后。十岁能通《春秋》，建武十九年立为太子，中元二年即帝位，年三十。在位十八年，永平十八年崩于东宫前殿，年四十八。葬显节陵，谥孝明皇帝，庙号显宗。

皇后：马皇后，伏波将军马援小女，年十三选入太子宫，永平三年立为皇后。谦虚有才德，诸将奏事及公卿较议难平者，帝数以试后，后辄分解趣理各得其情，

故“宠敬日隆，始终无衰”。帝崩章帝即位，尊为太后，帝欲封爵诸舅，太后卒不许，建初四年崩，年四十余，合葬显节陵，谥明德皇后。

贾贵人：南阳人，生章帝，明帝以为贵人，亲族无受宠荣者。

太子：名炟，母为贾贵人，永平三年立为太子。

皇子：千乘哀王建。

陈敬王羡。

彭城靖王恭。

乐成靖王党。

下邳惠王衍。

梁节王畅。

淮阳顷王昺。

济阴悼王长。

太傅：邓禹。

太尉：赵熹、司徒虞延。

司徒：李沂、郭丹、范迁、司徒虞延、刑穆、王敏、鲍昱。

司空：冯鲂、伏恭、牟融。

三、章帝：明帝第五子，名炟，母贾贵人，永平三年立为太子。少宽容好儒术，明帝器重之，永平十八年即帝位，年十九。在位十三年，章和二年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二，葬敬陵，谥孝章皇帝，庙号肃宗。

皇后：窦皇后，扶风人，融之曾孙。建初二年与妹同选入宫，进止有序，风容甚盛，帝雅以为美。入掖庭，顷心承接，称誉日闻，遂立为后，妹封贵人。章帝崩和帝即位，尊为太后，永元九年崩，合葬敬陵，谥章德皇后。

梁贵人：梁竦女，建初二年选入，生和帝，被妒于窦后，作飞书以陷竦，竦坐诛，贵人以忧卒。和帝即位，以贵人酷殁，乃改殡于承光宫，葬西陵，谥恭怀皇太后。

太子：建初四年立皇子庆为太子，七年废为清河孝王，改立皇子肇为太子，是为和帝。

皇子：千乘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清河孝王庆，宋贵人生。

济北惠王寿，申贵人生。

河间孝王开，申贵人生。

城阳怀王淑。

广宗殇王万岁。

太傅：赵熹、邓彪。

太尉：牟融、鲍昱、邓彪、邓弘、宋由。

司徒：鲍昱、桓虞、袁安。

司空：五伦、袁安、任隗。

四、和帝：章帝第四子，名肇，母梁贵人，为窦后所谮以忧卒，窦后养为己子。章和二年即帝位，年十岁，太后临朝，在位十七年。元兴元年崩于章德前殿，年廿七，葬慎陵，谥孝和皇帝，庙号穆宗。

皇后：阴皇后，光武阴皇后兄之曾孙，永元四年选入掖庭为贵人，有殊宠立为后。后宠衰有恚恨，十四年以巫蛊事迁于桐宫，以忧死，葬临平亭。

邓皇后，邓禹孙，永元七年选入为贵人，以姿颜姝丽，承事接物均有法度，为帝所深爱。阴后废遂立为后，建光元年崩，合葬顺陵，谥和熹皇后。

太子：和帝崩时，长平原王有疾，而诸皇子多夭殁，后生者辄秘养民间，时殇帝生始百日，乃立为太子。

皇子：平原怀王胜，和帝长子，宫女所生，痴呆儿。

太傅：邓彪。

太尉：宋由、尹睦、张酺、张禹。

司徒：袁安、丁鸿、刘方、吕盖、鲁恭、张酺、徐防。

司空：任隗、刘方、张奋、韩棱、巢堪、徐防、陈宠。

五、殇帝：和帝少子，名隆，宫女生。元兴元年即帝位，诞仅百日。太后临朝，在位仅八月，延平元年崩于崇德前殿，葬康陵。谥殇皇帝，庙号无。

太尉：徐防。

太傅：张禹。

司徒：梁鲔。

司空：尹勤。

六、安帝：章帝孙，名祜，父清河孝王庆，母左姬。幼聪颖，和帝常称之，延平元年，邓太后策立，年十三。太后临朝，在位十九年，延光四年崩于幸叶中途。年卅二，葬恭陵，谥孝安皇帝，庙号恭宗。

皇后：阎皇后，元初元年选入掖庭，甚见宠爱，立为后，专房妒忌。帝幸贵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鸩杀李贵人，并废太子保为济阴王。安帝崩，谋立济北惠王子懿为帝，自临朝政，少帝立七月而薨。中黄门合立济阴王保，迁太后于离宫。明年崩，合葬恭陵，谥安息皇后。

贵人：李氏，生皇子保，即顺帝。顺帝立初不知母瘗洛阳城北，左右白之，帝感悟发丧，亲至瘗所，更以礼殡，谥恭愍皇后，葬恭陵北，为策书金匮藏于世祖庙。

太子：元初二年宫人李氏生皇子保，永宁元年立为太子，延光三年废为济阴

王。

太尉：徐防、张禹、李修、司马苞、马英、刘恺、杨震、冯石。

司徒：梁鲔、鲁恭、夏勤、刘凯、刘熹。

司空：尹勤、周章、张敏、刘凯、袁敞、李郃、陈褒、刘授。

七、顺帝：安帝子，名保，母李贵人为阎后所害。初封渤海孝王，永宁元年立为太子。后废。安帝崩继立，年十一，在位十九年。建康元年崩于玉堂前殿，葬宪陵，享寿三十，谥孝顺皇帝，庙号敬宗。

皇后：梁皇后，名妠，章帝恭怀皇后之弟孙。永建三年选入掖庭，旋为贵人，常特被引御，从容辞避，阳嘉元年立为后。顺帝崩冲帝立，尊为太后，临朝政。冲帝崩质帝立，仍秉朝政，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海内肃然。旋兄冀鸩杀质帝，以邪说疑误太后，遂立桓帝而诛李固，天下失望。和平元年归政，以疾崩，年四十五，合葬宪陵，谥顺烈皇后。

虞贵人：冲帝母，十三选入掖庭，又生女舞阳公主。冲帝早夭，虞氏抑而不登，但称大家而已，熹平四年，始拜为宪陵贵人。

太子：名炳，虞贵人生，建康元年立。

公主：舞阳公主，虞贵人生。

太傅：桓焉。

太尉：刘光、庞参、施延、王龚、桓焉、赵峻。

司徒：朱伥、许敬、刘崎、黄尚、刘寿、胡广。

司空：陶敦、张皓、王龚、孔扶、王卓、郭虔、赵戒。

八、冲帝：顺帝子，名炳，母虞贵人，年二岁即帝位。在位一年崩，葬怀陵，谥孝冲皇帝。

太傅：赵峻。

太尉：李固。

九、质帝：章帝玄孙，名缵，父为渤海孝王鸿，母陈夫人。永嘉元年，太后与冀定策迎立，年仅八岁，在位一年，为梁冀鸩弑，葬静陵，谥孝质皇帝，庙号无。

太尉：李固。

司徒：胡广。

司空：赵戒。

十、桓帝：章帝曾孙，名志，父蠡吾侯翼，母郾氏。本初元年，太后征帝至夏门亭，将妻以女弟，质帝崩迎立，时年十五，太后犹临朝。在位廿一年，永康元年崩于德阳前殿，葬宣陵，谥孝桓皇帝，庙号威宗。

皇后：梁皇后，名莹，为太后妹。建和元年始入掖庭，旋立为后，以太后临朝，故得宠幸。及太后崩宠衰，延熹二年忧恚崩，葬懿陵，谥懿宪皇后。其岁梁冀坐诛，废

懿陵为贵人冢。

邓皇后，名猛，和帝邓后从兄女。永兴中入掖庭为采女，梁后崩立为后。恃尊骄忌，与帝所幸郭贵人更相潜诉，延熹八年诏废后送暴室，以忧死，葬北邙。

窦皇后：名妙，章帝窦后从祖弟孙，延熹八年入掖庭为贵人，旋立为后。永康元年帝崩无嗣，后定策迎立灵帝，自为太后临朝。熹平元年崩，合葬宣陵，谥桓思皇后。

公主：阳安公主。

太尉：杜乔、赵戒、袁汤、胡广、黄琼、刘矩、杨秉、陈蕃、周景。

司徒：袁汤、张欣、吴雄、黄琼、韩縯、祝恬、盛允、种暠、许栩。

司空：胡广、黄琼、赵戒、房植、韩縯、孙朗、盛允、虞放、刘宠、周景、刘茂、宣酆。

十一、灵帝：章帝玄孙，桓帝侄，名宏。建宁元年继桓帝登位，年十二，太后临朝，在位廿二年。中平六年崩于南宫嘉德殿，葬文陵，谥孝灵皇帝。

皇后：宋皇后，章帝宋贵人之从曾孙，建宁四年立。为宦者所僭，言后挟左道诅咒，帝信之，光和元年废后于暴室，以忧死。

何皇后，选入掖庭生皇子辩，拜为贵人，光和三年立为后。时王美人妊娠，畏后乃服药欲除之，而胎安不动，光和四年生皇子协。后遂鸩杀王美人，帝怒欲废之，诸宦固请乃止。中平六年为董卓鸩杀，合葬文陵，谥灵思皇后。

王美人，丰姿色，有才华，以良家女选入，光和四年生皇子协，遂被害于何后。中平六年，皇子辩即位，旋为董卓废为弘农王，而立协，是为献帝。追尊王美人为灵怀皇后，改葬文陵。

太子：名协，王美人生，少帝废，遂即位。

皇子：名辩，何皇后生，中平六年继登帝位，是为汉少帝，在位六月废。光汉元年，为董卓鸩害，年十八，谥曰怀王。

太傅：陈蕃、胡广。

太尉：刘矩、闻人袭、刘宠、郭禧、李咸、段颖、陈耽、许训、刘宽、孟郁、张颢、陈球、桥玄、杨赐、邓盛、张延、张温、崔烈、曹嵩、樊陵、马日禅、刘虞。

司徒：胡广、刘宠、许训、桥玄、许栩、袁隗、杨赐、袁滂、刘郃、陈耽、崔烈、许相、丁宫。

司空：王畅、刘宠、许栩、刘嚣、桥玄、来艳、宗俱、杨赐、唐珍、许训、刘逸、陈球、陈耽、袁逢、张济、张温、许相、丁宫、刘弘。

十二、献帝：灵帝子，名协，母王美人。中平六年封渤海王，徙陈留王，九岁即帝位，迁太后于永安宫。董卓自为相国，初平元年迁都长安，建安元年还都洛阳，在位卅二年。建康元年逊位于魏王曹丕，奉帝为山阳公，邑万户。魏青龙二年薨，年五十四，以汉天子礼葬禅陵，谥孝献皇帝。

皇后：伏皇后，名寿，伏湛八世孙，初平元年选入掖庭为贵人，兴平二年立为后。建安十九年为曹操假策废立，后下暴室，以幽崩。

曹皇后，名节，曹操女，建安十八年进为夫人，十九年拜为贵人，继立为后。及献帝逊位，以后为山阳夫人，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禅陵。

太子：名冯，兴平五年废为南阳王。

皇子：济阴王熙。

山阴王懿。

济北王邈。

东海王敦。

太傅：袁隗、马日磾。

相国：董卓。

丞相：曹操。

太尉：董卓、黄琬、赵谦、马日磾、皇甫嵩、周忠、朱俊、杨彪。

司徒：黄琬、杨彪、王允、赵谦、淳于嘉、赵温。

司空：杨彪、荀爽、种拂、淳于嘉、赵温、张喜、曹操。

东汉起光武建武元年至献帝延康元年凡十二帝，共一百九十五年。

（二）两汉帝王年号表

帝号	年号	年数	公元	附注
武帝	建元	六	前一四〇——一三五	中国自古帝王无年号,有年号自汉武帝建元元年始
	元光	六	前一三四——一二九	
	元朔	六	前一二八——一二三	
	元狩	六	前一二二——一一七	
	元鼎	六	前一一六——一一一	
	元封	六	前一一〇——一〇五	
	太初	四	前一〇四——一〇一	
	天汉	四	前一〇〇——九七	
	太始	四	前九六——九三	
	征和	四	前九二——八九	
	后元	二	前八八——八七	
昭帝	始元	六	前八六——八一	
	元凤	六	前八〇——七五	
	元平	一	前七四	
宣帝	本始	四	前七三——七〇	
	地节	四	前六九——六六	
	元康	四	前六五——六二	
	神爵	四	前六一——五八	
	五凤	四	前五七——五四	
	甘露	四	前五三——五〇	
	黄龙	一	前四九	
元帝	初元	五	前四八——四四	
	永光	五	前四三——三九	
	建昭	五	前三八——三四	
	竟宁	一	前三三	
成帝	建始	四	前三二——二九	
	河平	四	前二八——二五	
	阳朔	四	前二四——二一	
	鸿嘉	四	前二〇——一七	
	永始	四	前一六——一三	
	元延	四	前一二——九	
	绥和	二	前八——七	
哀帝	建平	四	前六——三	
	元寿	二	前二——一	
平帝	元始	五	一——五	耶稣基督元始元年生
孺子婴	居摄	二	六——七	
	初始	一	八	
新莽	天凤	六	一四——一九	

帝号	年号	年数	公 元	附 注
	地皇	四	二〇——二三	地皇四年即汉更始元年
光武	建武	三一	二五——五五	
	中元	二	五六——五七	
明帝	永平	一八	五八——七五	佛教传入中国
章帝	建初	八	七六——八三	
	元和	三	八四——八六	
	章和	二	八七——八八	
和帝	永元	一六	八九——一〇四	
	元兴	一	一〇五	
殇帝	延平	一	一〇六	
安帝	永初	七	一〇七——一一三	
	元初	六	一一四——一一九	
	永宁	一	一二〇	
	建光	一	一二一	
	延光	四	一二二——一二五	
顺帝	永建	六	一二六——一三一	
	阳嘉	四	一三二——一三五	
	永和	六	一三六——一四一	
	汉安	二	一四二——一四三	
	建康	一	一四四	
冲帝	永嘉	一	一四五	
质帝	本初	一	一四六	
桓帝	建和	三	一四七——一四九	
	和平	一	一五〇	
	元嘉	二	一五一——一五二	
	永兴	二	一五三——一五四	
	永寿	三	一五五——一五七	
	延熹	九	一五八——一六六	罗马与中国交通
	永康	一	一六七	
灵帝	建宁	四	一六八——一七一	
	熹平	六	一七二——一七七	
	光和	六	一七八——一八三	
	中平	六	一八四——一八九	
献帝	永汉	一	一八九	
	初平	四	一九〇——一九三	
	兴平	二	一九四——一九五	
	建安	二四	一九六——二一九	
	延康	一	二二〇	即魏文帝黄初元年

整理者附录

（一）王子云年表

王子云，原名王青露，字子云。1897 年 3 月 1 日出生于安徽省萧县守备庄。

1905 年 入本村私塾就读，喜爱描摹绣像小说中的人物插图。

1909 年 随其任校长的三叔父王秀山进入县城官立小学堂读书，受美术教师朱孝谦影响，爱上绘画。

1912 年 考入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徐州），接受该校美术教师孙捷的启蒙与指导，确立了终生从事美术事业的志向。

1916 年 考入刘海粟主办的上海西门图画学校（后改为上海美专）学习西画。

1917 年 回萧县官立小学堂任美术教师。期间发现并指导颇具美术天分的学生刘开渠，并力荐其考入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中专）。

1918 年 在家乡与邻县（河南省永城县）一大户人家之女张素娟结婚。

1920 年 被美术界同仁投票选举与刘海粟、丰子恺等人同为当年创刊的《美育》杂志编辑。

1921 年 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设大专部，王子云考入该校第一届高级师范专科学习。

离县赴京前，在县城举办第一次个人美术习作展，是该县创举。

1922 年 学校学生受“五四运动”影响闹学潮，因同情被校方开除的四名同学，愤而离开学校。

同年参加由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教授李毅士、吴法鼎为首组织的“五四”以后北京第一个美术团体“阿波罗学会”，并任干事，负责会务工作。

由学会推荐到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创办的私立平民中学任美术教师，又由陈垣推荐到由蔡元培、李石曾创办的北京中法大学附属孔德学校教美术，并自学油画专业。

因故宫筹建博物院，王子云被聘为故宫接收委员会成员。

1923 年 举办阿波罗学会首次美术作品展，举办暑期美术讲习班，讲授新美术知识。

1924 年 举办阿波罗学会第二次美术作品展、第二届绘画学习班，其油画作品《前门初雪》《北海落日》等参展，受到好评。

创办阿波罗美术研究所，传授西画知识。

1925 年 举办阿波罗学会第三次美术作品展。

与萨空了、初大告、蒋仁宇等成立北京业余美术爱好者的组织“红叶画会”,推动新美术运动。介绍其堂弟王青芳(后来成为著名画家)来京投考北平美校(今中央美院前身),后又介绍王青芳到孔德学校任教。

1926 年 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王子云应邀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民众教育馆艺术部任主任。

1927 年 联合上海、南京的林枫眠、王代之、蔡任达、刘开渠等二十多位画家举办“首都第一届美术展览会”,成为当时南京美术界前所未有的创举。并设立了业余美术学习班。

1928 年 受林枫眠之邀参加筹建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任教务处注册科长兼水彩画讲师,并负责学校对外的美术宣传。

西湖艺术院成立不久，又与林枫眠、李朴园三人负责成立以校内教师为主的“艺术运动社”,成员有林文静、吴法鼎、潘天寿、李超士、李金发等,院外社员有齐白石、李有行等。

此时,引荐一批学生赴北平、杭州两地学画。到杭州艺专学习的有王肇民、朱德群、李可染等六人,除李可染是徐州人外,其余均为萧县人。

1930 年春 与林枫眠、潘天寿、李树化、李凤白等人组成的西湖艺术院代表团赴日本参加美术展览会(林枫眠任团长)。王子云携《杭州之雨》《江干》等三幅油画作品参展。《杭州之雨》被东京《美术》画报选印为彩色版刊出,颇受好评。

冬,以学校“驻欧代表”名义赴法国留学。

1931 年春 初学法语。在法一年中,受法国建筑雕塑影响,立志改习雕塑。

1932 年春 进入法国国立巴黎高级美术学校雕塑系学雕塑，晚间还到国立高级装饰艺术学校夜校学习建筑装饰雕塑。课余遍览巴黎并画街景写生油画。

1933 年 一月,和曾竹韶、王临乙、常书鸿、郑可等二十余人,在巴黎发起成立留法艺术学会。

1935 年 从到巴黎第一年开始的以后五年中,以街景油画、雕塑作品多次参加巴黎每年一度的“春季沙龙”“秋季沙龙”“独立沙龙”等大型美术展览会,其油画《杭州之雨》《巴黎协和广场》、雕塑习作《少女》等作品博得媒体一致好评。

个人生平及作品入选 1935 年在巴黎出版的《现代美术家辞典》一书,中国籍美术家仅其一人。这是当时巴黎美术家的最高荣誉,并加入巴黎美术家俱乐部。

冬,参加由常书鸿、吕霞光、王临乙、曾竹韶等 25 人组成的“中国留法艺术学会赴英伦参观团”到英国参观。除参观大英博物馆外,还参观了在伦敦皇家艺术院举办的“中国古代艺术国际展览会”。该展览会展出的 3500 多件中国文物精品对其影响至深,前后参观两次,是他接触中国古代文物的开始。其以后事业转向美术考古与此次参观不无关系。

1936 年 以驻欧代表名义游览参观欧洲自古就重视美术的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瑞士、意大利、希腊等国,遍览各国美术遗迹。

1937 年 回到国内。原为探亲，顺便建议国民政府参加“巴黎国际艺术博览

会”。不想日本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发生，毅然决定留在祖国，共赴国难，尽一个文化人的责任。

同年，回杭州艺专（即西湖艺术院）任教。因战事紧急，随学校一路西迁，学校又与迁来的北京艺专合并，成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滕固继任校长。王子云任中专部主任兼迁校委员。

1939年 离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赴重庆，接受重庆市政府委托设计“抗日英雄纪念碑”，后因日机轰炸重庆而停工。

同年，建议国民政府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为抢救、保护大西北文物古迹收集资料，建议被接受并被任命为团长。

是年秋，考察团成立并前往成都培训。全团11人，其中唯一女性是何正璜。

冬，率考察团出发。

1940年 率团在陕西关中地区、河南洛阳地区、甘肃敦煌、青海等地考察，历时五年，行程近十万里，收集大量文物古迹资料。期间建议国民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前身）。

12月12日，王子云与何正璜在成都结婚。

1941年 主持举办考察团在陕工作成绩展。主要内容包括古代建筑绘图、古代雕刻品模铸、民俗工艺绘画、拓印、摄影、史迹考察记述等九百余件。

同年主持举办洛阳龙门雕刻及南阳汉画像石展览。

1942年1月 在重庆举办敦煌艺术展览。

8月 在兰州举办西北文物展览。

11月 在敦煌召开敦煌佛教艺术谈话会。

1943年3月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莫高窟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与张大千、常书鸿等七人被任命为筹委会委员。

夏，举办陕西省文物展览会。展品特以石膏模铸汉茂陵石刻及唐昭陵六骏中的四骏，其形貌几乎与原物无异，为国内首创。

奉命筹备参加印度孟买国际文化展览会，精选考察团在西北采集的西北史迹文物资料运往美国举办展览，以配合在美国举行的联合国大会。

1945年 抗战胜利，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并入西北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创建西北文物研究室并兼任主任。

1946年 从此时开始至1948年底，在西大期间是其一生第一个写作高峰期。相继完成了《秦汉瓦当艺术》《汉代陵墓图考》《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唐十八陵踏查记》等的编写工作，继而收集整理出《中国线刻艺术》《画砖》《碑的艺术》《伊阙龙门》等书稿的资料工作。

1948年 应邀赴成都艺术专科学校任教，任油画教师兼教外国美术史。

1950年 受西南军区文化部之托，塑制解放军解放临汾、太原攻城模型，受军区嘉奖。

受川西军区之托为名山县无名英雄纪念堂塑无名英雄纪念大立像一座。再次

受到奖励:游玩大渡河泸定铁索桥。其顺便考察了雅安汉高颐阙及庐山几座东汉墓石棺石兽雕刻。

1951 年 返西北大学处理文物纠纷。

受西北局文化部之托,塑制革命圣地延安模型图,送陕西省博物馆展览。画毛泽东、朱德两幅油画像。

1952 年 调西北艺术专科学校(西安美术学院前身)任教授,教中国美术史和油画。

1953 年 参加西北局文化部组织的新疆文物考古队赴新疆考察文物古迹。历时三个月,走遍新疆南北,重点考察吐鲁番、焉耆、库车、拜城、新和、温宿等地的石窟群和古城址。

1955 年 为搜集美术教材资料,又到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考察了龙门、云冈、天龙山等。

1956 年 进入第二个写作高峰期,连续完成《中国美术史教材》、《中国古代画论》的编写工作,并着手写作《中国美术简史》。

出版了《唐代雕塑选集》。

考察河北南北响堂山、山东长清、济南、江苏徐州、河南巩县等地寺院、石窟和宋陵。

1957 年 《中国古代石刻画选集》出版。完成了《中国美术简史》的编写工作,因在"反右"中被打为"右派",出版计划被取消,稿子被退回。

自此直至 1972 年,当中包括"文化大革命",是王子云一生最为阴暗时期,工作权利被剥夺,作品(包括绘画作品)被焚烧。但是,其强烈的事业心仍矢志不渝。

1973 年 得到陕西省文化局的支持,又进行了一次历时整整一年的美术考察活动。遍历四川、广西、安徽、浙江、上海、江苏、北京、天津、广东、河北、山东、山西、辽宁、江西等地,对各地的石窟、陵墓、寺庙等各类古代艺术遗迹进行考察,收集到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1974 年 在上述考察途中,学校在未征求本人意见的情况下,单方面为其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他并没有停止考察,而是继续前行。九月完成考察,返回西安。

1975 年 再次赴陕北考察东汉画像石。

1976 年 开始埋头写作,从而进入其第三次写作高峰期,重写《中国雕塑艺术史》,开始写作《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中国古代雕塑百图》等著作。并计划编写《世界美术简史》《欧洲名画选集》《欧洲雕塑史》《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雕塑选》《世界著名雕塑作品选》以及整理出版以前业已完成的《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汉代陵墓图考》《中国美术简史》等,准备为新中国四十年庆典献一份大礼。可惜天不假时,未能全部如愿。

1979 年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右派错案得以彻底平反改正,由此恢复了正常人身份。

1980 年 当选陕西文代会代表,参加全国第四届文代会。

当选为陕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古代雕塑百图》,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1983 年 陕西省美术家协会联合西安美术学院为其举办“王子云从事美术活动六十六年庆祝大会”(1917–1983),文化部门、党政领导及美术界同仁数百人参加。

在陕西省第二次文代会上当选为省文联顾问。

1984 年 当选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被聘为陕西国画院及陕西雕塑院顾问。

1985 年 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

《陕西古代石雕刻(Ⅰ)》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1986 年 以 89 岁高龄,被西安美院返聘担任该校中国美术史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7 年 陕西省美协、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西安美术学院联合举办王子云教授从事艺术教育七十年纪念活动。

1988 年 《中国雕塑艺术史》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同年,获陕西省政府“老有所为精英奖”。

1989 年 继续编写《欧洲雕塑艺术史》《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雕塑选》。

1990 年 8 月 16 日 王子云带着他未竟的事业在书案前溘然长逝。

1992 年 《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1997 年 陕西省美协、西安美术学院联合举办“王子云百年诞辰纪念学术研讨会”。同时,举行“王子云教授美术活动图片展暨塑像揭幕式”,并印制纪念册《世纪履痕》。

2005 年 广东美术馆举办“文化的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 60 周年纪念展”及研讨会。

《中国雕塑艺术史》《从长安到雅典——美术考古游记》由岳麓书社再版,《王子云西北写生选》由岳麓书社出版,李廷华著《王子云评传》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6 年 “文化的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 60 周年纪念展”在陕西美术博物馆展出。

2007 年 《汉代陵墓图考》《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两部遗著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王　蔷　　任之恭

根据《王子云自传》《八十九岁自述》、

何正璜《王子云年表》及有关资料整理

（二）王子云主要著作编写及出版情况一览表

主要著作名称	编写时间	编写情况	出版情况	备　注
欧洲现代艺术	1939年		已发表	
唐韦项石椁发现记	1943至1945年		已发表	
古杜伯国考	1943至1945年		已发表	
敦煌佛窟建筑体式	1942至1945年		已发表	
茂陵霍墓之汉代石刻	1943至1945年		已发表	
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	1946至1948年		2007年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汉代陵墓图考	1946至1948年		2007年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汉唐陵墓艺术	1946至1948年	已完成	未出版	稿件遗失
秦汉瓦当艺术	1946至1948年	已完成	未出版	稿件遗失
唐代雕刻选	1946至1948年		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甘肃的古代美术	1946至1948年	未完成		资料及文字稿遗失
唐十八陵考察记	1946至1948年		2006年收入《何正璜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与何正璜合著
汉阙及汉刻	1946至1948年	未完成		资料遗失
画　砖	1946至1948年	有关资料已收集整理完成，未写文字		资料遗失
碑的艺术	1946至1948年	有关资料已收集整理完成，未写文字		资料遗失
伊阙龙门	1946至1948年	有关资料已收集整理完成，未写文字		资料遗失

主要著作名称	编写时间	编写情况	出版情况	备　注
飞　天	1946至1948年	未完成		资料遗失
美术考古学	1946至1948年	未完成		资料遗失
中国古代石刻画选集	1956年		1958年古代艺术出版社出版	
中国美术史教材	1956年	已完成	用于教学	
中国美术简史	1956年	已完成	本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约稿，后因1957年“右派”问题，取消出版计划	文字、图片资料完整
中国古代画论	1956年	已完成		稿子完整
中国雕塑艺术史	1956年已完成	“文革”中遗失，1976年重写	198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93年重印，2005年岳麓书社再版	
陕西古代石雕刻(Ⅰ)	1976年		1985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代雕塑百图	1976年		198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	1976至1988年		1992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05年岳麓书社再版	
欧洲雕塑史	1988至1990年	未完成		
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雕塑选	1988至1990年	未完成		

后记

王子云先生自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习西洋绘画，后来又到巴黎学习雕塑，同期又遍历欧洲，考察观摩了那里几乎所有重要的名家名作和古代美术遗存。有了这些经历和见识之后，他认为中国的古代艺术完全可与西方的艺术作品相媲美。回国后，便立志要挖掘、整理、宣扬祖国的古代艺术，多次赴全国各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十余部书稿。可惜他屡遭不白之冤，这些书稿很少有出版的机会，有些稿件资料甚至在“文革”中被查抄烧毁了。

2005 年，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广东美术馆专题举办《文化的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 60 周年纪念展》（王子云时任考察团团长）。为了配合这次展览，作为其子女，义不容辞倾力相助。其中之一，便是想出版一些先生的著作。

当时一位再三声明不愿披露姓名的热心的香港著名传媒人四处奔波，在海外筹集到一笔出版王子云先生著作的善款，我们便整理出版了他生前曾委托我们予以出版的《王子云西北写生选》画册，并再版了他的其他几部著作，以配合这次展览。

展览过后，香港这位热心的著名传媒人听说王子云先生还有多部遗著尚未出版，一则出于他对这位文化巨人的尊重，二则也是他的一贯善心使然，竟自己和另一位著名传媒人（同样不愿披露姓名）共同出资，帮助我们又从王子云先生遗稿中挑出易于整理的两部予以出版，以彰显王子云先生的拳拳之心和他所热爱的文化事业——这便是《汉代陵墓图考》《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这两部书得以整理出版的根本原因。

对这样的善举，我们在这里说任何感激的话都显得苍白无力，我们只有尽心尽责把这两本书稿整理出版好，才是对他们的最好回报。

但是，万事都是说起容易做起难。由于我们均不是从事美术、更不是从事考古专业的，因此真正开始这一工作以后，才感到这不啻于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两座大山。主要是这两部书稿都只有文字而缺少图片。两书都名为“图”，图片总数近千幅，难度可想而知。专业知识上的欠缺我们可以去学习、去请教，工作量大我们可以花时间去努力工作，而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就特别费思量。其一，先生的这两部书稿写成于 60 年前，所缺的图片应是当时或之前拍摄的。我们无论花多大的精力和时间都不可能全部找到这些图片。那么只能使用别人后来制作的或我们自己到现场去补拍的——这样可以吗？考古是门科学，而科学讲的就是一个“真”字。这样就遇到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是按原稿原样出版，没有的图片就用空白或“缺”字表示。所缺图片约占总数的七八成，印成的书中“缺”是否太多了？其名为“图考”与“图纲”的书，名与实还相副吗？何况当今已进入“读图”时代，满世界花花绿绿的图书都鲜有人过目，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一本名为“图”而缺了很多图、尽是文字的美术考古书还有价值吗？要么就使用同样题材的图片来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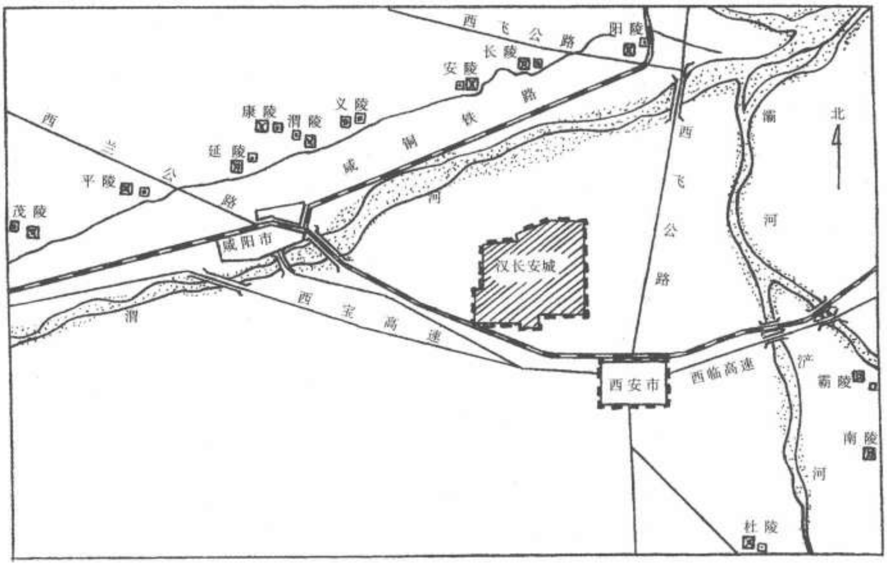
这样还百分百的真吗？经过再三权衡，只能两弊选其轻。为读者考虑，只能选择后者，即：用后来别人制作的内容相同的图片来补充；别人也没有的，我们自己到原物所在地去拍摄。有些原物也毁失了（比如西安城隍庙照壁图案、华岳庙照壁正面图案、西安八仙庵照壁图案、魏墓顶字砖等，这些东西都已经毁失），那就只能请读者谅解了，我们用“原图缺失”来表明。由此在配图中出现的错误，是应该由我们两个整理者负责的。

第二个问题是认识上的问题。比如铜镜的断代问题，王子云先生在列举汉代铜镜图案时，对其中一些铜镜有如下叙述：“因受西域文化输入之感染，多产生新颖题材，如飞马飞狮葡萄石榴等。此两镜刻狮子葡萄，而衬以飞鸟走兽……”把不少瑞兽葡萄镜断为汉代产物。而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根据大量出土文物断定，那些瑞兽葡萄镜多为唐代物品，而葡萄镜断代最早不过隋。

王子云先生的观点在当时是通行的观点，《西清古鉴》亦如是说。为了尽量保持原著原貌，经请教有关专家，也不改不删，按原文照录了。

第三个问题：西汉帝陵及陪冢的认定问题。两千年来各朝各代史籍多有记载。特别是清乾隆间陕西巡抚毕沅令各县知事为十一座西汉帝陵都立了石碑，后来对西汉帝陵的探察纪实也多依此碑为据。但王先生经过对史籍和实地考察后，认为仍有谬误，因此便有了自己的结论。经我们与当今研究材料查对，王先生的结论大都与今天的认识相一致。是否还有差别，只好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了。

至于陪冢的认定，与今人则显有差别。如茂陵陪冢公孙宏墓，我们到现场经专家指认，位在茂陵东略偏北不足一里处，再北一里为“策村”（村民称为董仲舒故里），文中所补图片即为今人之认定。究竟孰对孰错，也有待专家指正了。为方便读者查对，附今日公认西汉帝陵位置图如下：



西汉帝陵位置图

至于东汉帝陵的认定问题，王先生同样也做了很繁复的研究、考察工作。但由于洛阳不同于长安，两千年来兵祸不断，屡遭掘焚，特别是清末民初，地方官吏竟准许人们自由发掘而课以重税，由此自东周以降各代陵墓均遭浩劫而无一能够幸免。因此要准确指认东汉十二个帝陵位置的难度便可想而知。王先生在书中便只能说自己的结论是“设定”，可能为慎重计，书稿中连一幅东汉帝陵的图片都没有。为能在这些地方补些图片，我们只能到洛阳去探访了。心想时过六十年，这一问题可能早已解决了。

我们在洛阳访问了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朱亮、副队长程永建两位专家和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前任馆长陈长安、赵振华两位先生，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提供了一些资料和图片。陈长安馆长已年近七十，还冒着酷暑陪我们到北邙山去察看。但他们出言都十分谨慎，原因令我们惊奇：至今仍不能确定十二位东汉帝陵的确切位置。因此提供的图片上也不能注明“××帝陵”，只能以俗称“大汉冢、二汉冢、三汉冢”名之，与王先生书稿中说到的一模一样。

陈长安馆长还说，之所以不能认定，除历代兵祸、掘焚破坏严重外，还与清乾隆洛阳知事龚松林有关。这位老先生当年给各帝陵立碑时，只看哪个土堆(冢)大，便在哪个堆前立碑。纯粹是乱点鸳鸯谱，好心办坏事，给今天的认定添了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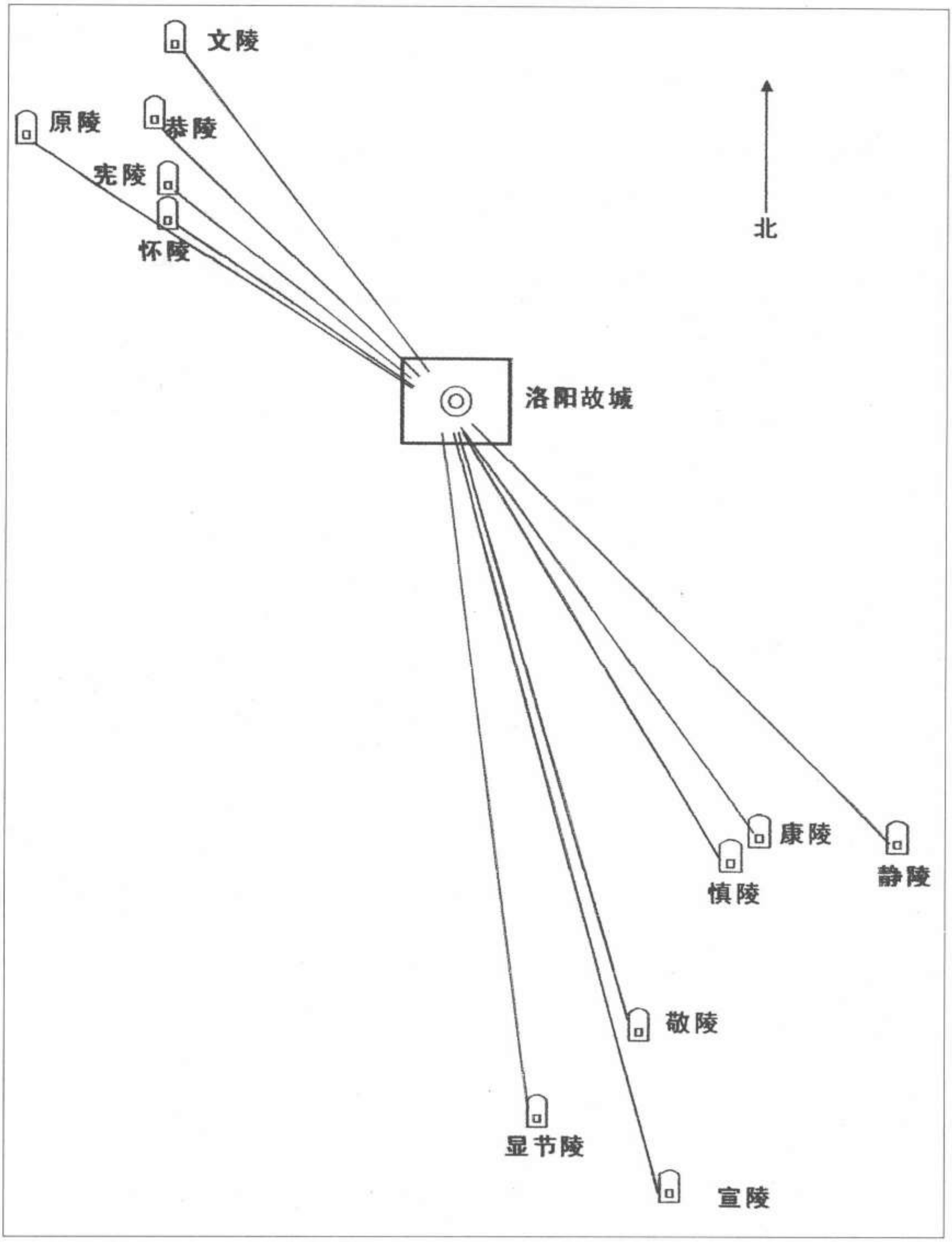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王先生在书稿中也有自己的设定；洛阳几位专家虽口中没有明说，言语中似也有所指；赵建华馆长更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与王竹林先生合作《东汉南兆域皇陵初步研究》，载《古代文明》第4辑，文物出版社2005年出版)。

返回西安后，经初步整理与王先生的设定相对照，我们甚为惊讶：有一半以上竟南辕北辙！

读者从本书中已经看到，王子云先生尽管也提到了诸多史籍中记述说东汉帝陵有不少在洛阳东南方，但他最后设定还是除献帝禅陵在山阳浊城即今焦作市修武县北二十五里外，其他十一帝陵“全部在北邙山上”。而洛阳的几位专家的个人心中意思均是：光武帝元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灵帝文陵共五陵在洛阳西北之北邙山，余六陵即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质帝静陵、桓帝宣陵均在洛阳东南之南兆域山上。

献帝禅陵在焦作市修武县无疑义。

我们为更清楚地表示洛阳各专家心目中各东汉帝陵之方位，再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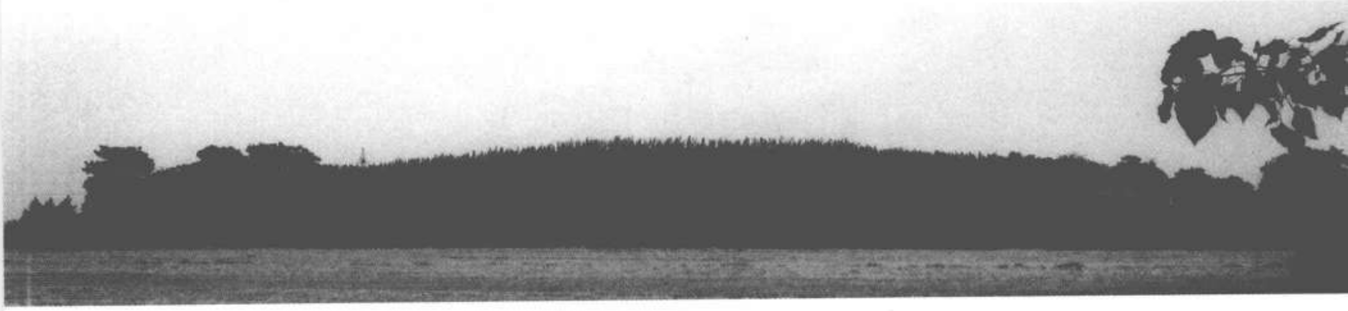


东汉帝陵方位图

洛阳南北域东汉六帝陵具体位置表

帝号	陵名	所在地	备注
明帝	显节陵	汉魏洛阳故城东南三十七里，寇店镇李家村西南	
章帝	敬　陵	汉魏洛阳故城东南三十九里，庞村镇白草坡村南	
和帝	慎　陵	汉魏洛阳故城东南三十里，高龙镇阎楼村北	
殇帝	康　陵	汉魏洛阳故城东南四十八里，高龙镇高崖村西南	
质帝	静　陵	汉魏洛阳故城东南三十里，高龙镇逯寨村西南	
桓帝	宣　陵	汉魏洛阳故城东南三十里，大口乡周寨村西南	

此外，关于光武帝原陵还有一个情况，即在洛阳西北黄河滩边铁谢村还有一个原陵(即书中所说所补原陵照片)。对此，当地人称“刘秀坟”。洛阳方面的专家说：“仅从名称上就可断定那不是原陵，皇帝的陵怎么能称作‘坟’呢?”这里还有一个传说：光武皇帝的儿子从小顽皮不听话，你说往东他偏西，你说往南他偏北，以致成性。光武帝临死前思忖：假若我让他在我死后把我葬在北邙山，他一定会把我埋到黄河滩里去。因此故意对儿子说：我死后把我埋在黄河滩算了。这样，儿子就会把自己葬在北邙山了。谁知，皇帝死后，儿子却想：我一辈子没听过老子的话，这一次就听一回老子的遗言吧。果然把光武帝埋在了黄河滩。陈馆长说，此纯粹为乡间俚语，是编的笑话，断不可信。陈长安馆长领我们在北邙山刘家井村看了一个大冢，认为这才是光武帝原陵(见下图)。



东汉光武帝原陵（北邙山刘家井村）

假若我们把王子云先生列的图表与我们所列的图表相对照的话，就会发现差别很大。但仍不能说孰对孰错，因为至今仍无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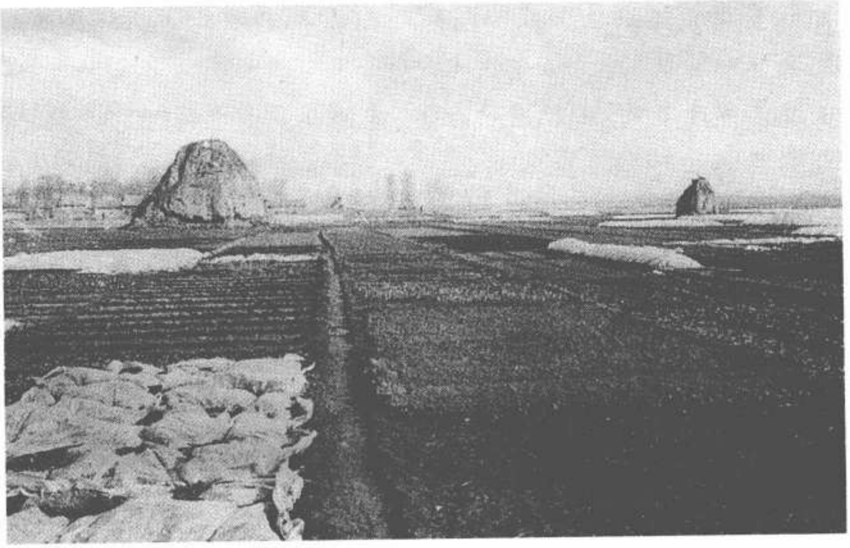
对书稿中的论述我们不改不删。在配图的时候，是按今天心中的“假定”配的。这样“文”和“图”所指示的标的可能有所不同，这是需要给读者说明的(西汉帝陵的文图也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好在据说2003年由国家文物局立项，洛阳文物工作队、郑州大学、解放军测绘学院等单位共同合作的科研项目“洛阳陵墓群的调查与勘测”工作已经启动，对东汉帝陵的考古调查、勘察钻探工作已开始实施，想必不远的将来，这个历史疑问就会有最后答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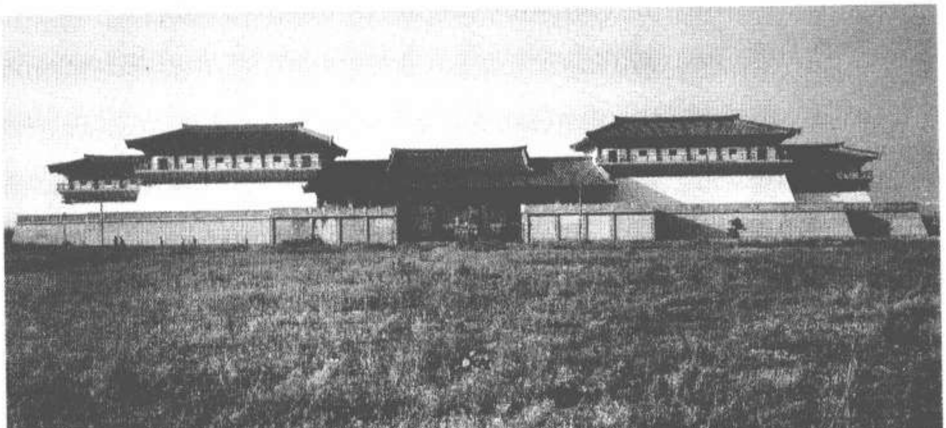
第四个问题是：两汉帝王将相陵墓前有无石阙？王子云先生在书中说：“汉阙营建之制，何以独四川为多，实不可解。长安及洛阳为两汉首都，人文荟萃之区，但在此四百年来之帝王公卿将相陵墓前，绝未发现有一石阙之建立，即遗址亦毫无存在，此故缘何，志此待考。”

我们知道，上世纪末，在抢救性发掘汉阳陵陪葬时，已发现了陵南门阙遗址，后又按资料复原了该建筑。汉建章宫也有双凤阙(均见下图)。

汉景帝阳陵南门阙发掘现场（由西北向东南拍摄）



汉建章宫双凤阙遗址



汉景帝阳陵南阙门复原建筑

西汉帝陵前是有阙的，而且规模要宏大得多，只是非石阙。至于长安洛阳王公贵族墓前究竟有无石阙或为什么没有石阙，这仍然需要专家学者们来回答了。

另外，还有很多枝节问题，比如古籍书名问题、行文中的标点问题、新旧用字的异同问题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总之，在整理出版这两部书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事前没有想到的。没有各位专家学者的帮助我们是解决不了的。承蒙王子云、何正璜两位先生的盛名，在请求帮助过程中，几乎是一路绿灯，很多单位和专家都伸出了援助之手，有些无私援助是令人十分感动的！

陕西历史博物馆书库、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阅览室、西安碑林博物馆图书馆都是大开方便之门,随去随借阅;茂陵博物馆王志杰馆长,昭陵博物馆张志攀馆长,陕西城固县文化局、文化馆,文化局任康局长、苟保平主任,还有前文提到的洛阳朱亮队长、程永建副队长、陈长安、赵建华两位馆长,都给予了很多很具体的帮助。洛阳古墓博物馆原馆长黄明兰老先生不仅热情回信解答问题,还把他编写出版的《洛阳汉画像砖》(河南美术出版社 1986 年出版)寄来供参考,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河南省叶县文化局石保东主任,在百忙中专门请人把该县保存的花纹砖拓好寄来,供无偿使用。敦煌研究院冯志文研究员得知我们的困难后,四处奔波,帮我们找到了有关资料复制后寄来……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我国文博战线专家学者的博大胸怀,都是令我们永远难忘和感谢的。

陕西省文物局赵荣局长及庞博同志、西大文博学院史翔院长、博物馆贾麦明馆长、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蔡昌林研究员、西安碑林博物馆武天合先生等都给予了很热情的帮助和指导。长安大学王进贤教授更是从头至尾参与了图片的采集和选择工作。

听说整理出版王子云先生这两部遗著,考古界老前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先生欣然为《汉代陵墓图考》写了序。著名书画家、西安美术学院王崇人教授在百忙中十分认真地为《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题写了书名,多位著名画家为《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题了词……

尽管如此,我们对最后定稿还是缺乏信心,将《汉代陵墓图考》送陕西考古研究所秦汉考古专家、研究员王学理先生,将《历代应用艺术图纲》送西安碑林博物馆图案专家、研究员韩继宗先生过目、把关。王学理先生已年逾七十高龄,韩继宗先生更是八十多岁了,虽都已退休,但实际上两人比在职时还要忙,手头工作一大堆。在这种情况下,两位专家仍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请求,放下手头工作,认真地予以审校,提了很多很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还有我们参考的那些图书的作者编辑和出版社,因为有那些书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至关重要的帮助。

因此,这两本书得以出版是众人的功劳,了却了我们子女为父辈未完成事业出一份力的心愿,辛苦一生长眠于地下的父母也会感到些许慰藉!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书中难免仍有很多错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我们在此鞠躬了,向支持帮助我们整理出版这两本书的各位专家学者朋友和参考书目的作者编辑和出版社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王　蔷　任之恭

2006 年 9 月

注:王蔷、任之恭系王子云先生的大女儿、大女婿。

本书整理采图主要参考书目

《中国国家地理》(陕西专辑)总第536期

《长安史迹研究》足立喜六(日) 著 王双怀 淡懿诚 译　三秦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中国帝陵》王重光 陈爱娣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中国历代帝王陵寝考略》谢敏聪 著　正中书局 民国六十年出版

《中国墓葬历史图鉴》叶晓军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年出版

《中国历代帝王录》杨剑宇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出版

《汉代石刻集成》永田英正(日) 著　株式会社同朋舍1994年出版

《汉墓的考古学研究》黄晓芬 著　岳麓书社2003年出版

《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蒋英炬 吴文祺 著　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出版

《四川汉代石阙》重庆文化局 重庆博物馆 徐文彬 谭遥龚等 著　文物出版社1992年出版

《正说汉朝二十四帝》杜尚侠 张庆利 著　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

《泱泱汉风——两汉的兴衰》葛建雄 著　长春出版社2005年出版

《正说两汉四百年》张小峰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年出版

《汉武帝与茂陵》王志杰 著　三秦出版社2005年出版

《茂陵与霍去病墓石雕》王志杰 著　三秦出版社2005年出版

《汉武帝》林剑鸣 著　三秦出版社2003年出版

《秦汉考古》赵化成 高崇文 著　文物出版社2002年出版

《汉景帝与阳陵》王学理 著　三秦出版社2003年出版

《汉阳陵》杨林林 著　三秦出版社2003年出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汉代陵墓图考
作者=王子云著
页数=298
SS号=12427801
DX号=
出版日期=2007.05
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